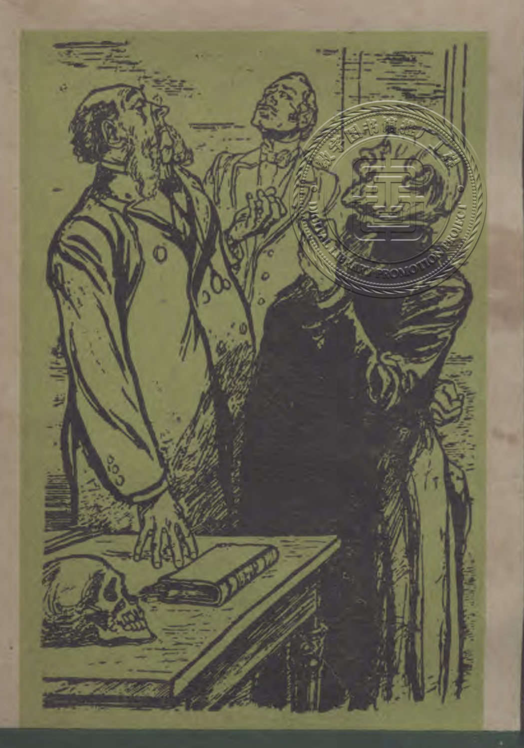
晨光文学叢書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陀斯妥也夫斯基著

耿濟之譯

I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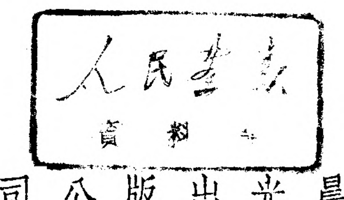




晨光文學叢書



第十三種



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上海福州路漢彌登大廈二四六・二五六號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俄國・費奧道・陀斯托也夫斯基作

耿濟之自俄文全譯

插圖者：威廉・夏潑

第四部



F. Dostoyevsky:

The Brothers Karamazov

一九四七年十月初版
一九五一年七月再版

2001--3000



全部四册售價人民幣五萬五千元

目錄

第四部

第十册 男孩們

第十一册 伊凡·費道洛維奇

第十二册 司法的錯誤

尾聲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第十冊　男孩們

第一章　郭略·克拉騷脫金

十一月初。我們這裏的濕度表已降到零點下十一度：隨着結了霜凍。在結凍的田地上，夜間落了不多的乾雪，「乾澀，尖銳」的風把它舉起，在我們小城裏沉寂的街上掃來掃去，而在菜市的廣場上掃得最爲厲害。早晨是模糊的，但雪已止住。離廣場不遠，波羅脫尼闊夫小舖附近，有一所小小的，內外都很整潔的房子，是官員的寡妻克拉騷脫金的產業。省署的祕書克拉騷脫金本人早已故世，差不多在十四年以前，但是他的寡妻，三十歲的，至今還很美麗的女太太，却活在那裏，住在那所清潔的房子裏，靠「自己的資本」度日。她的生活是純潔的，膽怯的，具有溫柔，還很快樂的性格。丈夫死的時候，她祇有十八歲，同他祇住上了一年左右，給他生下一個兒子。從那時起，從他死的時候起，她專心致力於敎育她的遺腹子郭略。十四年來，她固然深深地愛他，但是爲了他所受到的痛苦比所感到的快樂是多到不可比擬，幾乎每天抖慄着，害怕着，惟恐他生病，遭涼，過分淘氣，爬到椅上跌下來等等。在郭略入小學，以後又升到初級中學的時候，母親連忙同他一齊研究各種科學，以便幫他的忙，和他一塊練習功課。她又跑去和敎師們和他們的太太們結識，甚至去和郭略的同學們親

熱，恭維他們，爲是不讓他們揶一揶郭略，還不讓他們笑他，打他。她這樣一來，反使那些男孩們藉着她的原因當眞取笑他，起始逗他，說他是母親的愛子。但是這男孩是會自己保護自己的。他是一個勇敢的小孩，「太有膂力。」他的名聲在課堂裏飛越着，很快地確立起來。他舉動靈巧，具有固執的性格，膽壯而且富於進取的精神。他的功課很好，甚至發生一種傳說，他的算學和世界史可以打倒教師達爾達渾洛夫。這男孩雖然仰起鼻子，高傲地看望衆人，却和同學們，感情很好，不露出目空一切的樣子。他對於學生們的尊敬視爲當然，但仍抱着友善的態度。主要的是他知道分寸，在相當的時候會自行克制，對待尊長從不越過某種最後的，禁制的界線，過了這界線過失便不能予以容忍，變成搗亂，反抗和不法行爲了。他也極不辭於遇到一切方便的機會的時候淘氣一下，淘氣得像最小的男孩，不僅淘氣，還要做出一點小聰明的事情，奇怪的行爲，弄出些「特別的喝采，」漂亮玩意，露一露臉。主要的，他是很自尊的。他甚至把自己的母親也放在服從他的人們一起，用近乎暴虐的態度對待她。她也肯服從，早就服從了，祇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忍受下一個念頭，那就是這小孩「不大愛她。」她不斷地覺得郭略對她「還有感覺，」她時常流着歇司底里性的眼淚，起始責備他的冷淡。男孩不愛這個，人家越對他要求心臆的抒發，越好像故意不顧就範。但是這情形的發生在他並非由於故意，却是不由己的，——他就是這樣的性子。母親是錯誤的：他很愛他

的母親，但是不愛「犢牛般的溫柔樣兒，」他用小學校內的特用話書如此的表示。父親死後留下一隻書櫥，裏面存放幾種書籍；郭略愛看書，裏面有幾本書已經自行讀過。母親並未引為不安，有時祇覺得驚訝，何以一個男孩不去游戲，却在整整的數小時內站在書櫥傍邊，讀一本什麼書籍。因此郭略讀到了一點在他的年齡下還不能讓他讀到的一點東西。在最近的時候，雖然他並不愛在淘氣的行為裏越過一定的界線，但是起始做出一些使母親嚇得非同小可的頑皮行為，——固然不是什麼沒有道德的，却是兇狠的，胡鬧的。那一年夏天放暑假的時候，母子兩人動身到七十俄里外的縣裏一位遠親家裏去盤桓二星期，這位遠親的丈夫在鐵路車站上服務，（就是伊凡・卡拉馬助夫一個月以後從那裏到莫斯科去，離我們的城市最近的那個車站。）郭略起始先精細地看好了鐵路的情形，研究裏面的一切規矩，明白他回家以後可以在初中的學生中間，藉此眩耀他的新知識。恰巧當時在那裏還有幾個男孩和他湊合上了；有些住在車站上，有些住在隣近地方。這些青年人物，年紀從十二歲到十五歲，一共聚成六七個人，內中有兩個也是從我們的城裏去的。這些小孩們在一起游戲，淘氣。在車站上住下後的第四天或第五天，這羣愚蠢的青年人中間成立了一個太不像話的兩個盧布的東道。事情是這樣的：郭略在大家裏面差不多是最小的一個，因此年長的人們有點加以輕視。他由於一種自尊心，或是由於無可原恕的勇敢，自行提議他可以在夜裏第十一號列車經過的時候，直

僵僵地躺在軌道中間，一動也不動地一直躺到火車加快着速率，在他身上滾過。固然也會作過一番預先的研究，發見在軌道中間直展地，厭平地躺着確是可能的，火車自然可以飛越過去，撞不到躺着的人。但是躺在那裏的滋味是够瞧的！郭略堅决主張他可以躺下去。起初大家笑他，稱他爲說謊的人，說他吹牛皮，這更加煽動他。主要的是這些十五歲的孩子們對他太爲傲視，起初甚至不願把他認爲同伴，却當作『小人』看待，這使他感到難堪的侮辱。因此決定晚上動身到一俄里路以外的地方，爲的是火車從站上開出去以後可以開足速率地行駛起來。小孩子聚集在一起。一個沒有月亮的夜裏，並不是黑暗，竟是烏黑的夜。到了相當的時間，郭略躺在軌道中間。其餘五個賭東道的人在道傍土堆下面樹棵裏等候着，起初沉住心，以後帶着恐懼和後悔。從站上開出的火車終於在遠遠裏發響了。從黑暗裏熠耀出兩隻紅燈，挨近過來的怪物轟轟地響着。「快跑，快離開軌道！」——嚇得要死的男孩們從樹棵裏對郭略呼喊，但是已經晚了：火車跳了過來，飛駛過去了。男孩們跑到郭略面前：他動也不動地躺在那裏。他們起始搖撼他，把他抬起來。他忽然自己立起來，默默地從沙堆上走下來。走下來後，他宣布他是故意躺在那裏，似乎失了知覺，想嚇唬他們，其實他果眞是失了知覺，在過了許多時候自己對他的母親說的。因此，『兇狠的人』的名聲便永遠釘牢在他的身上了。他回到車站上的時候，臉色慘白得像一塊布。第二天上，得了輕微的，神經性的寒熱，但是

精神上十分快樂，高興，而且滿意。這件事情並沒有當時發覺出來，却在回到城裏以後，在初級中學裏傳播開來，達到了校長的耳朵裏去。郭略的母親連忙跑到校長那裏替她的孩子求情，結果是那個受人尊敬的，有勢力的教師達爾達涅洛夫出來替他說話，給他撑腰，事情總算混過去，好像並無其事似的。這個達爾達涅洛夫是獨身人，歲數不老，多年熱烈地愛戀克拉騷脫金夫人，一年以前，曾有一次用極恭敬的態度，由於驚嚇和微妙的感覺死沉着心，冒昧地向她求婚。但是她一口回絕，認允諾爲對他的小孩的變心，雖然從某種神祕的徵象上看來，達爾達涅洛夫甚至也許有一些權利可以幻想這位美麗的，却太貞節而且溫柔的小寡婦並不十分討厭他。郭略瘋狂的淘氣似乎破開了堅冰，爲了他的居間調停，達爾達涅洛夫取得了有希望的暗示。固然希望是遼遠的，然而達爾達涅洛夫自身就是純潔與優雅的儀型，所以在他的幸福的完滿方面，暫時是十分滿足的了。他愛這小孩，雖然他認對他奉承是低卑的行爲，所以在課堂裏對他十分嚴厲，而且苛求。但是郭略自己永遠和他隔着相當的距離。他的功課預備得很好，全班裏考第二名，對達爾達涅洛夫也頗嚴峻，全課堂的學生堅信郭略對於世界史一科極有把握，可以「打倒」達爾達涅洛夫本人。實在的，有一次郭略問他：「建立脫羅邑的是什麼人？」達爾達涅洛夫單祇回答關於一般的民族的狀况，他們的行動和移殖，又講到時代的深遠，和神話的傳說等等的事，但是對於究竟誰建立脫羅邑，究竟是什麼人，

却不能加以回答，甚至認這問題有點空閒而且不能成立。然而學生們深信達爾達湼洛夫不知道建立脫羅邑的是什麼人。郭略從他父親遺留下來的書櫥內保存着的司馬拉格道夫的書內，讀到關於建立脫羅邑的人們的歷史。結果是甚至使所有小孩都生出興趣：究竟誰建立脫羅邑的，但是克拉驪脫金不肯宣布他的祕密，於是行家的名聲便無可搖撼地留在他身上了。

在鐵路上的事件發生以後，郭略對母親的關係有點變動。安娜・費道洛夫納（克拉驪脫金的寡妻）得悉了她的小兒子的那番武功以後，驚嚇得幾乎發瘋。她犯了可怕的歇司底里病，數日內間歇地發作，使害怕得十分嚴重的郭略對她發出眞誠的，高貴的誓約，以後決不再發生相類的淘氣行爲。他跪在神像面前賭咒，而且以父親的遺念爲賭咒，這是依照克拉驪脫金夫人的要求。那個『勇敢』的郭略自身也由於『情感』而哭得像六歲的小孩。母子兩人整天內互相擁抱，抖慄地哭泣着。第二天上，郭略醒來，照舊是『無感覺的，』起始更加沉默，謙遜，嚴厲，而且凝慮。固然在一個半月以後，他又陷進一個淘氣的行爲裏，他的名字甚至被我們的地方法院的推事所知悉，但是這淘氣行爲已經屬於完全另一類，甚至是可笑而且愚蠢的，後來查出來，也不是他自己做下的，祇是被牽涉進去罷了。關於這件事情以後再說。母親繼續戰慄着，而且感到痛苦，而達爾達湼洛夫則隨着她的驚慌程度的加深，更加懷蓄着一種希望。應該注意到的是郭略已經瞭解，而且猜到達爾達湼洛夫在這方面的心理，

顯然深刻地為他的這種「情感」而輕視他；以前他甚至會在母親面前不客氣地表示這輕視的態度，遠遠地對他暗示他瞭解達爾達涅洛夫要達到的目的。但是在發生了鐵路上的事件以後，他變更了對於這件事情的行為：不再作任何暗示，即使是極瞭解的也沒有，同時當着母親面前起始對於達爾達涅洛夫作恭敬的批評，這立刻使敏感的安娜・費道洛夫納取得瞭解，在心內發出無窮的感謝，但是祇要有一個什麼不相干的客人對於達爾達涅洛夫說了一句偶然的話語，如果有郭略在身傍，便會忽然羞慚得滿臉通紅，像一朵玫瑰。郭略呢，在這剎那間會蹙緊眉峯，向窗外看望，或者審看他的皮靴是不是需要上油，或者兇狠地叫一聲「潘萊茲汪，」一隻極大的茸毛的，汚穢的狗，在一個月以前忽然不知從那裏弄了來，拖進屋裏，也不知為什麼原因嚴守祕密，藏在屋內，不肯給同學裏任何人看一看。他努力馴服牠，教牠各種玩意和學問，把那隻可憐的狗弄到他不在家，到學校上課的時候竟汪汪地吠叫，等他回家以後，便歡欣得尖叫，發瘋似的跳躍，侍候着他，仰倒在地上，假裝死去，一句話，做出一切教牠的花樣，而且並非由於人家的要求，卻單祇為了牠的歡欣的情感和感謝的心臆的充溢。

順便說一句：我竟忘記提記，郭略・克拉騷脫金，就是被讀者已熟悉的那個男孩伊留莎，退職的上尉司湼基萊夫的兒子，為了小學生們罵他的父親「毛帶，」替他父親復仇，用裁紙刀戳中大腿的那個小孩。

第二章 小孩子

在十一月冰凍的，厲風的早晨，男孩郭略·克拉驟脫金坐在家裏。那天是星期日，沒有功課。已經打了十一點鐘，他有「一樁極緊要的事情，」必須出門，但是家裏祇剩他一人，他絕對地成爲這房子的保護者，因爲所有那些年長的住客爲了一樁緊急的，古怪的事情全都出門去了。寡婦克拉驟脫金的房子裏，除去她自已居住的一個寓所以外，隔着外屋還有唯一的一所小住宅，共有兩間小房，出租給一位醫生太太和她的兩個年幼的子女居住。這位醫生太太和安娜·費道洛夫納同歲，是她的要好的朋友。醫生已於一年前出門，起初到渥連堡去，以後到搭士根特去，已經有半年得不到他一點信息，假使不是同克拉驟脫金夫人的友誼使這被遺棄的醫生夫人的憂愁稍爲減輕一些，那末她根本就要憂愁得流淚不止。但是在所有這些命運的壓迫之外竟還發生了這樣的事，那就是昨天夜裏，禮拜六的夜裏，醫生夫人的唯一的女僕卡鄰德納忽然完全出乎她太太的意料之外，對她宣告打算在早晨生產一個小孩出來。怎麼會沒有人預先覺察出，對於大家這眞是一樁奇蹟。驚愕不置的醫生夫人想到在時間還有充裕的時候，把卡德鄰納送到一個在我們小城裏特地爲這種事情而設備的機關裏的助產

婦那裏去。因為這個女僕她很寵愛，他便立刻履行了自己的計劃，自己送了去，還留在她身邊。到了早晨，為了什麼原因，必須由克拉驪脫金夫人作友誼的參與和協助，因為她遇到這種事情，可以求求人家，設法請托一下。因此兩位女太太都已出門，而克拉驪脫金夫人自家的女僕阿格菲亞上菜市去了。所以郭略成為暫時的「小把戲」的保護人和看守人，這「小把戲」就是醫生夫人的男孩和女兒。郭略並不懼怕看家，而況還有潘萊玆汪在身邊，他吩咐牠在前屋的長椅底下靜伏着，「不許動一動。」郭略在屋內踱走着，每次走進前屋的時候，牠總要把腦袋抖動一下，尾巴朝地板上作兩次堅定而且帶着奉承的意味的叩擊，但是可憐得很，沒有發出招喚的嘯聲來。郭略威嚇地朝這不幸的狗看了一下，牠立刻靜下去，作出服從的僵死的姿勢。最使郭略不安的也就是那兩個「小把戲。」他對於卡答隣納的偶然事件自然抱着極深刻的輕視，但是他很愛兩個孤獨的小把戲，已經把一本兒童書籍送給他們去看。娜司卡是年長的女孩，年紀已有八歲，會讀書，至於那個小把戲，七歲的男孩郭司卡，很愛聽娜司卡讀書。克拉驪脫金自然可以和他們玩得有趣些，那就是把他們兩人放在身邊，起始同他們作兵士的游戲，或者在各屋內捉迷藏。這事他以前做過好幾次，而且並不以為厭惡。在課堂裏有一次甚至傳揚出來，說是克拉驪脫金在自己家裏和小房客們做跑馬的游戲，扮做一匹傍套的馬，側頭跳躍，但是克拉驪脫金驕傲地閃躲這種責備的話，表示『在這年代』和年齡

相仿的人們，和十三歲的小孩們作跑馬的游戲，實在是可羞，但他是爲「小把戲們」做的，因爲他愛他們，關於他的情感誰也不應該加以顧問。這兩個「小把戲」也是很愛他的。然而這一次却沒有功夫游戲。他有一樁很重要的，自己的事情待辦，這事外表上甚至是近乎神祕的，但是時間業已過去，而那個阿格非亞，可以放心把小孩子們遺留給她的，竟還沒有從菜市回來。他好幾次穿過外屋，開醫生夫人家裏的門，煩慮地張望「小把戲們。」他們正遵照他的吩咐，坐在那裏看書，每逢他開門，默默地對他張嘴微笑，希望他走來，做出一點美麗的，有趣的事。但是郭略處於精神驚擾之中，沒有走進來。終於打了十一點鐘，他最後根本決定，假使過了十分鐘，「可惡的」阿格非亞還不回來，他便不再等候，逕直出門，自然要對「小把戲們」說好，叫他們在他不在家的時候，不要害怕，不要淘氣，不要嚇得哭泣。他一邊想，一邊穿上冬天的棉大氅，大氅上有皮領，是一種猫皮製成的。他還把書包掛在肩上，不管他母親以前怎樣屢次懇求，他在「如此寒冷的天氣，」出門的時候總要穿上套鞋，他走過外屋時，惟有賤蔑地看了它一眼，就單單穿着皮靴走出去了。潘萊茲汪看見他穿好衣裳，尾巴起始用力叩擊地板，神經質地抖慄着整個身軀，甚至發出可憐的吼號，但是郭略看見狗這樣熱烈的慌忙，斷定這是於紀律有害的，那怕祇有一分鐘的功夫，還要把牠扣留在長椅底下，剛剛開了外屋的門，這纔突然呼嘯了一聲。狗像瘋人似的跳起來，歡欣得在他面前

跳躍不止。郭略走過外屋，開「小把戲們」的門。兩人仍舊坐在小棹傍邊，不再看書，却在那裏熱烈地辯論。這兩個小孩時常互相辯論各種使人興奮的生活上的問題。每次都是娜司卡，那個年長的，佔了上風；郭司卡假使同她不同意，永遠會走到郭略，克拉騷脫金面前上告，經他一決定，便成爲兩造絕對的裁決。這一次，「小把戲們」的辯論使克拉騷脫金發生多少的興趣，他便站在門前聽着。小孩們看見他聽着，更加用極大的興奮繼續他們的爭辯。

「我永遠不相信，永遠不相信，」——娜司卡熱烈的喃語，——「小孩子是助產婦在菜園裏白菜中間找出來的。現在已經是冬天，不會再種白菜。助產婦不能給卡德鄰納取來女兒。」

「噓！」——郭略自已嘯叫了一聲。

「或者是這樣的：她們從別的什麼地方取來，祇交給那些出嫁的。」

郭司卡釘看着娜司卡，意義深長地聽着，盤算着。

「娜司卡，你眞是傻東西，」——他終於堅定地並不興奮地說，——「卡答鄰納既然沒有出嫁，怎麼會有小孩呢？」

娜司卡十分興奮起來。

「你一點也不明白」，——她煮惱地說，——「也許她有丈夫，不過關在監獄裏面，所

以她生養了。」

「她的丈夫難道關在監獄裏麼？」——實事求是的郭司卡鄭重其事地詢問。

「或者是這樣的。」——娜司卡連忙插斷了話，完全拋棄，並且忘却她的第一個假定：——「沒有丈夫，你說得很對，但是她想出嫁，起始想她如何能够出嫁，一直想，一直想，想來想去，想得出來了一個嬰孩，却沒有丈夫。」

「唔，也許是這樣的，」——完全失敗的郭司卡同意了，——「你以前沒有說這個，叫我怎麼能知道呢。」

「唔，小孩們，」——郭略跨進屋子以後，說着，——「我看你們眞是危險的民族！」

「潘萊茲汪同您一塊兒來了麼？」——郭司卡露牙而笑，起始把手指擊響，招喚潘萊茲汪。

「小把戲們，我現在很爲難，」——克拉騷脫金鄭重地起始說，——「你們應該幫我的忙；阿格非亞自然是跌斷了腿，因爲至今沒有來，這是一定無疑的了。我必須出門去。你們可以放我走麼？」

小孩憂慮地互相了看一眼，露齒嘻笑的臉表現出不安。然而他們還不十分明白，要求他們的是什麼。

「我不在家，你們不淘氣麼？會不會爬到櫥櫃上面，摔折了腿？會不會驚嚇到哭泣？」

小孩們的臉上露出可怕的煩惱。

「我可以給你們看一件小玩意，一隻小銅礮，可以用眞正的火藥射放。」

小孩們的臉一下子明亮了。

「把小礮拿來看，」——滿臉喜容的郭司卡說。

克拉騷脫金的手放進書包，掏出一隻小銅礮，放在棹上。

「拿來看呀！你瞧，還按上輪子，」——他把玩具在棹上滾着，——「還可以射放。裝上碎彈，就放出去。」

「會打死人麼？」

「會打死的，祇要對準好，」——於是克拉騷脫金解釋火藥應該怎樣安放，碎彈怎樣打進去，又給他們看像礮門似的小洞，並且說射放的時候會倒退轉來。小孩們帶着十分好奇的樣子聽着。特別使他們的想像感到驚愕的是往後倒退的情形。

「您有火藥麼？」——娜司卡問。

「有的。」

「拿火藥出來看呀，」——她帶着懇求的微笑說着。

克拉騷脫金又朝書包裏摸，掏出一隻小瓶，裏面確乎放了一些眞正的火藥，在一張捲摺的紙裏有一點碎彈。他甚至打開小瓶，把一點火藥撒到手掌上。

「應該留神不要點上火，否則會爆裂起來，把我們大家都炸死的，」——克拉騷脫金爲了多得效果起見，加以警告。

小孩們審視火藥，帶着更足以增加愉快的崇拜的恐怖。郭司卡最喜歡碎彈。

「碎彈不會燒起來麼？」——他問。

「碎彈燒不起來的。」

「送給我一點碎彈罷，」——他用哀求的聲音說。

「碎彈可以送給你一點。拿去罷。不過在我沒有回來以前，你不許給母親看，否則她心想還是火藥，嚇得要死，把你們揍一頓。」

「媽媽從來不用鞭子抽我們的，」——娜司卡立刻說。

「我知道，我祇是爲了說話風調的美麗而說的。你們本來永遠不能騙母親，但是祇有這一次，——在我回家以前，——可以瞞一瞞。現在，小把戲們，我可以出去麼？沒有我，不會嚇得哭麼？」

「我們——要——哭——的，」郭司卡拉長了聲音說，已經準備哭了。

「我們要哭的，我們要哭的！」——娜司卡又用驚懼的急語搶上去說。

「唉，孩子們，你們的年齡眞是危險。沒有法子，小鳥兒們，祇好同你們再坐下去，不知道還要坐多少時候。唉，時間呀，時間呀？」

「您吩咐潘萊茲汪裝死，」——郭司卡請求。

「沒有法子，祇好找上潘萊茲汪。[cl]潘萊茲汪！」——於是郭略起始對狗下命令，牠就扮演所知道的一切。牠是一隻茸毛的狗，和尋常看院狗大小相同。毛色淡紫。右眼是斜的，左耳上不知爲什麼原因有刀切的影子。他尖叫着，跳躍着，侍候着，用後腿走路，躺在地上，四脚朝天，還動也不動地躺着，像死人似的在扮演最後的玩意的時候，門開了，阿格非亞，肥胖的克拉騷脫金夫人的女僕，四十多歲，雀斑臉的女人，在門限上發現，手裏提着一籃買好的食品。從菜市上回來了。她站在那裏，左手掛着籃子，瞧起狗來。郭略雖然等候着阿格非亞，却沒有中止表演，讓潘萊茲汪在一定的時間內裝成死相，到後來向牠吹了一聲哨：狗跳起身來，因爲履行好了自己的義務，竟喜悅得跳躍不止。

「你瞧這狗！」——阿格非亞用教訓的意味說着。

「你這女性，爲什麼回來得這般晚？」——克拉騷脫金威嚴地問。

「女性麼？你這小東西！」

「小東西麼？」

「就是小東西。我遲了，於你有什麼相干？卽使遲了，有遲了的原因的，」——阿格非亞喃語着，起始在火爐傍邊張羅着。說話的語氣完全不是不滿意，也不是生氣，相反地，是很滿意的，似乎遇到一個和快樂的小少爺鬥鬥嘴的機會頗爲忻悅。

「你聽着，你這輕浮的老太婆，」——克拉騷脫金起始說，從沙發上立起來，——「你能不能對我賭咒，用世界一切神聖的名字，和任何一切的名字，對我賭咒，你在我離開的時候好生看護這兩個小把戲？我要出門去了。」

「爲什麼我要賭咒？」——阿格非亞笑了，——「就這樣也會看的。」

「不行，必須用你的靈魂永遠得拯救的名賭一下兒。否則我不能出去。」

「你不出去好了。這於我有什麼關係。街上結了霜凍，你坐在家裏罷。」

「小把戲們，」——郭略對小孩子們說，——「在我回家以前，或是你們的母親回來以前，這個女人同你們留在一起。你們的母親大概也快回來了。此外，她沒給你們吃早飯。你能給他們一點東西吃罷，阿格非亞？」

「這是可以的。」

「再見罷，小鳥兒們，我現在可以安心地出門了。至於你呢，你這鄉下女人，」——他

走到阿格菲亞身邊，鄭重其事地輕聲說着，——「我希望你不要對他們瞎說一些關於卡答鄰納的尋常的，女人們的傻話，你應該顧惜小孩子的年齡。Ici,潘萊玆汪！」

「去你的罷，」——阿格菲亞生氣地囘復着，——「眞可笑！你說出這類話，應該先挨你一頓。」

第二章　小學生

但是郭略沒有聽見。他終於可以出門了。他走出大門，環顧了一下，聳了聳肩，說道：

「好冷！」便一直在街上走着，以後轉右首，走進通菜市廣場的胡同裏去。沒有走完離廣場最近的一所房子，在大門前止步，從口袋裏掏出哨子，用力吹了一聲，似乎是發出約定的呼號。他等候了不到一分鐘的模樣，院門裏忽跳出一個臉頰紅潤的男孩，有十一歲左右，也穿着暖和的，清潔的，甚至是漂亮的大氅。這男孩名叫司莫洛夫，在預科裏讀書，（郭略．克拉騷脫金比他高兩班，）一個有錢的官員的兒子。他的父母大概不許他和克拉騷脫金交朋友，因爲他是出名的，蠻狠的淘氣鬼，所以司莫洛夫現在顯然是偷偷兒跑出來的。這個司莫洛夫，假使讀者還沒有忘記，就是那羣小孩裏的一個，在兩個月以前隔着河溝扔石子到伊留莎身上，並且當時把伊留莎的事情講給阿萊莎．卡拉馬助夫聽。

「我已經等候你整整的一點鐘，克拉騷脫金，」——司莫洛夫用堅决的神色說着。兩個小孩到廣場上走去。

「躭誤了一了，」——克拉騷脫金回答，——「有點事情。你同我在一塊兒，不會挨揍

麼？」

「得了罷，我那裏會挨揍？潘萊茲汪也和你在一起麼？」

「也帶着潘萊茲汪！」

「你也把牠帶到那邊去麼？」

「也把牠帶去。」

「有舒遲卡纔好呢。」

「舒遲卡是不行的。舒遲卡是不存在的。舒遲卡在未知的黑暗裏消逝了。」

「能不能這樣子，」——司莫洛夫突然止步，——「伊留莎說，舒遲卡也是茸毛的，也是灰白的，像煙霧似的，和潘萊茲汪一般，——能不能說牠就是舒遲卡，也許他會相信的？」

「學生，你應該避免說謊，這是第一層；即使做的是好事，也是如此，這是第二層。主要的是我希望你沒有宣佈我要去的事情罷。」

「那能夠這樣，我是明白的。但是潘萊茲汪是不能使他安慰的，」——司莫洛夫嘆了一下。——「你知道：他的父親，那個上尉，毛箒，對我們說今天他要送一隻小狗給他，眞正的獒犬，黑鼻子；他以爲這可以使伊留莎安慰，其實不見得罷？」

「他本人怎樣？伊留莎本人怎樣？」

「很壞，很壞！我想，他得了癆病。他的神志很清楚，祇是喘氣，喘得很不好。有一次他要人家給他穿上靴子，引他走一走，剛走了一步，就倒下來了。他說：『爸爸，我對你說過的，我這雙靴子很壞。是以前的，以前我穿着也不合適。』他心想他是爲了那雙靴子倒下來的，其實是爲了身體軟弱的緣故。他是一禮拜也活不下去的了。格爾城司圖勃常去看病。現在他們又富了，他們有許多錢。」

「他們眞是無賴。」

「誰是無賴？」

「那些醫生們，整個的醫學的混賬團體，從一般說起，到個別爲止。我是否認醫學的，一個沒有益處的組織。但是我要去研究一下。你們何以做出了這些感傷主義的行徑？你們的一班裏大概全體都去過了罷？」

「不是全班，卻有十人去過，每天永遠有這些人去。這沒有什麼。」

「在這一切裏使我最奇怪的是阿萊克謝意．卡拉馬助夫的角色：他的哥哥明後天就要受審判，爲了犯那樣的罪，而他反有時間同小孩們做感傷主義的行徑！」

「完全沒有感傷在裏面。你現在自己也去和伊留莎講和呢。」

「講和？可笑的說詞。我不許任何人分析我的行爲。」

「但是伊留莎看見你會十分高興的！他想不到你會去的。你爲什麼，你爲什麼這麼久的時候不想去呢？」——司莫洛夫突然熱烈地呼喊。

「親愛的孩子，還是我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我自己要去，因爲這是我的意志，而你們大家是阿萊克謝意．卡拉馬助夫拉去的，這裏面大有區別。你怎麼知道？也許我並不想去講和。眞是愚蠢的說詞。」

「並不見得是卡拉馬助夫，並不是他。僅祇是我們自己要去，自從最初是同卡拉馬助夫一塊兒去的，並沒有什麼．並沒有任何愚蠢的行爲。起初一個人去，後來另一個也去了。他父親十分歡迎我們。你知道，如果伊留莎一死，他簡直要發瘋。他看出伊留莎會死的。他看見我們同伊留莎講和，十分高興。伊留莎時常問起你，都不加上什麼話，問一下，就沉默了。父親會發瘋或者上吊的。他以前的行動也像瘋子一般。你知道，他是一個正直的人，當時出了一點誤會。全是那個揍打他的弒父的兇手的錯處。」

「卡拉馬助夫對於我到底是一個謎。我早就可以和他結識，但是在有些事情方面，我喜歡成爲一個驕傲的人。而且我對他有一點意見，還必須加以調查和解釋。」

郭略神氣活現地不響了；司莫洛夫也是如此。司莫洛夫顯然崇拜郭略．克拉騷脫金，和

他處於平等的地位是連想也不敢想的。現在他感到極大的興趣，因爲郭略解釋說他是「自已去的，」如此說來，現在郭略忽然想去，而且今天去，一定有什麼啞謎在內？他們在菜市的廣場上走着。場上這時候放着許多外面來的大車和許多聚攏來的人。城裏的女人們在棚裏出賣麵包圈，洋線等物。在我們的小城裏，這樣禮拜天的市場天眞地被稱爲博覽會。這種博覽會每年是很多的。潘萊茲汪在極愉快的情緒之下跑着，不斷地溜到右面和左面的地方嗅聞嗅聞。牠和別隻小狗相遇時，按照狗章互相嗅聞一下，帶着特別的愉快的神情。

「我喜歡觀察現實的世界，司莫洛夫，」——郭略忽然說，——「你注意到沒有，狗相遇以後，總要互相嗅聞一下？這裏面具有自然的法則。」

「是的，一種很可笑的法則。」

「並不可笑，你這話說得不對。無論具有偏見的人怎樣看法，在自然裏沒有一點可笑的地方。假使狗能以推論和批評，一定會在牠們的命令者，人們相互的社會關係裏發現同樣的，對於牠們自已極可笑的地方，——也許還要多些都難說，我們所以這樣說，因爲我們深信我們的愚傻事情更加多些。這是拉基金的意思，一個有趣的思想。我是社會主義者，司莫洛夫。」

「社會主義者是什麼？」

「那就是大家平等，大家有共同的財產，沒有婚姻，宗教和一切法律是隨大家的便的，

此外還有別的什麼。你還沒有長大到可以明白這個，你還早……好冷呀。」

「是的。零點十二度。剛纔我父親看過寒暑表。」

「你注意到沒有，司莫洛夫，在冬天過了一半的時候，有十五度，甚至到十八度，好像並不很冷，不比現在初冬的時候冷些。就像現在那樣，突來了霜凍，祇有十二度，雪還很少，却覺很冷。那就是說人們還沒有習慣。人們在一切事情上都需要習慣，甚至在國家的政務上都是如此。習慣是主要的動力。還農人的樣子眞可笑。」

郭略指着一個身軀高大，面貌良善，穿毛外套的農夫，在大車傍邊冷得拍擊戴無指手套的手掌。金黃色的長鬚凍得蒙上一層白霜。

「農夫的鬍鬚結冰了！」郭略走近他身傍，像鬥嘴似的大聲呼喊。

「有許多人的鬍鬚結冰的。」——農夫安靜而且簡潔地作答。

「你不要惹他，」——司莫洛夫說。

「不要緊，他不會生氣，他是好人。再見罷，瑪德魏意。」

「再見罷。」

「你難道是瑪德魏意麼！」

「瑪德魏意。你不知道麼？」

「不知道；我是胡亂說的。」

「你瞧你。你是學生麽？」

「學生。」

「他們打你麽？」

「並不怎樣，有時免不了的。」

「痛不痛？」

「難免。」

「唉，這生活呀！」農夫從整個心胸裏嘆出一口氣來。

「再見罷，瑪德魏意。」

「再見罷。你是可愛的小夥子，你是的。」

男孩們向前走去。

「這樣農夫很好，」——郭略對司莫洛夫說，——「我愛同鄉下人說話。永遠喜歡對他們下公正的批評。」

「爲什麽你對他撒謊，說我們這裏有挨打的事？」——司莫洛夫問。

「應該使他安慰一下呀！」

「用什麼來安慰呢？」

「你瞧，司莫洛夫，我不喜歡人家反覆地詢問，既然從第一句話起就不明白。有的人是無從給他們講解淸楚的。在鄉下人的觀念裏，學生是挨打而且應該挨打的。既然不挨打，那還算做什麼學生？我忽然對他說我們並不挨打，那末他要生氣的。但是你不明白這事。同鄉下人們應該會說話。」

「祇是請你不要惹惱他們，否則又要出亂子，像上次那隻鵝的事情。」

「你怕什麼？」

「你不要笑，郭略，我眞是害怕。我父親很生氣。他嚴禁我同你出外。」

「你不要着急，這一次不會出什麼事情的。你好呀，娜達莎，」——他對棚子下面的一個女販喊。

「我是你什麼娜達莎，我是瑪麗亞，」——女販喊着回答。她是還不很老的女人。

「你是瑪麗亞，那也好，再見罷。」

「你這小混蛋！你的個子離地還不高，也要來這手！」

「我沒有功夫，我沒有功夫同你在一起，下個禮拜你再講好了，」——郭略揮搖着手，好像是她跟他胡纏，不是他跟她。

「叫我下禮拜對你說什麼話？是你自已纏上來，不是我對你，你這搗亂鬼，」——瑪麗亞喊，——「應該揍你一頓，是的，你是著名的搗亂的人！」

和瑪麗亞並排，端着盤子做生意的許多女販中間傳出了一陣笑聲，忽然從鋪子中間的拱道上沒來沒由地跳出一個好惱氣的人來。他有點像鋪子裏的夥計，不是城裏的商人，是外面來的。他穿着藏青的長裾的上褂，帶鴨舌的制帽，年紀還輕，一頭深黃色的蜷髮，長長的，慘白的，雀斑的臉。他處於某種愚蠢的慌擾之中，立刻舉拳對郭略威嚇。

「我知道你的，」——他惹惱地呼喊，——「我知道你的！」

郭略釘看他一眼。他有點不能記住，什麼時候同這人發生過衝突。但是他在街上的衝突並不見得少，不能全都記起來的。

「你知道麼？」——他嘲諷地問他。

「我知道你的！我知道你的！」——下市民像傻子似的反復說着。

「那對於你更好些。我沒有功夫，再見罷！」

「你搗什麼亂？」——下市民喊。——「你又搗亂了麼？我知道你的！你又搗亂了麼。」

「我搗亂，現在不關你老兄的什麼事，」——郭略說，止步，繼續察看他。

「怎麼不是我的事？」

「自然不是你的事。」

「那末是誰的事？誰的事？究竟是誰的事情？」

「老兄，現在還是脫里芬　尼基提奇的事情，不是你的。」

「那一個脫里芬·尼基提奇？」——那漢子釘看郭略，雖然還是那樣興奮，却露出傻子似的驚訝的神情。郭略鄭重其事地用眼神打量他。

「升天教堂去過沒有？」——他忽然固執而且嚴厲地問他。

「什麼升天教堂？爲什麼？不，沒有去。」——那漢子有點愕然了。

「沙巴湼也夫你認識麽？」——郭略更加固執，而且更加嚴厲地繼續說着。

「什麽，沙巴湼也夫？我，我不認識。」

「唔，旣然這樣，那就去你的罷！」——郭略忽然喊着，堅決地向右面回轉身子，迅快地往前面走路，似乎不屑和那個連沙巴湼也夫也不認識的蠢材說話。

「喂，你站住！什麽沙巴湼也夫？」——漢子醒轉來，整個身子又驚慌了。——「他說的是什麽人？」——他突然轉身向女販們說，愚蠢地望着她們。

女人們笑了。

「一個聖明的小孩，」——有一個女人說。

「他說的是什麼沙巴湼也夫？」——漢子還是兇狠地重複着，揮着右手。

「大概是在庫玆米奇那裏服務的那個沙巴湼也夫，大概就是的，」——一個女人突然猜度着。

漢子蠻野地釘看她。

「庫玆米奇麼？」——另一個女人重複地說，——「他是什麼脫里芬？他是庫玆瑪，不是脫里芬。那個少年說的是脫里芬・尼基提奇，這末說來，並不是他。」

「不是脫里芬，也不是沙巴湼也夫，那是赤若夫，」——第三個女人忽然插上去說，她本來沉默着，正正經經地聽他們說話，——「他的名字叫做阿萊克謝意・伊凡南奇。赤若夫，阿萊克謝意・伊凡諸維奇。」

「他就是赤若夫，」——第四個女人堅決地加以證明。

驚訝得莫明其妙的漢子一會兒望着這個女人，一會兒望着那個女人。

「他爲什麼這樣問，他問這話爲什麼，請問諸位善人！」——他幾乎絕望地喊着。——「沙巴湼也夫你認識麼？鬼知道沙巴湼也夫是什麼東西？」

「你還沒有腦筋的人，對你說不是沙巴湼也夫，却是赤若夫，阿萊克謝意・伊凡諸維

奇。赤若夫，」——一個女販敎訓似的朝他叫喊。

「什麼赤若夫？什麼人？你快說，你旣然知道他。」

「長長的，流鼻涕的，夏天坐在菜市上。」

「你的赤若夫於我有什麼相干，好人們？」

「我那裏知道赤若夫於你有什麼相干。」

「誰知道他於你有什麼相干，」——另一個女人插上去說，——「你自己應該知道，你需要他的是什麼，旣然你這樣亂嚷。那是他對你說的，不是對我們說，你這傻人。你眞的不知道麼？」

「誰呢？」

「赤若夫。」

「讓鬼把赤若夫和你一古腦全抓去了罷！我要揍他一頓！他取笑我！」

「你想揍赤若夫麼？也許他來揍你！你是一個傻子，你是的！」

「不是赤若夫，不是赤若夫，你這壞女人，危險的女人，我要揍那個小孩！把他抓來，把他抓來，他取笑我呢！」

女人們哈哈地笑着。但是郭略已經走得很遠，臉上露出勝利的神情。司莫洛夫在傍邊走

着，回頭朝在遠遠裏呼喊着的一羣人瞧望。他心裏也很快樂，雖然他還極懼怕，不要跟着郭略鬧出亂子來。

「你問他那一個沙巴湟也夫？」——他問郭略，同時預感到回答的話。

「我那裏知道是那一個？現在他們會一直喊到晚上。我喜歡把社會各層裏的傻子們撥動一下。這裏還立着一個傻子，就是這個農夫。你要注意，人們說：「比愚蠢的法蘭西人愚蠢些的是沒有的，」但是俄國人的面貌也可以露出來的。這個農人，這個人臉上不是寫着他是一個傻子麼？」

「你不要理他，郭略，我們就從傍邊走過去好了罷。」

「我怎麼也不願意放過去，我現在要去做。喂，你好呀，鄉下人。」

體格壯健的農人慢吞吞地走過來，大概已經喝醉了酒，臉是圓圓的，平凡的，鬍鬚帶斑白色。他抬起頭來，看了小夥子一下。

「你好呀，假使你不是鬧玩笑，」——他不慌不忙地回答。

「假使鬧玩笑便怎麼樣？」——郭略笑了。

「鬧玩笑就鬧玩笑，上帝是和你同在的。不要緊的，這是可以的。鬧鬧玩笑永遠是可以的。」

「對不住，老兄，我鬧了玩笑。」

「上帝可以饒恕你的。」

「你自已饒恕麼？」

「我很可以饒恕。你走罷。」

「你瞧，你大概是一個聰明的鄉下人。」

「比你聰明些，」——農人出乎意料之外地，却照舊鄭重其事的回答。

「不見得罷，」——郭略有點愕然了。

「我說得很對。」

「也許是這樣。」

「是的，老弟。」

「再見罷，鄉下人。」

「再見罷。」

「鄉下人是各色各樣的，」——在沉默了一會以後，郭略對司莫洛夫說。——「我那裏知道會撞上聰明人。我永遠準備承認農明的聰明。」

教堂的鐘遠遠裏打了十一點半。男孩們加緊了脚步。餘下的，還很長的，到上尉司湼碁

萊夫的住宅的路。他們走得很快。差不多不說話。在離那所房子有二十步遠，郭略止步。吩咐司莫洛夫先進去，喚卡拉馬助夫出來。

「應該預先嗅聞一下，」——他對司莫洛夫說。

「爲什麼喚叫，」——司莫洛夫反駁，——「你就這樣進去，他們會十二分地歡迎你。何必在冰凍之下結識朋友呢？」

「我知道是爲了什麼，我必須要喚他到冰凍的地方來，」——郭略用專制的口氣回答，（他最喜歡這樣對付這些「小孩們，」）司莫洛夫便跑去履行命令。

第四章 舒遲卡

郭略臉上露出鄭重的神色，斜靠在圍牆上面，等候阿萊莎的出現。是的，他早就想同他相見。他從那些男孩方面聽到關於他的不少的話，但是到現在為止，在人家向他講起他的時候，外表上永遠表現一種賤蔑而且冷淡的神色，甚至在聽完以後，還對於阿萊莎大加批評。但是在自己心裏他很想，很想和他結識。在他所聽到的關於阿萊莎的一切裏，有點可予同情和吸引的東西。因此現在的時間是極重要的，最先應該不丢失自己的臉面，表示獨立性：「否則他以為我祗有十三歲，把我當作和這些人一樣的小孩。這些男孩於他有什麼用處？等到我和他說得投機的時候再問他。最討厭的是我的身材那樣小。圖齊闊夫比我年輕，但是高半個腦袋。我的臉是聰明的；我不好看，我知道我的臉難看，但是聰明的臉。應該不大表現自己，假使一下子就和他擁抱起來，他要以為……假使被他看不起，那是多末寒傖！……」

郭略的心裏很慌急，努力作出瀟灑獨立的姿勢。主要地使他煩悶的是他的身材，並不見得是「難看」的臉，却是他的身村。他在家裏牆角落上，從去年起就用鉛筆畫好了一道表示

他的身材的線，從此以後，每隔兩個月就帶着驚慌去比量一次已經長了多少？但是可嘆之至！他長得太慢，有時簡直使他陷入絕望的境界去。至於臉子並不完全「難看，」相反地，是十分美麗，白白的，慘淡的，生着雀斑。不大而極活潑的灰色的眼睛勇敢地望人，時常熠耀出情感。顴角有點寬闊，嘴唇是小的，不很厚，却很紅，鼻子是小的，却是根本就捲出的：「完全是彎鼻子，完全是彎鼻子！」——郭略照鏡時喃聲自言自語，永遠帶着憤恨的心思離開鏡子。「不見得就是聰明的臉罷？」——他有時想甚至對於這層也疑惑起來。但是不要以為對於臉容和身材的關心吞噬他的整個心靈。相反地，他在鏡前的時間無論怎樣惡毒難熬，但是他很快地予以忘記，甚至忘得很久，「將自己完全獻給理想和實際的生活，」——他對於自己的事業自己下這斷語。

阿萊莎很快就出現，匆忙走到郭略面前。還在幾步以外，郭略就看出阿萊莎的臉是完全快樂的。「難道眞是喜歡我麼？」——郭略愉快地想了一下。說到這裏我們要順便提一提，阿萊莎自前我們把他拋下的時候起變得很多：他脫下袈裟，現在穿着裁製得很好的常禮服，戴着柔軟的圓帽，還有剪得極短的頭髮。這一切把他修飾得十分漂亮，望來完全是一個美男子。他的美麗的臉永遠具有快樂的神氣，但是這快樂是恬靜的，安謐的。使郭略驚訝的是阿萊莎出來見他的時候就是坐在屋內時候的樣子，沒有戴帽子，顯然很匆忙。他一直握住郭略

的手。

「您到底來了，我們大家眞是盼望您呀。」

「有一點原因，您立刻就會知道的。無論如何，我很喜歡同您認識。我早就等候機會，並且聽到許多的話，」——郭略喃聲說，有點氣喘。

「我同您早該互相結識一下，我自己聽到關於您許多的話，但是到這裏，您來得太晚了。」

「您說一說，這裏的情形怎麼樣？」

「伊留沙的病很不好，他一定會死的。」

「您說什麼話？卡拉馬助夫，您必須同意，醫學是卑鄙的東西，」——郭略熱烈地呼喊。

「伊留莎時常提起您，時常提起的，您知道他甚至在夢中說亂話的時候還提起您。可見他以前是很珍視您的，很珍視的……在那件事情……動刀子的事情以前。這裏還有原因。……請問：這是您的狗麼？」

「是我的。名叫潘萊茲汪。」

「不是舒遲卡麼？」——阿萊莎用憐惜的神情看郭略的眼睛。——「那隻狗竟失蹤

了。」

『我知道你們大家都想找到舒遲卡，我都聽說了，』——郭略神祕地笑了一下。——『您聽着，卡拉馬助夫，我要對您解釋一切事情，我主要的是爲這事而來的，也就是爲了這件事情，叫您出來，在走進去以前，預先對您解釋這件事情前後的因果，』——他活潑地起始說，——『您知道，卡拉馬助夫，伊留涉在春天進入預科。大家都知道，我們學校的預科儘是些小孩子們。他們立刻起始欺侮伊留涉。我比他高兩班，從傍邊遠遠地看他們。我看，這孩子很小，很軟弱，又倔强得很，同他們打架，使出驕傲的性子，小眼兒燃燒着。我愛這類人。但是他們因此更加欺侮他。主要的是因爲他當時穿的大衣很壞，袴子往上面跳，皮靴上全是洞。他們爲了這個把他侮辱。這個我可不愛，立刻出頭替他幫忙，打得落花流水。我雖打他們，但是他們崇拜我，您知道不知道，卡拉馬助夫？』——郭略感情洋溢地誇嘴。——『一般地我是愛小孩的。現在我家裏還有兩隻小鳥兒坐在我的頸上，甚至今天還留住我許多時候。後來他們不再打伊留涉，他歸我保護。我看他是一個驕傲的小孩，我對您說他是驕傲的，但是結果竟像奴隸般忠事我，履行我的大大小小的命令，聽從我的話，把我當作上帝看待，還儘模倣我。在上課後的休息時間立刻來找我，我同他一塊兒走來走去。禮拜的日子也是如此。我們的中學裏逢到年長的人同小孩要好的時候，大家會加以恥笑，但這是偏見。我高興

這樣做，也就够了，不對麽？我教他讀書，發展他的腦筋，——請問：旣然我喜歡他，爲什麽我不能教育他呢？卡拉馬助夫，您不是也同這些小鳥們很要好，那就是說您想感化青年，發展青年的知識，作些有益的事情，對不對？說實話，我所聽到的您的性格裏的這一點最能引起我的興趣。現在我們講到正事上去，我看出這孩子身上發展着一種情感作用和感傷主義，而我根本是一切牛犢般柔情的仇敵，從我的出生的日子起就是如此。而且還有矛盾的地方：他一面驕傲，一面奴隸般忠事我，——一面奴隸般忠事，一面忽然熠燒着眼睛，甚至不願贊成我的話語，辯論着，不肯放鬆一步。我有時說出各種理想：他並不是不贊成我的理想，祇是看出他對我本身反抗，因爲我用冷淡回答他的溫柔。爲了試驗他，他越溫柔，我越冷淡，故意這樣做，還是我的信念。我的用意在于訓練他的性格，弄得整齊些，造成一個人……就是那個樣子……您大概會一下子了解我的意思的。我忽然看見他有一天，兩天，三天，心裏不安，憂愁，但憂愁的不是溫柔樣兒，却是另一種强烈的，高尙的東西。我心想，出了什麽悲劇？我對他攻擊，才知道內中的原因：他不知如何和現在去世，當時還活着的令尊大人的僕人司米爾加可夫認識了，他敎這傻子一樁愚蠢的玩意，野蠻的玩意，卑鄙的玩意，——就是取了一塊麵包，軟心的麵包，插上一隻別針，扔給看院的狗吃，牠們因爲飢餓，會嚼也不嚼地吞食下去，以後就看一看，會做出什麽把戲來。他們當時預備好了這一塊

東西，扔給那隻茸毛的舒邏卡吃。這隻狗就是現在成爲問題的那一隻，是一家院裏的看院狗，簡直根本不餵牠，她祇好整天迎風吠叫。（您要不愛這愚傻的吠叫，卡拉馬助夫？我是不愛聽的。）牠當時跑過來，吞了下去，就狂叫起來，旋轉身子，拚命地跑，一邊跑，一邊叫，就失蹤了。——這是伊留莎親自對我敘講的。他一面對我直說，一面哭着，——哭着，擁抱我，全身抖索着：『一邊跑，一邊叫，一邊跑，一邊叫。』他反復地說出這一句話，那種境象眞使他十分驚愕。我一看，他的良心受了譴責。我認眞起來。主要的原因是爲了以前的種種我也想把他教訓教訓。說實話，我當時耍了點狡滑的手段，假裝十分憤怒，其實我並不如此。我說：「你做了一樁低卑的行爲，你是混蛋，我自然不給你宣布，但是我暫時同你斷絕關係。等我把事情想一想，再叫司莫洛夫通知你，（就是今天同我一塊兒來的那個孩子，他永遠是對我十分忠實的：）是否繼續和你做朋友，或者永遠扔棄你，把你當作混蛋看待。」這使他十分驚愕。說實話，我當時就感到也許對待得太爲嚴厲，但是什麼辦法，當時我的意見就是如此。過了一天，我派司莫洛夫轉告他，我以後不再「和他說話，」我們這裏逢到同學兩人互相斷交的時候，總是這樣說的。內心裏我祇想在幾天以內用這個來試驗他一下，在他發生懺悔以後，再和他握手。這是我的堅强的主意。但是結果並不如此：他聽到司莫洛夫的說話，他的眼睛忽然熾燒着，喊道：「請你轉告克拉騷脫金，我現在要把帶別針的麵包扔

給所有的狗吃，所有的，所有的！」我心想：「居然生出自由的心靈來了，應該設法加以根除。」我就對他表露完全的賤蔑，每逢見面的時候不是背轉身去，便是嘲諷地微笑。忽然發生了他父親的那個事件，就是所謂毛箒，您記得麼？您必須明白，他的可怕的惹惱的心情，早已預先有了準備。小孩們看見我和他絕交，便攻擊他，「毛箒呀，毛箒呀，」地直逗他。當時他們發生了爭鬥，對於這事我十分感到遺憾，因爲他當時大概被打擊得很利害。有一次，大家從教堂裏出來，他在院裏攻擊大家，我恰巧立在十步以外，看望着他。我可以賭咒，我不記得我當時會否笑過他，相反的，我當時很可憐他，再過一會兒就要跑過去幫他的忙，他突然遇到我的眼神：我不知道他的感覺如何，但是他竟抓起一把裁鉛筆的刀子，朝我前面奔來，觸到我的大腿上去，就在右腿那裏。我動也不動，說實話，我有時是很勇敢的，卡拉馬助夫，我衹是露出賤蔑的神色，眼神裏似乎露出下面的意思：「這是你對我的友誼的報答，你要不要再來一下，我可以使你滿足。」但是他第二下不再扎刺，他受不住，自己懼怕起來，把刀子扔棄，哭出聲來，跑走了。我自然沒有告訴先生，吩咐大家不要作聲，免得傳到校長那裏，甚至在傷平以後才對母親說出來，況且那衹是平常的傷創，擦破了一點皮。以後我聽說就在那一天，他亂扔石塊，把您的手指咬傷了。但是您要明白，他是處於那一種的心情之下！有什麽辦法，我做了極愚蠢的事：他有病的時候，我沒有前去饒恕他，就是和

他和解，現在感到後悔。但是我另有目的。這樁故事就是如此……大概我的行爲很爲愚蠢……」

「啊，眞可惜，」——阿萊莎驚惊地喊，——「我以前不知道您同他有這樣的關係，否則我早就會到您那裏去，求您同我一齊去見他的。您相信不相信，他在病中，發燒的時候還說出您的名字來的。我竟不知道他這樣珍重您的友誼。難道說，難道說，您竟沒有找到那隻舒遲卡麼？他的父親和全體的小孩子在滿城尋找過的。您相信不相信，他包着眼淚，當我面前，有三次對他的父親反覆的說：「爸爸，我的生病是因爲我弄死了舒遲卡，上帝懲罰我。」無論如何不能使他轉變這個念頭！假使現在能把這隻舒遲卡找出，給他看一看，牠並沒有死，而是活着的，大概他會喜悅得復活轉來的。我們大家都希望着您。」

「請問：你們爲什麼希望我來尋找舒遲卡。爲什麼應該由我來尋找呢？」——郭略問着，露出過分的好奇，——「爲什麼你們希望我，而不希望別人呢？」

「有一個謠言，說您可以找到牠，而且在一找到以後，就送到這裏來。司莫洛夫曾說過這類的話，我們努力使他相信舒遲卡還活着，有人看見過牠。男孩們不知從那裏弄來了一隻活兔，他剛看了一眼，微笑了一聲，就請他們把牠放到野外去。我們就依他的意思做了。現在父親回家取來一隻小獒犬，不知從那裏弄來的，想藉此使他得到安慰，不過好像更壞

了……」

「請問您，卡拉馬助夫：他的父親是什麼樣的人？我知道他，但是據您的判斷，他是什麼樣的人？是丑角麼？江湖麼？」

「不是的，有一種人具有深刻的感覺，但是有點遭受了壓迫。他們的丑角似的行動近乎對於一種人的惡毒的嘲諷，他們對於這種人因爲對他們長期的低首下氣，不敢當面說出實話。克拉歷脫金，您要相信，這類的丑角的行爲有時是很悲劇的。他現在的一切，所有世界上的一切，全聚在伊留莎的身上。伊留莎一死，他不是憂愁得發瘋，便要自殺。我現在看着他，幾乎深信這一層！」

「我了解您的意思，卡拉馬助夫，我看出您是知道人的，」——郭略深刻地補說上去。

「我看見您帶着狗來，心想您是把那隻舒遲卡領來了。」

「等一等，卡拉馬助夫，也許我們可以找到牠。這隻狗是潘萊玆汪。我現在放牠進屋去，也許會使伊留莎快樂得比獒犬還多些。您等一等，卡拉馬助夫，您立刻會看出一點什麼來的。哎，眞是要命，我爲什麼把您這樣留難！」——郭略忽然急遽地呼喊，——「天這樣冷，你穿着一件便服站在外面，我還留住您；您瞧，您瞧，我眞是自私的人！我們大家全是自私的，卡拉馬助夫！」

「您不要着急，固然是冷，但是我是不大會遭涼的。我們去罷。順便請問大名，我知道是郭略，但是底下呢？」

「尼古拉，尼古拉·伊凡諾維奇·克拉縣脫金，」——郭略不知爲什麼笑了一下，但忽然補充着說：

「我恨我的「尼古拉」的名字。」

「爲什麼？」

「俗氣，還有官氣……」

「您今年十三歲麼？」——阿萊莎問。

「有十四歲了，過兩星期就是十四歲，很快的。我預先在您面前直說出我的一個弱點，卡拉馬助夫，這是在您的面前說的，由于初次的結識，使您一下子看出我的全部的天性來：我最恨人家問我的歲數，恨得最利害……還有……例如說，有人糟塌我，說我在上星期同預科的學生們做强盜的游戲。我游戲是在實的事，但是說我爲自己而游戲，爲了給予自己一種愉快，這根本就是塌糟人。我有理由相信這話已經傳到您的耳朵裏去，但是我的游戲並非爲了自己，却是爲那些小孩們而游戲，因爲他們沒有我便什麼也想不出來。我們這裏永遠傳播一些無聊的話語。這是一個造謠的城市，我對您說了罷。」

「卽使是爲自己的快樂而游戲，也有什麼關係呢？」

「嗯，爲了自己……那末您不致於做跑馬的游戲罷？」

「您應該這樣推想一下，」——阿萊莎微笑着，——「例如說，大人們常上戲院裏去，但是在戲院裏扮演的是各種英雄的冒險的故事，有時甚至也有强盜和戰爭，——難道這不是一樣的東西麼？青年人們在休息時間內做戰爭的游戲，或是强盜的游戲，——那也就是一種初步的藝術，年青的心靈中滋長着的藝術的需要，這類游戲有時甚至比戲院的表演還做得好些，區別的地方衹在於人們上戲院去看優伶，而在這地方，青年人自己就是優伶。這是很自然的。」

「您以爲如此麼？這是您的見解麼？」——郭略釘看他。——「您知道，您說出了十分有趣的意思；我要回家去，對於這個問題動一動腦筋。說實話，我料到我可以從您那裏學到一點什麼。我是來跟您學習的，卡拉馬助夫，」——郭略用深刻的，感情洋溢的語聲結束他的話。

「我也跟您學習，」——阿萊莎微笑，和他握手。

郭略很滿意阿萊莎。使他驚愕的是阿萊莎對待他很爲平等，和他說話，像和「大人」說話一般。

「我現在要給您表演一個把戲，卡拉馬助夫，也是一齣舞台的表演，」——他神經質地笑了，——「我是爲這件事情而來的。」

「先到左邊房東那裏去，可以把大衣放在那裏，因爲屋裏又擠，又熱。」

「我祇能够留一會兒，我可以穿着大衣進去坐的。潘萊茲汪先留在外屋裏，死下去：「Ici，潘萊茲汪，死去罷！」——您瞧，他死了。我先進去，看一看情形，以後在必要的時候，打一下哨子：「Ici，潘萊茲汪！」您瞧，牠會立刻像瘋子似的飛進來。必須叫司莫洛夫不要忘記立刻開門。讓我來佈置一下，您就可以看到一齣把戲。……」

第五章 在伊留莎的牀傍

在我們已經熟悉的一間屋內，住着我們所知曉的退伍上尉司涅基萊夫的家屬。屋內這時因爲人聚得很多，又悶又擠。有幾個男孩坐在伊留沙傍邊。他們大家雖然準備像司莫洛夫那樣地否認是阿萊莎把他們領來，和伊留沙言歸於好的，但是事實上就是如此。他對於這件事情的一切藝術就在於他把他們陸續地領來，和伊留莎和解，並不帶着「犢牛般的溫柔，」却完全似乎並非故意，而是出于偶然的。這使伊留莎的悲哀獲得極大的輕鬆。他看見所有這些男孩們，他的以前的仇敵，對他有那樣近乎溫柔的友誼和同情，很爲感動。祇有克拉騷脫金一人沒有來。這像可怕的重擔似的壓在他的心上。在伊留莎的悲苦的回憶裏，假使有一點最悲苦的成分，那也就是和克拉騷脫金發生的一段情節，——這克拉騷脫金本來是他以前的，唯一的知已，和保護人，要他竟用刀子刺他。首先來和伊留沙和解的聰明的男孩司莫洛夫也是這樣想。在司莫洛夫轉着彎子告訴克拉騷脫金，說阿萊莎「有一件事情」想到他那裏去的時候，克拉騷脫金立刻加以打斷，把進言的路道塞住，委託司莫洛夫立刻告訴「卡拉馬助夫」說他自已知道應該怎麼辦，不能聽任何人的勸告，如果想去見病人，那末自已知道在什

麼時候前去，因為他「自有打算。」這還是這禮拜日的前兩星期的事。因此阿萊莎沒有按照計劃前去。他雖然等候在那裏，但是曾經兩次打發司莫洛夫到克拉騷脫金那裏去。克拉騷脫金兩次都以極不耐煩的，堅決的拒絕作復，叫司莫洛夫對阿萊莎轉達，如果阿萊莎自己前來，他決定永遠不去見伊留沙，請他不要再來麻煩。甚至在最後的一天為止，司莫洛夫自己也不知道郭略今天早晨決定到伊留莎家去，祇在頭一天晚上，郭略和司莫洛夫作別的時候，忽然堅決地對他宣布，讓他明天早晨在家裏等他，因為他要同他到司涅基萊夫家去，但是不許他把前去的消息通知任何人，因為他想出人不意地前去。司莫洛夫聽從了他的話。司莫洛夫所以發生克拉騷脫金會把失蹤的舒遲卡引來的幻想，是根據克拉騷脫金無意中說出的一句話而來的；他說：「他們全是笨驢，既然那隻狗活着，竟找不到牠。」等到司莫洛夫等候着機會。把自己關於狗的猜想畏葸地作出暗示的時候，他突然大生其氣：「我自己有我的潘萊茲汪，還要到全城去尋覓別人家的狗，我莫非是笨驢麼？一隻狗吞食了別針，還能幻想牠活在人世麼？那是犢牛的溫柔，沒有別的！」

伊留莎在那時候已有兩星期沒有走下角落裏，神像傍的牀。就從他和阿萊莎相遇，咬了他的手指的事情發生以後，他沒有去上課。他從那天起就得了病，雖然有一個月的功夫還能偶然起牀，在屋內和外屋裏稍稍走幾步。後來完全缺乏了力量，沒有父親的幫助，竟不能動

一動。父親爲了他戰慄着，甚至完全停止飲酒。生怕他的孩子死亡，駭得幾乎發狂。他時常，尤其在攙手扶他在屋內行走，重又把他放在牀上以後，忽然跑到外屋的黑暗角落裏，頹角靠在牆上，起始發出一種淚水泉湧，抖慄不止的嗚咽，壓止哭聲，不讓伊留莎聽見。

回到屋裏後，照舊想點什麼出來，給他的寶貝的男孩解悶逗樂，對他講述童話，可笑的故事，或者裝出他所遇見的各種可笑的人們的樣子，甚至模倣動物們如何可笑地打架或呼喊。但是伊留莎很不愛他的父親裝出傻樣，扮成丑角。這孩子雖然努力不表示這使他感到不痛快，却總懷着內心的痛苦，感到他的父親在社會上地位的低卑，永遠擺脫不開地憶住「毛帶」的稱呼，和那個「可怕的日子」的情景。伊留莎的姊姊，缺腿的，靜謐的，溫馴的尼娜也不愛父親裝出那種傻樣，（至於瓦爾瓦拉，尼古拉也夫納早已動身到彼得堡求學去了，）惟有瘋癡的母親很引爲快樂，每逢她的丈夫起始裝扮什麼樣子，或是做出某種可笑的姿勢的時候，竟會從整個心裏發笑出來。祇能用這個可以使她生出安慰，其餘的時間內她不斷地咕噥着，哭泣着，說現在大家忘記她，沒有人尊重她，大家給她氣受等等的話。但是在最後的幾天內，她忽然似乎完全變了。她起始時常向角落裏看望伊留莎，而且疑想起來。她更加變得沉默些，靜寂了下去，即使哭，也是輕輕的，不使人家聽見。上尉懷着悲苦的驚疑，看出她的變動來。男孩的造訪她起初不大喜歡，祇是使他生氣，但是以後孩子們快樂的呼喊和敘

述使她感得有趣，十分高興，後來弄到假使這些小孩們不上門來，她反而要十分煩悶的。小孩們講述些什麼，或是做什麼游戲的時候，她總是拍掌發笑。她還把幾個孩子招引過來，吻他們一下。她最愛男孩司莫洛夫。至於上尉的方面，孩子們到他的寓所裏來給伊留莎解悶的事最初就使他的心靈充滿了歡欣的快樂，甚至得了一個希望，就是伊留莎現在將停止煩悶，也許因此會很快的痊愈。他雖然爲伊留莎十分担憂，但是直到最後的時間爲止，一分鐘也不疑惑他的男孩會突然痊愈的。他帶着崇拜的心情迎接小客人們，在他們身傍走來走去，侍候他們，準備把他們背在自己身上，甚至果眞會背他們，但是伊留莎不喜歡這個游戲便沒有實行。他給他們買糖菓，餅乾，胡桃等物，預備茶水，做三明治。應該注意的是這些時候他的錢沒有斷過。卡答隣納・伊凡諾夫納當時那筆二百盧布的款子，他眞是照阿萊莎預言的話收下了。卡答隣納・伊凡諾夫納以後詳細打聽出他們的境況和伊留沙的生病，親自到他們的寓所裏來，和全體家屬結識，甚至使那個瘋狂的上尉夫人也着了迷。從此以後，她的手沒有吝嗇過，上尉自己受了他的孩子就要死去的恐怖的念頭的壓迫，忘却了以前的驕傲，馴順地接受他人的賜與。所有這些時候，格爾城司圖勃醫生經卡答隣納・伊凡諾夫納邀請，時常來訪問病人，隔一天一次，但是他的訪問很少益處，而且毫不加以憐惜地開出許多藥來。但是在這一天，那就是星期日的早晨，上尉家裏等候一位新從莫斯科來到，在莫斯科被認爲有名的

醫生。卡答隣納．伊凡諸夫納費去了極多的錢特地從莫斯科把他請來，——並非爲了伊留莎，却是爲了另一個目的，這事等到後面再說，但是旣然來了，就請他也去診察伊留莎一下。上尉曾於事前接到了這位醫生就要來到的消息．至於郭略．克拉騷脫金的來到，他沒有任何預感，雖然早就盼望這個使伊留莎日夕想見的男孩趕速的前來。在克拉騷脫金開門出現的當兒，上尉和男孩們聚在病人的小牀傍邊，審看剛剛拿來的小獒犬，牠昨天纔生下來，但是上尉已在一星期以前定好，因爲伊留莎一直在那裏想念失蹤，且自然已經喪亡的舒遲卡，想送來給他解悶，但是伊留莎在三天以前就聽說，而且知道贈送小狗的事．這隻狗並不是尋常的，而是眞正的獒犬，（自然這是很重要的。）他由于細巧而且客氣的情感，雖表示對於這禮物十分喜歡，但是父親和小孩們大家全明顯地看出這隻新狗也許會更加强烈地撥動他小心兒裏對於被他磨折的不幸的舒遲卡的回憶。小狗躺在他身傍．蠕動着。他作出病態的微笑，他的柔細的，慘白的，乾瘦的小手撫弄牠，甚至顯見出來，他很喜歡這條狗，但是……舒遲卡到底沒有，到底這不是舒遲卡，如果能有舒遲卡和小狗在一起，那才是圓滿的幸福！

「克拉騷脫金！」——小孩中一人首先看見郭略走進來，忽然喊了出來。發生了顯然的驚慌的情形，小孩們讓開道路，站立在小牀的兩端，把整個伊留莎的身體突然地露了出來。上尉連忙跑去迎接郭略。

「請罷，請罷，——眞是貴客！」——他對他喃語。「——伊留莎，克拉騷脫金先生來見你了……」

克拉騷脫金匆匆地和他握手，一下子就露出自己深諳體面社會的儀節。他立刻最先轉身向着坐在沙發上的上尉夫人，（她這時候正十分不滿意，嘮嘮叨叨地說男孩們遮住伊留莎的牀，不讓她看到那條新狗，）在她面前很客氣地兩脚行立正禮，隨後轉向尼娜，同樣地朝他鞠躬，像對待貴夫人似的。這種客氣的舉動使有病的夫人引起特別愉快的情感。

「立刻看出是受到很好教育的青年人，」——她大聲說，擺着兩手。——「至於其餘的客人們是一個騎着一個進來的。」

「媽媽，什麼叫做一個騎着一個，這是什麼意思？」——上尉喃聲說，雖然帶着知識的口氣，却有點替「媽媽」担驚。

「簡直是騎了進來。在外屋裏一個人騎在另一個人的肩上，就騎着走進高貴的家庭裏來。這是什麼客人？」

「誰？誰？媽媽，誰騎着進來的？誰呢？」

「就是這個男孩，今天騎在那個男孩身上走進來的，還有這一個騎那一個……」

但是郭略已經站在伊留莎的牀傍。病人顯然臉色慘白。他在牀上微抬身子，釘看着郭

略。郭略已經有兩個月沒有看到他的以前的小朋友，忽然站在他面前，完全驚愕起來：他想像不到會看到這般瘦黃的臉龐，在瘧疾般的狂熱裏這般熾燒的，似乎長大得可怕的眼睛，這般瘦瘦的小手。他懷着悲苦的驚異，凝看伊留莎這樣深沉而且頻繁地呼吸着，他的嘴唇這樣的乾枯。他舉步走到他面前，伸出手來，幾乎完全張皇失措地說道：

「怎麼樣，老頭兒……你好麼？」

但是他的聲音斷了，缺少瀟灑自如的態度，臉似乎忽然扭動了一下，唇邊有點抖慄。伊留莎朝他病態地微笑了一下，還沒有力氣說話。郭略忽然舉起手來，他的手掌不知爲了什麼撫摸伊留莎的頭髮。

「不——要——緊！」——他對他輕聲喃語，——也許是鼓勵他，也許是自已不知道爲什麼說這話。又沉默一分鐘。

「怎麼，你有新的小狗麼？」——郭略忽然用極無感覺的聲音問着。

「是——的，——」伊留莎用長長的微語回答，喘着氣。

「黑鼻，一定是兇狠的，必須鎖牢的，」——郭略鄭重而且堅定地說，似乎一切事情就在乎這條小狗和牠的黑鼻。但是主要的是他還在那裏努力戰勝自已的情感，不要像「小孩子似的」哭出來，却還是不能戰勝。——「長大以後，必須用鎖練鎖牢，這我是知道的。」



「牠會長得很大！」——一羣小孩裏的一個喊着。

「自然獒犬總是大的，有這樣大，像一頭小牛，」突然傳出幾個聲音。

「像小牛，像眞正的小牛，」——上尉跳近過來，——「我特地尋到這種狗，最兇狠的，牠的父母也是極大，極兇狠的，離地板有這樣高……您坐下來，就坐在伊留莎小牀上，或者坐在長凳上也好。請坐，請坐，貴客，久候的貴客。……同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一塊兒來的麼？」

克拉騷脫金坐在牀邊，伊留莎的脚下。他也許在路上就預備好如何瀟灑自如地開始談話，但是現在根本喪失了說話的線索。

「不……我帶着潘萊茲汪一塊兒來……現在我有一個狗，名叫潘萊茲汪。一個斯拉夫的名字。在外面等着……我一呼哨，牠就飛進來。我也有狗，」——他忽然朝伊留莎說，——「老頭兒，你記得舒遲卡麼？」——他突然拿這問話攻擊上去。

伊留莎的臉瀏曲了。他用殉難者的神色看了郭略一眼，站在門傍的阿萊莎皺緊眉頭，偷偷兒對郭略點頭，叫他不要提起舒遲卡，但是郭略不去注意，或者不願意注意。

「舒遲卡……在那裏？」——伊留莎用破碎的聲音問。

「老弟，你的舒遲卡——已經丟失！你的舒遲卡失蹤了！」

伊留莎不響，但是又釘看了郭略一下。阿萊莎捉住郭略的眼神，又用力對他點頭，但是他又移開眼睛，裝出這一次也沒有注意的樣子。

「跑到什麼地方，就完蛋了。吃了這頓涼菜以後還能不完麼？」——郭略毫不憐惜地說出來，自己似乎爲了什麼事喘氣了。——「但是我有潘萊玆汪……斯拉夫的名字……我給你送來了……」

「不用！」——伊留莎忽然說。

「不，不，要的，你可以看一看……你可以解解悶。我特地領來。……也有茸毛，和那條狗一樣……夫人，您允許叫進我的狗來麼？」——他突然朝司湟基萊夫太太說，露出一種完全不可思議的騷亂的神色。

「不要，不要，」——伊留莎喊，嗓音裏露出凄楚的調子。他的眼睛裏熾燒着責備的神氣。

「您最好……」——上尉本來在牆傍的箱上，突然跳了起來。——「您最好……下一次再說……」——他喃聲說，但是郭略抑止不住自己似的堅持着，突然匆匆忙忙地對司莫洛夫喊道：「司莫洛夫，開門！」——門一開，他吹了一聲哨子。潘萊玆汪迅速地飛進屋來。

「跳呀，潘萊玆汪！侍候着！侍候着！」——郭略喊，從座位上跳起來，那條狗用後脚

掌立住，一直在伊留莎的牀前站得直直的。發生了誰也料不到的一點情形：伊留沙抖索了一下，忽然全身用力朝前推進，俯身就着潘萊玆汪，似乎像暈絕過去一般，望着他。

「牠就是……舒遲卡！」——他忽然用悲善交併的破裂的聲音喊着。

「那末你以爲是誰？」——克拉騷脫金全力喊出響亮的，快樂的聲音，當時俯身就着那條狗，抓住牠，舉到伊留沙面前。

「你瞧，老頭兒，你瞧眼睛是斜的，左耳被割破，和你對我講的表記一樣。我就照這表記找到了牠！當時立刻就找到。牠是不屬於任何人的，不屬於任何人的！」——他解釋着，很快地轉身向着上尉，上尉夫人，阿萊莎，後來又向着伊留莎，——「牠在費道托夫後院裏住着，他們並不餵牠，牠是逃來的，從鄉下逃來的……我就把牠找到了……你瞧，老頭兒，牠當時並沒有吞下你的那塊麵包。假使吞下，自然要死的，自然的！牠既然現在還活着，那末一定已經吐了出來。你沒有看到牠吐出來的。牠破了出來，到底扎自了自己的舌頭，因此汪汪地響叫起來。一邊跑，一邊叫，而你以爲牠完全吞了下去。牠應該叫得極響，因爲狗嘴裏的皮膚是很嫩的……比人嫩，嫩得多！」——郭略拚命地喊，臉龐熾燒着，善悅得發出光亮。

伊留莎連話也說不出來。他用巨大的，似乎瞪出得異常可怕的眼睛望着郭略，他的嘴張

閉着，臉慘白如布帛。絕無所疑的克拉騷脫金假使知道這個時間會對於病孩的健康發生如何痛苦的，可怕的影響，那末無論如何是不敢做出像現在所做出的把戲來的。然而在屋內明瞭這層的也許祇有阿萊莎一人。至於說到上尉，他整個身子似乎變成極小的小孩。

「舒遲卡！牠是舒遲卡麼？」——他的欣悅的聲音喊着。——「伊留莎，這就是舒遲卡，你的舒遲卡！媽媽，這就是舒遲卡！」——他幾乎哭泣出來。

「我竟沒有猜到呢！」——司莫洛夫悲哀地叫。——「克拉騷脫金眞行！我說他會找到舒遲卡的。居然找到了！」

「居然找到了！」——還有人善悅地應聲說着。

「克拉騷脫金是好漢，」第三個聲音說着。

「好漢，好漢！」——男孩們全喊起來，拍着手掌。

「你們等着，你們等着，」——克拉騷脫金努力比大家喊得還響。——「我來對你們講這件事情的經過，要緊的是怎麼樣的經過，而不是別的什麼！我把牠找到以後，就拖回家去，立刻藏起來，房門上鎖。不給任何人看，直到最後的日子爲止。惟有司莫洛夫一人在兩星期以前知道這事，但我告訴他這是潘來茲汪，他並沒有猜出來。同時我教會舒遲卡各種手藝，你們可以看到，可以看到，牠知道多少玩意！我教牠，就預備在訓練成熟以後，把牠送

給你，說道：「老頭兒，你的舒邏卡現在成爲這樣的了！」你們這裏有沒有一塊牛肉，牠立刻可以做出一個把戲，會使你們笑死的。——要一小塊牛肉，你們有沒有呢。」

上尉連忙從外屋穿過，奔到房東的屋子裏去。上尉家裏的飯菜也在那裏燒煑。郭略爲了不喪失寶貴的時間起見，慌忙地對潘萊玆汪喊：「死呀！」那隻狗突然旋轉身體，仰臥下去，四脚朝天，一動也不動地死了過去。男孩們笑了，伊留沙仍舊用殉難者的微笑看望着，而其中最善歡潘萊玆汪死去的是「媽媽。」她朝那隻狗哈哈大笑，彈擊手指，喊道：

「潘萊玆汪！潘萊玆汪！」

「無論怎樣也不會起來的，無論怎樣也不會起來的，」——郭略喊，作出勝利和合理的傲態，——「卽使整個世界喊嚷也沒有用。祇要我一喊，會立刻跳起來的！Ici，潘萊玆汪！」

狗跳起身來，起始聳跳，喜悅得尖叫。上尉拿了一塊煑熟的牛肉跑了進來。

「不燙麽？」——郭略接受那塊肉的時候，匆忙而且鄭重其事的詢問，——「不，不燙，狗是不愛燙的。大家都看好！伊留沙，你看，你看呀，你看呀，老頭兒，你爲什麽不看？我領了來，他反而不看！」

新的玩意是叫那條狗動也不動地站着，伸長牠的頸子，把那塊好吃的牛肉放在牠的鼻子

上面。不幸的狗就應該呆板站在那裏，鼻上放着那塊牛肉，隨主人的吩咐，動也不許動一動，那怕有半小時的功夫。但是潘萊茲汪被留了小小的一分鐘。

「皮哩！」——郭略喊，那塊肉頓時從鼻上飛進潘萊茲汪的嘴裏去了。衆人自然表現歡欣的驚訝。

「莫非，莫非您祇是爲了訓練這條狗，一直不來麽？」——阿萊莎喊，帶着不知不覺的責備的意思。

「就是爲了這個，」——郭略用極坦白的態度喊着，——「我想把牠弄成極榮耀的樣子，再拿出來給大家看。」

「潘萊茲汪！潘萊茲汪！」——伊留莎忽然彈擊瘦瘦的手指，招呼狗前來。

「你不必這樣，讓牠自已跳到你的牀上來。Ici，潘萊茲汪！」——郭略的手掌朝牀上叩擊，潘萊茲汪像箭似的飛到伊留莎身傍去。伊留莎連忙用兩手抱住牠的頭，潘萊茲汪立刻舐他的臉頰。伊留莎偎緊在牠身上，在牀上伸展着身體，臉藏在茸毛裏，不給大家看見。

「上帝呀，上帝呀！」——上尉喊。郭略又坐到伊留莎的牀上。

「伊留莎，我還要給你看一個玩意。我給你取來了一尊小礮。你記得，我曾對你談過這尊小礮，你說：「我眞想看一看它！」現在我取來了。」



郭略忙着從書包裏掏出一尊銅礮。他所以匆忙，因爲他自己感到十分有幸福。在別的時候可以等一等，到爲了潘萊汪茲而引起的效果過去了以後再說，但是現在匆忙起來，不顧一切的樣子，「既然這樣有幸福，再給你們一點幸福！」他自己也十分迷醉了。

「我早就在官員莫洛作夫那裏看見了這玩意，——爲了你，老頭兒，爲了你。這玩意在他那裏白白地放着，他的哥哥送給他的，我用先父的書櫃裏一本書穆罕默德的親戚或治病的愚行和他交換。這部鬧亂子的書出版在一百年前，還沒有成立檢查制的時候。莫洛作夫最喜歡這類玩意。還向我道謝……」

郭略在衆人面前手持小礮，大家都可以看見，且加以欣賞。伊留沙微抬身體，右手繼續抱住潘萊茲汪。欣悅地審視這個玩具。郭略宣布他有火藥，立刻可以射放出來，「假使這不致於使女太太不安，」當時的效果達到了最高的程度。「媽媽」立刻請求給她仔細地看一看這個玩具。這請求當時履行了。她極喜歡這尊裝着小輪的銅礮，起始在膝上滾來滾去。關於允許射放的請求，她滿口地答應，到底不明白請求的是什麽事情。郭略取出火藥和碎彈。上尉是以前的武官，所以親自動手塡裝，把極小份量的火藥塞進去，碎彈則留到下一次再說。礮放在地板上，礮統朝着空的地方，把三粒火藥塞進礮門，用洋火點上。發出了極像樣的響聲。「媽媽」抖索了一下，但立刻高興得笑了。小孩們露出沉默的勝利的態度，而看着伊留

渉，最爲快樂的是上尉。郭略舉起礮來，立刻連同碎彈和火藥一起送給伊留渉。

「這是給你的，給你的，我早就預備好了，」——他重複地說着，充滿着幸福。

「送給我罷！最好把那尊礮贈送給我罷！」——「媽媽」忽然像小孩似的請求起來。她的臉表露悲切的不安，生怕人家不肯贈送給他。郭略感到不好意思。上尉不安地驚慌起來。

「媽媽，媽媽！」——他跳到她面前，——「那尊礮是你的，你的，但是讓它放在伊留渉那裏，因爲那是贈送給他的，但是它等於你的一樣。伊留渉總會給你玩玩的，它算是你們公共的，你們公共的……」

「不，我不要公共的，我要成爲我的，不是伊留渉的，」——媽媽繼續說，預備完全哭出來。

「媽媽，你拿去罷，你拿去罷！」——伊留渉忽然喊，——「克拉騷脫金，我可以不可以把這礮送給媽媽？」——他忽然用哀求的樣子問克拉騷脫金，似乎怕克拉騷脫金生氣他將禮物轉送給別人。

「完全可以的！」——克拉騷脫金立刻同意，從伊留渉的手裏取了小礮，自己交給「媽媽，」還加上極客氣的鞠躬。

「伊留渉，親愛的，他眞是愛他的媽媽！」——她快樂地喊着，又立即在膝上滾起礮來

了。

「媽媽，讓我吻你的手，」——丈夫跳到她面前，立即履行他的意思。

「還有誰是最可愛的青年人，那末就是這個好孩子！」——感激不盡的女太太說，手指着克拉醫脫金。

「伊留莎，我以後再給你送火藥，要多少都行。我們現在自己會製造火藥。博洛維可夫打聽出成份來了：二十四成的硝，十成的硫黃，六成的樺木炭，一塊兒搗碎，加上水，化成一團：從鼓皮裏壓過，——就成了火藥。」

「司莫洛夫已經對我提起你的火藥，但是爸爸說這不是眞正的火藥，」——伊留莎應聲說。

「怎麼不是眞正的？」——郭略臉紅了。——「我們的火藥會燒起來的。但是我並不知道……」

「不，我沒有什麼，」——上尉忽然跳了過來，露出做錯了事似的樣子。——「我固然說過眞正的火藥並不是這樣做法的，但是還沒有什麼，也可以這樣。」

「我不知道，您知道得多些。我們在生髮膏的石瓶裏點上火，燒得很好，全都燒完，剩下極小的煙灰。但這祇是那塊軟團，假使從鼓皮裏擦過，那末更加……不過您知道得好些，

我並不知道……蒲爾金挨了他父親一頓打，就是爲了我們的火藥，你聽說沒有？」——他忽然對伊留涉說。

「我聽說的，」——伊留涉回答。他帶着無窮的興趣和愉快聽郭略的說話。

「我們預備了整瓶的火藥，放在牀底下。父親看見了，說是會炸的，當時打了他一頓想到中學裏來告我。現在不讓他同我來往，現在是沒有一個人被容許和我來往的了。司莫洛夫家裏也不放他和我來往。我出了名聲。大家說我是「狠人，」……」——郭略賤蔑地冷笑了一聲。——「還全是從鐵路的事件開始的。」

「我們聽說過您的勇敢的行爲！」——上尉喊。——「您是怎樣躺着的？您躺在火車底下的時候，難道完全不害怕麼？您覺得可怕麼？」

上尉在郭略面前做出十分諂媚的樣子。

「並不特別可怕！」——郭略不經意地應聲說，——「倒是那隻可惡的鵝把我的名譽毀損得最利害，」——他又對伊留涉說。他說話的時候雖然裝出不經意的樣子，但是還不能把握住自己，似乎繼續從他所保持的語調上滑落下去。

「關於鵝的事情我也聽說過的！」——伊留涉笑了，滿臉發出光采。——「人家對我講過，我沒有弄明白，難道審判官審過你麼？」

「最沒有腦筋的玩意，最沒有價值的玩意，照例我們這裏會把它編成一件極大的事情，」——郭略寫寫意意地說，——「有一天我在廣場上走路，恰巧趕了一羣鵝來。我站在那裏看鵝。忽然本地的一個小夥，維士娜可夫，他現下在波羅脫尼闊夫的店裏充當送貨員，看我一眼，說道：「你爲什麼瞧鵝？」我一看他有二十多歲，頭具有愚傻的圓圓的形狀，我是從來不拒絕和老百姓來往的。我愛同老百姓在一起……我們和老百姓隔離了，——這是定論，——你好像笑起來了麼，卡拉馬助夫？」

「不，那能這樣，我很願想聽您的說話，」——阿來莎用極坦白的神氣應聲說着。寧疑的郭略一下子提起精神來了。

「卡拉馬助夫，我的學說是明顯而且普通的，」——他立刻又很快樂地忙着說下去了，——『我信仰老百姓，永遠樂於對他們說公道的話，但也不去嬌慣他們，這是Sine Qua non,……（拉丁語：必不可缺的條件。）不錯，我講的是關於鵝的事情。我當時對這傻子說道：「我在那裏想，鵝想的是什麼。」他完全傻裏傻氣地瞧我一下。說道：「鵝想什麼？」我說：「你瞧，一輛載着大麥的車子站在那裏。大麥從麻袋裏撒出。鵝伸長頭頸到輪子底下啄食子粒，——你瞧見沒有？」——他說：「我看得很清楚。」——我說：「如果把那輛車現在稍爲往前移動一下，——輪子會不會切斷鵝頸？」——他說：「一定要切斷的，」

自已張着嘴大笑起來，像全身熔化了似的。——我說：「小夥，那末我們來一下。」——他說：「來罷。」我們用不着用許多時候來加以佈置：他已經不知不覺地站在轡勒傍邊，我站在側面引那隻鵝。那個鄉下人在那時候並沒有看，同一個人講話，所以我也完全用不着去引：那隻鵝簡直自已把頸頸伸到車輪底下吃麥，我對那小夥使了眉眼，他拍了一下，——擱達一聲，把鵝頸壓成兩半！恰巧這時候所有鄉下人全看見我們，一下子發起喊來：「你是故意做的！」——「不，不是故意！」——「是故意的。」大家喊道：「上法院裏去！」把我也抓住了。「你站在這裏，你從中幫忙，整個菜市的人都知道你！」不知道爲什麼原因，確乎整個的菜市都知道我的，」——郭略自負地補充這句話。——「我們大家全擁到法院裏，那隻鵝也拿了去。我一看。我的那位小夥害怕得哭了，哭得像女人一樣。販鷄鴨的人喊道：「用這種方法會把所有的鵝全壓死的！」自然還有證人在場，推事一下子了結這件案子：小夥出一個盧布給販鷄鴨的人，那隻鵝由他帶回去。以後不許再鬧出這種玩笑來。那個小夥還是哭得像女人一般。他說：「這不是我，這是他嗾使我做的。」當時他指着我說。我用完全冷淡的態度回答，我並沒有敎他，我祇是表示基本的意見，祇是說出一個計劃而已。推事湼費道夫冷笑了一聲，立刻爲了自已的冷笑，對自已生起氣來，對我說：「我要立刻報告你的校長，以後不許你再弄出這類的計劃來。你不去坐着讀書，做你們的功課，却來這手。」他後來

沒有報告校長，那是說着玩的，但是事情確乎傳揚了出去，達到校長的耳朵裏：我們這裏人的耳朵是很長的！那個古典教師郭爾巴司尼闊夫特別的憤激，達爾達湼洛夫又把我搭救了。郭爾巴司尼闊夫現在把我們大家恨得像一頭綠驢。伊留涉，你大概聽見過，他結了婚，收了米哈意洛夫家三千盧布的賠嫁費，但是新娘子是世界第一的，而且是最後的程度的醜物。三年級學生立刻編了一首警詩：

「三年級生接到了驚愕的新聞，

懶散的郭爾巴司尼闊夫結了婚。」

往下更加可笑。我以後把這首詩取來給你看。我對於達爾達湼洛夫沒有話可說：他是有智識，有根本智識的人。我尊重那類人，並不因爲他出頭爲我辯護的緣故……」

「但是關於何人建立脫羅邑的一層，你把他駁倒了！」——司莫洛夫忽然插上去說，這時候對於克拉騷脫金根本引爲可傲。他很喜歡聽關於鵝的故事。

「眞的駁倒了麼？」——上尉拍起馬屁來了。——「這是關於什麼人建立脫羅邑的事麼？我們已經聽說他被駁倒了。伊留涉曾經講給我聽過……」

「爸爸，他全都知道，在我們這些人裏，比誰也知道得多！」——伊留涉搶上去說，——「他衹是假裝他是這樣的，其實他在學校裏各種課程全考第一……」

伊留莎帶着沒有邊涯的幸福，望着郭略。

「關於脫羅邑是無聊的玩意，空虛的東西。我自己認這問題是不重要的，」——郭略用驕傲的謙遜的樣子說着。他已經完全恢復他原來的神氣，雖然還有點不安：他感到他十分興奮，例如關於鵝的故事，他講得太爲直率，況且阿萊莎在他講的時候一言不發，態度十分嚴肅。自負不凡的男孩起始漸漸地在心裏感到隱隱的扎刺：「他所以沉默，是不是因爲看不起我，心想我在那裏覓尋他的獎言。使假他敢這樣想，那末我……」

「我根本認這問題是空虛的，」——他又驕傲地說。

「我知道什麼人建立脫羅邑，」——一個以前幾乎沒有說過話的男孩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忽然說出這句話來。他生性沉默，顯然帶着怕羞的樣子，臉貌很好看，有十一歲，姓卡爾達舍夫。他坐在門傍。郭略懷着驚異和莊嚴的樣子瞧了他一眼。原來「何人建立脫羅邑？」的問題在各班裏已根本變爲一種祕密，如欲探明這祕密，必須讀司馬拉格道夫的書。但是司馬拉格道夫的書除了郭略以外誰也沒有。有一天，在郭略轉身過去時，卡爾達舍夫連忙偷偷兒翻開隔在許多書中間的司馬拉格道夫的著作，一直撞到講論脫羅邑的建立人們的地方。這事情已經發生很久，他心裏總感到慚愧，不敢公然宣布他也知道誰建立了脫羅邑，恐怕出什麼亂子，受郭略的羞辱。現在不知爲什麼原因忽然忍不住，說了出來。他是早就想說的。

「唔，什麼人建立的？」——郭略用高傲的神氣轉身向他，從臉上就猜到他確乎知道，自然立刻預備下了一切的後果。在大衆的情緒裏發生了所謂不協和的音調。

「建米脫羅邑的是鐵夫克，達爾唐，伊留司和脫羅司，」——男孩一口氣倒了出來，臉兒一下子漲得通紅，紅得看着可憐。但是小孩們大家全釘看着他，看了整整的一分鐘，所有這些釘看他的眼睛一下子忽然轉到郭略身上。郭略露出賤蔑的，冷淡的神情，繼續用眼睛衡量大胆的男孩：

「怎麼是他們建立的？」——他終於開口說話，——「一般地說來，建立一個城市或國家，到底是什麼意思？是不是他們跑了來，每人放上一塊磚頭，是不是？」

傳出了笑聲。做錯了事的小孩的臉色從玫瑰變成血紅。他沉默着，準備哭出來。郭略就這樣把他溜了一分鐘。

「議論歷史的事件，像關於民族的，甚立的問題的時候，首先必須瞭解這具有什麼意義，」——他厲聲說，帶着教訓的意味，——「但是我對於女人腔的神話不予重視。一般說來，我不很尊重世界史，」——他忽然不經意地補充上這句話，普遍地朝大家說話。

「不尊重世界史麼？」——上尉忽然似乎帶着一點驚懼似的詢問。

「是的，不尊重世界史。那祇是研究各種人類的愚蠢事件而已。我尊重的祇有數學和自

然科學，」——郭略說，朝阿萊莎瞥了一眼：他在那裏祇珍重阿萊莎一個人的意見。但是阿萊莎總是沉默着，照舊露出嚴肅的態度。假使現在阿萊莎說了什麼話，也就完了，但是阿萊莎沉默着，「沉默也許是賤蔑的，」於是郭略完全惹惱起來。

「現在我們那些古典的文字也是的：祇是瘋狂而已，其餘一無可取……您好像又不贊成我的話麼，卡拉馬助夫？」

「我不贊成，」——阿萊莎發出含蓄的微笑。

「如果您願意知道我對於這些古典的文字的意見，它們簡直就是一種警察的方策，單單為了這個用意總設下了這些科門，」——郭略又忽然漸漸地氣喘了，——「這些科門的設立，因為極沉悶，又因為可以使才能遲鈍下來。本來已極沉悶，但是怎樣能做得更加沉悶些？本來已經愚鈍，但是怎樣能做得再愚鈍些？因此就想出古典的文字。這是我對於這些文字的全部的意見，我希望我永不加以變更，」——郭略嚴厲地結束他的話。兩頰上露出紅潤的斑點。

「這是對的，」——細心地聽着的司莫洛夫忽然用響亮而且堅信的語音表示贊成。

「但是自己還是拉丁文的第一名學生！」——一個男孩忽然從人羣裏喊着。

「是的：爸爸，他自己說的，他的拉丁文在一班裏考第一，」——伊留莎也應聲說。

『那有什麼？』——郭略認爲必須自衞，雖然他對於誇奬的話感到極有興趣。——『我背熟拉丁文，因爲必須去背熟，因爲我答應母親修畢我的學業。我的辦法是既然動手做一件事，就須做得很好，但是心裏深厭古典主義和這一切卑鄙的玩意……您不贊成麽，卡拉馬助夫？』

『何必說是「卑鄙」呢？』——阿萊涉又笑了。

『請問：所有的古典文學都已經譯成各種文字，如此說來，並非爲了硏究古典文學而需要拉丁文，却單祇是爲了警察的方策，爲了使才能遲鈍。既然這樣，怎麽不是卑鄙呢？』

『唔，這一切是誰敎您的？』——阿萊涉喊，終於驚訝起來。

『第一，我自己也能了解，不用人家敎，第二，您要知道，關於我剛剛對您講的翻譯的古典文學一層，那個敎師郭爾巴司尼闊夫自己對三年級學生說了出來……』

『醫生來了！』——一直沉默的尼娜突然喊了。

果眞有一輛屬於霍赫拉闊瓦太太的馬車開進大門那裏。整整的早晨等候着醫生的上尉低下頭直奔到大門外去迎接他。媽媽振作起精神來，裝出莊嚴的樣子。阿萊涉走近伊留涉面前，給他整理枕頭。尼娜在沙發上不安地注意他如何整理牀鋪。小孩們匆忙地作別，有幾個人答應晚上再來。郭略朝潘萊玆汪喊了一聲，牠從牀上跳下來了。

『我不走，我不走！』——郭略忙着對伊留涉說，——『我在外屋等候，等醫生走後，

再進來，帶着潘萊茲汪進來。」

但是醫生已經走了進來，——一種神氣活現的身材，穿着熊皮大衣，蓄着深色長髯，還帶着剃得乾淨的，光亮的下顎。他跨過門限，突然止步，似乎驚訝的樣子：他一定覺得他走錯了門頭：「這是什麼？我在那兒？」——他喃聲說，皮大衣沒有從肩上脫下，海猫皮的制帽也沒有從頭上摘下。一大羣人，房間陳設的簡陋，角落裏繩上晒掛的衣服，把他弄得糊塗了。上尉在他面前深深地鞠了三躬。

「就是這裏，就是這裏，」——他諂媚地喃語，——「您就是在這裏，在我家裏，到我這裏來……」

「司徨——基——基萊夫麼？」——醫生莊嚴而且大聲地說。——「司徨基萊夫先生就是您麼？」

「就是我，」

「啊！」

醫生嫌惡似的又朝屋內看望了一下，把皮大衣脫下。頸上的神氣活現的勳章亮晶晶地射進衆人的眼裏。上尉跟手抓住皮大衣，但是醫生又摘下制帽來了。

「病人在那兒？」——他大聲而且堅決地問。

第六章 早熟

「您以爲這醫生要對他說什麼？」——郭略用快語說。——「眞是討厭的腦瓜，不對麼？我最恨醫生！」

「伊留莎會死的。我覺得這是一定的。」——阿萊莎憂愁地回答。

「眞是混蛋！醫學眞是混蛋！我認識您，十分高興，卡拉馬助夫。我早就想認識您。祇是可惜我們相遇得如此凄慘……」

郭略很想說得再熱烈些，再感情洋溢些，但是似乎有點難於出口。阿萊莎看了出來，微笑着，握他的手。

「我早就學會了尊重您，把您認作一個稀有的人物，」——郭略又喃聲說，越說越亂，——「我聽說您是神祕主義派，進過修道院。我知道您是神祕主義派，但是……這不能阻止我。接觸了現實，會治愈您的……像您這樣的本性，不會不如此的。」

「您稱我爲神祕主義派，是什麼意思？治愈什麼病？」——阿萊莎有點驚訝了。

「就是上帝等等的玩意。」

「怎麼，難道您不信上帝麼？」

「相反地，我並不反對上帝。自然上帝祇是一種假設……但是……我承認他是極需要的，爲了秩序。……爲了世界的秩序，等等……假使沒有上帝，應該造他出來，」——郭略補充這句話，起始臉紅。

他忽然想像，阿萊莎立刻就要想到他在那裏表露他的智識，裝出他是「大人」的樣子。「但是我並不想在他面前表露我的智識。」——郭略憤憤地想。他突然感到十分的惱恨。

「說實話，我最不高與參加所有這類的辯論，」——他說，——「不相信上帝是可以愛人的，您以爲怎樣？福祿特爾不信仰上帝，却愛人類，不是麼？」（又來了，又來了！他自己想。）

「福祿特爾信仰上帝，却似乎信得不多，似乎對於人類也愛得不多，」——阿萊莎輕聲地，含蓄地，十分自然地說，似乎是同和自己年齡相等的人，或者甚至同年長於自己的人談話。最使郭略驚愕的是阿萊莎似乎並不深信他對於福祿特爾的意見，彷彿把這問題交給他，小小的郭略，來解决似的。

「您莫非讀過福祿特爾的書麼？」——阿萊莎問。

「不，並不是讀過……不過我讀過俄文翻譯的坎第得……醜陋的，可笑的舊譯本……

（又來了，又來了！）」

「您了解麼？」

「是的，全了解的……那就是說，……爲什麼您以爲我不了解？自然有許多淫猥的地方。自然我能够了解的。這是一部哲學小說，爲了宣傳理想而寫的……」——郭略完全弄亂了。——「我是社會主義者，卡拉馬助夫，我是無可救藥的社會主義者，」——他忽然沒頭沒腦地宣布出來。

「社會主義者麼？」——阿萊莎笑了，——「什麼時候您來得及成爲社會主義者？您似乎還祇有十三歲罷？」

郭略退縮了身體。

「第一，我不是十三歲，却是十四歲，過兩個禮拜就是十四歲，」——他臉紅了，——「第二，我完全不明白，我的年歲有什麼關係？事情是在於我的信念如何，而不是我有多少歲數，不對麼？」

「等您年紀大些，自已會看到年齡對於信念具有如何的影響。我還覺得您說的不是自已的話，」——阿萊莎安靜而且謙遜地回答，但是郭略熱烈地打斷他的話。

「好啦，您需要服從和神祕主義。您應該同意的是基督的教義祇是爲富人和有權勢的人

們服務，以便奴役下等階級，不對麼？」

「唉，我知道您在那兒讀到的，一定有人教您的！」——阿萊莎喊。

「爲什麼一定是讀到的？根本沒有人教我。我自己也能的……您要知道，我並不反對基督。他是一位極人道的人物，他如生於現世，會直接參加革命黨，也許會做出顯赫的事業。

……這是一定的。」

「您從那裏弄來這一套話？您同那一個傻子來往？」——阿萊莎喊。

「實在的情形是隱藏不了的。我自然爲了一件事情，時常和拉基金先生談話，但是……

聽說老人白林司基也說過這句話。」

「白林司基麼？我不記得。他無論在什麼地方沒有寫過這個。」

「如果沒有寫過，有人說是說過的。有一個人告訴我……但是管他呢……」

「您讀過白林司基麼？」

「您瞧……沒有……我沒有完全讀，但是……關於達姬央娜的一段，爲什麼她不跟渥涅金走的一段，我讀過的。」

「怎麼不跟渥涅金走？難道您已經……明白麼？」

「您好像把我當作小孩司莫洛夫看待。」——郭略惹惱地張大着嘴。——「但是請您不

要以為我是革命黨。我的意見時常和拉基金先生不合。假使我談到達姆央娜，我並非主張婦女解放。我承認女人是應受服從的東西，應該聽人家的話。拿破崙說，Les femmes tricottent,※」——郭略不知為什麼原因笑了一下。——「至少在這句話上我完全贊成這個虛偽的大人物的見解。例如說，我也認為離開祖國而往美國去是低卑的行為，比低卑還壞，——是愚蠢的行為。為什麼到美國去，既然在國內也可以做許多有利人類的事業？就是現在的時候。有一大堆積極的工作。我就是這樣回答的。」

「怎樣回答的？回答誰？難道有人請您到美國去麼？」

「說實話，有人鼓動我，但是我拒絕了。這事祇有你我知道。卡拉馬助夫，您不要對任何人說一句話。這是我對您說的。我並不願意落進祕密警察的掌握之中，在鍊橋上學習功課。

「你應該記得，

鍊橋傍的大廈！」

你記得麼？妙極了！您笑什麼？您不要以為我對您撒謊麼？」（假使他知道我父親的書櫃

※女人應該織襪。

裏祇有一本鐘，除了這一本以外，其餘我並沒有讀過，那便怎樣呢？——郭略戰慄地想了一下。）

「不，我並不笑，也沒有想您對我撒謊。就因爲是沒有想，因爲可嘆得很，這一切是千眞萬確的實事！請問，脊希金讀過沒有，渥湼金讀過沒有？……您剛纔不是提過達娘央娜的麽？」

「不，我還沒有讀，但是想讀一讀。我是沒有偏見的，卡拉馬助夫。我願意聽這一方面，也聽那一方面。您爲什麽問這話？」

「沒有什麽。」

「請問，卡拉馬助夫，您很看不起我麽？」——郭略突然說，全身在阿萊莎面前伸直着，似乎搭好架子一般。——「請您直說，不要轉灣子。」

「看不起您麽？」——阿萊莎驚異地望了他一眼。——「這是爲什麽？使我發愁的祇是像您這樣優秀的天性，還沒有開始生活，就已經被所有這些粗暴的無聊的玩意誘壞了。」

「關於我的天性您不必關心，」——郭略不免帶着自負的口氣插上去說，——「至於說到我善疑是對的。我善疑得愚蠢。善疑得愚蠢。您現在笑了一下，我就覺得您似乎……」

「我笑的是完全別的事情。你瞧，我笑什麽：我新近讀到一個僑居俄羅斯的德國人批評

我們現在學生界的文章。他寫道：「如將一張星圖給俄國學生看，而他對於這張圖以前並無了解，那末他明天把這張圖交還的時候會加以修改的。」沒有任何的智識，同時是無約束的自負，——這就是那個德國人批評俄國學生的話。」

「這是完全對的！」——郭略突然哈哈地笑着。——「確定無移，一點也不錯！德國人眞是行！但是他沒有看到好的方面。您以爲如何？自負是沒有關係的。這是由於年輕的緣故。這是可以糾正的，假使必須加以糾正。但同時有的是獨立的精神，從極小的時候起，有的是思想和見解的勇取，却不是郭爾巴司尼闊夫式的崇拜權威的精神……不過德國人到底說得很好！德國人眞行，誰然德國人是該殺的。他們的科學雖然好，但是到底必須掐死他們。……」

「爲了什麼掐死他們？」——阿萊莎微笑了。

「也許我說謊，我同意我有時是一個可怕的嬰孩。在有什麼高興的時候，我就忍不住，預備說出些無聊的話。我同您兩人在這裏談着閒話，這個醫生這樣久的時候還沒有忙完。但是他也許在那裏診察媽媽，和那個沒有腿的尼娜。您知道，我很喜歡這個尼娜。我走出來的時候，她忽然對我微語道：「您爲什麼早先沒有來？」帶着責備的口氣說着！我覺得，她是很心善，而且可憐的。」

「是的，是的！以後您常來，可以看到她是怎樣的一個人。這類人物您多認識幾個是有益的，藉此可以學到如何珍重別的許多事情；您惟有和這類人物認識，總能辨清這一切。」——阿萊莎熱心地說，——「這會使您改造得更好些。」

「我沒有早來，眞是覺得可惜，祇好自己罵自己！」——郭略帶着悲苦的情感喊了起來。

「是的，很可惜。您自己看見到，您對於這個可憐的小孩發生了多少欣悅的印象，他如何等候着您，心裏如何的焦急！」

「您不要對我說這話！您這樣更加惹惱我。但這是我應得的報復：我不來是由于自負心，一種利己主義的自負心，卑鄙的倔强性質，這是我一輩子也不能擺脫的脾氣，雖然一輩子努力克制自己。我現在看見了，我在許多方面是卑鄙的人，卡拉馬助夫！」

「不，您的天性是優秀的，雖然已被引壞。我十分了解，爲什麼您在這個正直的，具有病態的感覺的男孩身上，發生這樣大的影響！」——阿萊莎熱烈地回答。

「這話是您對我說的呀！」——郭略喊，——「我却在心裏想，——我已經有許多次想，現在在這裏還是想，您看不起我！您要知道我是如何尊重您的意見！」

「難道您眞是這樣多疑？在這樣年齡之下！您知道，您在屋內談話，我看了您一下，心

裏就想您大概是十分善疑的人。」

「已經想過了麼？您瞧，您瞧，您的眼睛是這樣的！我可以賭咒，這就是在我講到的故事的時候。我恰巧在這個當兒想像到，您在那裏深深地看不起我，因爲我忙着裝出好漢的樣子，而我自己甚至突然因此恨起您來，這總說出一篇儍話。以後，我說到『假使沒有上帝，應該造他出來』的地方，（這話是剛剛在這裏說的，）我本想我太忙着抬出自己的學問，而況這個句子是我在書本上讀來的。但是我敢對您賭咒，我的忙於表現，並不由於虛榮，却不知爲什麼由於快樂，確實似乎是由於快樂……固然一個人由于快樂而掛到一切人的頸頸上去，那是一種十分可恥的性格。我知道這個。但是我現在深信，您不是看不起我，這一切是我自己虛構出來的。卡拉馬助夫，我是深深地不幸。我有時不知道爲什麼在心裏儘設想，大家在那裏笑我，全世界在那裏笑我，在那個時候，我簡直準備摧毁事物的整個秩序。」

「您同時磨折周圍的人們，」——阿萊莎微笑。

「還磨折周圍的人們，尤其是母親。卡拉馬助夫，您說，我現在很可笑麼？」

「不要想這件事情，完全不要想這件事情！」——阿萊莎喊，——「並且什麼叫做可笑？一個人就是有時顯得可笑，或者覺得可笑，也有什麼關係呢？現在差不多所有那些有才幹的人很怕成爲可笑的，因此感到不幸。使我驚訝的惟有一層，那就是您這樣年輕就感到這

個，雖然我早已注意到這層，而且也不祇在您一人身上注意到的。現在甚至差不多孩子們都起始犯這個毛病。這幾乎成爲瘋狂。魔鬼化身爲自負，鑽到各代的人身上，一定是魔鬼，」——阿萊莎說，並沒有笑，像釘看他的郭略所想的那樣。——「您和大家一樣，」——阿萊莎結束他的話，——「那就是像很多的人們一樣，祇是不應該成爲和大家一樣的人，這是要記住的。」

「甚至不管大家全是這樣的麽？」

「是的，不管大家全是這樣的。您自己可以成爲不是這樣的。實際上，您並不是和大家一樣的：您現在並不害臊，直行承認出自己的壞的，甚至可笑的地方來。現在誰能這樣承認呢？沒有人去承認。甚至對於自我的譴責也停止發見它的需要，您將成爲和大家不同的人；即使祇有您一人不是這樣，您到底還將成爲不是這樣的。」

「妙極了！我沒有看錯您。您是會安慰人的。我眞想趨奔到您的面前來呀，卡拉馬助夫，我早就尋覓和您見面的機會！難道連您也想我麽？剛纔您說，您也想到我的。」

「是的，我聽見過您的事情，也想到您……假使有一部分是自負心使您現在問這句話，那末這是不要緊的。」

「您知道，卡拉馬助夫，我們的解釋很像談敍愛情，」——郭略用一種軟弱的，羞賴的

語音說着。——「這不可笑麼，不可笑麼？」

「並不可笑，即使可笑，也不要緊，因爲這是好的，」——阿萊莎發出光明的微笑。

「您知道，卡拉馬助夫，您應該同意，現在您自己也有點害羞……我從眼睛上看出來，」——郭略發出似乎狡儈的，却幾乎充滿幸福的微笑。

「有什麼可羞的呀？」

「那末您爲什麼臉紅？」

「這是您弄得叫我臉紅的！」——阿萊莎笑着，果眞臉紅了。——「是的，有點害羞，不知道爲什麼原因，不知道爲什麼原因……」他喃聲說，幾乎甚至感到慚悚。

「在這時候我眞愛您，珍視您，就因爲您也有點害羞！因爲您就是我！」——郭略喊，露出十分歡欣的樣子。他的兩頰熾熱，眼睛發光。

「郭略，您一輩子將成爲很不幸的人，」——阿萊莎不知爲什麼緣故忽然說。

「我知道，我知道。您怎麼預先都知道的！」——郭略立卽加以證實。

「但是在大體上您到底會祝福生命的。」

「就是這樣！妙極了！您是先知者！卡拉馬助夫，我們可以合得來的。您知道，最使我喜歡的是您對我完全以平等相待。但是我們不是平等的，不，不是平等的，您高得多！不過

我們可以合得來。您知道，我在最後的一個月內對自己說：「我不是和他一下子永遠成爲知己的朋友，便是一下子分散開來，成爲仇敵，直到棺材爲止！」

「您這樣說，自然已經愛我了！」——阿萊莎快樂地笑了。

「愛的，很愛的，愛您，也想您！您怎麼預先都知道的？啊，醫生出來了。天呀，他要說出什麼話來呀！您瞧他那付臉！」

第七章 伊留莎

醫生從屋子裏出來的時候，已經重新圍裹在皮大衣裏，頭上戴着制帽。他的臉幾乎是生氣的，厭惡的，似乎怕被什麼東西弄髒了。他向外屋瞥了一眼，又嚴厲地望了阿萊莎和郭略一下。阿萊莎朝門外的馬車揮了揮手，載醫生來的馬車開到大門前來。上尉慌忙地跟着醫生跳出來，彎着身子，幾乎像是在他面前道歉似的，攔着請他說出最後的判決。不幸的人的臉蒙着憂愁，眼神是驚懼的：

「大夫，大夫……難道不行了麼？……」——他起始說，沒有說完，祇是絕望地攏搖着手，雖然還帶着最後的哀求的神情望着醫生，好像祇要醫生現在說出一句話來，就可以變更對於這個可憐的男孩的判決。

「有什麼法子？我不是上帝，」——醫生用漫不經意的，雖然是在習慣上會有暗示意味的聲音還答。

「大夫……大夫……快不快，快麼？」

「你——就——預備後事罷，」——醫生咬着一個一個字，說了出來，眼光俯視地上，

準備跨過門限，到馬車傍邊去。

「大夫，看基督的份上！」——上尉又把他攔住，——「大人！……難道一點也沒有，難道一點也沒有，現在一點也沒有法子救他麽？」

「現在我是無能爲力的了，」——醫生不忍耐地說，——「但是，嗯——」——他突然止住一下。——「例如說，如果您能……把您的病人……送到……立刻就送，一點也不能遲延，（這個「立刻就送，一點也不能遲延」的話，醫生說得不僅嚴厲，幾乎是怒氣勃勃的，竟使上尉抖索起來，）送到西——拉——庫——玆去，那末……由于新的，順利的，氣候的條件……也許可以發生……：」

「到西拉庫玆去！」——上尉喊，似乎一點也不明白。

「西拉庫玆在西西里亞地方，」——郭略忽然大聲說，作爲解釋的話。醫生看了他一眼。

「到西西里亞去！老爺子，大人，」——上尉慌亂起來，——「您看見沒有！」——他的兩手朝周圍一掃，指着自己的環境，——「還有媽媽呢？家族呢？」

「不，家族不要到西西里亞去，您的家族應該在早春的時候上高加索去……令愛送到高加索，太太也一同到高加索，用水先治療她的痛風病……以後再送到巴黎，精神病醫生萊潘

里——萊奇也醫院裏去，我可以寫一封信給他，那時候也許可以發生……」

「大夫！大夫！您瞧這個！」——上尉忽然又揮搖雙手，絕望地指着光裸的，用木頭疊成功的，外屋的牆。

「這不是我的事情，」——醫生笑了，——「我衹是說出了科學對於您的問題可以說出的最後的手段，至於其餘呢……我可惜得很……」

「您不要着急，郎中先生，我的狗不會咬您的，」——郭略大聲地說，看到醫生朝站在門限上的潘萊茲汪有點不安地注視着。郭略的話氣裏露出怒意。他不說：「醫生，」而喊出：「郎中先生，」他是「故意」說的，後來自己宣佈，是「為了加以侮辱而說的。」

「什麼事？」——醫生仰起頭，驚訝地釘視郭略，——「他是誰？」——他忽然對阿萊莎說，似乎向他要求解釋。

「我是潘萊茲汪的主人，郎中先生，您不要為我不安，」——郭略又說。

「茲汪麼？」※——醫生反問，不明白潘萊茲汪是什麼。

「他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再見罷，郎中先生，到西拉庫茲見面。」

※「茲汪」俄文義作「鐘聲。」

「他是誰？誰？誰？」——醫生突然大發脾氣。

「他是這裏的學生，大夫，他是一個玩皮孩子，您不必注意，」——阿萊莎皺着眉頭，迅快地說，——『郭略，您不要作聲！』——他對克拉騷脫金喊，——「不要注意，大夫，」——他已經帶點不耐煩的樣子重複着這句話。

「揍他，揍他，應該揍一頓！」——不知爲什麼原因盛怒的醫生跺起脚來了。

「您知道，郎中先生，我這裏有潘萊玆汪，也許會咬人的！」——郭略顫聲說，臉色發白，目光閃爍，——「Ici，潘萊玆汪，」

「郭略，假使您再說出一句話，我要和您從此斷絕關係！」——阿萊莎威嚴地喊。

「郎中先生，整個世界上祇有一個人可以命令尼古拉，克拉騷脫金，那就是這個人，（郭略指着阿萊莎；）我服從他，再見罷！」

他離開站立的地方，迅快地走進屋內。潘萊玆汪也隨他跑了進去。醫生又站了五秒鐘功夫，像木呆似的望着阿萊莎，後來忽然唾了一口痰，迅速走到馬車前面去，反復地大聲叫喊：「這個，這個，這個，我不知道這是什麼！」上尉跑過去扶他坐上馬車。阿萊莎跟着郭略走進屋內。郭略已經站在伊留莎牀傍。伊留莎提住他的手，呼喚父親。過了一分鐘，上尉也回來了。

「爸爸，爸爸，你到這裏來……我們……」伊留莎異常興奮地喃語着，但是顯然無力繼續說下去，突然把兩隻瘦瘦的小手朝前一拋，儘可能地緊緊的一下子抱住他們兩人，郭略和爸爸，把他們聯絡在一起，自己偎緊在他們身邊。上尉忽然全身搖動，無聲地嗚咽着，郭略的嘴唇和下顎戰慄着。

「爸爸，爸爸！我眞可憐你，爸爸！」——伊留莎悲苦地呻吟着。

第十一冊　伊凡·費道洛維奇

第一章 在格魯申卡家裏

阿萊莎到教堂的廣場上商人的寡婦莫洛作瓦的房子裏去見格魯申卡。她一清早就打發費娜到他那着，堅請他來一趟。阿萊莎問起費娜，纔知道小姐從昨天起就露出特別的極大的驚慌。米卡被捕後的兩個月內，阿萊莎時常到莫洛作瓦的房子裏去，有時由於自己的衝動，有時受了米卡的委托。米卡被捕後的三天，格魯申卡病得很利害，躺了幾乎有五個禮拜。五個禮拜內有一個禮拜躺在那裏，失了知覺。她的臉色大變，又瘦又黃，雖然已經差不多有兩個星期可以出門了。但是據阿萊莎的眼光看來，她的臉似乎更能引動人。他走進去的時候，愛看她的眼色，她的眼神裏似乎樹立了堅固的，有理解力的樣子。露出一種精神上的改變。發生了某種不變的，恬靜的，無可挽回的，馴善的決斷心。額上眉間發現不大的，垂直形的皺紋，給她的可愛的臉添上凝聚在內心的沉鬱的神色。初看起來甚至幾乎是嚴厲的。例如說，以前的輕浮是一點痕跡也沒有留下。阿萊莎覺得奇怪的是雖然所有的不幸加在可憐的女人身上，這女人是一個男子的未婚妻，他幾乎就正當她成爲他的未婚妻的時候，爲了可怕的犯罪而被捕，雖然她以後害了病，雖然往後卽將成立幾乎避免不了的法院的裁決，但是格魯申卡

到底沒有喪失以前的，青年的快樂。她以前驕傲的眼睛裏，現在熠爍着一種寧靜的光采，雖然……雖然眼睛偶然還要閃出一些兇惡的火光，當她被以前的，煩擾的念頭所侵襲的時候，——這念頭不但沒有沉寂下去，甚至在她心裏越發增長起來。這個煩擾的目的還是卡德鄰納・伊凡諾夫納；格魯申卡還在臥病牀上的時候，甚至在發譫語時，都提起她。阿萊莎明白她是爲了米卡和她吃醋；爲了囚犯米卡，雖然卡德鄰納・伊凡諾夫納一次也沒有到監牢裏去和他見面，本來她是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做得到的。這一切在阿萊莎方面變爲一個困難的題目，因爲格魯申卡祇有對他一人將自己的心事透露出來，不斷地和他商量；而他有時完全沒有力量對她說什麼話。

他在煩慮中走進她的寓所裏去。她已回家；半小時以前從米卡那裏回來，從她在棹傍沙發上跳起來迎接他的那種迅速的姿勢上，他斷定她正在不耐煩地等候他。棹上放着紙牌，做完「傻子」的游戲。在屋子另一端的皮沙發上，鋪好牀鋪，瑪克西莫夫穿着晨服和棉織的小帽，斜躺在上面。他顯然有病，身體十分衰弱，雖還甜蜜的微笑着。這個無家可歸的小老頭兒，在兩月以前同格魯申卡從莫克洛葉回來以後，就留在她身邊，從此一步也不離地住在她家裏。他當時和她一塊兒冒雨進城，全身淋得精濕，又喫了驚嚇，坐在沙發上，默默地釘看她，帶着畏葸的，哀懇的微笑。格魯申卡陷入非常的憂愁之中，且已起始發寒熱，在進城裏

半小時內，爲了各種忙亂的事情，幾乎忘掉了他，突然不知爲什麼緣故釘看了他一下：他露出可憐而且慌亂的樣子，看着她嘻嘻的笑了一聲。她叫費娜拿點東西給他吃。整整的一天他坐在那裏，幾乎動也不動；天色已黑，關上窗板的時候，費娜問女主人道：

「小姐，難道他宿在這裏麼？」

「是的，給他在長沙發上鋪上牀鋪，」——格魯申卡回答。

格魯申卡詳細盤問他，纔知道他果眞現在完全無處棲身，「我的恩人卡爾干諾夫逕直對我說，以後不再收留我，還賞了五個盧布，」——「好罷，你就留在這裏罷，」——格魯申卡煩惱地決定，用慈悲的神色朝他微笑了一下。她這一微笑刺進老人的心裏。他的嘴唇抖慄，發出感謝的哭聲。從此以後這個流浪的食客就留在她家裏。甚至在她的病中，他也沒有離開。費娜和她的母親，格魯申卡的廚婦，並沒有驅逐他，繼續給他東西吃，替他在長沙發上鋪牀。以後格魯申卡竟習慣了，從米卡那裏回家以後。（她病剛好就去看他，甚至沒有等到復原，）爲了打破岑寂起見，坐下來和瑪克西莫夫談論各種空洞的事情，免得思想自己的憂愁。這小老頭兒有時也會講點什麼，所以後來他對於她甚至成爲必不可少的人。除阿萊莎以外，格魯申卡幾乎任何人也不接待；阿萊莎也不每天前來，來了以後永遠坐得不久。她的老商人這時已經病得很利害，「要歸天了，」像一般城裏的人們所說的一樣。在米卡的案子審

判以後，過了一星期，果眞死了。死前三星期，他感到自己已快完結，把自己的兒子們，媳婦們和孫兒們喚上樓來，吩咐他們不再離開他。從那個時候起，他嚴囑僕人們不放格魯申卡進來，如果上門來，便對她說：「他吩咐您在快樂中永久地生活下去，把他忘掉了罷。」但是格魯申卡幾乎每天打發人去問他的健康。

「好容易來了！」——她喊，把牌一扔，欣悅地和阿萊莎握手，——「瑪克西莫夫儘嚇唬我，說你也許不會來。我眞是需要你！你坐在棹傍；要什麼，要咖啡麼？」

「也好，」——阿萊莎說，在棹傍坐下，——「餓得利害。」

「眞是的；費娜，費娜，拿咖啡來！」格魯申卡喊，——「咖啡早已煮好，等候着你呢。再拿點肉餃來。要熱的。你聽着，阿萊莎，爲了這肉餃今天又鬧得天翻地覆。我給他送到監獄裏去，你信不信，他竟扔還給我，沒有吃。二隻肉餃完全扔到地板上，踏得粉碎。我說：「我留在看守那裏；假使你晚上再不吃，那末你的惡毒的狠心太利害了！」我就這樣走了。你信不信，我們又拌嘴了。一見面，就拌嘴。」

格魯申卡把這一大堆的話一古腦兒帶着慌急的神情說了出來。瑪克西莫夫立刻胆怯地微笑，垂下眼皮。

「這一次爲了什麼事情拌嘴？」——阿萊莎問。

「我完全沒有料到！你想一想，他竟爲了「以前那位」喫醋，意思是說：「你爲什麼養他？你是不是起始養他？」他什麼都要喫醋，隨便什麼都要和我喫醋！在睡覺和吃飯的時候——也是喫醋。上禮拜甚至爲了庫齊瑪喫醋。」

「他不是知道「以前那位」的事情麼？」

「可不是麼。他從開始一直到今天都知道的。今天忽然早晨起身，就罵起來了。他說的什麼話，說出來惟有使人害臊。傻子！我出來的時候，拉基金到他那裏去。也許拉基金會使他安慰麼？你以爲怎麼樣？」——她似乎心神不屬地說。

「那就是他愛你，十分愛你。現在他正是十分惹惱。」

「明天要開審，還能不惹惱麼？我跑去對他商量關於明天的事情。阿萊莎，我一想到明天要出什麼事情，眞是覺得可怕。但是他儘講關於波蘭人的事情！眞是傻子！也許對於瑪克西莫夫，他是不會喫醋的。」

「我的太太也是儘爲了我喫醋的，」——瑪克西莫夫插上這句話。

「爲了你，」——格魯申卡不樂意地笑了，——「爲了你。和誰喫醋呢？」

「和娘姨們。」

「不要響罷，瑪克西莫夫，我現在沒有工夫笑，我覺得很生氣。你不要儘釘看肉餃，我

不能給你吃，這於你是有害的。燒酒也不能給你喝。我還要來看護他；彷彿我家開設了慈惠院，」——她笑了。

「我是不配享受您的恩惠的，我是低賤的人，」——瑪克西莫夫用含淚的聲音說，——「您不如把您的恩惠佈施給比我還有用些的人們。」

「每人都是有用的，瑪克西莫夫，誰知道誰比誰有用些。阿萊莎呀，但願這波蘭人不存在纔好。你知道他今天也病了。我到他那裏去過。我現在要故意送肉餃給他。我並不想送，但是米卡責備我送給他肉餃，所以現在要故意送去，故意的！費娜拿了一封信進來，就是這樣，又是波蘭人寫來的，又要借錢！」

莫謝洛維奇先生，果眞送來了一封極長的，照例十分動人的信，問她借三個盧布。信上附了一張收據，寫着三個月內歸還的話；收據由佛羅勃萊夫司基署名。附着這類收據的這類的信，格魯申卡從她的「前人」那裏收到許多。這事發生在兩星期以前格魯申卡的病復原的時候起。她知道兩個波蘭人在她生病的時候時常來探問她的病況。格魯申卡收到的第一封信是很長的，寫在大頁的信牋上，蓋上一個大家印。這封信意義含混，充滿優美的言辭，格魯申卡祇讀了一半，就扔開，一點也沒有明白什麼意思。她當時也沒有心思看信。隨着第一封信，在第二天上來了第二封信。在這封信上莫謝洛維奇向她借兩千盧布，在短期內歸還。格

魯申卡連這封信也置諸不答。以後跑來了整批的信，每天一封，全是那種神色嚴肅，言辭優美的信，但是所借的數目慢慢地低降，降到一百，二十五，十盧布，終於格魯申卡突然接到一封信，在這信裏面兩位波蘭先生向她借一個盧布。還附了兩人共同簽字的收據。格魯申卡當時忽然可憐他們起來，便在薄暮的時候自己跑到他們家去。她發現這兩個波蘭人陷於可怕的貧窮的境況裏，幾乎是一貧如洗，沒有飯吃，沒有紙煙抽，欠了女房東許多房錢。他們在莫克洛葉從米卡那裏贏來的二百盧布很快地消逝了。使格魯申卡驚訝的是兩位波蘭先生遇見她時還是帶着那種傲慢的尊嚴和獨立不羈的樣子，而且極重禮節，說出莊嚴的言辭。格魯申卡惟有哈哈大笑，給了她的『前人』十個盧布。她當時把這事情笑着告訴米卡，而他並不顯出喫醋的樣子。但是從那時起，兩個波蘭人抓住格魯申卡，每天用借錢的信攻擊她，而她也每次總是應酬他們一點。忽然今天米卡竟狠狠地喫起醋來。

『我這傻子，今天到米卡那裏去的時候，也曾彎到他那裏去一下，祇去了一分鐘，因為我以前的那位，他也病了，』——格魯申卡又起始忙亂而且匆遽地說，——『我一邊笑，一邊對米卡說，我的波蘭人居然想到在絃琴上對我唱出以前的山歌，心想我會受到了感動，而嫁給他。但是米卡竟跳起來大罵……不行，我非把肉餃送給波蘭人去吃，費娜，他們是不是打發那個小姑娘來的？你把三個盧布給她，用紙包好十隻肉餃，送給他們，你呢，阿萊涉，

一定對米卡說，我把肉餃送給他們吃。」

「我無論如何不會說的，」——阿萊涉微笑着說。

「你以爲他心裏難過；其實他是故意喫醋，他自己是無所謂的，」——格魯申卡凄慘地說。

「怎麼是故意？」——阿萊涉問。

「你是傻子，阿萊涉。以你的聰明，竟一點也不明白。他生醋勁，我並不生氣；假使不喫醋，那纔使我生氣呢。我就是這樣的人。我決不爲醋勁生氣，我自己的心是殘忍的，我自己還要喫醋。使我生氣的是他並不愛我，現在故意在那裏喫醋。我是瞎眼的，我看不見麼？他現在忽然對我提起卡德隣納來。他說：她的爲人眞好，從莫斯科特地給我請來一個醫生，打算救我，還請來第一等的律師，也是有學問的人。他是愛她的，既然當我的面，瞪着眼睛誇獎她，瞪住他那雙十分無恥的眼睛！他自己在我們面前犯了錯處，所以纏住我，使我先對他有錯，以後就把一切事情推到我一人身上，意思是說：「你在我以前就和波蘭人有事情，所以我也可以同卡德隣納來一手。」事情就是這樣的！他想把一切錯處推到我一個人身上。他故意纏住我，故意這樣，我對你說，祇是我……」

格魯申卡沒有說完她將做什麼，用手帕掩上眼睛，哀哀地嗚咽起來。

「他並不愛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阿萊莎堅決地說。

「唔，愛不愛，我自己立刻會知道的，」——格魯申卡說，嗓音裏帶着威嚇的語調，手帕從眼睛上摘下來。她的臉變了形相。阿萊莎悲苦地看出，她的臉忽然從溫馴的，快樂的，一轉而爲陰鬱的，惡狠的。

「不必再談這些傻事情！」——她忽然說，——「我喚你來並非爲了這件事情。阿萊莎，好人兒，到了明天，明天怎麼辦呢？這是最使我痛苦的事！祇有我一個人受着痛苦！我看着大家，誰也沒有想這件事情，任何人都認這是於自己不相干的事。你究竟想不想這事呢？明天就要開庭了！你對我說一說，他們將怎樣裁判他？這是那個僕人，僕人殺死的！天呀！莫非他要替那個僕人受到刑罰，而沒有人替他出頭說話麼？他們一點也沒有驚擾那個僕人，是不是？」

「他受了嚴厲的審詢，」——阿萊莎憂鬱地說，——「但是大家斷定不是他。現在他病得很利害。就從那個時候起病的，就從發了暈厥病起的。他真的病了，」——阿萊莎補充着說。

「天呀，你最好自己到律師那裏去一趟，當面和他談一談。聽說是從彼得堡化了三千盧布請來的。」

「我們三個人化了三千，我，伊凡哥哥，還有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至於那個醫生是她自己化了兩千盧布從莫斯科請來的。費邱郭維奇律師本來要多得些酬勞，但是因爲這案子已經聞名全俄，各種報章雜誌上都在談論，所以費邱郭維奇答應前來大半是爲了名譽起見，因爲這件案子太著名了。我昨天看見過他。」

「怎麼樣？你對他說了麼？」——格魯申卡匆忙地喊。

「他聽了半天，一句話也沒有說。他說他已經取得了確定的意見。但是答應把我的話加以考慮。」

「什麼叫做考慮！唉，他們眞是騙子！他們要陷害他！但是那個醫生，那個醫生她請來做什麼用呢？」

「作爲專家。他們想斷定家兄發了瘋，在瘋狂中殺人，自己並不記得，」——阿萊莎輕聲微笑，——「不過家兄不贊成。」

「假使是他殺死的，那倒是對的！」——格魯申卡喊，——「那時候他是一個瘋子，完全是瘋子，這是我，我這卑劣的女人做的錯事！然而並不是他殺死的，他沒有殺死！大家全以爲他殺死，全城的人都這樣說。甚至那個費娜，連她也供出好像是他殺死的。還在小鋪裏，還有那個官員，還有以前在酒店裏也聽見過！大家，大家全說反對他的話。」

「是的，供詞積了許多，」——阿萊莎陰鬱地說。

「還有那個格里郭里，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堅持着說門敞開着，死命地說他看見的，沒有法子勸他，我自已到他那裏去過，自已同他說過話。他還駡人呢。」

「是的，這也許是對於家兄最利害的一個供詞，」——阿萊莎說。

「至於說到米卡是瘋子一層，那末他現在也眞是這樣，」——格魯申卡忽然用一種特別關慮而且神祕的神色起始說。——「你知道，我早就想對你說這句話！我每天去見他，簡直感到奇怪。你對我說一說，你怎樣看法？他現在起始說的全是些什麼話語？他說呀，說呀，——我可是一點也不明白，我心想他說的是什麼聰明的話，我眞傻，我心想，我弄不明白；但是忽然他對我說起小孩的事情，說的是某一個小孩，」爲什麼小孩這般窮？現在我就爲了這小孩要到西比利亞去，我並沒有殺人，但是我應該到西比利亞去！」這是什麼事情？什麼小孩？——我一點也不明白。我一說話，我祇是哭泣，因爲他說得很好，自已哭，所以我也哭，他忽然吻我一下，舉手畫着十字。這是什麼事情，阿萊莎，你對我說，那是什麼小孩？」

「拉基金不知爲什麼緣故忽然常到他那裏去，也許跟這有什麼關係，」——阿萊莎微笑，——「但是……這不是從拉基金方面來的。我昨天沒有見他，今天要去一趟。」

「不，這不是拉基金，這是他的哥哥伊凡·費道洛維奇吵擾他，他去見過他，就是這樣的……」——格魯申卡說，忽然又中斷了。阿萊莎釘着她看，十分驚訝。

「他去過麼？他難道到他那裏去過麼？米卡自己對我說，伊凡一次也沒有去過。」

「唔……唔……我這是怎麼啦！竟嚼了出來！」——格魯申卡不安地喊，忽然滿臉通紅，——「你等着，阿萊莎，你不要響，我既然嚼了出來，也就隨它去，我把實話全說出來好了。他會見過他兩次，第一次在他當時回來以後，——從莫斯科趕回來以後，我那時還沒有病倒，第二次是一個禮拜以前去的。他吩咐米卡不要對你說起這事，並不是不對你說，是不讓他對任何人說，他是祕密前去的。」

阿萊莎坐在那裏，深深地沉思着，在那裏作什麼考慮。這消息顯然使他驚訝。

「伊凡哥哥沒有同我談過米卡的案子，」——他慢吞吞地說，——「在這兩個月內，他同我很少說話，我去見他，他永遠不滿意我到他那裏去，所以我有三個禮拜沒有前去見他。唔……假使他一星期以前去過……那末……在這一星期內米卡確乎發生了一點變更……」

「有變更的，有變更的！」——格魯申卡迅快地搶上去說，——「他們中間有祕密，他們中間有祕密！米卡自己對我說是祕密，而且你知道是那樣的祕密，使米卡不能安靜下去。以前他是很快樂的，他連現在也是快樂的，但是你知道，他祇要搖一搖頭，在屋內踱步，用

右手指搔髮上的頭髮，我就知道他的心裏有點不安靜了……我就知道了……就這樣他是很快樂的，連今天還是快樂的！」

「那末你說：他惹惱着？」

「他是惹惱着的，同時也極快樂。他惹惱着，祇有一會兒，等了一下便又快樂起來，以後忽然又惹惱了。你知道，阿萊莎，我看着他眞覺得奇怪：不久就要發生這樣的恐怖的事情，而他甚至有時爲了一點小事情哈哈大笑，簡直就像一個小孩。」

「他眞是不讓你對我講關於伊凡的事情麽？就這麽說：不許講麽？」

「就這麽說：你不要講出來。主要的是他很怕你。因爲內中有祕密，他自己說是祕密……阿萊莎，好人兒，你去探聽一下：他們有什麽祕密，再來對我說，」——格魯申卡忽然喊起來，哀懇着，——「你讓我這不幸的人安心一下，讓我知道一知道我自己的可咀咒的運命！我就爲了這件事情喚你來一趟。」

「你以爲這是關於你的事情麽？既然這樣，他不會當你的面前說出這個祕密來的。」

「我不知道。也許他想對我說，但是又不敢說。他預先警告一下。意思是說有一個祕密，至於是什麽祕密，——可是不能說出來。」

「你自己怎樣看法？」

「我怎樣看法？我的末路到了，這就是我的看法。這全是卡嘉，全是她做出來的事。他儘說：「她是如何如何的，」——這麼說來，我便成爲不是如何如何的了。這話他以前就說過，以前就警告我。他想把我拋棄，這就是一切的祕密！他們三人想出了這個辦法，——米卡，卡嘉和伊凡·費道洛維奇。阿萊莎，我早就想問你：一星期以前他忽然對我說伊凡戀着卡嘉，因爲他常到她那裏去。他對我說的是實話麼？你照良心來說，你儘管照實說罷！」

「我不對你撒謊。伊凡並不愛戀卡德鄰納·伊凡諾夫納，我是這樣的看法。」

「我當時也是這樣想！他對我說謊，這不要臉的東西。這就是這樣！他現在對我發醋勁，預備以後把一切事情推到我身上來。但是他是一個傻子，他不會做得巧妙些，他是十分公開的人……但是我要對他來一手，我要對他來一手！他說：「你相信我殺了人，」——他對我說這樣的話，他用這個來責備我！隨他去罷！等一等，在法庭上卡嘉要喫我的苦頭！我要說出一句話來……我一定要在法庭上完全說出來！」

她又哀哀地哭泣了。

「我可以對你堅決聲明，格魯申卡，」——阿萊莎一面立起來，一面說，——「第一、是他愛你，愛你甚於世上的一切，愛你一個人，你應該相信我。我知道的。我一定知道的。第二、我要對你說，我不願意向他探聽他的秘密，但是他今天自己對我說出來，我就要老實

告訴他，我答應把話告訴你。我今天就會跑來，告訴你聽。不過……我覺得……這裏面和卡德鄰納・伊凡諾夫納無關，一定是另外一個秘密。一定是這樣的。完全不像關於卡德鄰納・伊凡諾夫納的事情，我這樣想。現在再見罷！」

阿萊莎和她握手。格魯申卡還在那裏哭泣。他看出她不大相信他的安慰的話語，但是她把她的憂愁吐了出來，說出她的話來，她也覺得很好。他必須在這種心情之下離開她，覺得十分惋惜，但是他很忙。他有許多事情要做。

第二章 病足

第一件事是到霍赫拉闊瓦太太家裏去。他忙着前去，預備趕緊辦完事，不要躭誤到米卡那裏去。霍赫拉闊瓦太太已經病了三個星期：她的腿不知爲什麼緣故腫了，她雖然沒有躺在牀上，但是白天穿着漂亮而極配身的睡衣，斜躺在自己的起居室裏的沙發上面。阿萊莎有一次暗自發出無邪的笑容，看到霍赫拉闊瓦太太雖然生病，却打扮得漂亮異常：發現了一些頂髻，綢結，小襯衫等等。他也明白爲什麼這樣，雖然把這念頭從心上驅走，把它當作無聊的事情。在最近的兩月內，青年人潘爾霍金常夾在其他的客人們中間，前來見面。阿萊莎已有四天未去，一進去後，就忙着一直去找麗薩，因爲她有事找他，麗薩昨天就打發小婢到他家去，堅持地請求他立即去一趟。說是有「極要緊的事情，」這件事情從幾種原因上看來，對於阿萊莎也有興趣。但是在女婢走進去向麗薩通報的時候，霍赫拉闊瓦已經從什麼人那裏知道他來了，趕緊打發人來請他到她那裏去坐「一小會兒。」阿萊莎斟酌了一下，認爲還是先履行母親的要求的好，否則在他坐在麗薩那裏的時候，她會不斷地派人到那裏去催請的。霍赫拉闊瓦太太躺在沙發上，穿着過佳節似的特別衣服，顯然處於過分的神經的興奮的心情

之下。她用歡欣的呼聲迎接阿萊莎。

「許多世紀，許多世紀，整整的許多世紀沒有看見您了！大概有整整的一個星期，但是在四天以前您曾來過的，在星期三那天。您來見麗薩的，我相信您打算顛着脚尖，一直到她那裏去，不讓我聽見。親愛的，親愛的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您知道她是如何地使我不安！但是這以後再說。這固然是重要的事情，但是以後。親愛的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我把我的麗薩完全托給您。在曹西瑪長老死後，——願上帝安慰他的靈魂！（她畫了十字。）——在他死後，我把您當作僧士看待，雖然您所穿的那套新裝十分可愛。您從那裏找來這樣好的裁縫。但是這不要緊，不是的，這事情以後再說。對不住，我有時喚您阿萊莎，我是老太婆，可以許我這樣稱呼的，」——她嫣然微笑了一下。——「但這也是以後再說。主要的是我不應該忘記主要的事情。請您對我提醒一下，等到我說話說得亂起來，您就說：「但是那個主要的事情呢？」我那裏會知道現在什麼是主要的事情！自從 Lise 向您收回了和您結婚的諾言以來，——那是一個孩子氣的諾言，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您自然明白這祇是久坐在椅上的有病的女小孩的游戲般的幻想。現在幸而她已經能走路了。那個新來的醫生，是卡嘉從莫斯科爲那位不幸的令兄請來的，他明天就要……唔，何必提明天的事！我一想到明天的事，就要死去！主要的是由於好奇……一句話，這位醫生昨天到我們這

裹來過，給 Lise 診察……我付了五十盧布的診費。但這並不是那末會事，不是那末會事……您瞧，我現在完全弄亂了。我忙得很。爲什麼忙呢？我不知道。我現在眞是不知道了。在我看來，一切都已攪和成一個亂團。我怕您由于沉悶會一下子跳躍起來，離開我的，我看出您會這樣做。唉，天呀！我們爲什麼坐在這裏，先來一杯咖啡，猶里亞，格拉菲拉，拿咖啡來！」

阿萊莎連忙道謝，並且宣布他喝了咖啡還不久。

「在誰家喝的？」

「在阿格拉菲納．阿歷山大洛夫納那裏。」

「那……那是在這個女人家裏！還是她把大家害了。但是我不知道，聽說她變成了聖人，雖然晚了一點。最好早些，那時候還有用，至於現在有什麼益處呢？不要響，不要響，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因爲我要對你說太多的話，好像一句也說不出來似的。那樁可怕的案子……我一定要去，我預備好了，人家在椅子上抬我進去，我可以坐在那裏。也有傭人侍候我。您知道，我是證人。我要如何說話，我要如何說話！我不知道，我要如何說話。是不是必須宣誓，對不對？」

「對的，但是我看您不見得能去。」

『我可以坐的；唉，您儘打插！這件案子，這件野蠻的命案，以後大家要到西比利亞去，有些人結婚，這一切都很快，很快地過去，一切都在那裏變換，終於一無所有，大家都成爲老人，朝棺材裏張望。隨它去罷。我累乏了。這是卡嘉，Cette charmante Personne，（可愛的人，）她打破我的一切希望；現在她要追隨您的一位哥哥到西比利亞去，而另一位哥哥將追隨她的後面，住在鄰近的城裏，大家互相磨難。這使我發狂，而主要的是公開的宣傳。彼得堡和莫斯科各報上寫了一百萬遍。您想一想，連我也被他們寫上。他們說我是令兄的『膩友。』我不願意重複說出這種難聽的話。您想一想，您想一想！』

『這是不可能的！在那兒登載的？』

『我立刻給您看。我昨天收到了，——昨天讀到的。登載在彼得堡的『傳言』報上。這張『傳言』報從今年起發行，我很愛聽傳言，因此訂了一份。現在弄到自己頭上來了：這纔曉得傳言是什麽樣的。就在這張上，這個地方，您唸一唸。』

她把一張放在她的枕下的報紙遞給阿萊莎。

她並不見得精神騷亂，却似乎十分沮喪，也許她的頭裏果眞捲成一團。報紙的記載本來是很典型性的，自然應該使她發生十分微妙的影響，但是幸而她也許不會在這時候把精神聚集在一件事情上面，因此過了一分鐘後甚至會忘記那張報紙，完全跳到別的上面去。關於這



個可怕的罪案的名聲業已傳遍了全俄一層，阿萊沙早就知道，而且天呀，他在這兩個月內讀到了多少奇怪的新聞和通訊，關於他哥哥的事情，關於卡拉馬助夫一家的事，甚至關於他自已。有一張報上甚至說到他在他哥哥犯罪以後，嚇得進入修道院，隱修起來；另一張報則加以否認，反而登載他和曹西瑪長老打破修道院的鐵箱，「從修道院內逃之夭夭。」這張「傳言」報上的新聞標題是：「向郭托波里郭涅夫司克特訊，（這就是我們的小城的名稱，我許多時候把這名字隱瞞下來，）卡拉馬助夫案詳情。」那段新聞是短短的，沒有直接提起霍赫拉闊瓦太太的名字，總之，一切名字都是隱着的。祇是報告着，現在就要開審，轟動一時的要案的罪犯是退伍的陸軍上尉，爲人性好搗亂，十分懶惰，魚肉鄉民，且喜作偷香竊玉的舉動，對於幾個在孤寂中煩悶着的女太太們發生特別印象。有一個在沉悶中守寡的女太太，雖已有了成人的女兒，但還帶着徐娘的風韻，竟被他迷住，在犯罪發生前兩小時，答應給他三千盧布，叫他立刻和她一同逃到金礦上去。但是這惡徒寧願殺死父親，搶刦他父親的三千塊錢，希望可以逍遙法外，比跟着沉悶的女太太，四十歲的美人跑到西比利亞去好得多。這篇游戲性質的通訊照例以對於弑父的無道德與以前的農奴制度正直的憤慨作結束。阿萊沙好奇地讀完以後，把報紙折好，還給霍赫拉闊瓦太太。

「怎麼不是我呢？」——她又喃聲說。——「這是我，這是我在一小時以前對他提議上

金礦，忽然來了「四十歲的美人」的話！難道我是爲了這個緣故麼？這是他故意這樣說的！願永恆的裁判官饒恕他那句四十歲的美人的話，我的方面也饒恕他，但是這個……您知道是誰做的事？這是您的好朋友拉基金。」

「也許，」——阿萊莎說，——「雖然我沒有聽見過。」

「是他，是他，不會不是他！我把他趕了出去……您知道這一段歷史麼？」

「我知道您請他不要再上您的門，但是究竟爲了什麼，——這個我……至少從您的方面沒有聽說過。」

「如此說來，您是從他那裏聽說過的！他駡我，很駡我麼？」

「他駡您，同時也駡一切人。至於爲什麼您拒絕他上門，——他沒有告訴過我，總而言之，我現在很少和他相遇。我們不是朋友。」

「我現在把一切事情宣布出來。沒有法子，我應該承認，因爲這中間有一個節目，也許應該責備我。祇有一個小小的，小小的節目，極小的節目，也許沒有它也難說。您瞧，好人兒，（霍赫拉闊瓦太太突然做出一種游戲似的神色，嘴上閃出和藹的，却極神祕的微笑，）您瞧，我有點疑心……您寬恕我，阿萊莎，我待您像母親一般……不，不，相反地，現在我對您像面對我的父親……因爲母親是完全不合適的……正好比對曹西瑪長老懺悔，這是極正

確的，還是很合適的：我剛纔也曾喚您僧士呢。且說這個可憐的青年人，您的好朋友拉基金，（天呀，我簡直不能對他生氣！我是生氣而且憤恨的，但是沒有那樣利害，）一句話，這個輕浮的青年人忽然好像戀上我了。我是以後，以後纔忽然注意到的，但是在一個月以前，他常到我這裏來，幾乎每天來，雖然以前我們也是相識的。我一點也不知道……忽然有一道光線把我照亮，奇怪得很，我竟開始注意到了。您知道，我在兩個月以前起始招待一個謙遜的，和靄的，正直的青年，彼得．伊里奇．潘爾霍金，他是此地的官員。您自己遇見他許多次。他是一個正直，嚴肅的人，不是麼？他每隔三天來一次，並不是每天來，（即使每天來也不妨，）永遠穿得極整齊，一般講起來，阿萊莎，我是愛青年的，我愛有才能的，謙遜的青年，像您這樣。他具有偉大人物的智識，我一定，一定要替他吹噓的。他是未來的外交家。他在那個可怕的日子上，深夜到我家裏，把我從死裏救了出來。但是您的好友拉基金走進來的時候永遠穿着長統靴，橫放在地毯上面……總而言之，他甚至起始對我有所暗示，忽然有一次，臨走的時候，把我的手握得特別地緊。他剛握我的手，我的腿忽然痛起來了。他以前也在我家裏遇到彼得．伊里奇，您信不信，他總對他咆哮，呼吼，爲了什麼緣因。我看着他們兩人相遇的情形，心裏直笑。忽然我一人坐在那裏，不對，我當時躺在那裏，我忽然一人躺着，米哈意爾，伊凡諾維奇（拉基金）走了進來，送上一首小詩，短短的，講我的病腿，那

就是用詩句描寫我的病腿。您聽着，有下面的一句：

「小脚，小脚，

有點發痛……」

還有什麼句子，——我怎麼也記不起來，——我以後再給您看。這是很有趣的，很有趣的。您知道，那不單是講病足，却還有教訓的意味，佳妙的理想，不過我忘記了。一句話，這是可以放入手册裏去的。我自然向他道謝，他顯然引爲榮幸。我還沒有來得及道謝，彼得・伊里奇忽然走了進來，拉基金就皺緊了眉頭。我看出彼得・伊里奇有點妨礙他，因爲拉基金一定有什麼話想在獻詩之後說出，我已經預感到，而彼得・伊里奇竟走了進來。我忽然把這首詩給彼得・伊里奇看，可沒有說是誰做的。但是我深信，我深信，他當時已經猜到，雖然至今還沒有承認，嘴裏還說是沒有猜到；但這是他故意如此。彼得・伊里奇立刻哈哈大笑，批評起來。他說這是一首極壞的詩，某一位神科學生寫的，而且說得十分有勁，說得十分有勁！您的好朋友當時並沒有付諸一笑，忽然完全發瘋了……天呀，我以爲他們會打架的。他說：「這是我寫的。我本來寫着玩玩，因爲我認寫詩是卑劣的事情……不過我的詩是很好的。有人想給你們的普希金立紀念碑，爲了他詠出女人的大腿的詩，但是我的詩是有傾向的。您自己是農奴制度的擁護者；您沒有人道的觀念，您沒有任何現代的，文明的情感，您的腦筋還沒有發

展，您是官僚，收受賄賂！」我當時就喊起來，並且求他們不要吵鬧。但是您知道，彼得，伊里奇並不是膽小的角色，忽然扮出極體面的態度：嘲笑地望着他，一面聽着，一面抱歉，說道：「我不知道。我假使知道，便不會說的，我要誇獎的……詩人們全具有惹惱的性質……」一句話，在極體面的態度之下，露出嘲笑的意思。他自己以後對我解釋，這幾句話都是嘲笑，我還以爲他是眞的。我躺在那裏，就像現在在您的面前似的，心裏想：假使我忽然把拉基金趕走，因爲他在我家裏對我的客人這樣不體面地喊嚷，究竟對不對呢？您信不信：我躺在那裏，閉上眼睛，心裏想，這是對呢？還是不對？究竟不能決定，心裏感到痛苦，心跳動着：喊呢？還是不喊呢？一個聲音說：你喊罷，另一個聲音說：不，不要喊！等到另一個聲音剛說出來，我忽然喊了出來，忽然昏暈過去。唔，自然生出鬧哄哄的一陣。我忽然立起來，對拉基金說：我對您宣布出來覺得不好受，但是我不願意再在我的家裏接待您了。就這樣把他轟了出去。唉，阿歷克謝意．費道洛維奇呀！我自己知道我的行爲極壞，我儘說謊，其實我並不生氣他，但是主要的是我忽然覺得很這樣子得好，這齣話劇很有趣……您信不信，這齣戲總算是自然的，因爲我竟痛哭了一場，以後又哭了許多天，但是忽然在飯後又忘記了一切。他現在已有兩個星期不到這裏來。我心想：莫非他眞會完全不來麼？這還是昨天的事，忽然到了晚上寄到了這張「傳言」報。我讀了以後，竟嘆出一口噓氣來了。這是誰寫的。這

是他寫的？他當時回家以後，坐下來，——就寫了這一篇東西：寄了出去，——人家就登載了。恰巧有兩個星期。但是阿萊涉，我說的不知道是甚麼話，我所說的並不是應該說的話。那是自然而然說出來的。」

「我今天眞想趕到哥哥那裏去。」——阿萊涉喃聲說。

「就是的，就是的！您對我提醒了！我請問您；什麼是精神錯亂？」

「什麼精神錯亂？」——阿萊涉驚訝了。

「司法上的所謂精神錯亂。爲了這精神錯亂，是一切罪都可赦免的。無論您做出什麼事情，——立刻會赦免您的。」

「您講的是什麼事情？」

「就是這樣的：那個卡嘉……她是一個可愛的，可愛的人物，不過我怎麼也不知道她愛誰。她新近坐在我家裏，我一點也探不出來。她現在做出和我泛泛的樣子，一句話，祇問我的健康，別的沒有什麼，甚至裝出那種神氣，我就對自己說：隨她去罷，願上帝和她同在……不錯，就是那個精神錯亂：那位醫生來了。您知道不知道，醫生來了？您如何能不知道，就是那個會診治瘋子的，本來是您請來的，並不是您，是卡嘉！全是卡嘉做的！您看：一個人坐在那裏，並不發瘋，忽然發生了精神錯亂。他也有記性，也知道做什麼事，但是他

的精神錯亂。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一定也是得了精神錯亂的毛病。自從設立了新法院，立刻就弄出所謂精神錯亂來了。這是新式法院的德政。這位醫生到這裏來，盤問我那天晚上的情形，就是關於金礦的事情：意思是說那時候是什麼樣子的？怎麼還不是精神錯亂，既然一來就喊：錢呀，錢呀，三千盧布呀，拿三千盧布來，以後忽然又跑去殺人。他說，我不打算，我並不打算殺人，却又忽然殺了人。就爲了這個會把他赦免的，就因爲他並不想殺，而竟殺了人。」

「但是他並沒有殺人呀，」——阿萊莎多少帶一點堅決的樣子插上去說。不安和不耐煩的心情越來越利害的侵襲到他身上。

「我知道這是那個老頭子格里郭里殺死的……」

「怎麼是格里郭里！」——阿萊莎喊。

「是他，是他，就是格里郭里。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把他打倒。他躺了下來，以後又起來，看見門敞開着，便跑進去，殺死了費道爾·伯夫洛維奇。」

「爲什麼？爲什麼？」

「就因爲得了精神錯亂。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打了他的腦袋，他醒了轉來，得了精神錯亂，跑去殺人。他自己說沒有殺，他也許不記得了。不過您瞧：最好是特米脫里·費道洛

維奇殺死，那是最好些。我雖然說是格里郭里，但是實際上是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殺的，一定是他，這樣更好些！並不因爲兒子殺父親是好事，我並不是誇獎，相反地，孩子應該尊重父母，但是假使是他，到底好些，因爲那時您不必哭，因爲他的殺人是自己不記得的，最好說是全都記得，而不知道如何會發生這事。應該讓他們寬恕他。這是合乎人道的，還可以因此看到新式法院的德政。我本來不知道，其實人家已經早就說着。等我昨天一知道，使我十分驚愕，想立刻打發人來請您。以後假使他得了赦免，可以一直從法庭把他帶到我這裏來吃飯，我再去邀請些朋友，我們一同喝酒，恭祝新式法院。我並不當他是危險的，而且當時我將邀請許多賓客，若是他做出什麼事情，儘管可以把他弄出去的。以後他可以在別的城裏充任地方法院的推事，或是別的什麼職位，因爲一個人自己遭受了不幸，會裁判得比別人好些。主要的是誰現在不是精神錯亂呢？您呀，我呀，大家全犯着精神錯亂的毛病，而且有多少的例子：一個人坐在那裏，唱小曲，忽然有什麼不高興，取起手槍，把遇到的隨便什麼人殺死了，但是以後他取得了赦免。這事情我早就讀過，醫生們也能加以證實。您看，我的Lise也得了精神錯亂的毛病，我昨天還爲了她哭了一頓，前天也哭過，今天纔猜到她不過是犯了精神錯亂的毛病。唉，Lise眞使我生氣！我想，她完全發瘋了。她喚您來有什麼事情？她喚您來的，還是您自己來找她的？」

「是他來喚我的，我現在就要去見她，」——阿萊莎堅決地立起身來。

「親愛的，親愛的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也許這總是最主要的，」——霍赫拉闊瓦太太喊，忽然哭了，——「上帝看見我是誠懇地把Lise信托給您。她瞞着母親喚您來，倒也沒有什麼關係。但是對不住，我可不能把我的女兒那樣輕輕鬆鬆地交托給伊凡·費道洛維奇，雖然我繼續認他是最合乎騎士風度的青年人。您想一想，他忽然跑來見Lise，而我竟一點也不知道。」

「怎麼？什麼事？什麼時候？」——阿萊莎十分驚訝。他不再坐下，站在那裏聽着。

「我對您講，我也許是爲了這事請您進來，因爲我已經不知道爲了什麼請您進來。事情是這樣的？伊凡·費道洛維奇從莫斯科回來以後一共到我家裏來了兩次，第一次來是朋友拜訪的性質，第二次是新近的時候，卡嘉坐在我這裏，他知道她在我這裏，便闖了進來。我自然並不要求他常來拜訪，明知他現在事情很忙，Vous comprenez cette affaire et la mort terrible de vore papa,（您明白，這件案子，還有令尊的可怕的被殺。）但是現在忽然知道他又來過一次，不過沒有到我這裏，却到Lise那裏。這已經有六天了，他來了以後，坐了五分鐘，就走了。過了三天以後我纔從格拉菲拉那裏知道了這件事情。這使我忽然得了絕大的打擊。我立刻把Lise喚來。她一直笑着。她說，他心想您在那裏睡覺，所以闖到我這

裏來問您的健康的情形。自然是這樣的，不過Lise,Lise,天呀，她眞是使我生氣！您想一想，忽然有一天夜裏，——那是四天以前，就在您最後一次來過，走後；——忽然夜裏她發作暈厥病，又喊又叫，來了歇司底里病。爲什麼我永遠不發歇司底里病呢？以後第二天又發，第三天又發，到了昨天，到了昨天就發作精神錯亂病。她忽然對我喊：「我恨伊凡·費道洛維奇，我要求您以後不接待他，不許他再上我家的門！」我遇到這樣突如其來的事情竟愣住了，便駁她道：這樣正直的青年，具有這樣的智識，還遭到了這樣的不幸，我那裏還可以不接待他，因爲這一切故事到底是不幸，而不是幸福，不對麼？她聽了我的話，忽然哈哈大笑，笑得您知道眞是可氣。但是我很高興，心想我把她弄得笑出來，現在暈厥病會不再發作，而且我自己也想不接待伊凡·費道洛維奇，因爲他沒有我的允許，私自作奇特的訪問，還想對他要求解釋。今天早晨麗薩忽然醒來，對猶里亞發脾氣，竟擊打她的臉。這未免太奇怪，我對於我的女僕永遠是客客氣氣的。忽然過了一小時以後，她又抱住猶里亞，吻她的脚。她還打發人來對我說，以後不再和我相見，永遠不願到我這裏來，但是等到我自己跑去找她，又跑上來吻我，還哭泣起來，吻完以後，就把我趕出屋外，不發一言，因此我竟一點也弄不清什麼道理。親愛的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現在我的一切幸福都在您的身上，我的一生的命運自然也在您的掌握之中。我祇是請您到Lise那裏去，向她打聽一切，您是很會這樣做

的。以後再請您來對我說，對我母親說，因爲您要明白，要是這樣繼續下去，我要死的，我簡直要死的，不然便要離開這裏。我再也不能了。我本來有耐心，但是我會喪失我的耐心的，那時候……那時候眞是可怕。唉，我的天呀，彼得．伊里奇好容易來了！」——霍赫拉闊瓦太太看見彼得．伊里奇．潘爾霍金走進來，喊了出來，突然滿臉發出光輝。——「您就誤了！您就誤了！請坐，請坐。你說罷，解決我的命運罷。這律師怎麼樣？您往那兒去，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

「我去找Lise，」

「啊，是的！您可是不要忘記，不要忘記我請求您的事情。這裏是關係命運，關係命運！」

「自然我不會忘記，祇要有可能……但是我眞是就誤了，」——阿萊莎喃聲說，連忙往後倒退。

「不行，一定要來的，不要說：『祇要有可能』的話，否則我要死的！」霍赫拉闊瓦太太朝他的後背發喊，但是阿萊莎已經離開屋子了。

第三章 小鬼

他走進麗薩屋內，看見她斜躺在她還不能走路時用來抬她的以前那張沙發上面。她並不起身迎接他，但是銳利的眼神釘牢他。阿萊莎驚訝她在這三天內竟變了，甚至瘦了。她不和他握手。他自己觸着她的柔細的，長長的手指，——那些手指動也不動地放在她的衣裳上面，隨後默默地坐在她的對面。

「我知道您忙着要到監獄裏去，」——麗薩厲聲說，——「母親扣了您兩點鐘，剛纔對您講我和猶里亞的事情。」

「您怎麼會知道的？」——阿萊莎問。

「我偷聽的。您爲什麼釘看我？我想偷聽便去偷聽，沒有什麼壞的地方。我不會請求饒恕的。」

「您有點不痛快的事情麼？」

「相反的，我很快樂。我剛纔又在那裏盤算，已經盤算了三十遍；我拒絕您，不肯做您的妻子是很對的。您不適宜於充當丈夫：我嫁給您以後，忽然交給您一封信，讓您送給我在嫁

您以後又愛上的人兒；您就會收下來，替我送出去，還會取到回音。您到了四十歲，還會替我送信的。」

她突然笑了。

「您的心裏有點憤恨，同時也有點坦白，」阿萊莎對她微笑。

「所謂坦白：那就是我對您害臊。不但不害臊，而且還不願意害臊，特別是在您的面前，就是害臊您。阿萊莎，爲什麼我不尊重您呢？我很愛您，但是我不尊重您。如果尊重，便不會和您談話，沒有一點羞恥了。是不是？」

「是的。」

「您相信我不對您害臊麼？」

「不，我不相信。」

麗薩又神經質地笑了；她說得又快，又急。

「我送點糖菓到監獄裏去給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阿萊莎，您知道，您眞是美極了！我因爲您還樣迅快地允許我不愛您，反而會十分愛您的。」

「您今天喚我來有什麼事情，Lise?」

「我想把我的一個願望告訴您。我願意有人磨折我，娶了我去，以後就磨折我，騙我，

拋棄我，到外城去。我不願意成爲有幸福的人！」

「您愛無秩序的生活麼？」

「是的，我希望無秩序。我儘想縱火焚燒房屋。我想像我如何走過去，輕輕兒焚燒，一定要輕輕兒焚燒。人們在那裏救熄，房子還是燒着。我知道，但是一言不發。這眞是笨事！眞是厭悶！」

她厭煩地揮手。

「你過的是闊人的生活，」——阿萊莎輕聲說。

「是不是做窮人好些？」

「好些。」

「這是您的過世的僧士告訴您的一套話語。這是不盡然的。即使我有錢，大家全貧窮，我可以吃糖菓，喝乳油，而我不能給他們任何人。您不要說，不要說一句話，（她不住地揮手，雖然阿萊莎並沒有張嘴，）您以前已經全對我說過了，我知道得爛熟。眞是厭悶。假使我是窮人，我會殺死什麼人。即使有錢，也會殺人。——爲什麼坐着！您知道，我很想刈割，刈割裸麥，我嫁給您以後，您成爲一個農夫，眞正的農夫！我們會蓄養一匹小馬，您要不要？您認識卡爾干諾夫麼？」

「認識的。」

「他儘跑來跑去，發生幻想。他說：爲什麼過眞正的生活，還不如幻想的好。可以幻想出極快樂的事情，而生活却是異常沉悶的。他不久就要結婚，他已經對我表示過愛情了。您會旋轉陀螺麼？」

「會的。」

「他就像陀螺一樣：把他旋轉一下，放到地上，狠狠地抽，狠狠地抽，用鞭子抽；我嫁給他以後，要一輩子把他像陀螺似的旋轉。您和我坐着，不感得害臊麼？」

「不。」

「您很生氣，因爲我不講神聖的事情。我不願意成爲聖人。犯了極大的罪，到了另一世界上去，將有什麼樣的處置？您大概是確切知道的。」

「上帝會責罰的，」——阿萊莎釘看她。

「我就想這樣。我一到那裏，人家責罰我，我忽然當面對他們大家笑起來了。我眞想焚燒房屋，阿萊莎，焚燒我們的房屋。您老是不相信我麼？」

「爲什麼？甚至有十二歲左右的小孩們，心裏想焚燒什麼東西，竟就焚燒起來。這好比是一種毛病。」

「不對，不對，儘管小孩怎麼樣，但是我講的不是這件事情。」

「您認惡爲善：這是刹那間的一種危機，也許您以前的疾病應該負責。」

「您眞是看不起我！我並不想做好事，我想做壞事，這裏面並沒有什麼疾病。」

「爲什麼做壞事？」

「就爲是一無所留。但願能够一無所留，那纔好呢；您知道，阿萊莎，我有時想做出許多惡事，一切卑劣的行爲，並且要偸偸地，長久地做下去，使大家忽然都知道。大家把我圍住，用手向我指點，但是我還要看望大家。這是極愉快的事。爲什麼這樣愉快，阿萊莎？」

「就是這樣。那是一種需要，想擊碎一些好的東西，或是似您所說的加以焚燒。這也是常有的事。」

「我不但說，我還要做。」

「我相信。」

「我眞是愛您，爲了您說出那句「我相信」的話。您並不是說謊。也許您以爲我故意逗您麼？」

「不，我並不以爲如此……雖然也許也有點這種需要。」

「有一點的。我决不對您撒謊。」——她說着，眼睛裏閃出一種火光。

最使阿萊莎驚愕的是她的嚴肅的態度：現在她的臉上沒有訕笑和玩笑的影子，雖然以前在她的最「嚴肅」的時間內快樂和玩笑是不離開她的。

「有些時間，人們是愛犯罪的，」——阿萊莎凝想地說。

「是的，是的！您說出了我的意思，愛的，大家都愛的，永遠會愛的，並非「在有些時間。」大家好像在什麼時候約定好了說謊，於是就從那時候起大家說起謊來。大家說他們恢惡如仇，而私自又都愛它。」

「您還照舊讀壞書麼？」

「讀的，媽媽讀這類書，藏在枕頭底下，我就偷來看。」

「您這樣摧毀自己，不感到慚愧麼？」

「我願意摧毀自己。此地有一個小孩，他在火車走過的時候，躺在軌道上面。有幸福的人！您聽見，現在令兄被審判，因爲他殺死了父親，大家就因爲他殺了父親，便愛他了。」

「因爲殺了父親而愛他麼？」

「愛他，大家全愛他！大家說是可怕，但是私下裏又極愛。我首先愛。」

「在您的話語裏有許多是實在的，」——阿萊莎輕聲說。

「您居然有這樣的思想！」——麗薩歡欣地尖叫，——「僧士也有這類思想！您不會相

信，我是如何地尊重您，阿萊莎，因爲您永遠不說謊話。我來對您講一個可笑的夢：我有時夢見小鬼，在黑夜裏，我持燭坐在屋內，忽然四處都是小鬼，四隻角落裏，和棹子底下全有，還會開門，門外站着一大羣，想進來抓住我。已經走近過來，已經抓住我了。我忽然畫了十字，牠們全懼怕起來，往後退走，但是並不完全走開，站在門傍和角落裏，等候着。我忽然很想出聲罵上帝，起始一駡，牠們忽然又成羣結隊地走到我的面前，十分快樂，又來抓我，我忽然又畫十字，——牠們又後退。眞是快樂，透不過氣來。」

「我也常做這個同樣的夢，」——阿萊莎忽然說。

「眞的麼？」——麗薩驚訝地喊——「您聽着，阿萊莎，您不要笑，這是極重要的：難道兩個不同的人會做一樣的夢麼？」

「一定會的。」

「阿萊莎，我對您說，這是極重要的，」——麗薩帶着極度的驚訝繼續說。——「重要的不是夢的本身，而是您能够見到和我一樣的夢。您永遠不會對我說謊，現在也不要說謊：這是實在的麼？您不笑我麼？」

「實在的。」

麗薩十分驚愕，有半分鐘不作聲。

「阿萊莎，您到我這裏來，常到我這裏來，」——她忽然用哀懇的聲音說。

「我一輩子永遠要到您那裏來的。」——阿萊莎堅定地回答。

「我祇對您一個人說，」——麗薩又開始說，——「我對自己一個人說，還對您說。全個世界祇對您一個人說。對您說比對自己說樂意些。我完全不對您害臊。阿萊莎，爲什麽我完全不對您害臊呢？阿萊莎，聽說猶太人在復活節的時候偷了小孩宰殺，確不確？」

「我不知道。」

「我有一本書，講到什麽地方審判的情形，我讀過的。書上說有一個猶太人把四歲小孩兩隻手上的指頭先割了下來，以後把他釘在牆上，用釘子釘住，釘死了。他以後在法庭上說小孩死得很快，過了四小時就死了。眞是快！他說：呻吟着，一直呻吟着，他却站在那裏，對他欣賞。眞是好！」

「好麽？」

「好的。我有時心想是我自己動手釘他。他懸掛在那裏，呻吟着，而我坐在他的對面，喫蜜汁波羅蜜。我最愛喫蜜汁波羅蜜。您愛麽？」

阿萊莎沉默着，望着她。她的慘黃的臉突然變了形相，眼睛熠着耀。

「您知道，我一讀到這個猶太人的故事，整夜流着眼淚。我幻想着一個嬰孩哭喊呻吟，

（四歲的小孩們是懂事的。）而我老離不開關於蜜汁的念頭。到了早晨我寄一封信給一個人，請他到我這裏來一趟。他來了，我忽然對他講述關於男孩和蜜汁的故事，全都說了，全都說了，還說：「這是很好的。」他忽然笑了起來，說這果眞是好的。他隨後站起身來走了。祇坐了五分鐘。他賤視他，是不是賤視我？您說，您說，阿萊莎，他是不是賤視我？」——她在沙發上挺直身體，眼睛熠耀着。

「請問，」——阿萊莎驚慌地說，——「您自己叫他來的，叫這個人來的麼？」

「我自己。」

「送了一封信給他麼？」

「一封信。」

「就爲是問這件事情，問嬰孩的事情麼？」

「不，並不完全爲這件事情，並不完全。他一進來。我立刻問他這件事情。他回答以後，笑了一下。立起來走了。」

「這個人對待您是很誠實的，」——阿萊莎輕聲說。

「他是賤視我麼？笑麼？」

「不，因爲他自己也許相信蜜汁波羅蜜。他現在也病得很利害，Lise。」

「是的，相信的！」——麗蓙的眼睛閃耀了。

「他對任何人也不賤視，」——阿萊莎續說，「——他祇是不相信任何人。既然不相信，自然是賤視。」

「如此說來，也賤視我麼？賤視我麼？」

「也賤視您。」

「這很好，」——麗蓙咬着牙齒說，——「他走了出去，笑了一聲，我就感到受賤視也是好的。被切斷手指的小孩是好的，受賤視也是好的……」

他看着阿萊莎的眼睛，發出似乎惡狠和白熱的笑。

「您知道，阿萊莎，您知道，我想……阿萊莎，您救救我罷，」——她忽然從沙發上跳起來，跑到他面前，緊緊地用兩手捧住他。「救救我罷，」——她幾乎呻吟了。「——我對您的一切話，難道我會對世上任何人說麼？我說的是實話，實話，我要自殺，因爲我覺得一切都是可憎厭的。我覺得一切都可憎厭，一切都可憎厭。我不願意生活下去，因爲我覺得一切都可憎厭。阿萊莎，您爲什麼完全不愛我，爲什麼！」——她瘋狂地說。

「不，我愛的！」——阿萊莎熱烈地回答。

「您會不會哭我，會不會？」

「會的。」

「並不因爲我不願意做您的妻子，祇是簡單地哭我，簡單地。」

「我會哭的。」

「謝謝！我祇需要您的眼淚。其餘的一切人們，讓他們懲罰我，用脚踐踏我，大家如此。沒有任何的例外！因爲我不愛任何人。您聽着，我不愛任何人！相反的，我要恨他們！您去罷，阿萊莎，您應該到哥哥那裏去了！」她突然從他身上離開。

「但是您怎麼樣呢？」——阿萊莎幾乎驚懼地說。

「您到哥哥那裏去罷。監獄裏快要關門，快去，這是您的帽子！替我吻米卡，快去，快去！」

她用力推阿萊莎出門。他的眼光裏帶着悲苦的驚疑的神情，忽然在自己的右手裏感到一封信，小小的信，叠得很硬，而且是封好的。他看了一眼，一下子讀到了地址：「伊凡・費道洛維奇・卡拉馬助夫先生收啓。」他迅快地看了麗薩一眼。她的臉幾乎是威嚴的。

「請您轉交一下，一定要轉交的！」——她瘋狂地命令着，全身抖慄。——「今天就送去，立刻！否則我要毒死自己！我喚您就爲了這件事情！」

趕緊把門關上。鐵栅響了一下。阿萊莎把信放在口袋裏，一直走出樓梯，沒有瀏到霍赫

拉闊瓦太太那裏去一趟，甚至忘掉了她。至於麗薩在阿萊莎剛走後，立即拔開鐵栓，開了一點兒門，把手指伸入縫隙裏，用力闔上門，緊壓着手指。十秒鐘以後，她纔脫開手，輕輕兒，慢吞吞地走到躺椅那裏，挺直着身體坐下來，起始釘看發黑的指頭，和從指甲裏壓出來的血。她的嘴唇抖索，她很快很快地自行微語道：

「卑劣的女人，卑劣的女人，卑劣的女人，卑劣的女人！」

第四章　讚美詩與祕密

時光業已深晚，（十一月的天是不長的，）阿萊莎纔去叩監獄的門。天色甚至黑了攏來。但是阿萊莎知道他會不加阻礙地被放進去見米卡的。起初，在全部預行偵査終結以後，關於允許米卡和親戚跟另一些人們見面一事，自然須具備各種必要的形式上的手續，但是以後並非形式有所鬆懈，但是至少對於常到米卡那裏去的另一些人，似乎自然而然設定了若干例外。有時甚至到於在指定的屋內可以和米卡單獨會晤的地步。但是這類人很不多：祇有格魯申卡，阿萊莎和拉基金三人。警長米哈意爾・馬卡雷奇對於格魯申卡特別客氣。這老頭兒在莫克洛葉會對她怒叱了一頓，這事一直記在他的心上。他在弄明白了全部的眞相以後，完全變更了對於她的意見。奇怪的事情是雖然他深信米卡的犯罪，但是自從他被監禁以來，他對他的態度顯得越來越溫和：「也許是好心腸的人，但是由於好酒和不守秩序，這人就完蛋了！」他的心裏，以前的恐怖代以一種憐惜的情感。至於阿萊莎，警長很愛他，早就和他相識，而最近常來訪問罪人的拉基金是警長的小姐們的最親近的朋友，每天在她們家裏鬼混。看守所長是一個善良的老人，雖然是忠於職守的人。拉基金會在他家裏教過功課。阿萊莎也

是看守所長特別的老友，他愛和阿萊莎普遍地談講「一切智慧的事情。」看守所長對於伊凡・費道洛維奇並不是尊敬，甚至極其懼怕，主要的是懼怕他的意見，雖然他自己也是極大的哲學家，自然是「從自己的智慧上」達到的。但是他對於阿萊莎，生出一種莫可征復的同情心。最近的一年內，老人恰巧着手研究僞撰的福音書，時時把自己的印像告訴青年的朋友。以前甚至還到修道院找他，同他和修道司祭們談論上好幾點鐘。一句話，阿萊莎即使到監獄裏來得太晚，他祇要去找看守所長一下，事情永遠可以弄妥當的。此外，獄裏所有的人，一直到最小的獄卒爲止，都和阿萊莎慣熟。米卡在有人叫他的時候，永遠下樓來，到指定會晤的地方去。阿萊莎走進屋內的時候，恰巧和拉基金相遇，他正從米卡那裏離開。他們兩人大聲說話。米卡一面送他，一面不知爲什麼事情笑着，拉基金似乎在那裏喃語。拉基金不愛和阿萊莎相遇，尤其是在最近的時候。如此，幾乎不和他說話，甚至勉强鞠躬爲禮。他現在看見阿萊莎走進來，特別皺緊眉頭，眼睛朝傍邊挪移，似乎完全注意於扣自己的厚暖的，皮領的大衣的鈕子。後來立卽着手尋找他的洋傘。

「不要把自己的東西遺落掉了呀，」——他喃聲說，單祇是爲了說一句什麼話出來。

「你也不要忘記別人的什麼東西呀！」——米卡說着玩笑，立刻對於自己的俏皮話哈哈大笑起來。拉基金頓時發急了。

「你可以把這句話介紹給你們卡拉馬助夫家裏的人，你這農奴制度的遺物，不必對我拉基金說！」——他忽然喊，忿恨得混身戰慄。

「你怎麼啦？我衹是說說玩笑罷了！」——米卡喊，——「眞見鬼！他們全是這樣的，」——他對阿萊莎說，朝迅速走出去的拉基金點頭，——「一會兒坐在那裏發笑，很高興，一會兒忽然鬧脾氣了！甚至對你頭也不點一下；你們是不是拌嘴了？你何以來得這樣晚？整個的早晨，我不但等候你，而且渴望你。唔，這不要緊！我們可以補足一下。」

「爲什麼他常來見你？你和他很要好，是不是？」——阿萊莎問，也朝拉基金走出去的門點頭。

「和米哈意爾要好麼？不，並不怎樣。他眞是猪玀！他以爲我是……卑鄙的人。他們對於玩笑也不瞭解，——這是主要的。從來不瞭解玩笑。他們的心靈裏是乾澀，平坦而且乾澀，就像我當時走近監獄，看望獄牆的情形一樣。然而他是聰明的人，聰明的。阿萊克謝意，現在我的頭腦遺失了！」

他坐在長椅上，讓阿萊莎坐在自己身傍。

「是的。明天就要開審。難道你完全不希望麼，哥哥？」——阿萊莎帶着畏葸的情感說。

「你說的是什麽事情？」——米卡似乎狐疑不決地看了他一眼。——「啊，你說的是開審！見鬼！我和你至今儘談些空虛的話，儘講開審的事，却沒有和你講到關於最主要的問題。是的，明天就要開審，不過我說我的頭腦遺失，並不是指開審的事。頭腦並沒有遺失，而是在頭腦裏坐着的東西遺失了。你爲什麽對我看望，臉上露出這種批評的神情？」

「你說的是什麽，米卡？」

「理想，理想！就是這樣！倫理學。倫理學是什麽？」

「倫理學麽？」

「是的，那是不是一種科學？」

「是的，有這門科學的……不過……說實話，我不能對你解釋是什麽科學。」

「拉基金知道的。拉基金知道得很多，這架伙！他不肯做僧士。他預備到彼得堡去。他說，他要加入批評界，不過是正直的流派。他也許可以得點益處，弄好他的職業。他們這些人眞會弄職業！管什麽倫理學不倫理學！我算是完了，阿萊克謝意，我算是完了！我瞧着你，我的心就震慄。卡爾．白納德是誰？」

「卡爾．白納德，」——阿萊莎又驚訝了。

「不，不是卡爾，等一等，我說錯了：是克勞特．白納德。他是誰？是化學家麽？」

「大概是一個學者，」——阿萊沙回答，——「不過說實話，關於他，我也不敢說許多。祇聽說是學者，至於什麼學者，——便不知道了。」

「管他呢，我也不知道，」——米卡罵起來了，——「大概總是一個卑鄙的人，大家全是卑鄙的。但是拉基金是會爬上去的。拉基金可以從門縫裏鑽過去，白納德也是的。啊喲，這些白納德！他們滋生出許多來了！」

「你這是什麼意思？」——阿萊莎堅決地問。

「他打算寫一篇文章，關於我和我的事情，借此在文壇上起始活躍。他就為了這件事情跑來，親自解釋一切。他想弄出一點傾向來，意思是說：『他不能不殺人，他被環境所害。』他對我這樣解釋。他說他要帶點社會主義的色彩。管他呢！帶色彩就帶色彩，我是一樣的。他不愛伊凡，他恨他，對你也不說好話。我不趕走他：因為他是聰明的人。但是他的態度十分倨傲。我剛纔對他說：『我們卡拉馬助夫不是卑鄙的人們，卻是哲學家，因為所有真正的俄國人全是哲學家。你雖會讀書，然而並不是哲學家。你是卑劣的人。』他笑了，惡狠地笑着。我對他說："de ideabus non est disPutandum"※這句俏皮話妙不妙？至少我也加入古典派裏去，」——米卡忽然哈哈大笑。

※關於思想是不辯論的。

「為什麼你的頭腦遺失？你剛纔說的是什麼話？」——阿萊渉插上去問。

「為什麼我的頭腦遺失了？唔！照實說……假使以整個而論，——那是可惜上帝，就為了這個緣故！」

「怎麼可惜上帝？」

「你想一想：在內心裏，神經裏，頭腦裏，那就是在腦子的神經裏……（眞倒楣！）有這樣的小尾巴，神經裏的小尾巴，祇要一抖索……我舉眼望着什麼東西，就是這樣。於是小尾巴就抖索……一抖索就發現了一個形象，不是立刻發現，却等了一會兒，等了一秒鐘，就發現了似乎一個楔機，並不是楔機，——倒楣的楔機，——却是形象，那就是說一樣東西，或是事件，倒楣的！為什麼我能看，還能想……因為有那個尾巴，要不是因為我有靈魂，我就是那類的形象和模型，這全是愚蠢的事情。兄弟，還是米哈意爾昨天對我解釋的，當時我好像被燒炙了似的。阿萊渉，這科學眞是偉大！會出來新人，這我了解……但是到底可惜上帝！」

「就是這樣也很好，」——阿萊渉說。

「那是說可惜上帝麼？那是化學，弟弟，化學！沒有辦法，僧士大人，請您稍為挪一挪身子，化學來了！拉基金不愛上帝，眞是不愛！這是他們大家最痛恨的地方！但是他們隱瞞

着，他們撒謊。他們裝假。」我問：「你會把還思想放進批評的部門裏去麼？」——「自然不會放進去的，」——他說着，笑了。——「不過既然這樣，人成爲什麼？」——我問他，——「沒有上帝，也沒有未來的生活麼？如此說來，現在一切都可以被容許，一切都可以做麼？」他說！「你還不知道麼？」他又笑了。他說：「聰明的人是一切都可以做到的，聰明的人會捉蝦，但是你殺了人，陷了進去，在監獄裏發爛！」這話是他對我說的。一個天然的猪玀！我以前會把這類人攆出去，現在却傾聽着。他說出許多有道理的話。還會寫出聰明的東西。他一星期前曾對我讀一篇文章，我當時特地抄寫了三行，等一等，就在這兒。」

米卡匆匆忙忙地從背心口袋裏掏出一張紙來，念道：

「欲解決這問題，須先將自己的個性放在和現實相反的地方。」

「你明白不明白？」

「不，我不明白，」——阿萊莎說。

他好奇地偷看米卡，聽他的說話。

「我也不明白，又含混，又不清楚，却很聰明。他說：「現在大家都這樣寫，因爲環境如此……」他們懼怕環境。這混蛋，他也會寫詩，頌讚霍赫拉闊瓦的小脚，哈，哈，哈！」

「我聽說過的。」

「你聽說過麼？聽過那首詩麼？」

「沒有。」

「我這裏有，讓我念給你聽。你不知道；我沒有對你講過，這裏是整整的一段歷史。他是混蛋！三禮拜以前忽然想來逗我說道：『你為了三千盧布，像傻瓜似的陷了進去，但是我可以撈到十五萬，娶了一個寡婦，到彼得堡去造一所石頭房子。』他對我講他如何追求霍赫拉闊瓦，她在年輕時代就不聰明，四十歲上完全發了瘋。他說：『她是很情感的，我就用這個把她捉住。我娶了以後，把她帶到彼得堡去，發刊一張報。』他的嘴唇上竟流出討厭的，情慾的唾沫，——他的唾沫並非對她流，卻對這十五萬流。他每天到我這裏來，對我說：她上鈎呢。臉上十分快樂。但是忽然他被趕了出去；彼得·伊里奇·潘爾霍金佔了上風，真是好角色！我真要吻這傻瓜一下，為了她把他趕了出去！當時他到我這裏來，編了這首詩。他說：『我初次塗髒我的手，寫起詩來，為了博取她的歡心，也就是為了做有益的事。我把資本從傻瓜手裏搶了來，以後可以使社會蒙受利益。』所有一切齷齪的事情在他們都可以找到這種社會的辯解的！他說：『我總歸比你的普希金寫得好，因為我能把社會的憂愁裝進滑稽的小詩裏去。』他講普希金的那些話，——我明白。假使他果真是有才幹的人，卻祇描寫女人的小脚，那也是難說的。他對於他的小詩頗為傲視。他們這種人是有自尊心的。他想出了

一個題目，——祝我的意中人的病腿早告痊愈，——他眞是滑稽角色。」

「小腿兒微腫，
那是如何佳妙的小腿！
醫生前來診治，
越鄉越難看。

我想念的並非小腿，
還由普希金去頌祝：
我想念的是她的頭腦，
怕他不了解時代思想。

本已有多少了解，
但小腿加以妨礙！
但願腿疾早痊，

頭腦得到理解。」

猪玀，簡直是猪玀，但是這壞蛋做得很巧妙！果眞把「社會的成分」裝了進去。在他被驅逐的時候，他眞是十分生氣。簡直咬起牙根來了！」

「他已經報復，」——阿萊莎說，——「他寫了一篇通訊造謠赫拉闊瓦的謠言。」

於是阿萊莎匆匆地把在「傳言」報上刊出通訊的事講給他聽。

「這就是他，這就是他做的！」——米卡皺着眉頭加以證實。——「就是他！這類通訊……我是知道的——已經寫了多少卑劣的話語，例如是關於格魯申卡的事情！……還講卡嘉不少話……唔！」

他帶着關切的樣子在屋內踱步。

「哥哥，我不能在這裏留得很久，」——阿萊莎沉默了一會，以後說，——「明天是對於你一個可怕的，偉大的日子：上帝的裁判在你頭上臨到了……我眞奇怪，你走來走去，不講正事，不知道說些什麼……」

「你不必驚訝，」米卡熱烈地搶上去說，——「叫我對於這臭狗有什麼可說的？是不是講那個兇手？你和我已經講得够了。我不願意再論這臭人，臭麗薩魏達的兒子！上帝會殺死

他的，你往後瞧罷！你不要作聲！」

他帶着騷亂的心情走到阿萊莎面前，忽然吻他。他的眼睛熠耀着。

「拉基金不會明瞭這個的，」——他起始說，滿身似乎全帶着歡欣，——「至於你，你却全都明白。因此我渴望着的是你。你瞧，我早就想在這裏，在這剝落的牆內，對你表示許多話，但是對於主要的事情却沒有響：時間似乎還沒有到。現在我等候最後的日期，以便對你發抒我的心靈。兄弟，我在最後的兩個月內感到自身裏生出了一個新人。一個新人在我身上復活了！他被關牢在我的心裏，但是假使沒有那聲響雷，他是永遠不會發現的。眞可怕！說到我將來會在二十年內用鐵鎚到礦山裏去掘鐵，那並不要緊，我並不怕這個，我現在可怕的是另一件事：我就怕那個復活的人離我而走！就在這邊，礦山裏，地底下，自己的身傍，在同樣的囚犯和兇手的身上，也可以找到人類的心，和他投合起來。因爲在那邊也可以生活，也可以愛和悲哀！可以使囚犯身上的凍凝住的心復活起來，可以用許多年來侍候他，終於將高尙的心靈，慈悲的認識，從黑暗的深淵中拔到光明上去，使安琪兒再生，使英雄復活！他們這類人很多，他們有幾百個，我們大家應代他們負責！我在那個時間夢見了「嬰孩，」那是什麼意思？「嬰孩爲什麼這樣窮？」這是在這個時間對我昭示的預言！我要跟「嬰孩」走去。因爲大家應對大家負責。「嬰孩」是一切。我將爲大家而走路，因爲必須有

人爲大家而走路。我沒有殺死父親，但是我應該走路。我接受下來！我在這裏總想到了這個念頭……就在這剝落的牆內。他們是很多的，有幾百個人，在地底裏的，持鐵錘在手。是的，我們將被鎖鍊鎖住，沒有自由，但是到了那個時候，在我們的偉大的憂愁之下，我們重新在快樂中復活，——沒有這快樂，人不能生活下去，上帝也不能存在，因爲上帝給予快樂，這是他的特權，偉大的特權……人應該在祈禱裏溶化！我到了地底下，如果沒有上帝，那如何可以呢？拉基金說：假使人們把上帝從地上驅走，我們可以在地底下把他躲藏起來！罪徒沒有上帝是不可能的，甚至比非罪徒還不可能！那時候我們這些地底下的人將在地層裏對上帝唱悲哀的讚美詩，對具有快樂的上帝唱！上帝和他的快樂萬歲！我愛他！」

米卡說出這些野蠻的話詞的時候，幾乎喘不過氣來。他的臉色慘白，嘴唇抖索，眼裏滾出淚水。

「不，生命是充實的，生命在地底下也有的！」——他又起始說，「阿萊涉，你不會相信，我現在如何想生活下去，就在這剝落的牆內，我心裏產生了對於生存和認識的如何的渴念！拉基金不明白這個，他祇要造房和出租。但是我等候着你。悲哀是什麼？我不怕它，雖然它是無數的。現在我不怕，以前怕的。你知道，我也許在法庭上不願回答問題……我覺得現在我身上有許多力量，我可以克服一切，克服一切的悲哀，祇爲時刻對自己說：「我是存

在的！」在千種的磨難裏——我存在着，在苦刑的煎熬中，——我存在着！我被綁在柱子上面，但是我存在着，看得見太陽，即使看不見太陽，也知道它是有的。知道有太陽——那就是整個的生命。阿萊沙，你是我的安琪兒，各種的哲學殺害我，眞是見鬼！伊凡弟……」

「伊凡哥怎麼樣？」——阿萊沙搶上去說，但是米卡沒有聽淸楚。

「你瞧，我以前並沒有過任何的疑惑，一切在我的心裏隱藏着。也許就因爲有我所不知曉的理想在我心裏咆哮着，所以我鬧酒，我打架，我發狂。我的打架就爲是壓服它們，把它們鎭住，壓扁。伊凡弟不是拉基金，他將理想隱藏下去。伊凡弟是獅身人形的怪物（Sphinx）。他沉默着，永遠沉默着。但是上帝磨折我。祇有這個磨折我。假使沒有上帝，便怎麼辦呢？假使拉基金說這是人類裏虛假的理想。假使他的話是對的，那便怎麼樣呢？若是沒有上帝，人便成爲地上的主宰，宇宙間的主宰。妙極了！但是如無上帝，還能有善麼？這倒是問題！我又談到這上去了。因爲到了那個時候，人將愛誰呢？對誰感謝？對誰唱讚美詩？拉基金笑着。拉基金說，沒有上帝的時候也可以愛人類。惟有垂鼻涕的愚人才能這樣說，而我是無從了解的。拉基金的生活是很容易的。他今天對我說：『你最好做點擴張人權的運動，或是主張牛肉不得增價，用這種方法，你的施愛於人類，將比哲學較爲簡單，而且接近。』我對他說：『沒有了上帝，你會自行亂增牛肉的價格，祇要這於你合適，而且用一個戈比賺到

一個盧布。」他生氣了。因為道德是什麼？你回答我呀，阿萊克謝意。我有我的道德，而中國人自有他們的道德。這是相對的事情。對不對？不是相對的麼？這眞是狡獪的問題！假使我說，我曾為了這問題兩夜未睡，你莫笑呀！現在我奇怪的祇是人們在那裏生活着，而一點也不去想它。眞是徒然的活着！伊凡沒有上帝。他有理想。不是和我相同的範疇。但是他沉默着。我以為他是互助團員。我問過他，——他沉默着。我想在他的泉水裏喝一口水，——他沉默着。祇有一次說了一句話。」

「說什麼？」——阿萊渉連忙湊上去問。

「我對他說：既然如此，是不是一切都可以容許做的？他皺着眉頭，說道：「我們的父親，費道爾．伯夫洛維奇是一隻小猪，但是他的思想是正確的。」這是他所說的話。祇說了這一句話。這比拉基金純潔些。」

「是的，」——阿萊渉悲苦地承認。——「他什麼時候來見你？」

「這話以後再說，現在有另一件事。我至今差不多一點也沒有對你提起伊凡。就擱到臨了的時候再說。等到我這裏的事情了結，判決之後，我再對你說，全對你說出來。這裏有一件極可怕的事情……你在這件事情上將成為我的裁判官。現在你不必起始講，現在應該沉默着。你說起明天的事情，開審的事情，你信不信，我一點也不知道。」

「你同那個律師談過麼？」

「律師有什麼！我對他全說了。他是一個溫和的光棍，京城裏的滑頭，白納德。他一點也不相信我。他相信是我殺死的，——這我是看得出來的。我問：『既然如此，您爲什麼跑來替我辯護呢？』——這種人眞是該死。又去請醫生來，想證明我是瘋子。我不許！卡德鄰納·伊凡諾夫納打算把『自己的責任』履行到底。眞是費了大勁！（米卡悲苦地笑了。）猫！殘忍的心！她知道我在莫克洛葉曾說過她是一個具有『偉大的忿怒』的女人！有人轉告她。是的，供詞像海沙般增加上去！格里郭里堅持他的主張，格里郭里雖然誠實，她却是一個傻瓜。有許多人所以誠實，就因爲他們是傻瓜。這是拉基金的思想，格里郭里是我的仇敵。有人把他當作仇敵，比當作朋友有利些。我還是指着卡德鄰納·伊凡諾夫納。我眞怕，我眞怕她在法庭上說出借了四千五百以後跪下來叩頭的事情。這樣會使我在法庭上感到慚愧的！我必須設法忍受下去。阿萊莎，你到她那裏去一趟，求她在法庭上不要說出這話來。能不能？眞見鬼，隨它便罷。我可以忍受下來！我並不可惜她。她自己願意的。小偷是該受磨刑的。阿萊克謝意，我要說出我的話來。（他又悲苦地笑了。）不過……格魯申卡，格魯申卡，天呀！她爲什麼現在自己忍受這種苦刑呢？」——他忽然含淚呼喊。——「格魯申卡殺死我。我一想到她，就能殺死我，殺死我！她剛纔到這裏來……」

「她對我講。她今天很生氣着你。」

「我知道。我的性格眞是不好。我吃了醋！她走的時候，我懺悔了，和她接吻。却沒有請求饒恕。」

「爲什麼不請求？」——阿萊莎喊。

米卡幾乎忽然快樂地笑了。

「親愛的小孩，你不要千萬在任何時候向心愛的女人請求饒恕自己的錯處！特別是向心愛的女人，無論你怎樣對她有錯！因爲女人——不知道是什麼玩意，我至少是知道她們的根底的！祇要試一試在她面前承認錯處。意思說：「對不住，我錯了，請你恕我，」那末立刻就會有一陣責備的話像冰雹似的打下來！她無論如何不肯直接了當，隨隨便便地加以饒恕，會把你欺壓得成爲一塊抹布，連從來沒有過的事情都數說了出來，全都掏出來，一點也不忘記，還要加上自己的話，到末後纔饒恕你。這還是她們中間最好的，最好的呢，她會刹削到最後的一層，把一切東西往你的頭上套去。我對你說，她們帶着那種活剝人皮的性子，她們是一律如此的，他們這些安琪兒，沒有她們，我們是活不下去的！我對你公開而且老實地說：每個體面的男人應該怕一個什麼女人。這是我的信念。這不是信念，却是情感。男人應該寬宏大量，這不會汚損男人的面子。甚至不會汚損英雄，不會汚損該撒！但是到底不要請

求饒恕，永遠不要，無論如何也不要。你要記住一個規矩：這是你的哥哥米卡，爲女人而喪亡的米卡教你的。不行，我不去請求饒恕，我要對格魯申卡做點對得起她的事情。我崇拜她，阿萊克謝意，我崇拜她！她看不見這一點，她永遠覺得愛情少。她磨折我，用愛情來磨折我。過去是沒有意思的！以前磨折我的惟有魔鬼的曲線，現在我把她的全部的心靈接受到自已的心靈裏去。通過了她，我自已也成爲一個人了！他們能不能許我們結婚？如果不能結婚，我會因喫醋而死。我每天做夢……她對你講我什麼話？」

阿萊莎重複說出格魯申卡剛纔所說的那番話語。米卡詳細聽着，反復地問了幾次，十分感到滿意。

「我喫醋，她並不生氣麼？」——他喊。——「簡直是女人！「我自已也有殘酷的心。」我愛這類殘酷的人，雖然人家爲我喫醋是我所不能忍受的，不能忍受的！我們會時常打架。但是愛是把她愛到無窮的地步。他們許我們結婚麼？罪犯可以結婚麼？還是問題。沒有她，我不能生活下去……」

米卡皺緊眉頭，在屋內踱走。屋內幾乎黑暗了。他突然露出十分焦慮的樣子。

「她說內中有祕密，內中有祕密，是不是？我們三人合謀反對她，連卡嘉也參加在內麼？格魯申卡，不對，這不是如此。你這就算弄錯了，你的愚傻的女人的心腸弄錯了。阿萊

涉，事情已到了這個地步！我就把我們的祕密對你宣布了罷。」

他朝四面看望，迅速地貼近站在他面前的阿萊莎，用神祕的態度對他微語，雖然實際上沒有人能够聽見他們的說話：那個看守的老頭兒在角落裏的長凳上打盹，至於守衞的兵士是一句話也達不到他們的耳朵裏去的。

「我對你宣布我們的全部的祕密！」——米卡匆忙地微語。——「我想以後再宣布，因爲沒有你，我還能作什麼決定麼？你對於我是一切。我雖然說伊凡高出我們之上，但你是我的安琪兒。惟有你的決議可以解决一切。也許你就是最高的人，而不是伊凡。你瞧，這裏於良心有關，最高的良心有關，——那是一個重要的祕密，我自己不能加以處置，一直延擱在那裏，由你來解决。現在解决的時間還早，因爲應該等候判决：等到判决一下，你就來解决我的命運。現在你不必作什麼決定。我對你說。你聽着，却不必作什麼决定。你站在那裏，沉默着。我不能全部對你宣布。我祇對你說出那個理想，不講細節，你不要作聲。不提出問題，沒有什麼行動，你同意麼？但是上帝，你的眼睛叫我往那裏安放呀？我怕你的眼睛將說出你的决定來，雖然你沉默着。我眞是怕呀！阿萊莎，你聽着：伊凡弟向我提議逃走。詳細情節我不必說：一切都可以預先弄好，一切可以安排好。你不要作聲，不要决定。同格魯申卡一齊到美國去。我沒有格魯申卡是不能生活的！假使他們不放她到我這裏來便怎樣呢？罪

犯能結婚麼？伊凡弟說是不能的。沒有格魯申卡叫我怎樣拿着鐵錘到地底下去？我祇好用這鐵錘砸破自己的腦瓜！另外的一方面，良心上怎樣呢？那就等於逃避苦難！本來有指示，——把指示拒却了。前面有一條潔淨的道路，——却向左邊轉灣。伊凡說，在美國，在「善意」的情況之下，比在地底下可以多得利益。但是我們的地底下的讚美詩將在何處舉行？美國有什麼！美國又是一陣煩亂！我以爲美國也有許多欺騙的事件。逃避在十字架上被釘的刑罰！阿萊克謝意，我對你說，你一人能够明白，沒有別的人。在別人看來這是愚傻的行爲，譫語，那就是指着我對你所講關於讚美詩的話。人們將說，你發了瘋，或是成爲傻瓜。但是我沒有發瘋，也不是傻瓜。伊凡也明白關於讚美詩的意思，很明白，祇是不回答，沉默着。不相信讚美詩。你不要說，你不要說。我看見你的眼神是怎樣的。你已經決定了！你不要决定，憐惜憐惜我罷。我沒有格魯申卡是不能生活下去的。你等到審判以後罷！」

米卡像瘋子似的說完了這段話。他的兩手扶住阿萊莎的肩膀，貪饞的，浮腫的眼神插進他的眼睛裏去。

「罪犯能結婚麼？」——他用哀懇的聲音，第三次重複這個問題。

阿萊莎異常驚訝地聽着，深深地感到震動。

「你對我說一件事情，」「——他說，——「伊凡是不是堅決地主張？究竟誰先想出來

的？」

「是他，是他想出來的，他還堅持地主張着！他一直不來見我，一星期以前忽然到這裏來，直接談起這件事情。他堅持地主張着。他不是請求，却是命令。雖然我把所有我的心臟對他翻了出來，像對你似的，並且講起讚美詩的話，他對於我將服從他的主張是毫不疑惑的。他對我講應該如何佈置，把一切消息全搜集到了，但這話以後再說。他想這樣做，甚至到了歐司底里的程度。主要的是金錢。他說，須化一萬塊錢做逃跑的費用，兩萬塊錢到美國去的路費。他說，用一萬塊錢我們可以安排一個極體面的逃跑。」

「他不許你轉告我麼？」——阿萊莎又問。

「他不許我轉告任何人。主要的是不許告訴你：你是無論如何不能告訴的。他一定是怕你成爲我面前的一個良心。你不要對他說，我轉告了你。千萬不要說呀！」

「你是對的，」——阿萊莎決定了，——「在法庭的判決以前是不能加以決定的。審判以後你自己可以決定；那時候你自己將在自己身上獲到一個新人，他會加以決定的。」

「新人，或是白納德，可以照白納德的方式加以決定！好像我自己就是卑賤的白納德！」——米卡悲慘地露牙笑着。

「哥哥，難道你竟，你難道竟完全不希望被宣告無罪麼？」

米卡抽瘋似的高聳雙肩，否定地搖頭。

「阿萊莎，好人兒，你該走了！」——他突然忙起來。——「看守所長在院裏喊嚷，立刻就要走進來了。我們坐得很遲，不合規章。你趕快吻我，吻我，給我畫十字，好人兒，畫明天的十字……」

他們擁抱着接吻。

「伊凡提議逃走，」——米卡忽然說，——「他自己相信是我殺的！」

凄涼的嘲笑在他的唇上壓了出來。

「你問過他：相信不相信的話麽？」——阿萊莎問。

「不，沒有問。我想問，可是不敢問，沒有勇氣。但是我終歸從眼睛上看到的。唔，再見罷！」

又匆匆地吻了一下，阿萊莎已將走出去，卡米突然又喚回他來：

「你站在我的前面，就是這個樣子。」

他又緊緊地用兩手抓住阿萊莎的肩膀。他的臉突然變成慘白，幾乎在黑暗中也看得很清楚。嘴唇歪斜，眼神釘在阿萊莎身上。

「阿萊莎，你對我說出完全的實話，像面對上帝一樣。你相信不相信是我殺死的？你自

已究竟相信不相信呢？說完全的實話，不要撒謊！」——他對他瘋狂似的呼喊。

阿萊涉的全身似乎被搖曳了一下。他聽出，似乎有什麼尖銳的東西透過他的心裏。

「得了罷，你是什麼意思，……」——他喃語着，露出張皇失措的神色。

「全部實話，整個實話，不要說謊！」——米卡重複着。

「我一分鐘也不信你是兇手，」——抖顫的聲音突然從阿萊涉的胸內掙脫了出來，他將右手向上舉起，似乎引上帝來做這句話的證人。快樂一下子照耀米卡的整個臉部。

「多謝你！」——他拉長着聲音說，好像在昏暈蘇醒過來以後發出來一聲長嘆。——「現在你使我再生了……你信不信：我至今怕問你，眞是怕問你！好了，你去罷，你去罷！你給我力量，作為明天之用，願上帝賜福給你！你去罷，你應該愛伊凡！」——米卡的嘴裏插出最後的一句話。

阿萊涉走了出來，淚流滿頰。米卡會疑心到這種程度，他甚至不信任他，不信任阿萊涉到這種程度，——這一切忽然在他面前展開了還不幸的兄長的心靈裏那個充滿了無出路的憂愁和絕望的深淵。這是他以前疑惑到的。深刻的，無窮的同情忽然一下子把他抓住，而且磨折着他。他的被刺穿的心痛得很利害。「你應該愛伊凡！」——他忽然憶起米卡剛纔所說的

話來。他現在也是去找伊凡。他在早晨時候就很想見伊凡一下。伊凡的磨折他不亞於米卡•現在•和米卡見面以後•更加利害了。

第五章　不是你！不是你！

他到伊凡家去，必須走過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所住的房子。窗裏有亮光。他突然止步，決定走進去。他已經有一星期以上沒有看見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但是他現在想到伊凡也許在她家裏。特別是在那個要緊日子的前一天。他按鈴以後，走上有一隻中國式的燈黯淡地照耀着的樓梯上面，看見一個人從樓上走下來，走攏來以後，纔知道是他的兄長。如此說來，他已經從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的家裏走出來了。

「這是你呀，」——伊凡．費道洛維奇厲聲說，——「唔，再見罷。你找她麼？」

「是的。」

「我不勸你進去，她心神十分騷亂，你更加會使她煩惱的。」

「不，不！」——樓上的門一下子開了，有聲音喊出來。——「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您從他那裏來麼？」

「是的，我到他那裏去過。」

「有話打發您來對我說麼？您進來罷，阿萊莎。您也進來，伊凡．費道洛維奇，一定要

回來，一定要回來。您聽着！」

卡嘉的聲音裏露出一點命令的調子，伊凡・費道洛維奇遲頓了一會，決定同阿萊莎重新上樓。

「偷聽呢！」——他惹惱地微語，但是阿萊莎聽到了。

「請許我穿着大氅留一會兒，」——伊凡・費道洛維奇走進大廳的時候說着。——「我不坐下來。我一分鐘以上是不能再留的。」

「請坐，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說，但是自已還站在那裏。這些日子她的臉貌沒有變動，但是她的深黑的眼睛閃出惡狠的光采。阿萊莎以後記得他覺得她在這時候是特別的美麗。

「他吩咐您轉達什麽話？」

「祇有一句話，」——阿萊莎說，直望她的臉，——「請您憐惜一下，不要在法庭上供出……（他有點不敢啓齒似的，）……你們中間的一切……在你們初次相識的時候……在那個城裏……」

「就是講爲了那筆錢叩頭的事麽！」——她搶上去說，發出一陣苦笑。——「怎麽樣，他是替自已害怕？或是替我害怕？他說讓我憐惜一下，——憐惜誰？他呢？還是我？你說

呀，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

阿萊莎釘看她，努力想了解她的意思。

「也是您，也是他。」——他輕聲說。

「那就是了，」——她惡狠地說，忽然臉漲紅了。

「您還不知道我，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她威嚴地說，——「連我還不知道自己。也許您在明天審問以後，會想到用脚來蹂躪我的。」

「您會作出誠實的供詞來的，」——阿萊莎說，——「需要的就是這點而已。」

「女人時常是不誠實的，」——她咬着牙齒說，——「我在一小時以前還想到我很怕觸着這惡人……像觸着毒蛇……但是不行，他對於我還是一個人。究竟是他殺的麼？是不是他殺的？」——她突然歇司底里地叫喊，迅快地朝着伊凡・費道洛維奇叫喊。

阿萊莎立即明白這個問題她已經對伊凡・費道洛維奇提出過，也許在他來到以後的一分鐘，並非初次，而是幾百次了。而結果是兩人發生了口角。

「我到司米爾加可夫那裏去過……還是你，還是你使我相信他是弑父的人。我祇相信了你！」——她繼續對伊凡・費道洛維奇說。伊凡・費道洛維奇似乎勉强發出冷笑。阿萊莎聽到這個「你」字，打了一個寒戰。他疑惑不到這樣的關係。

「但是够了，」——伊凡說。——「我走了。明天再來。」——他立刻回轉身子，從屋內走出，一直走到樓梯上去。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忽然用一種命令的姿勢抓住阿萊莎的兩手。

「您快跟他去！追上他！一分鐘也不要讓他一個人停留在那裏，」——她迅快地微語，——「他是瘋子。您不知他發瘋了麼？他發燒，神經性的發燒！醫生對我說的。你快去，快跑，追上他……」

阿萊莎跳起來，奔過去追趕伊凡・費道洛維奇。他還沒有走五十步遠。

「你有什麼事情？」——他看見阿萊莎追他，突然回轉身來了。——「她吩咐你來追我，因爲我是瘋子。我知道得爛熟，」——他惹惱地補充這句話上去。

「她自然有點誤會，但是他說你有病是對的，」——阿萊莎說，——「我剛纔在他那裏看見你的臉。你的臉色是很有病的，很有病的，伊凡！」

伊凡不停步地走着。阿萊莎跟着他。

「你知道，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人們是怎樣發瘋的？」——伊凡・費道洛維奇忽然用完全輕輕的，完全不着惱的聲音問，——在這聲音裏突然聽出極坦白的好奇的味道。

「不，我不知道；我以爲有許多不同的瘋狂的種類。」

「在你發瘋的時候，能不能自己在自己身上觀察到呢？」

「我以為在這種情形之下是不能明白觀察自身的，」——阿萊莎驚異地回答。伊凡沉默了半分鐘。

「假使你想同我說什麼話，請你變換一個題目，」——他忽然說。

「為了不遺忘，這裏有一封信給你，」——阿萊莎畏葸地說，從口袋裏掏出麗薩的信來，遞給他。他們恰巧走到街燈傍邊。伊凡立刻認識了筆跡。

「這是那個小鬼的信！」——他發出惡狠的笑聲，沒有拆開信封，忽然撕成幾塊，朝風中拋擲，碎塊飛散了出去。

「好像十六歲還沒有到，已經要把自己供獻給人家了！」——他賤蔑地說，又順着大街走向前去。

「把自己供獻是什麼意思？」——阿萊莎喊。

「自然就像那些淫蕩的女人們供獻自己的身體一樣。」

「你怎麼啦，伊凡，你怎麼啦？」——阿萊莎悲苦而且熱烈地辯護起來。——「她是一個嬰孩，你侮辱嬰孩！她有病，她自己十分有病，她也許也要發瘋……我不能不把她的信轉交給你……相反地我想聽一聽您的話……可以救一救她。」

「你不必聽我的說話。她既然是一個嬰孩，我却不能做她的保姆。你不要作聲，阿萊莎。不要繼續下去。我甚至沒有想這件事。」

他們又沉默了一分鐘。

「她現在將整夜向聖母祈禱，求她指示明天法庭應該怎麼辦纔好，」——他忽然又嚴厲而且狠毒地說着。

「你……你講的是米德隣納・伊凡諾夫納？」

「是的。她做米卡的救星？還是做害他的人？她將祈禱，使她的靈魂取得明朗。您瞧，她自己還不知道，還沒有準備好。也把我當作保姆，希望我哄哄她！」

「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是愛你的，哥哥，」——阿萊莎帶着憂愁的情感說。

「也許。不過我並不想要她。」

「她很悲哀。爲什麽你對她說出……有時你說出……那類使她希望的話呢？」——阿萊莎用畏葸的責備的口氣繼續說。——「我知道你給予她這個希望。我這樣說，眞是對不住得很，」——他補充上去。

「我不能隨我的便做去，我不能立刻決裂，對她直說出來。」——伊凡惹惱地說，——「應該等一等，等到對這兇手的判決下來以後。假使我現在和她決裂，明天她爲了對我復仇，

會在法庭上陷害這個惡徒，因爲她恨他，並且知道她恨他。這上面全是虛僞，建立在虛僞上的虛僞！現在呢，我還沒有和她決裂，她沒有希望，便不會害這個惡徒，因爲她知道我想把他從災害裏救拔出來。這個可惡的判決什麼時候纔能下來呀！」

「兇手」和「惡徒」的辭句在阿萊莎的心裏發出痛楚的反響。

「她用什麼方法陷害米卡呢？」——他問着，仔細推詳伊凡的話語，——「她能供出什麼話來，可以直接陷害米卡？」

「你還不知道這樣。她的手裏有一個憑據是米卡親筆寫的，數學的公式一般地證明他殺死了費道爾・伯夫洛維奇。」

「這是不會有的！」——阿萊莎喊。

「怎麼不會有？我自己讀到的。」

「這樣的憑據不會有的！」——阿萊莎熱烈地重複說着。——「不會有的，因爲兇手不是他。不是他殺死父親，不是他！」

伊凡・費道洛維奇突然止步。

「那末你以爲誰是兇手？」——他顯然似乎冷冷的問，一種傲慢的聲調甚至在這問話裏發響。

「你自己知道是誰，」——阿萊莎輕聲而且深刻的說。「誰？你指着關於那個發瘋的白癡的神話，是不是？那個癲癇病人，是不是？司米爾加可夫是不是？」

「你自己知道是誰，」——他乏力地掙出這句話來。他喘着氣。

阿萊莎突然感到全身發戰。

「誰？誰？」——伊凡幾乎兇蠻地喊着。一切的約束突然消失了。

「我祇知道一件事情，」——阿萊莎還是近乎微語似的說，——「殺死父親的不是你。」

「不是你！這是什麼意思？」——伊凡愣住了。

「不是你殺死父親，不是你，」——阿萊莎堅定地重複着。

沉默延長了半分鐘模樣。

「我自己也知道不是我，你說的是什麼胡話？」——伊凡說，發出慘苦的，歪曲的冷笑。他似乎釘看住阿萊莎。兩人又站在街燈傍邊。

「不，伊凡，你自己有幾次對自己說，兇手是你。」

「我什麼時候說的？我在莫斯科……我什麼時候說的？」——伊凡完全張皇失措地喃語

着。

「你已經對自己說了許多次，在這可怕的兩個月內你獨自面對自己的時候，」——阿萊莎照舊輕聲而且明晰地說着，但是他說話時似乎帶着心神不屬的樣子，似乎不是出於自己的意志，而服從着某一種莫可克制的命令。——「你責備自己，並且自行承認兇手就是你自己。然而殺死的不是你，你弄錯了，兇手不是你。你聽我說，不是你！上帝派我對你說這句話。」

兩人全沉默着。這沉默延長了整整的，長長的一分鐘。兩人站在那裏，互相對看。兩人的臉色全是慘白的。伊凡忽然全身抖戰。緊緊地抓住阿萊莎的肩膀。

「你到我家裏去過的！」他用咬牙的微語說，——「夜裏他來的時候，你也在我那裏……你直說出來罷……你看見他了麼，看見了麼？」

「你說的是誰？……說的是米卡麼？」——阿萊莎疑惑問。

「不是他，管這惡徒刁事！」——伊凡瘋狂地喊。——「莫非你知道他到我家裏來麼？你怎麼知道，你說罷。」

「他是誰？我不知道你說的是誰，」——阿萊莎吃驚地喃聲說。

「不，你知道的……否則你怎麼能……你不會不知道的……」

但是忽然他似乎抑止了自己。他站在那裏，好像有所思索。奇怪的冷笑使他的嘴唇變成歪曲的形狀。

「哥哥，」——阿萊莎又用抖戰的聲音說，——「我對你說這話，因爲你會相信我的話的，我知道這個，我可以一輩子對你說這句話：不是你！你聽着，我一輩子會說的。上帝安排我，對你說出這句心靈上的話語。那怕你從這個時候起永遠恨我也不要緊……」

然而伊凡顯然已經完全把握住自己了。

「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他帶着冷冷的微笑說着，——「我不能忍受那些寓言家和顚癎病人。尤其不能忍受上帝的使臣，您是很知道的。從這時候起我和您斷絕關係，大概是永遠斷絕。請你就在這十字路口立刻離開我。您回家去應該走這條路。特別要避免今天到我家去！您聽見沒有？」

他轉過身子，舉起堅定的步伐，逕直走去，絕不回頭。

「哥哥，」——阿萊莎在他後面喊着，——「假使今天你發生什麼事情，最先請你想到我呀！……」

但是伊凡沒有回答。阿萊莎站在十字路口的街燈傍邊，直到伊凡完全在黑暗裏消失時爲止。他這纔轉過身子，慢吞吞地抄着小胡同回家。他和伊凡·費道洛維奇另外住開，住在不

同的寓所裏。他們兩人誰也不想住在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空閒下來的房子裏去。阿萊沙在一個下市民的家庭裏租了一間帶傢俱的屋子。伊凡・費道洛維奇住得離他很遠，在一所闊綽的房子的邊屋裏租下了一個寬敞的，十分華麗的住宅，——這所房子是屬於一個不貧窮的官員的寡妻所有的。祇有一個古老的，完全聾啞的小老太婆在整所的邊屋裏侍候着他。她全身犯着筋骨痛的毛病，晚上六點睡下，早晨六點鐘起身。伊凡・費道洛維奇在這兩個月以內性情十分奇特，很愛完全獨自留在家裏。連他自己住的那一間屋子也由他自己收拾，至於其餘的房間他甚至不大踏到。他走到自己的家門口，已經想拉鈴，忽然止住了。他感到全身發戰，發出兇惡的抖戰。他突然不去拉鈴，唾了一口痰，轉過身來，迅快地又動身走去，走到城市的完全相反的盡頭，離自己的寓所有兩俄里遠，到一個斜斜欲倒的，木頭砌成的，小小的房子裏去。瑪麗亞・孔特拉奇也夫納住在這裏。她就是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以前的鄉隣，常到他的廚房裏取湯吃，司米爾加可夫曾對她唱歌，奏絃琴。以前的那所房子她出賣了，現在和母親住在像農舍似的屋子裏面。有病的，快將死去的司米爾加可夫，自從費道爾・伯夫洛維奇死後就搬到她們一塊兒居住。現在伊凡・費道洛維奇被一個突襲的，無從克勝的打算所吸引，動身到他那裏去。

第六章　和司米爾加可夫初次相晤

伊凡・費道洛維奇從莫斯科回來，跑去和司米爾加可夫說話，這已是第三次了。在慘劇發生以後，第一次見他，並且和他說話，就在他回來的第一天上，過了兩星期，又去見他一次。但是第二次以後，他停止和司米爾加可夫會晤，所以現在有一個多月沒有見到他，幾乎一點也沒有聽到他。伊凡・費道洛維奇祇在父親死後第五天上，才從莫斯科回來，因此沒有看到他的靈柩：在他回來的前一天，恰巧舉行了殯葬。伊凡・費道洛維奇遲到的原因是阿萊莎不確切知悉他的莫斯科的地址，跑去找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發電報，而她也不知曉確實的住址，便發電給她的姊姊和嬸子，心想伊凡・費道洛維奇一到莫斯科，總會到她們家去的。但是他在到後第四天上纔去。讀到了電報，自然立刻毫不遲延地飛到我們這裏來了。到了這裏以後，他首先遇見阿萊莎。談了一會以後，他很驚訝，阿萊莎對於米卡甚至連疑惑也不疑惑，卻一直指出司米爾加可夫爲兇手，這和城裏其他別人的意見完全相反。他以後又見到警長和檢察官，得悉被控和被捕的一切詳細情節，更加對於阿萊莎奇怪起來，把他的意見當作興奮到最後程度的弟兄相愛的情感，和對於米卡的同情心，——伊凡知道阿萊莎是很愛

米卡的。順便說兩句話，講明伊凡對於兄長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的情感；他根本不愛他，有時對他感到許多許多的同情，但也就和達到了憎惡程度的極大的賤蔑混雜在一起。他對於米卡，甚至對於他的整個的軀體，感到極度的不愉快。伊凡對於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的愛米卡，大爲忿恨。但是他在回來後第一天就和米卡晤面。這次的會晤不但沒有減輕他對於米卡有罪的信念，却甚至更見增加。他發現他的兄長處於不安和病態的慌擾之中。米卡當時說話很多，但是顯得精神散漫，前後不連貫。他說出很決裂的話，罵司米爾加可夫，但是說得十分矛盾，儘說那三千盧布，是死者向他『偷走』的。『錢是我的，錢是我的，』——米卡反覆地說。——『卽使我偷了去，也自有權利。』對於一切反對他的證據，幾乎不加分辯，解釋於自已有利的事實的時候，也很支離破碎，荒誕離奇，——一般地講來，似乎甚至不願在伊凡或任何人面前有所辯白，相反地，竟十分生氣，對於被控告的罪名竟傲然不屑一顧，作暴怒的謾罵，對於格里郭里供出門敞開着的話，惟有發出賤蔑的一笑，說這是『鬼開的門。』對於這樁事實他不能提出任何聯貫的解釋。在第一次會晤的時候，他甚至侮辱了伊凡．費道洛維奇，堅決地說那些自已主張『一切可以被允許』的人們是用不着對他疑惑而且盤問的。一般講來，他這一次同伊凡．費道洛維奇顯出很不親善的態度。和米卡晤面以後，伊凡．費道洛維奇立卽去找司米爾加可夫。

他從莫斯科動身，坐在火車裏的時候，就想到司米爾加可夫和他臨走前的晚上最後一次的談話。有許多事情使他不安，有許多事情他覺得可疑。但是伊凡・費道洛維奇向預審推事作供時，暫時沒有講到那次的談話。他要延擱到和司米爾加可夫晤面以後再說。司米爾加可夫當時在市立醫院裏。格爾城司圖勃醫生，和伊凡・費道洛維奇在醫院裏遇到的官醫瓦爾文司基，經伊凡・費道洛維奇堅持地詢問，斷然回答，司米爾加可夫的暈厥病是無可疑惑的，對於他的問話：「他會不會在發生慘劇的那天假裝發病？」甚至十分驚訝。他們對他說，這次的發作甚至和尋常不同，連發了幾天，因此病人的生命尚在根本的危險之中，現在用盡了種種方法，纔能肯定地說，病人還可以活下去，但是也許，（格爾城司圖勃醫生補充上去，）他的理智將有部分的失調，「假使不是一輩子，便需要充分持續的時間。」伊凡・費道洛維奇不耐煩地問他：「如此說來，他現在是不是瘋子？」醫生答稱：「在完全的意義方面還沒有，但是可以看出一點變態的舉動。」伊凡・費道洛維奇決定自己去看一看，他的變態的舉動在那裏。醫院裏立刻讓他進去會晤。司米爾加可夫躺在單間病房的牀上。在他附近還有一隻病牀，由一個衰弱的城裏的下市民佔住。他得了水腫病滿身發腫，顯然明後天就要死去。他是不會妨礙他們的談話的。司米爾加可夫看見了伊凡・費道洛維奇，張開牙齒，露出不信任的神情，在最初的一刹那，似乎甚至膽怯起來。至少伊凡・費道洛維奇的心裏閃出這個念

頭。但是這祇是一刹那的功夫，其餘的時間，司米爾加可夫那種鎮靜的樣子幾乎使他為之驚愕。乍看起來，伊凡・費道洛維奇無疑地相信他的病況是很要緊的：他的身體軟弱，說話遲慢，似乎困難地轉動着舌根；他的臉色又瘦又黃。在二十分鐘的會晤的時間內，他怨訴着頭痛，四肢痠疼。他的太監似的乾癟的臉似乎縮小，鬢髮蓬亂，蜷曲的頭髮往下挺出，祇剩了細柔的縷絲。但是那隻眯細，似乎有所暗示的左眼露出以前的司米爾加可夫來。「同聰明人談話是有趣的，」——伊凡・費道洛維奇立刻憶起來了。他坐在他脚傍的板凳上面。司米爾加可夫在牀上痛苦地移動身體，但不首先開口，却沉默着，而且似乎帶着不很好奇的神情。

「可以同我談一談麼？」——伊凡・費道洛維奇問，——「我不會使你累乏的。」

「可以的，」——司米爾加可夫用微弱的聲音說着。——「您早就來了麼？」——他謙遜地補充着，似乎鼓勵着感到不好意思的訪客。

「今天纔到……看看你們這裏亂七八糟的情形。」

司米爾加可夫嘆氣。

「你嘆什麼氣？你不是知道的了麼？」——伊凡・費道洛維奇直接了當地說出來。

司米爾加可夫神色莊嚴地沉默着。

「怎麼不知道呢？早就十分明顯的了。但是怎麼能知道會變成這樣的？」

「變成怎樣的？你不要支吾呀！你不是預言過，你一爬進地窖裏去，立刻就會發作暈厥病麼？你一直就指出那個地窖。」

「您在審詢的時候已經供出這句話來了麼？」——司米爾加可夫露出安靜的好奇。

伊凡·費道洛維奇忽然生氣了。

「不，還沒有供出，但是一定要供的。你現在應該立刻對我解釋許多問題，你知道！我是不容許你同我鬧玩笑的！」

「我爲什麼鬧玩笑，既然我的唯一的希望就在您身上，像靠上帝似的！」——司米爾加可夫說，還是那樣十分安靜，祇有一分鐘閉上眼睛。

「第一層，」——伊凡·費道洛維奇起始說，——「我知道暈厥病是不能預先知道的。我調查過，你不要推託。日期和時刻決不能預先規定下來。怎麼你當時竟會預先說出日期和時刻，還加上地窖呢？你怎麼會預先知道你發了毛病，一定要落進地窖裏去，假使你不是故意假裝發病？」

「地窖裏是時常要去的，甚至一天去好幾次，」——司米爾加可夫不慌不忙地說，——「一年以前我也是這樣從擱樓上跌下來的。自然暈厥病不能預先指出日期和時刻，但是預感

是永遠會有的。」

「但是你預先指出了日期和時刻！」

「關於我的暈厥病，您最好去打聽這裏的醫生：我的病是眞的，還是不眞的？我也不必再對您談這件事情。」

「地窖呢？地窖你怎麽會預先知道的？」

「您竟死咬住那個地窖！我當時一鑽進地窖裏去，心裏又恐怖，又疑惑；因爲我怕我沒有了您，在整個世界裏將得不到任何人的保障。我當時爬進地窖，心想：『它現在就要來了，現在就要發作，會不會陷落進去的？』就爲了這疑惑，忽然有避免不了的一陣痙攣抓住我的喉嚨……我就飛躍了進去。所有這一切事情，還有前次和您的談話，就是頭一天晚上，在大門傍，我把我的恐怖通知您，又講起那個地窖，——這一切我已經詳細報告過格爾城司圖勃醫生和預審推事尼古拉·帕爾費諸維奇，他們全部記載在筆錄上了。此地的醫生，瓦爾文司基先生在他們大家面前堅決主張，這全由於念慮而起，全由於疑惑着『會不會跌落下去？』而起。當時這病居然就發作了。於是他們記載下來，這一定單單是爲了我的恐怖而發生出來的。」

司米爾加可夫說完後，似乎被疲乏所磨折，深深地透了一口呼吸。

「你在供詞裏已經宣布出來了麼？」——帶着發驚訝的伊凡・費道洛維奇問。他本來想用宣布他們中間的談話來嚇他一下，結果是他已經自己全都宣布了出來。

「我怕什麼？讓他們把事實的眞相記載下來就是了，」——司米爾加可夫堅決地說。

「關於我和你在大門傍的談話，你一字不漏地講出了麼？」

「不，並不是一字不漏地講出來。」

「你當時對我誇口，說你會假裝發暈厥病，也講了麼？」

「不，這個也沒有講。」

「現在你對我說，你爲什麼當時打發我到切爾馬士娜去？」

「我怕您到莫斯科去；到切爾馬士娜去到底近些。」

「你胡說，你自己請我動身。你說，您走開罷，離開罪孽遠些。」

「我說這話，單祇由於我對您的友誼，由於我的一番忠心，預感出家裏將發生災禍，因此憐惜您。但是我憐惜自己總比憐惜您爲甚。因此我就說：您應該離開罪孽遠些，爲是使您明白家裏將發生災禍，那末您會留下來保護您的父親。」

「你應該直說出來，傻瓜！」——伊凡・費道洛維奇突然漲紅了臉。

「當時我怎麼能直說呢？我心裏祇生出一些恐怖的念頭，而且您也會生起氣來。自然我

怕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鬧出一點亂子，並且把錢拿走，因爲他已經把這錢認爲自己的，而且誰知道結果會殺人的呢。我心想，他單祇偷去放在主人被褥底下用信封裝好的三千盧布，但是竟殺死了。就是您也怎麼能猜到呢？」

「假使你自己說猜不到，那末叫我怎麼能猜到，還留下來呢？你的話何以這樣矛盾？」

——伊凡・費道洛維奇疑慮地說。

「您從我打發您到切爾馬士娜去，而不讓您到莫斯科去，就可以猜到的。」

「那怎麼去猜到呢？」

司米爾加可夫好像很疲乏，又沉默了一分鐘。

「您本可以猜到，我既然勸您不到莫斯科去，而到切爾馬士娜去，那就是我希望您留在這裏近些，因爲莫斯科遠得很，而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知道您離得不遠，便不致于那樣膽壯。況且如果發生了什麼事情，您也能迅快地回來保護我，因爲我自己對您指出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有病，還聲明我怕發暈厥病。我又對您解釋那些叩門的記號。憑着這些記號可以走進死者的屋內去，而我已把這些記號通知了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我以爲您自己當時就可以猜到他一定要做點什麼事情出來，那末您不但不會到切爾馬士娜去，反而要留在家裏。」

「您說話很聯貫，」——伊凡・費道洛維奇想，——「誰然顯得含糊其詞。格爾城司圖勃醫生所說的理智的失調在那裏呢？」

「你和我要滑頭，你這東西！」——他生氣地喊。

「說實話，我當時心想您已經完全猜到了，」——司米爾加可夫帶着極坦白的神色閃躲着。

「假使猜到，自己會留下來的！」——伊凡・費道洛維奇喊，又漲紅了臉。

「我可是以爲您在猜到了一切以後嚇得繞趕緊動身，衹爲了躲開罪孽，連忙跑到什麼地方去，冀圖脫卸自己的干係。」

「你以爲我是和你一樣的懦徒麼？」

「對不住，我心想您也和我一樣。」

「自然應該可以猜到的，」——伊凡慌擾起來。——「而且我也猜到你的方面會做出一點卑劣的行爲來的……不過你這是胡說，你又是撒謊，」——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情，喊了出來。——「你記得，你當時走到馬車前面，對我說：『和聰明的人談話是有趣的。』這末說來，你既然誇獎我，一定喜歡我的，對不對？」

司米爾加可夫又連上嘆了兩口氣。他的臉上似乎露出紅潤。

「如果我喜歡，」——他說，有點喘息的樣子。——「那末單祇是因爲您不到莫斯科去，而答應到切爾馬士娜去。這總歸近些；不過我那幾句話並不是誇獎您，却是責備的意思。您沒有弄清楚這一點。」

「什麼責備的意思？」

「那就是您預先感到將發生災禍，竟會離開親生的父親，不願意保護我們。因爲人家爲這三千盧布會拉我進去，說是我偷的。」

「你這鬼東西！」——伊凡又罵了，——「你等一等；你已經把那些記號，叩門的記號，全都告訴預審推事和檢察官了麼？」

「全都告訴了。」

伊凡．費道洛維奇自己心裏又驚訝了。

「假使我當時想到什麼上去，」——他又說，——「那就是單單地想到你的方面將做出什麼卑劣的舉動來。特米脫里會實行殺人，至於說他會偷錢——我當時是不相信的。……我從你的方面却期待着卑劣的舉動。你自己對我說，你會假裝發作暈厥病，你爲什麼說這個話？」

「純粹由於我的坦白的緣故。我一生從來不故意假裝發作暈厥病，也就爲了在您面前誇

一誇大口，纔這樣說的。這祇是傻氣。我當時心裏很敬愛您，所以隨便和您說說罷了。」

「米卡一直說是你殺了人，你偷了東西。」

「他還有別的什麼話可說麼？」——司米爾加可夫露出牙齒，苦苦地一笑。——「在這一些證據之下，能相信他麼？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看見門敞開着的，那還有什麼可說。隨他說去罷！他急於要救自己呢……」

他靜靜地沉默了下來，忽然似乎想到什麼，補上去說道：

「還有一層：他想把一切都推到我的身上來，說這是我做的事情，——這話我已經聽見過，——就拿我會假裝發作暈厥病來說罷。假使我當時果眞有意謀殺您的父親，我會預先對您說，我會假裝麼？假使我果眞起意謀殺，那裏有這樣傻子，會預先把扳出自己來的憑據說了出來，還要對親兒子說的？那能這樣呢！這是可能的麼？永遠不會如此！那是永遠不會有的事情！現在沒有人聽見你我兩人的談話，除去上帝以外，但是假使您通知了檢察官和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那末連他們到了後來也會替我辯護的：因爲這個人既然預先如此坦白，那到底成爲什麼兇手呢？他們是會這樣看的。」

「你聽着，」——伊凡・費道洛維奇從座位上立起來。他被司米爾加可夫提出來的最後的理由所震愕，便想停止談話，——「我並不疑惑你，甚至認爲對你提出控訴是可笑的

事……相反地，我很感謝你，因爲你使我得了安慰，現在我要走了，以後再來。再見罷，希望你早日恢復健康。你不需要什麼東西麽？」

「眞是感謝得很。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沒有忘記我。我需要什麽，她總是竭力幫忙。她照舊是那樣的心善。好人們每天來看望我。」

「再見罷。關於你會裝假的話，我可以不說出來……而且勸你也不必供出來，」——伊凡忽然不知爲什麽緣故這樣說。

「我很明白。您既然不供出來，那末當時我們在大門邊旁的談話，我也不宣布……」

結果是伊凡·費道洛維奇突然走了出來，剛在圍廊上走了十步，忽然感到司米爾加可夫的最後的一句話裏包含着一點侮辱的意思。他已經想回轉去，但是這念頭祇閃現了一下，就說道：「多末愚蠢呀！」——趕緊從醫院裏走了出去。主要的是他感到確乎得了安慰，也就是由於有罪的不是司米爾加可夫，而是他的兄長米卡的那件事實，雖然似乎應該反過來纔對。爲什麽這樣，——他當時不願意加以分析，甚至感到在自己的感覺裏不斷的搜索是可憎厭的事。他想趕緊忘却一點什麽。在以後的幾天內，他已經完全相信米卡的有罪，在他將一切反對米卡的證據予以精細的基本的研究以後。有些供詞是不相干的人們做出來的，但頗足以震撼人們的腦筋，例如費娜和她的母親的供詞，關於潘爾霍金，關於旅館和波羅脫尼闊夫

小舖的情形，關於莫克洛葉的證人們，更不必說了。主要的是細節使人煩惱。祕密的「叩門」記號的消息使檢察官與預審推事驚愕的程度，幾和格里郭里所供門敞開着的話相同。格里郭里的妻子，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經伊凡・費道洛維奇加以盤問，直接了當地對他聲明，司米爾加可夫在整個夜裏就躺在他們的隔板後面，「離我們的牀不到三步遠，」她自己雖然睡得很結實，但是醒了許多次，聽見他在那裏呻吟：「一直的呻吟，不斷的呻吟。」他又和格爾城司圖勃醫生談話，對他說自己疑惑司米爾加可夫並不像瘋子，祇是身體軟弱罷了。他這話惟有引起老人的微笑。「您知道，他現在特別研究什麼？」——他問伊凡・費道洛維奇——「他在那裏背熟法文字彙，他的枕頭底下放着一本册子，用俄文字母拼出法國話來，嘻，嘻，嘻！」伊凡・費道洛維奇終於放棄了所有疑惑。他想到兄長特米脫里便不能不帶着憎惡的念頭。到底有一樁事情十分奇怪：那就是阿萊莎繼續堅持主張殺人的不是特米脫里，大概是司米爾加可夫。伊凡永遠感到阿萊莎的意見對於他是高貴的，因此現在顯得十分驚訝。還有覺得奇怪的是阿萊莎並不尋覓機會和他談論米卡，自己永遠不開始說，祇是回答伊凡的問題。這也使伊凡・費道洛維奇深切的注意到。然而那時候他被一樁完全支節的事實所吸引：他從莫斯科回來，頭幾天內就將整個身子，毫無挽回地交託在熱烈的，瘋狂的，對於卡德鄰納・伊凡諾夫納的熱戀上面。在這裏沒有地位開始講伊凡・費道洛維奇這一次新的戀

愛，這戀愛以後將影響到他的全部的生活：這本可以當作另一篇小說，另一本說部的題材，然而我不知道什麼時候纔能着手去寫。但是我到底不能置諸緘默的，是當伊凡・費道洛維奇・像我上面所敘述的那樣，夜裏伺阿萊莎離開卡德鄰納・伊凡諾夫納，在街上走着的時候，對他說：「我並不想要她，」——那時候完全在那裏撒謊：他瘋狂地愛她，雖然確乎有的時候竟恨她到甚至可以殺死她的地步。這裏有許多原因：她被米卡的事件所震動，把重新回到她那裏去的伊凡・費道洛維奇看作自己的一個救星。她在情感上被欺壓，受了侮辱和寃屈。現在重又出現了以前十分愛她的那個人，——她是深知道他如何愛她的，——而他的智慧和心地她也是永遠看得比自己高。但是態度嚴肅的女郎並沒有將自身完全付諸犧牲，不管卡拉馬助夫如何具有一個愛人的無從約束的願望，和魅惑她的魔力。同時她因為對米卡變心，而不斷地感覺懺悔，每逢和伊凡發生恐怖的口角的時候，（口角是很多的，）就把這話對他直說出來。他和阿萊莎談話的時候，把這個稱做「虛偽上的虛偽。」自然這裏確乎有多虛偽，這是最使伊凡・費道洛維奇惹惱的地方。……但是這一切以後再說。一句話，他一時幾乎忘却了司米爾加可夫。但是在他第一次會晤以後，過了兩個星期，和以前同樣的奇怪的思想又起始磨折他。他不斷地自行發問：為什麼他當時在臨行前最後的夜裏，在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家裏，像小偷一般，輕輕地走下樓梯，傾聽父親在那裏做什麼事情？以後為什

麼又嫌惡地憶起這情景來，爲什麼第二天早晨忽然那樣地煩惱着，對自己說：「我是卑劣的人！」現在他有一次曾想到，爲了所有這些痛苦的念頭，他或許甚至準備忘掉卡德鄰納・伊凡諾夫納。這些念頭竟又忽然擁估着他到如此的地步！他正想的時候，恰巧在街上遇見了阿萊莎。他立刻止住他，突然對他提出下面的問題：

「你記得，那次飯後，特米脫里闖進屋來，揍了父親一頓，我以後在院裏曾對你說，我給自己保留「希望的權利，」——你說一說，你當時曾否想到，我希望父親的死？」

「我想到的，」——阿萊莎輕聲回答。

「這就是這樣的，用不着去猜。你當時是不是想到，我所希望的是「一隻毒蛇吞噬另一隻毒蛇，」那就是希望特米脫里殺死父親，越快越好……而且我自己甚至不辭加以幫忙呢？」

阿萊莎臉色微顯慘白，默默地望看兄長的眼睛。

「你說呀！」——伊凡喊，「——我竭力想知道你當時想的是什麼？我需要知道事實，需要知道事實！」——他沉重地透了一口氣，預先帶着惡意看望阿萊莎。

「請你恕我，我當時也想到這層了，」——阿萊莎微語，立時沉默着，沒有增添任何的「輕鬆的事實。」

「謝謝！」——伊凡說，便扔下阿萊莎，迅速地走上自己的路。從那時候起，阿萊莎覺察到，兄長伊凡似乎起始決然和他離得遠些，甚至似乎不愛他，所以他自己以後也停止到他那裏去了。但是就在他和阿萊莎相遇以後，伊凡·費道洛維奇並不灣到家裏去，忽然又動身到司米爾加可夫那裏去了。

第七章 再訪司米爾加可夫

司米爾加可夫那時候已經從院裏出來。伊凡·費道洛維奇認識他的新寓所：就在那所傾斜的，木頭砌成的小房裏，裏面有兩間農屋，用一間外屋隔住。瑪麗亞·孔特拉奇也夫納和母親住在一間內，司米爾加可夫另外住在一間裏面。誰知道他住在她們家裏是什麼根據：白住呢？還是出租金？以後人家猜想：他以瑪麗亞·孔特拉奇也夫納的未婚夫的資格，住在他們家裏，而且是白住的。母親和女兒都很敬重他，把他看作比她們地位高的人。伊凡·費道洛維奇叩門後走進外屋，依照瑪麗亞·孔特拉奇也夫納的指示，一直向左面司米爾加可夫所住的「白色農屋」裏去。屋子裏有一隻白磁磚砌成的火爐，燒得很熱。牆上糊着湖色的花紙，都已破碎，有許許多多的蟑螂在花紙底下的裂縫裏蠕動着，發出不止歇的微聲。傢具是不值錢的：兩面牆上兩隻長椅，棹傍放着兩把椅子。棹子雖然是普通木製的，但鋪上着玫瑰色的圓形的棹毯。兩個小窗上各放着一盆天竺花。角落裏放着神像的龕。棹上放着一隻擅得很㸌的，不大的銅水火壺，還有一隻盤子，裏面有兩隻茶杯。但是司米爾加可夫已經喝完了茶，水火壺也熄滅了……他坐在棹傍長凳上，一面看望一本册子，一面用鋼筆畫着什麼。

附近放着墨水瓶和生鐵的，低矮的臘台，上面插好一根化合製成的臘燭。伊凡·費道洛維奇從司米爾加可夫的臉上立刻斷定，他的病業已完全復原。他穿着花式斑斕的棉晨服，業已穿得很舊，而且破得可觀。鼻上架着眼鏡，是伊凡·費道洛維奇以前沒有看見過的。這個極空虛的事實忽然似乎使伊凡·費道洛維奇增加了兩倍以上的怒氣：「這畜類，還戴眼鏡！」司米爾加可夫慢吞吞的抬頭，隔着眼鏡釘看走進來的人；以後輕輕兒摘下，從長凳上抬起身子，但是似乎不十分恭敬，似乎甚至是懶洋洋的，單祇是爲了遵守一種最必要的禮貌，沒有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一點點的禮貌。這一切一刹那間對伊凡閃過，他立刻把握住，覺察了出來，主要的是司米爾加可夫的眼神，十分惡狠的，不愉快的，甚至是傲慢的：「你爲什麼又逛來了，當時已經全都談好，爲什麼又來了呢？」伊凡·費道洛維奇勉强抑住自己：

「你這裏眞熱，」——他說着，還站在那裏，把大衣的紐扣解開。

「脫了罷，」——司米爾加可夫允許着。

伊凡·費道洛維奇脫下大衣，扔在長凳上，抖顫的手取去一隻椅子，迅快地把牠移近棹傍，坐了下來。司米爾加可夫比他先坐到凳上。

「第一層，我們是不是祇有兩人？」——伊凡·費道洛維奇嚴肅而且匆遽地問，——

「沒有人聽得見我們說話麼？」

「沒有人聽得見。您自己看見：有一間外屋。」

「你聽着：我從醫院裏離開你的時候，曾說過假使我不說你擅長假裝發作暈厥病，那末你也不對檢察官宣布我們兩人在大門傍的談話，那是有什麼意思？這究竟應該怎樣解釋？你當時含着什麼用意？你是威嚇我麼？我是和你參加同盟麼？我是怕你麼？」

伊凡·費道洛維奇十分憤恨地說着這些話，顯然故意讓人家知道他看不起一切遁辭和迂迴的手段，而願意揭開最後的一張牌來。司米爾加可夫的眼睛惡狠狠地閃耀，左眼眯緊，他立刻給了回答，一仍然帶着照例的鎮定和熟慮的樣子，意思是說：「你要打開窗子說亮話，就給你來打開窗子說亮話罷。」

「我當時說這話，所含着的意思，就是您預先知道你的親身的父親將被謀殺，竟聽他犧牲，就爲了不使別人判斷您的情感裏有什麼惡劣的意思，且不使他們想到另外某種事情上去，——所以當時答應不向司法長官宣布。」

司米爾加可夫說這話時，雖然不匆不忙，而且顯然頗能自制，但是在他的聲音裏竟聽出一點堅定的，決斷的，惡狠的，傲慢地挑戰的意思。他無禮地釘看伊凡·費道洛維奇。伊凡·費道洛維奇一下子甚至眼花了：

「這是什麼意思？你的腦筋健全麼？」

「完全健全的。」

「難道我當時知道會發生殺案麼？」——伊凡・費道洛維奇終於喊了出來，拳頭緊緊地叩擊棹子。——「另外某種事情——是什麼意思？——你說，你這卑劣的人！」

司米爾加可夫沉默着，傲慢的眼神繼續審視伊凡・費道洛維奇。

伊凡・費道洛維奇跳起來，舉起拳頭，用全力叩擊他的肩膀，竟使他搖搖的朝牆上傾側過去。他的整個臉部一下子蒙着眼淚。他一面說：「捶打軟弱的人是可恥的，先生，」一面忽然用完全弄髒了的，藍格布的手絹掩上眼睛，輕輕的哭着。過了一分鐘。

「够了！停止了罷！」——伊凡・費道洛維奇終於用命令的口氣說着，又坐到椅上。——「不要使我失去最後的耐性！」

司米爾加可夫把那塊抹布從眼上摘下。他的皺紋的臉上每一道小線表現出剛剛受到的侮辱。

「你這卑劣的人當時竟以爲我想串同特米脫里殺死父親麼？」

「我不知道您當時有什麼念頭，」——司米爾加可夫帶着冤屈說，——「我當時在您走進大門的時候，所以攔住您，就爲是用這問題試探您呀。」

「試探什麼？什麼？」

「就是一樁事實：您是不是願意使您的父親快快地被殺？」

最使伊凡·費道洛維奇生氣的是司米爾加可夫堅不欲放棄的，傲慢的語氣。

「那是你殺死他的！」——他突然喊。

司米爾加可夫賤蔑地冷笑了一聲。

「您自已明明知道這不是我殺死的。我以爲聰明人是不必再講這件事情的了。」

「但是爲什麼，爲什麼你當時發生了疑心我的意思？」

「您也知道，單祇是爲了恐懼。因爲我當時的心情是被恐懼震撼着，所以對於大家都起疑心。我決定也來試探您一下，因爲我心想，假使您也和您的兄長懷着一樣的念頭，那末事情就算完結，我自已也會像蒼蠅一般完結的。」

「你聽着，你兩星期以前說的不是這樣的話。」

「我在醫院裏和您說話，也含着這樣的意思，不過心裏想，不說多餘的話語，您也會明白的。您既是極聰明的人，自已也不願意做直接的談話。」

「你瞧！但是你回答呀，你回答呀，我堅持地要求：究竟是怎麼會事？我當時怎麼能使你的卑劣的心靈發生對於我這樣低卑的疑心？」

「說到殺死一層，——那您是無論如何不能，也不願意的，至於說您願意使別的人殺

害，——那您是一定願意的。」

「而且說得那樣安靜，說得那樣的安靜！爲什麼我願意？我願意有什麼根據？」

「怎麼叫做有什麼根據？遺產呢？」——司米爾加可夫惡毒地，甚至似乎報復似地搶上去說，——「您的父親死後你們三弟兄至少可以得到四萬塊錢，也許還多些，但是假使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娶了那位太太，阿格拉菲納·阿歷山大洛夫納，那末結婚以後她立刻會將全部資本轉移到自己的名下，因爲她並不是愚傻的，所以你們三位弟兄在父親死後恐怕兩個布也得不到。那時候離開結婚還有多少遠呢？祇剩一根頭髮罷了。祇要那位小姐用小指頭在他面前招一招，他立刻會伸出舌頭，跟在她的後面，跑到教堂裏去。」

伊凡·費道洛維奇悲哀地抑住自己。

「好極了，」他終於說，——「你瞧我不跳起來，不揍打你，不殺死你。你再說：據你的意思看來，我預定好特米脫里去做這事，冀圖他去做麼？」

「您怎麼能不冀圖呢？他如果殺了人，便會被剝奪去各種貴族的權利，職銜和財產，遣戍到遠方去。那時候父親遺下來他應得的一份財產可以由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和您兩人平分，那時候每人可以得到的不止四萬，卻有六萬。您一定當時冀圖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來實行做的？」

「我還可以忍耆你一點！你聽着，你這混蛋：假使我當時冀圖什麼人去實行，自然是冀圖你，並不冀圖特米脫里。我可以賭咒，我甚至預感你的方面會做出點卑劣的行爲來的……那時候……我還記得我的印象！」

「我當時也想，想了一分鐘，您也冀圖我去做的，」——司米爾加可夫張着嘴作出嘲笑的樣子，——「因此您當時在我面前把自己暴露了出來，因爲假使您預感到我的身上來，同時自己又離開這個地方，那末您似乎很像借此來說：你可以殺死父親，我並不加以阻礙。」

「卑劣的人！你竟這樣瞭解麼？」

「這全是由於切爾馬士娜而起的。請您想一想！您想到莫斯科去，您的父親不斷地請您到切爾馬士娜去一趟，您竟加以拒絕，但是祇從我說了一句愚傻的話，您忽然又答應了！您爲什麼當時答應到切爾馬士娜去？您既然不到莫斯科去，却無緣無故地到切爾馬士娜去，祇由於我說了一句話，那末您總是希望我做點什麼事情出來的呀。」

「不是的，我賭咒，不是的！」——伊凡咬緊牙齒喊。

「怎麼不呢？相反地，您既是您的父親的兒子，爲了我當時所說的那幾句話，應該首先把我送到警區裏去，揍我一頓……至少當地打我一記耳光，但是您相反地，一點也不生氣，立刻照我的十分愚傻的話語，友善地確實履行起來，當時就動身走了。這本來是十分荒誕的

事，因爲您應該留在那裏，保護您的父親的性命……我怎麽能不下一個斷語呢？」

伊凡皺眉坐在那裏，兩手拘攣般支在膝上。

「可惜當時沒有打你的耳光，」——他苦笑着。——「當時我不能把你送警區：因爲誰能相信我，而且叫我告發什麽，但是耳光是可以打的……可惜我沒有猜到雖然打耳光已被禁止，但是我到底要把你的狗臉打得稀爛。」

司米爾加可夫幾乎愉快地看望着他。

「在普通的情形之下，——他說着，用一種自滿的，學究的口氣，有一次他站在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棹傍，和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辯論鋼筆的事情，逗他發氣，也是用的那樣口氣，——「在普通的情形之下，打耳光現在確乎被法律所禁止，大家停止揍打。但是在特殊的情形之下，不但是我們這裏，卽使在全世界上，卽使是最完全的法蘭西共和國，還是繼續揍打，和亞當夏娃的時代一樣，而且永遠不會停止。然而您當時在特殊的情形之下也不敢。」

「你爲什麽學法文字彙？」——伊凡朝放在棹上的練習簿點頭。

「爲什麽我不能學一學，爲了可以增進我的學問，同時心想我將來也許也可以在歐洲的那些快樂的地方住一住。」

「你聽一聽，你這壞蛋，」——伊凡閃耀着眼睛，全身抖戰，——「我不怕你的告發，隨便你怎樣供去好了。假使現在不把你揍死，那末單祇是因爲我疑心你犯了這個罪，要把你送到法院裏去。我還會把你暴露出來的。」

「我以爲您最好沉默着。因爲以我那完全清白無罪，您能告我什麼？誰能相信您？您祇要一開始說，我就全說出來，否則，叫我怎樣爲自已辯護呢？」

「你以爲我現在怕你麼？」

「卽使我現在對您所說的話，法院裏不相信，似是在觀衆中間會相信，而使您感到慚愧的。」

「那又是『同聰明人談話是有趣的』那句話的意思麼？」——伊凡咬緊牙齒。

「您說的正對。您會成爲聰明的人。」

伊凡・費道洛維奇立起身來，憤怒得全身抖戰，穿上大衣，再也不回答司米爾加可夫，甚至看也不看他，迅快地從農屋裏出去。晚上的新鮮的空氣使他感到涼爽。天上月光照得亮亮的。恐怖的噩夢般的思念與感觸在他的心靈裏沸騰。「現在就去告發司米爾加可夫麼？但是有什麼可告發的：他到底是沒有罪的。相反地，他可以反控我。眞的，我當時爲什麼到切爾馬士娜去？爲了什麼？爲了什麼？」——伊凡・費道洛維奇問，——「是的，我自然期待着

發生什麼事情，他的話是對的。」……他又是第一百次憶起他在父親家中的最後的夜裏，在樓梯上的情景，現在又懷着同樣的悲苦的心情，憶起他甚至像被刺戳了似的，站立在那個地方：「是的，我當時期待這件事情，這是實在的！我希望，我確希望這謀殺的！我究竟希望這謀殺麼？希望麼？……應該殺死司米爾加可夫！……假使我現在不敢殺司米爾加可夫，便不値得生活下去的！……」伊凡．費道洛維奇沒有回家，逕直走到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家裏。他的出現使她驚嚇：他像瘋人一般。他把他和司米爾加可夫談話的情形告訴她，整個兒告訴出來，連小節目也不漏。無論她怎樣勸他，他不能安靜下去，儘在屋內踱步，零零落落地，而且奇怪地說話。他終於坐了下來。手支住棹子，頭撐在兩手上面，說出奇怪的話句：

「如果殺死的不是特米脫里，而是司米爾加可夫，那末我當時自然是和他同謀的，因為我嗾使他去做這件事情。是不是我嗾使的，——我還不知道。但是假使是他殺死的，而不是特米脫里，那末自然我就是兇手。」

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聽了這句話，默默地立起身來，走到寫棹傍邊，打開放在棹上的小盒，掏出一張紙來，放在伊凡面前。這張紙就是以後伊凡．費道洛維奇對阿萊莎宣布稱為特米脫里殺死父親的「數學公式般的證據。」那是米卡醉後寫給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的一封信，就在那天晚上，阿萊莎在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家內目擊格魯申卡侮辱卡德隣納．伊

凡諸夫納的情景以後，回到修道院裏去，在田野裏和米卡相遇的那個晚上。當時米卡和阿萊莎分手以後，就跑到格魯申卡那裏去；不知道見到她沒有，但是夜裏竟發現在「京都」酒店裏面，喝了不少的酒。醉後他要了紙筆，塗寫了一張對於自己很重要的文件。這是一封瘋狂的，說話很多，還沒有聯貫的信，也就是「酒醉」的信。好像是一個醉人回家後，起始特別熱烈地對妻子和家裏的什麼人敍講他剛纔如何被人侮辱，他的侮辱者是如何的卑劣的人，他自己相反地是一個極好的人，他一定要給那個卑劣的人一下子，——而這一套話都是長長的，不聯貫的，興奮的，還帶着拳頭擊棹，流着醉淚。酒店裏取出來的紙是質地惡劣，異常汚穢的普通的信牋的破塊，反面寫上一篇賬目。顯然這張紙的地位容納不下醉人的嘮嘮叨叨的話。他不但把所有「天地」上空白的地方寫滿，最後的幾行甚至橫寫在已經寫過的字上。那封信內容如下：「運定的卡嘉！明天我就設法弄出錢來，把你的三千還你，從此再見罷，偉大的憤怒的女人！再見罷！我的愛情！我們從此一刀兩斷！明天我將向所有的人弄錢，假使人們面前弄不到，我敢對你起誓，我要到父親那裏去，砸破他的腦袋，從他的枕頭底下取出來，但是必須伊凡離開那裏纔好。我願意被遣戍出去，終要將三千盧布還給你。但是從此告別。我要對你長跪蹋首，因爲在你面前的是一個卑劣的人。你恕了我罷。不，最好不必恕：你我都鬆快些！我寧願受徒刑，不願領受你的愛情，因爲我愛別人，今天已深深地認識

她了。那末你如何還能饒恕我呢？我要殺死偷我東西的賊！我想離開你們大家，到東方去，不讓任何人知道我。我也要把我遺忘，因爲不但是你一人，連她也是磨折我的人。再見罷！

「再啓者：我寫的是呪咒的話，但是十分崇拜你！我在我的胸脯裏聽得出來。留下了一根絃兒，錚錚的發響。最好將心折成兩斷！我將自殺，而首先總要殺死那條狗。從他那裏搶下三千，扔給你。雖然我在你面前是一個卑劣的人，但決不是狗！你等候着那三千塊錢罷。在那條狗的被褥底下，玫瑰色的絲帶。我不是賊，卻要殺死我的賊。卡嘉，你不要賤蔑地望我：特米脫里不是賊，卻是殺人的兇首！爲了站住脚跟，不受你的傲人的態度，我殺死父親，害我自己。爲了不愛你。

「三啓者：我吻你的脚，再見罷！

「四啓者：卡嘉，你禱告上帝，使人們能拿出錢來。我可以不致於流血。如弄不出錢。便要流血了！你殺死罷！

「你的奴隸和仇人，卡拉馬助夫。」

伊凡讀了這個「文件」，立即確信了。如此說來，殺人的是哥哥，而非司米爾加可夫。不是司米爾加可夫，便不是他，伊凡。這封信在他的眼裏突然取得了數學公式般的意義。他對於米卡的是否有罪，再也沒有任何懷疑。此外，伊凡從來沒有懷疑米卡會串同司米爾加可

夫殺死的，而且還也和事實不相聯屬。伊凡十分安心。第二天早晨，他憶起司米爾加可夫和他的嘲笑時，惟有露出賤蔑的意思。過了幾天，竟自己奇怪，他怎麼能為他的疑心感到那樣痛苦的侮辱。他決定不去理會他，而加以忘却。這樣過了一個月。他不再向任何人盤問關於司米爾加可夫的一切，但是有兩次偶然聽到他病得很利害，而且理智不健全。「結果會發瘋的，」——青年的醫生瓦爾文司基有一次講到他。伊凡當時記住了。在這個月的最後一週內，伊凡起始感到自己不很舒服。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請來的醫生在開審以前從莫斯科來到，他會去請他診視一下。就在這時候，他和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的關係尖銳化到了極點。這是兩個互相愛戀着的仇人。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的「迴到」米卡身邊，那樣急遽而且強烈的感情的轉變，使伊凡陷入完全狂怒的狀態之下。奇怪的是阿萊莎從米卡那裏到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家裏去的時候，我們曾描寫過最後的一幕戲劇，在這幕戲劇發生之前，整整的一個月內，伊凡並沒有從她那裏聽到對於米卡的犯罪有什麼懷疑的意思，儘管她如何「回到」他身邊去，——那是他最忿恨的一件事情。還要注意的是他感到他的恨米卡一天天地加深，同時也明白他的恨他，並非為了卡嘉的「回到」他那裏去，却就是因為他殺死了父親！他完全自己感到，而且意識到這層。雖然如此，他在開審的前十天，曾到米卡那裏去過，對他提出一個逃走的計劃，——這計劃顯然是曾經想了很長久的。在這方面，除去引誘

他做這步驟的主要原因以外，還有一個沒有磨平的創瘢，生在他的心裏，爲了司米爾加可夫說了一句閒話，彷彿米卡被控是於伊凡有利的，因爲那時候他和阿萊莎兩人應得的父親身後遺下來的財產的數目將從四萬增至六萬。他決定犧牲他一方面應得的三萬，作爲設法使米卡逃走的費用。當時他從他那裏回來的時候，感到十分憂愁，而且慚愧：他忽然起始覺得，他的希望逃走，不但爲了犧牲三萬塊錢，以磨平他的創瘢，却爲了別種原因。「是不是因爲我在心靈上是同樣的兇手？」——他問自己。有一種被排除的，却是燙痛了的東西腐爛他的心靈。主要的是在整整的這一個月內，他的驕傲十分受創，但是這話以後再說。……伊凡．費道洛維奇在和阿萊莎談話以後，已經拉自己的寓所的鈴，忽然又決定到司米爾加可夫那裏去，這時候他服從着一種特別的，在他的胸內突然沸騰起來的憤恨的情感。他忽然憶起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剛纔當着阿萊莎喊道：「這是你，這祇是你一人使我相信他是兇手！」伊凡憶起這句話，甚至愣住了：他一輩子從來沒使她相信米卡是兇手，相反地，在他從司米爾加可夫那裏回來的時候，當時他還在她面前懷疑起自己來。相反地，還是她，她取出那張「文件」給他看，證明米卡的有罪，忽然她現在喊道：「我自己到司米爾加可夫那裏去過的！」什麼時候去的？伊凡一點也不知道。如此說來，她完全不很相信米卡的有罪！司米爾加可夫會對她說什麼話？他究竟對她說了什麼話？可怕的憤怒在他的心裏燃耀着。他不明白

他怎麼能在半小時以前把還句話放過去，不當時就喊出來。他放棄了門鈴，跑到司米爾加可夫那裏去了。「我也許這一次要殺死他，」——他在路上想。

第八章　和司米爾加可夫三次及最後一次的晤面

走到半路上，揚起了和那天清早的時候一樣的，尖利的，乾澀的風，撒下細碎的，濃厚的，乾燥的雪。雪落在地上，並不黏住，風把它起捲，即刻升起了十足的風雪。司米爾加可夫所住的城市的一段上並沒有街燈。伊凡・費道洛維奇在黑暗裏走路，不去理會大風雪，本能地辨認着道路。他頭疼，太陽穴裏劇烈地叩擊着。手腕裏發生拘攣，他感到這裏。離瑪麗亞・孔特拉奇也夫納的小房不遠的地方，伊凡・費道洛維奇忽然遇到一個孤獨的醉人，小身材的農夫，穿着打補釘的外套，歪斜地舉步，口中喃喃有詞，在那裏駡人，忽然停止了辱駡，用嘶啞的醉人的聲音唱起小曲來了：

「瀘卡到彼得城去，
我不能再候他了。」

他突然唱完第二行即行中斷，重又駡起人來，以後忽然又拉開嗓音唱歌。伊凡・費道洛維奇在還完全沒有想到他的時候，早就感到十分仇恨他的心思，突然使他悟解到了。他立刻

懷着無可抗拒的願望，想舉拳把這農夫摔倒。恰巧在這一刹那的時候，他們並肩相值，農夫的身體搖晃得利害，忽然全身撞到伊凡身上。伊凡瘋狂般推了他一下。農夫跌了出去，像一根木頭似的倒落在凍冰的地上，祇是痛苦地呻吟了一聲：「啊——啊！」——就不響了。伊凡走到他前面。他仰躺着，完全不動，沒有知覺「會凍死的！」——伊凡想着，便到司米爾加可夫家裏去了。

持燭在手，跑出來開門的瑪麗亞・孔特拉奇也夫納還在外屋的時候，就對他微聲報告，保羅・伯夫洛維奇（那就是司米爾加可夫）病得很利害，不但臥牀不起，幾乎好像失了理智，甚至吩咐把茶水收拾出去，不想喝。

「怎麼，他還鬧兇麼？」——伊凡・費道洛維奇粗暴地問。

「那裏，相反地，完全是靜靜的，不過您不要和他談得太久呀……」——瑪麗亞・孔特拉奇也夫納請求。

伊凡・費道洛維奇開門，走進農屋裏去。

像上次一樣地爐火生得旺熱，但是在屋內顯出一點變更：傍邊的一隻長凳搬了出去，在它的位置上發現了一隻假紅木的大舊皮沙發。沙發上面舖好牀舖，上面放着十分淸潔的枕頭。司米爾加可夫坐在牀上，還穿着那件晨衣。棹子移到沙發前面，所以屋子裏面弄得很



擠。棹上放着一本黃色包紙包着的厚書，但是司米爾加可夫沒有讀，大概坐在那裏，一無所事。他的長長的，沉默的眼光和伊凡·費道洛維奇相遇，對於他的到來顯然不致驚訝。他的臉色變得很利害，又瘦又黃。眼睛陷進去，下面的眼皮發了藍色。

「你真的有病麼？」——伊凡·費道洛維奇止住了。——「我不久坐在你這裏，甚至大衣也不脫。什麼地方可以坐一坐？」

他從棹子的另一端走過去，把一隻椅子挪近棹子，坐了下來。

「你爲什麼望着我，一聲也不響？我祇有一個問題。我要賭咒，我得不到你的回答，決不走開：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到你這裏來過沒有？」

司米爾加可夫長長地沉默着，依舊輕聲看望伊凡，但是忽然手揮了一下，臉背着他移開了。

「你怎麼啦？」——伊凡問。

「沒有什麼。」

「什麼是沒有什麼？」

「她來過了。這於您有什麼相干？您不必儘纏着問。」

「我不能不問！你說，她什麼時候來的？」

「我却忘記掉她了，」——司米爾加可夫賤蔑地冷笑了一聲，忽然轉臉向着伊凡，又釘看他，帶着一種瘋狂和怨恨的眼神，和一月以前那次會晤時望着他的眼神一模一樣。

「您好像也有病，臉頰陷了進去，您的臉色太不好了，」——他對伊凡說。

「你不要管我的健康，說人家問你的話。」

「爲什麼您的眼睛發黃，眼白完全是黃的。您心裏感到很痛苦麼？」

他賤蔑地冷笑，忽然完全縱聲笑了出來。

「你聽着，我說過，我得不到你的回答決不走開！」——伊凡十分惹惱地喊。

「您爲什麼儘纏住我？您爲什麼磨折我？」——司米爾加可夫悲哀地說。

「唉，鬼呀！我不管你怎麼樣。你回答了問題，我立刻就走。」

「我沒有什麼可回答你的！」——司米爾加可夫又低下眼皮來了。

「你要相信，我可以使你回答！」

「您爲什麼這樣着急！」——司米爾加可夫突然釘看他，但並不帶着賤蔑，却幾乎有點憎厭的意思。——「明天是不是法院開審？您不會有什麼事情。您放心好了！您回家去，安安靜靜的躺下睡覺，一點也不要擔憂。」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明天我怕什麼？」——伊凡・奇怪地說，忽然果真有一種懼怕

像冷氣似的吹進他的心竅裏去。司米爾加可夫的眼睛打量了他一下。

「您不——明——白麼？」——他拉長聲音，帶着責備的意思。——「聰明的人何必高興扮出這樣的喜劇來呢？」

伊凡默默地望他。一種出乎意料之外的口氣，完全沒有見過的傲慢的口氣，這個以前的僕人現在對他說話時做出來的，——眞是非同小可的事情。甚至上次也沒有過這樣的口氣。

「我對您說，您不必懼怕。我決不告發您。沒有佐證。你瞧，手都抖索了。爲什麼您的手會動彈的？您回家去罷。不是您殺死的。」

伊凡抖索了。他憶起阿萊莎來。

「我知道，不是我……」——他喃聲說。

「您——知——道麼？」——司米爾加可夫又搶上去說。

伊凡跳起身來，抓住他的肩膀。

「你全說出來，你這毒蛇！全說出來！」

司米爾加可夫一點也不懼怕。他祇是帶着瘋狂的怨恨的心情看着他：

「這樣說來，就是您殺死的呀，」——他憤恨地向他微語。

伊凡垂坐到椅上，似乎熟慮什麼事情。他惡狠狠地冷笑了一下。

「你還是說那天的話麼？還是講上次的事情麼？」

「上一次您站在我面前，全部明白，您現在也是明白的。」

「我祇明白你是瘋子。」

「一個人不怕煩麼？我們面對面地坐着，爲什麼要互相捉迷藏，演趣劇？您是不是還想把一切全推到我一人身上來。當我的面推來？您殺死了，您就是主犯，我祇是您的從犯而已。我做了您的忠實的李却德，依照您的話把這件事做成了。」

「做成了？莫非是你殺的？」——伊凡發着冷戰。

他的腦子裏似乎有什麼東西震動，他的全身發出細碎的，寒冷的抖顫。司米爾加可夫驚訝地看了他一眼：大概是伊凡的驚懼的出於至誠，終於使他驚愕起來了。

「難道您果真一點也不知道麼？」——他不信任地喃聲說着，當面發出一陣歪斜的笑。

伊凡一直望着他，他的舌頭似乎被奪去了。

「溫卡到彼得城去，我不能再候他了。」

那隻歌忽然在他的頭裏作響。

「你知道：我怕你是一個夢，你是一個幻影，坐在我的面前。」——他喃語着。

「除去我你兩人，還有第三個某人以外，並沒有任何幻影呀。這第三個人，他現在無疑地處在我們兩人中間。」

「他是誰？誰在這裏？第三人是誰？」——伊凡．費道洛維奇驚懼地說，向四圍環望，眼睛匆遽地向四面角落裏尋覓什麼人。

「第三人就是上帝，天神，它現在就在我們附近，不過您不必找他，您找不到的。」

「你說你殺人，那是撒謊！」——伊凡瘋狂地呼喊。——「你不是瘋子，便是逗我，像上次一樣。」

司米爾加可夫像上次一樣，完全不露出懼怕的樣子，銳利地注意他。他怎麼也不能克復。他的不信任，他總以為伊凡「全都知道，」祇是裝腔作勢，「當着他的面，他一切推到他一人身上來。」

「您等一等，」——他終於用軟弱的聲音說，忽然從棹下拖出左脚，把袴管往上摟起。他的脚穿着長統的白襪和拖鞋。司米爾加可夫不慌不忙地摘下吊襪帶，手指深深地伸進襪統裏去。伊凡 費道洛維奇望着他，忽然全身抖戰，發出拘攣性的懼怕。

「瘋子！」——他大喊，迅快地從座位上跳起，往後倒退，背撞在牆上，似乎黏在牆上一般，全身挺起得像一根線。他懷着瘋狂的恐怖，目視司米爾加可夫。司米爾加可夫一點也不爲他的懼怕而感到不安，還在襪子裏面搜索着，似乎努力用手指在裏面抓取什麼東西，還拉出來，終於抓到，拉了出來。伊凡・費道洛維奇看見那是一些紙，或一疊紙。司米爾加可夫拉了出來，放在棹上。

「那不是麼！」——他輕聲說。

「什麼？」——伊凡一面抖顫，一面回答。

「請你瞧罷，」——司米爾加可夫還是輕聲地說。

伊凡走近棹傍，取起那一疊東西，打了開來，但是忽然把手指抽開，好像是接觸到一條憎厭的，可怕的毒蛇。

「您的手指一直在那裏抖索，發戰，」——司米爾加可夫說，自己不匆不忙地打開那張紙，原來包封裏面有三疊一百盧布的，花的綠的鈔票。

「全在這裏，三千盧布，您不去點也可以。您收下來罷，」——他點頭指着銀錢，請伊凡收下來。伊凡垂倒在椅上。他臉白得像一塊手帕。

「你弄這襪子的時候……把我嚇住了……」他說，似乎很奇怪地冷笑了一聲。

「難道說，難道說你至今不知道麼？」——司米爾加可夫又問。

「不，我不知道。我總以爲是特米脫里。哥哥呀！哥哥呀！唉！」——他的兩手突然抓住自己的頭，——「你聽着：是你一人殺的麼？哥哥不在內？還是和哥哥在一起呢？」

「祇是同您在一起；同您在一起殺的，至於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是淸白無辜的。」

「好的，好的……關於我以後再說。爲什麼我老是抖索……一句話也不能說出來。」

「當時您很勇敢，您說：『一切都可被容許的，』但是現在竟這樣懼怕！」——司米爾加可夫驚訝地喃語，——「你要不要喝檸檬水，我就叫他們取來。很可以使人淸爽些。不過這些東西先要遮蓋一下。」

他又點頭指着那一疊鈔票。他想立起來朝門外喊瑪麗亞．孔特拉奇也夫納，讓她做一點檸檬水送來。他一面尋覓什麼東西遮一遮錢，不使她看得見，一面先掏出一塊手帕，但是因爲這塊手帕又是十分汚穢，就從棹上取起一本放在上面的唯一的黃色，厚厚的書。——就是伊凡走進來時看到的那本書，——用來壓在銀錢上面。這本書的名稱是『聖父伊薩克．西林語錄。』伊凡．費道洛維奇機械地讀到了這個題目。

「我不要喝檸檬水，」——他說，——「關於我以後再說。你坐下來說一說：你怎麼樣做了這件事情？你全說呀……」

「您最好脫一脫大衣，否則您會全身流汗的。」

伊凡・費道洛維奇似乎現在纔猜到，脫下大衣，沒有從椅上立起來，就扔到長凳上面。

「你說呀，請你說呀？」

他似乎靜下來了。他帶着信心期待司米爾加可夫現在全都說出來。

「關於如何做成的，是不是？」司米爾加可夫氣嘆。——「用最自然的方式做成的，根據您的話語而……」

「關於我的話以後再說，」——伊凡又打斷他，但是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地呼喊，堅定地說着話語，似乎十分鎮定。——「你祇要詳細講一講，你怎麼樣做成的？挨着次序全說出來，一點也不要忘記。細節，主要的是細節。我請求你。」

「您動身以後，我當時就掉落進地窖裏去。……」

「發了暈厥病？還是假裝的呢。」

「自然是假裝的。一切都是假裝的。安然從樓梯上下來，一直走到下面，安然躺下，一趟下，立刻叫喊起來。人家抬我出去的時候，我的身體抖戰着。」

「你等一等，一直是這樣，以後，在醫院裏也全是裝假麼？」

「決不是的。第二天早晨，在進醫院以前，一個眞正的劇烈的，多年沒有見過的暈厥病

發作了。兩天來完全失了知覺。」

「好的，好的。繼續說下去罷。」

「人家把我放在鋪板上面，我就知道是在隔板後面，因爲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每逢我生病的時候，永遠把我放在他們自己的房子的隔板後面。他們從我生下來的時候起，永遠對我是很溫和的。夜裏呻吟着，祇是輕聲地呻吟着。一直等候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

「等候什麼？等候他到你那裏去麼？」

「爲什麼到我那裏去。等候他到宅裏來，因爲我沒有任何疑心，他在這夜裏就會來的。他沒有了我，得不到任何消息，一定自己會爬牆走進宅裏來，他本來是會爬牆的。爬進以後，就要做點什麼事情出來的。」

「假使不來呢？」

「那時便不會發生什麼事情了。我沒有他是不敢的。」

「好，好……你說得明白些，不要忙。主要的是一點也不要忽略過去！」

「我等候他殺死費道爾．伯夫洛維奇。……這是一定的。因爲我是這樣把他預備好了的……在最近的幾天內……主要的是他已經知悉那些記號。以他的疑心病，和這幾天來積聚的憤激的心情，一定會用這些記號闖進屋去的。這是一定的。我就是這樣希望着的。」

「等一等，」——伊凡插上去說，——「假使他殺死了，他就會自己拿了錢逃走的。你不是應該這樣推想麼？在這以後你還能得到什麼？我看不出什麼。」

「他是永遠不會找到錢的。那是我告訴他，錢放在被褥底下。但這不是實在的。以前錢放在小匣裏，那是對的。以後我勸費道爾・伯夫洛維奇把這包錢移到角落裏神像後面，——世界上惟有我一個人是他信任的，——因爲放在那裏是完全沒有人會猜到的，特別在匆忙地進來的時候。因此這包就放在角落裏面的神像後面。放在被褥底下是很可笑的，至少應該鎖在小匣裏面。這裏大家都相信彷彿錢就是放在被褥底下。一個愚蠢的推想。假使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實行謀死，在找不到什麼以後，他不是匆忙地跑走，懼怕一切聲響，——兇手永遠是如此的，——便是遭了逮捕。那末我永遠可以在第二天上，甚至在當天夜裏，伸手到神像後面，把錢取走，於是一切事情可以推到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身上。我永遠可以作這樣希望的。」

「但是假使他沒有殺，祇是揍一頓，便怎樣？」

「假使沒有殺，我自然不敢取錢，就什麼事情也不會發生的。還有一個打算，那就是把他揍到失了知覺的地步，那時候我也來得及去取，以後可以對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報告，這是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毆打以後，把錢偷走的。」

「等一等……我弄糊塗了。如此說來，到底還是特米脫里殺死，而你祇是取了錢，對不對？」

「不，不是他殺死的。我現在還可以對您說，他是兇手。……但是我現在不願意在您面前說謊，因為……因為假使您在這以前果真不明白，並不是在我面前裝假，想把自己的，顯明的罪瞪着眼睛推到我的身上來，那末您總是犯了一切的錯處，因為您明明知道這個殺案，並且委託我去殺死，而自己是在知道了以後離開此地的。所以我今天晚上當面向您證明，您是這一件案子裏的主要的兇手，我並不是主要的，雖然是我殺死的。您就是那個法律上的正犯！」

「為什麼，為什麼我是兇手？唉，我的天呀！」——伊凡終於忍不住，忘記想把關於自己的一切擱到談話後面再說。——「關於那個切爾馬士娜的話麼？你等着，你說一說，為什麼樣需要我的同意，假使你把到切爾馬士娜去一事看作同意？你現在怎樣加以解釋呢？」

「我既然相信得了您的同意，我就知道您回來以後，假使官廳方面為了什麼原因，不疑惑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而疑惑我，或者疑惑我和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同謀，當時您決不致喊嚷出來，相反地，是會替我向別人辯護的。……您在取到遺產以後，將給我獎賞，一輩子給我，因為您由於我纔取到了遺產，如果一娶了阿格拉費納·阿歷山大洛夫納，您會落

得一場空的。」

「啊！你打算以後，一輩子磨折我！」伊凡咬緊牙關。——「假使我當時不離開，反而把你告發，便怎樣呢？」

「當時您能告發些什麼？說我唆使您到切爾馬士娜去麼？這是愚蠢的事情。並且在我們的談話以後，您不是離開，便是留下。假使您留了下來，便不會出什麼事情，我就知道您不高興有這種事情做出來。於是我也就洗手不做。假使您離開，那末這就是使我相信您不會向法院告發我，對於這三千盧布是肯饒恕我的。您以後也並不能根究我，因爲到了那個時候，我會在法院上全盤說出來，並不說我偷錢或殺人的事情，——這個我是不說的，——却說您自己唆使我偷錢，殺人，而我沒有答應。因此我當時需要您的同意，就是爲了使您不能逼我，因爲沒有證據在您手裏，而我却永遠有法子逼您，因爲我發現您渴望父親的死，祇要我說出您來，——社會上大家都會相信，而您會一輩子感到慚愧的。」

「我有，我眞是有這個渴望麼？」——伊凡又咬起牙齒來了。

「您一定有的。您的同意當時默默地對我解決了這個問題，」——司米爾加可夫堅決地看了伊凡一眼。他的身體很衰弱，說得又輕又疲乏，但是有一點內在的，隱祕的東西熾燒着他，他顯然懷着某種目的。伊凡預感到這層。

「繼續說下去，」——他對他說，——「繼續說那天夜裏的事情。」

「往下有什麼可說的！我躺在那裏，聽見主人似乎喊了一聲。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忽然起牀，走了出去，忽然大喊一聲，以後一切靜寂，成爲黑暗。我躺在那裏等候，心跳得利害，忍不住了。我終於立起身來，走了出去，——看見左面的通花園的窗開着，我便再跨了一步，靜靜的聽他活着沒有，聽見主人踱來踱去，頻頻的嘆氣，這末說來是活着的。我心裏喊了一聲『唉！』便走到窗前，對主人喊：『這是我呀。』他對我說：『來過了，來過了，又跑走了！』那就是說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來過了。——『他把格里郭里殺死了！』——『在那兒？』——我對他微語。——『在那邊角落裏，』——他也發出微語。——我說：『您等一等。』我就跑到角落裏去尋找，就在牆傍撞到那個躺着的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他躺在那裏，混身是血，失了知覺。如此說來，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來過了的話是確實的，立刻有一個念頭鑽進我的腦瓜裏去，我當時決定突然了結這件事情，因爲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卽使活着，那末既然失了知覺，是一點也不會看見的。祇有一點冒險，那就是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突然醒來。這是我在當時感到的。這個渴望當時佔據了我的整個身體，使我的呼吸都窄抑起來。我又走到主人的窗前，說道：『她在這裏，她在這裏，阿格拉菲納．阿歷山大洛夫納來了，她要見您。』他全身發抖，像一個嬰孩。——『在那兒？

在那兒？」——一直在那裏喘氣，却還不相信。我說：「她站在那裏，您開門罷！」他從窗裏看了我一眼，又似相信，又似不信，不敢開門，我心想，他一定怕我。說來可笑：我忽然當時想到把表示格魯申卡已經來到的那些記號，就當他的眼前，在窗框上叩擊了出來。他似乎不大相信話語，但是等到我叩出了記號，竟立卽跑出來開門。門開了，我走進來，他站在那裏，身子攔住不放我進來。『她在那兒？她在那兒？』——他一邊望着我，一邊抖索。我心想：既然這樣怕我，——事情不妙！我的兩腿甚至發軟，爲了生怕他不放我進屋，或竟喊嚷了出來：那時候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跑了過來，或者會生出什麼別的事情來。我當時已經不記得，大概我站在那裏，面色顯得慘白。我對他微語道：「她就在那裏，就在窗外，您怎麼沒有看見？」——『你領她進來，你領她進來！』——我說：「她怕，她怕響聲，躲在樹棵底下。您從書齋裏對她喊一聲就好了。」他跑到窗前，把一支臘燭放在窗上，喊道：「格魯申卡！格魯申卡！你在這裏麼？」他一面喊，一面不敢探身窗外，不敢離開我，由於一種恐怖，因爲他很怕我，不敢離開我。我走近窗前，自己把身體探了出去，說道：「那不是她，那是她在樹棵底下對您發笑，您看見沒有？」他忽然相信了，全身竟抖索不止，他實在愛得她太利害了。他當時也就將整個身子伸出窗外。我立刻取起那個鐵製的鎮紙，您記得不記得，這鎮紙就放在他的棹上，有三磅重，舉起來掄一，就朝他的腦袋的尖角上來了一記。

甚至喊也沒有喊一聲。祇是突然坐了下去，我又來一記，又來了第三記。在第三記上感到把他的腦袋砸破了。他忽然直僵僵地躺下去，臉朝上面，全是血。我檢察一下：我身上有沒有血，有沒有濺了血，把鎮紙擦乾，仍舊放在桌上，走到神像那裏，從信封裏把錢掏出來，把信封扔棄在地板上面，玫瑰色的綢帶也放在附近。我走進園內去，全身發着抖索。一直走到有空洞的蘋菓樹那裏，——那個空洞您是知道的，而我早就看得清楚，在裏面放了抹布和紙張，早就預備下的：把那筆款子用紙包好，以後再用抹布包好，深深地塞了進去。那筆錢竟在那裏面放了兩個多星期，從醫院裏出來以後纔去掏出來的。我回到自己牀上，躺了下去，在恐懼中尋思：『假使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完全被殺死，那末倒會發生很壞的情形，假使沒有死，蘇醒了轉來，那就很好，因爲他可以做證人，證明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來過的，那末一定是他殺了人，還搶了錢。』我當時由於疑惑和不耐煩的心情起始呻吟，以便快快兒喚醒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後來她起牀，先奔到我那裏來，忽然看見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不在那裏，便跑了出來，聽見她在花園裏發了一聲叫喊。往下就鬧了一夜，我完全安心了。」

講述者止住了。伊凡一直在死般的沉寂之中聽他的說話，身子動也不動，眼睛直瞪在他的身上。司米爾可加夫講敍的時候，祇是偶然望他一眼，多半朝傍邊斜看。他講完以後顯然

自己感到心神的騷亂，深深的喘氣。他的臉上露出汗珠。但是猜不出他所感到的是懺悔不是。

「你等着，」——伊凡一面熟慮着，一面搶上去說，——「門呢？假使他祇給你開門，那末格里郭里怎麼會在你之前看見門敞開着呢？格里郭里不是在你之前看見的麼？」

可以注意的是伊凡用極和平的聲音問着，甚至完全好像用另一種口氣，完全不是惡恨的口氣，假使現在有人開了門，從門限上望他們，一定會斷定他們坐在那裏，和善地談論一種平常的，却是十分有趣的問題。

「關於那扇門，好像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看見它敞開着，那是他在那裏做夢呢。」——司米爾加可夫發出彎曲的笑容。——「我對您說，他這人不是人，簡直就是頑固的騾子：他沒有看見，但是他覺得他看見，——便無論如何不能搖動他的了。他造出了這一套，那是你我的幸福，因爲到了後來一定會歸到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的頭上去的。」

「你聽着，」——伊凡•費道洛維奇說，好像又起始忙亂，努力在那裏盤算着。——「你聽着……我還想問你許多話，但是忘掉了……我老是忘記，弄得糊裏糊塗……是的！你祇須對我說一句話：你爲什麼把包封拆開，留在地板上面？爲什麼不一直就帶着包封把款取去……你剛纔講敍的時候，我覺得你提起這個包封來，說得好像就是應該這麼辦似的……爲

什麼這樣，——我不能了解……」

「我這樣做，自有一種原因。因爲假使是一個深知內幕，慣悉一切的人，例如像我這樣，預先看見這筆錢，也許自己封在信封裏，親眼看見把信封包牢，題上字，那末這個人假使殺了人，何必在殺完以後，還要拆開信封，而且是那樣匆匆忙忙的，明明早就知道錢一定放在那個信封裏面：相反地，假使我就是偷錢的人，一定會把那信封隨隨便便的塞進口袋裏面，一點也不拆開，趕快帶着跑走。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是另外一會事：他祇是從傳聞中知道這件事情，並沒有看見原物，所以要做得好像從被褥裏取了出來，連忙當時就拆開來，查一查：果眞有沒有錢？包封就當時扔棄在那裏，來不及想到它將成爲一個物證，因爲他是一個不慣熟的小偷，以前從來顯然沒有偷過東西，因爲他是世襲的貴族，如果現在決定偷竊，那好像不是偷竊，祇是取回他自己的財產，因爲他事前曾對全城的人聲明過這層，甚至預先在大家面前誇下大口，說他要跑去，向費道爾·伯夫洛維奇收回自己的所有物。這意思我在察問的時候並沒有向檢察官明白地說出，卻似乎用暗示引上去，好像自己並不明白，好像是他自己想出來，而不是我對他提示的樣子，——檢察官爲了我這個暗示甚至唾涎也流出來了。……」

「難道，難道這一切是你當時在當地想出來的麼？」——伊凡·費道洛維奇喊，驚異到

心神騷亂的地步。他又驚懼地看了司米爾加可夫一眼。

「怎麼能在這樣忙亂之中全都想出來呢？這都是預先想好的。」

「唔，唔，……那是鬼幫你的忙！」——伊凡・費道洛維奇又喊。——「不，你並不傻，你比我所料想的聰明得多……」

他立起身來，帶着在屋內踱走一下的顯明的意思。但是因爲桌子擋住道路，在牆壁和桌子中間很難走得過去，他祇好轉了一灣，又坐下了。他走不過去的一層也許忽然使他惹惱，所以他幾乎照舊發出瘋怒，突然喊道：

「你聽着，你這不幸的，卑賤的人！難道你不明白，假使我至今沒有殺死你，祇是因爲想留你到明天的法院上去講話麼？上帝看得見，（伊凡向上舉手，）——也許我是有罪的，也許我果眞懷着祕密的願望，希望……父親的死，但是我可以對你賭咒，我並不像你所料想的那樣有罪，也許我並沒有唆使你。不，不，我並沒有唆使你！但是一樣的，我要把自己供出來，明天，在法院上供出來，我已經決定了！我要完全說出來，完全說出來。你我兩人一同出首！你在法庭上無論說我什麼話，無論你怎樣作證，——我可以承受下來，不怕你；我自己全可以予以確認！但是你應該在法庭前面直供出來！應該的，應該的，我們一塊兒去！就是這樣辦！」



伊凡用隆重而且有毅力的態度說出這些話來，單從他的閃耀的眼神裏就可以看出事情就是這樣的。

「我看您有病，病得很利害。您的眼睛是完全黃的，」——司米爾加可夫說，但是完全沒有嘲笑的意思，甚至似乎表示惋惜。

「我們一塊兒去！」——伊凡重複着說，——「你不去，——我終歸會獨自供出來的。」

司米爾加可夫沉默着，似乎在那裏凝思。

「一點也不會發生什麼事來的，您不會去的，」——他終於斷然地決定。

「你不瞭解我！」——伊凡喊，帶着責備的口氣。

「您如果一切直認出來，您會感到十分害臊。而且也沒有益處，完全沒有益處，因爲我將直說出來，我從來沒有對您說過這類的話，您不是犯了毛病，（也實在有點像，）便是憐惜您的老兄，犧牲自己，所以扳出我來，因爲您終歸一輩子把我當作一隻蒼蠅，而不當作人的。誰能相信您？您究竟有什麼證據？」

「你聽着，你現在把這些錢拿出來給我看，自然是爲了使我相信的意思。」

司米爾加可夫把伊薩克，西林的書從那疊鈔票上挪開，放在一傍。

「這些錢你帶了走，拿了去罷，」——司米爾加可夫嘆了一口氣。

「自然我要帶走的！但是你既然爲了它殺人，爲什麼要給我呢？」——伊凡帶着絕大的驚異的態度看着他。

「我並不需要這個，」——司米爾加可夫用抖慄的聲音說，還揮搖着手。「我以前有一個念頭，就是帶着這幾個錢到莫斯科，或外國去，起始生產。這是我的一個幻想，特別是因爲「一切都可以被容許的。」這確乎是您教我的，因爲您當時對我說了許多這類的話：因爲既然沒有永恆的上帝，便無所謂道德，也就不必再需要它。這話您說得很對。我的看法是這樣的。」

「你是由於自己的智慧而理解到的麼？」——伊凡作了一聲歪笑。

「由於您的指導。」

「現在你把錢交還，一定信仰上帝了罷？」

「不，不信，」——司米爾加可夫微語。

「那末你爲什麼還呢？」

「算了……不必提了！」——司米爾加可夫又揮起手來。——「您當時一直在那裏說，一切是可以被容許的，但是現在爲什麼自己又這樣驚慌呢？甚至打算去告發自己……不過這

是不會有的事情！您不會出頭自己告發的！」——司米爾加可夫又堅決而且確信地決定。

「你往下看得見的！」——伊凡說。

「不會有這事的。您很聰明。您愛錢，這是我知道的，您也愛榮譽，因爲您很驕傲，您過分地愛女人的美貌，愛在安謐的自足之中生活下去，對任何人都不肯低頭，——這是最要緊的一件事情。您決不願在法庭接受這恥辱，傷害您的一輩子。您像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一樣，在所有他的孩子裏面最像他，和他的心情相同。」

「你不傻，」——伊凡說，似乎吃了驚愕；血襲到他的臉上。——「我以前心想你愚傻。你現在是極嚴肅的！」——他說，似乎忽然用新的態度瞧了司米爾加可夫一眼。

「您出於驕傲纔心想我是愚蠢的。您把錢收了下來罷。」

伊凡把三疊鈔票全都向口袋裏塞進，不用什麼東西包封。

「明天交到法庭上去；」——他說。

「誰也不會相信您，您現在有的是自己的錢，從小匣裏取了出來，就送上去了。」

伊凡從座位上立起來。

「我要對你重複一句，我現在不殺死你，單單是因爲明天我用得着你，你應該記得這層，不要忘記！」

「那有什麼，您殺就是了。現在就殺，」——司米爾加可夫忽然奇怪地說，奇怪地看伊凡。——「您連這也不敢，」——他說着，苦笑了一聲，——「您一點也不敢做的，你這以前的勇敢的人！」

「明天見！」——伊凡喊，想動身走。

「您等一等：再給我看一看。」

伊凡掏出鈔票來，給他看。司米爾加可夫瞧了它十秒鐘。

「唔，你去罷，」——他說着，揮了揮手，——「伊凡•費道洛維奇！」——他忽然朝他後面喊着。

「你有什麼事？」——伊凡一面走，一面回頭。

「告別了罷。」

「明天見！」——伊凡又喊，從農屋裏走了出去。風雪還繼續猖獗着。最初幾步他走得很勇猛，但是忽然似乎起始搖晃了。「還是有點關於體質的，」——他心裏想，冷笑了一聲。彷彿有一種快樂現在躍進他的心靈裏去。他自身裏感到在一種沒有盡休的堅定：近來把他磨折得異常痛楚的他的動搖的心情已告終止！業已取得了決議，「再也不會變更的了，」他欣然想。在這一刹那間他忽然撞到什麼東西上面，幾乎倒下地來。他止了步，辨出自己的

脚下橫着被他摔倒的那個農人，還躺在那個地方，沒有知覺，而且動也不動。雪已撒滿了他的整個臉部。伊凡忽然抓住他，拉着他。他看見右面房裏有燈光，便走過去，叩擊窗板。一個下市民，房子的所有主，應聲而出。他請他幫忙把農人拖到警區裏去，答應給他三個盧布。下市民穿好衣裳，出來了。我不再詳細描寫伊凡·費道洛維奇如何達到目的，把農人安放在區上，還經過一番手續，由醫生加以診察，而且又不稍吝惜地化些錢，「作爲使費。」我要說的是這件事情差不多費去了一小時的功夫。但是伊凡·費道洛維奇感到很滿意。他的思想散漫地工作着：「假使我沒有堅定取了明天應該實行的決議，」——他忽然愉快地想，——「我決不會費去整小時以安排這個農夫，一定從他身傍走過，不管他凍死不凍死……但是我是如何有力量觀察自己呀！」——他心裏想着，同時還帶着極大的愉快：——「他們竟決定我發了瘋！」他走到自己的家的時候，忽然止步，發生了一個突襲而來的問題：「要不要現在就去見檢察官，告發一切！」他解決了問題，又走回到房子裏去：「明天一塊兒！」——他獨自微語，奇怪的是所有的快樂，所有的自滿的心情一剎那間幾乎全都過去了。他走進屋內時，有一種冰冷的感覺忽然觸到他的心上，似乎是回憶，說得正確些，似乎是提醒，在這屋內，有些痛苦的，討厭的東西，現在正存在着，而且以前也存在過。他疲乏地垂坐在沙發上面。老婦人送來水火壺，他沏了茶，但是沒有動一動；把老婦人打發出去，明天再來。他

坐在沙發上面，感到頭昡。他感到有病而且乏力。他開始沉睡，但又不安地立起身來，在屋內踱步，以驅走睡魔。他有的時候感到自己在那裏譫語。但不是疾病使他最爲注意；他又坐下來，起始間或向周圍環顧，似乎審看什麼東西。這樣來了幾次。後來他的眼神凝注地落在一個點上。伊凡冷笑了一聲，但是怒氣灌到他的臉上。他許久時候坐在那裏，兩手緊緊地摔住腦袋，眼睛仍舊斜看以前的那個點，朝着靠在對面牆上的沙發斜看。顯然好像有什麼東西使他惹惱，有什麼物件使他不安，磨折着他。

第九章 鬼——伊凡的夢魔

我不是醫生，但是覺得已到了我必須對讀者解釋伊凡·費道洛維奇的病情的時候。我趕在前面，祇能說一件事情：他今天晚上恰巧處於發作腦炎的前夜。這毛病早已完全佔據了他的早就失調的，卻還在頑固抵抗疾病的軀體。我對於醫學根本是外行，同時我猜也許他確乎藉着意志的可怕的努力，暫時能以將病魔驅除，還想加以完全克復。他知道他身體不舒服，但是在這時候，在臨來的，運定的，一生的時間內，在必須當面出現，勇敢而且堅決地說出自己的話，而且「在自己面前表白自己」的時候，他厭惡地不願生病。他有一次到莫斯科新來的醫生那裏去，——這醫生是卡德鄰納·伊凡諾夫納為了她的一個理想特地請來的，這件事我已在上面提過。醫生在聽他敘述，且加以檢察以後，斷定他的腦子裏甚至好像近乎失調，對於他懷着厭惡供承出來的一些話語一點也不驚訝。「在您的情況之下幻覺是可能的，」——醫生決定，——「雖然還須加以調查……總而言之，必須起始正正經經地予以治療，不能丟失一分鐘的時間，否則一定很壞。」伊凡·費道洛維奇從他那裏走出來以後，沒有履行他的明智的勸告，不肯躺下來就醫：「我還可以走路，暫時還有力氣，如果倒下來，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再讓人家隨便去治療罷，」——他決定以後，揮了揮手。他現在坐着，幾乎自行覺得自已發着譫語，還像我以前說的那樣，固執地注視對牆沙發上面的某種東西。在那裏忽然坐着一個人，誰知道是怎樣進來的，因爲伊凡・費道洛維奇從司米爾加可夫那裏回來，進屋以後，他還沒有在屋內。那是一位老爺，或者不如說是俄羅斯的某類的紳士，年紀已經不輕，將近五十歲，深色的，很長且還濃密的頭髮裏灰白髮不見多，尖銳形的鬍鬚剃得短短的。他穿着一件褐色的上衣，顯然是好裁縫裁製的，但已穿得破舊，大概是三年前裁製的，已經完全不合時髦，這類衣裳在富裕的體面社會已有兩年沒有人穿。內衣和像圍巾樣子的長領帶，全和一般漂亮的紳士們一模一樣，但如近看一下，內衣是骯髒的，寬闊的圍巾是很破舊的。客人的那條帶格的袴子穿在身上很好看，但是顏色太鮮豔，似乎太狹窄，現在已經沒有人穿的了。那隻柔軟的白鴨絨帽也是如此，他帶在身邊似乎太不合時令了。一句話，那是在極微薄的經濟收入之下的體面的外貌。這紳士頗像屬於在農奴制度時代還見繁盛的游手好閒的田主的階級。他顯然見過世面和上等社會，曾經有過奧援，也許至今還保持着，但是在過了青年時代的快樂生活以後，再加上農奴制新近被廢除，漸漸的變爲貧窮，似乎變成一個雅緻的食客，在善良的好朋友家裏溜進溜出，人家都當他具有合得來的，圓活的性格，還因爲他總是一個體面人士，甚至在隨便什麼人們面前都可以讓他同桌坐下，

自然是叨居末座。這類食客，性格闊活的紳士們，善於敍講政事，相伴賭牌，根本不愛任何的委辦的事件，假使有人纏住他們去做。他們普通是孤獨的，或是獨身漢，或是鰥夫，也許有子女，但是他們的子女永遠在遠遠的什麼地方，某某嬸母處，撫養着，——對於這些嬸母紳士幾乎從來不在體面社會裏提過，似乎對於這種親戚害臊。他們和子女們漸漸的完全隔絕，偶然在命名日的那天和聖誕節上收到些賀信，有時甚至也予作復。這位不速之客的容貌不見得是善良的，却還是圓活的，而且準備依照當時的情勢，作出一切有禮貌的臉色。他身上沒有錶，但戴着繫在黑色綢帶上的玳瑁單眼鏡。右手的中指上套着一隻鑲不貴的猫眼石的厚重的金戒。伊凡．費道洛維奇惡狠地沉默着，不願意開口說話。客人等候着，坐在那裏，正像一個食客，剛從樓上專給他騰出的房間裏走下來，和主人作伴，現在祇好馴順地沉默着，因爲主人正忙着，皺眉想什麼事情；但是他準備作一切客氣的談話，祇要主人開始說話。他的臉忽然似乎露出一種突襲的關慮的樣子。

『你聽着，』——他起始對伊凡．費道洛維奇說，——『請你恕我，我祇要提醒你一聲：你到司米爾加可夫那裏去，是爲了打聽關於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的事情，但是你走的時候，竟一點也沒有打聽出什麼來，一定是忘了……』

『啊，是的！』——伊凡忽然脫口說出來，他的臉爲了焦慮而陰黑下去。——『是的，我忘

記了……但是現在是一樣的，一切到明天再說，」——他自行喃語，——「至於你呢，」——他惱地對客人說，——「這是我自己應該立刻記憶起來的，因爲使我煩惱不止的就是這件事情！你現在闖了進來，難道我就會相信你，說這是你提醒的，不是我自己記憶起來的麼？」

「你不去相信好了，」——紳士發出和藹的微笑。——「强制信仰算什麼？在信仰裏是任何證據不能幫忙的，特別是物質上的證據。福瑪的相信並非因爲他看見了復活的基督，卻因爲以前就想去相信。例如那些巫術者……我很愛他我……你想一想，他們以爲他們對於信仰是有益的，因爲鬼從另一世界裏對他們顯露尖角。他們說：「這就是所謂物質的證據，足以證明另一世界是有的。」另一世界和物質的證據，底下是什麼？即使鬼得了證明，還不知道上帝得到了證明沒有？我想加入理想主義研究會，立在和他們對抗的地位上面，那就是說：「我是現實主義者，而不是物質主義者，哈，哈，哈！……」

「你聽着，」——伊凡•費道洛維奇忽然從桌邊立起，——「我現在好像發譫語……自然在發譫語……你儘管胡說一頓，對於我總是一樣的！你不會使我狂怒得像上次那樣。我祇是有點慚愧……我想在屋內踱步……我有時看不見你，甚至聽不到你的聲音，像上次那樣，但是永遠猜到你亂嚼的是什麼，因爲還是我，我自己在那裏說話，而不是你！我祇是不知道，我上次是不是睡熟，還是醒的時候見到你的？我現在用冷水浸濕手巾，放在頭上，你也

許就要湮滅。」

伊凡·費道洛維奇走到角落裏，取起手巾，履行他所說的話，於是頭上放着濕手巾，在屋內踱來踱去。

「我很高興，你我彼此一直用「你」來稱呼，」——客人起始說。

「傻瓜，」——伊凡笑了，——「我還會和你用「您」來稱呼麼？我現在很高興，不過太陽穴裏很痛……腦瓜也痛……請你不必像上次那樣闊哲學。假使你不能走開，應該聊出一點快樂的話來。你可以談一談人家的閒事，你本來就是食客，可以談一談人家的閒事。爲什麼儘弄些夢魘的話來纏繞！但是我不怕你。我會克制你。不致於送進瘋人院裏去的！」

「食客這個字很妙。是的，我就是這類人。我在地上不是食客，却是誰呀？我聽你說話，覺得有點奇怪：你彷彿起始有點把我當作眞實的什麼東西，並不單祇當作你的幻想，像上次那樣的堅持着……」

「我一分鐘也不把你當作現實的東西，」——伊凡甚至似乎狂怒地喊了出來。——「你是謊，你是我的病根，你是幻影。我祇是不知道怎樣可以把你根除，我看出在一些時候內我必須受點苦。你是我的幻覺。你是我的化身，但祇是我一方面的化身……我的思想和情感的化身，但祇是最惡劣而且愚蠢的情感。在這方面，你甚至對於我是很有趣的，假使我有功夫

和你起膩……」

「等一等，等一等。讓我來戳破你：你剛纔在街燈旁邊，你朝着阿萊莎，大喊：「你是從他那裏知道的！你怎麼會知道他到我這裏來呢？」那末你憶起我來了。如此說來，在一小刹那間你是相信的，你相信我實在有的，」──紳士柔和地笑了。

「是的，這是自然的一個弱點……但是我不能相信你。我不知道，我上次睡着，還是醒着。我也許當時單祇在夢裏見到你，並不是在清醒的時候……」

「你剛纔爲什麼同他，同阿萊莎那樣嚴厲？他是可愛的；我爲了曹西瑪長老，對他犯了錯處。」

「你不許提阿萊莎！你居然敢這樣說，你這僕人！」──伊凡又笑了。

「你一邊罵，一邊笑，──這是好兆。你今天和我比上次客氣得多，我明白爲什麼緣故：那個偉大的決定……」

「對於那個決定不許你提！」──伊凡兇橫地喊着。

「我明白，我明白。c'est noble c'est charmant,（這很正直，這很妙，──譯者註。）你明天要去替哥哥辯護，犧牲自己…… c'est chevaleresque（這是騎士的派頭，──譯者註。）……」

「不許作聲，我要踢你一脚！」

「一部分說來，我將引為快樂，因為你踢了我一脚，我的目的便算達到，那就是說你相信我的現實，對於幻影是不去踢的。玩笑的話且拋在一邊；我是無所謂的，你儘管隨便去罵罷。不過最好能稍稍地客氣一點，甚至同我也應該客氣一點。否則，傻瓜呀，僕人呀，儘是這一套的話！」

「罵你就是罵我自己！」——伊凡又笑了。——「你就是我，就是我自己，不過面貌不同而已。你所說的話就是我心想的……你沒有一點力量對我說新的話語！」

「假使我的思想和你相合，這祇是給我一個榮耀，」——紳士有禮貌而且嚴正地說。「不過你儘拾取我的壞思想，主要的是愚蠢的思想。你愚蠢而且庸俗。你太愚蠢了。不，我不能容忍你！叫我怎麼辦呢？叫我怎麼辦呢？」——伊凡咬緊着牙齒。

「我的好朋友，我總歸願意做一個紳士，希望人家也這樣待我，」——客人起始說，發作一種純粹食客派的，預先就退讓的，善良的驕傲的派頭。——「我窮，但是……我不說我很誠實，但是……社會上普通認我為墮落的安琪兒，這已成為一定不移的原則。我真是想不到，我怎麼能成為一個安琪兒。即使曾經做過，也是很久，忘掉是不算罪過的。現在我祇珍重一個體面的人士的名譽，廝廝胡胡地生活着，努力做有趣的人。我誠懇地愛人，——人家

糟塌我的話不知說了多少！我有時搬到您那裏來住，我的生活就好像有點實有其事似的，還是最使我喜歡的。我自己和你一樣，也爲了荒誕的一切而感到痛苦，所以我愛你們的地上的現實。你們這裏一切都畫得淸淸楚楚，這裏有定理，這裏有幾何，而我們則全是些不定方程式！我在這裏行走，幻想。我愛幻想。而且在地上我成爲迷信的人，——請你不要笑我：我最喜歡的就是成爲迷信。我在這裏承受下你們一切的習慣：我愛上商業澡堂，你想也想不到，並且愛和商人和神甫們一塊兒蒸發。我的幻想就是根本，而且無可挽回地化身成一個肥胖的，七鋪特重的女商人，並且相信他所說的一切的話。我的理想就是走進教堂，誠心誠意地插上一支臘燭，眞是這樣的。那時候我的痛苦到了盡頭了。我也愛在你們這裏治病：春天天花流行，我跑到育養院去種荳，——你要知道在那一天我是如何的滿足；給斯拉夫兄弟們捐了十個盧布！……你沒有聽我說話。你知道，你今天有點不很自在的樣子，」——紳士沉默了一會，——「我知道你昨天到那位醫生那裏去過……你的健康怎麼樣。醫生說什麼話？」

「傻瓜！」——伊凡喊。

「你眞聰明。你又罵人了麼？我說這話，並不由於同情，我是隨便說說罷了。請你不必回答。現在傻痲質斯病又流行了……」

「傻瓜，」——伊凡又重複一句。

「你儘說這些話！我去年得了一場傻麻質斯病，至今還記得的。」

「鬼也有傻麻質斯病麼？」

「既然我有時化身爲人，怎麼會沒有呢。我化了身，便須承受它的結果。撒但 Sum et nihil humanum ame alienum puto.※」

「什麼？什麼？撒但 Sum et nihil humanum這對於我並不愚傻！」

「我很高興，我到底博到你的喜歡了。」

「你這話不是從我那裏得來的，」——伊凡忽然止住，像受了驚愕一般。——「我的腦筋裏從來沒有想到這層，這很奇怪……」

「C'est du nouveau, n'est-ce pas ※※這一次我要誠懇做人，我可以對你解釋一下。你聽好了罷。在睡夢中，特別在發夢魘的時候，由於腸胃的失調，或其他什麼原因，有時候人會做極美術的夢，夢見複雜的，實有的情景，一種事件，甚至整個世界的事件，帶着複雜的情節，意料不到的細節，從您的最高的精神表現一直到襯衫上的最後一粒鈕子，我敢賭咒，這是萊夫・託爾斯泰也寫不出來的。而且做這夢的有時並非文學家，卻是最普通的人

※拉丁的諺語：我是人，關於人的一切我並不隔膜。

※※這很新鮮，不是麼？

們，官員們，小品文作者，神甫們……這問題甚至成爲整個的謎：有一位大臣甚至親自對我承認，他的一切好的觀念都是從他睡着的時候得到的。現在就是這樣。我雖然是你的幻覺，但是好比在發夢魘的時候一般，我說的儘是些你至今在腦筋裏還沒有進到的古怪的東西，所以我並不是重複你的思想。我祇是你的夢魘，並沒有別的什麼。」

「你撒謊呢。你的目的就是使我相信你實有其物，而非我的夢魘，而你現在自己又證實你是一個夢。」

「我的好朋友，我今天採取了一個特別方法，我以後再對你解釋。等一等，我說到什麼地方停住的？是的，我當時遭了涼，不過沒有在您那裏，還在那邊……」

「那邊是什麼地方？你說，你是不是要在我家裏住得很久，不能走麼？」——伊凡幾乎絕望地喊了出來。

他停止走路，坐在沙發上面，手肘靠在桌上，兩手摀着腦瓜。他把濕手巾從自己身上摘下，憤憤地把它扔棄：顯然沒有什麼用處。

「你的神經失了常度，」——紳士說，帶着瀟灑自如，漫不經意，却完全和善的神色。——「你生我的氣，甚至是爲了我也能遭涼，但這事是由於極自然的樣式而發生的。我當時忙着赴一個彼得堡的高等的貴夫人的外交宴會。她在大臣們方面頗有勢力，能够說上話去，



晚禮服，白襯衫，手套等等是必須的。我當時還不知道在什麼地方，爲了走到你們的地上，必得飛過一大段廣闊的空間……自然這祇是一刹那間，但是太陽光線也要走整整的八分鐘，你想想看，我還要穿上晚禮服和敞口的背心。鬼類是不會受凍的，但是在化了身以後，那就兩樣了……一句話，我迎了風飛着，在遼闊的空間，在以太的真空裏，在穹蒼上面的水中，十分的冰凍……那種冰凍——真是不能稱爲冰凍，你想想看：零下竟有一百五十度！大家曉得鄉下的姑娘們有一種游戲：在零點下三十度下面叫一個外行舐斧子。頭一下子就凍僵了，受騙的人血淋淋的剝去舌頭上的皮；但這祇是三十度，假使有一百五十度，我想祇要把手指往斧子上面一放，那隻手指就會沒有的，假使……在那地方有斧子的話……」

「在那地方會有斧子麼？」伊凡．費道洛維奇突然冷淡而且憎厭地搶上去說。他用全力抵抗，不去相信他的譫語，不願意根本陷入瘋狂裏去。

「斧子麼？」——客人驚訝地反問。

「是的，斧子在那裏會成爲怎樣的？」——伊凡．費道洛維奇忽然用一種兇蠻的，堅持的，固執的態度喊了起來。

「斧子在遼闊的空間將成爲怎樣的？quelle id'ee※牠假使落得遠些，我以爲牠將起始

※這是如何的念頭呀！

繞着地球飛行，自己也不知道爲了什麼。成爲一個衛星。天文學家們將計算斧子的升降，高德左格將往曆本裏記載，就是這樣子。」

「你眞是愚蠢，你愚蠢得利害！」——伊凡脾氣暴燥地說，——「你撒謊應該撒得聰明些。否則，我不願意再聽下去。你想用現實來克服我，使我相信你是存在着的，但是我不願意相信你存在着！我不能相信！」

「我並不撒謊，全是實話；可惜實話幾乎永遠是不聰明的。我看你在那裏堅決地期待我做點偉大的，也許是美麗的行爲。這很可惜，因爲我祇能做我所能爲力的……」

「不要弄哲學，驢子！」

「弄什麼哲學，旣然我的整個的右半段都是痳痺，我在那裏呻吟呼喊。我到各種醫生那裏都去過：他們很會辨認病情，把全部的疾病對你詳細敍講，像數指頭一般，却不會治好疾病。遇到一個性情歡欣的醫學生。他說：「假使您死後，您會完全知道，您是得了什麼病死的！」他們還有一個習氣，就是把病人送到專門家那裏去：意思是說，我們祇是辨認，您可以到某某專門家那裏去，他一定會治愈的。我對你說，以前那種能治百病的醫生完全絕跡了，現在祇有一些專門家，而且大家全在報上大登其廣告。你的鼻子有了病，會把你送到巴黎去：那裏有歐洲的專門家專治鼻子。於是你到了巴黎，他視察你的鼻子，說道：我祇能給

你治療右面的鼻孔，因為我不治左面的鼻孔，這不是我的專門，您以後可以到維也納去，那裏有一個特別的專門家可以治好你的左面的鼻孔。有什麼法子？祇好尋覓通俗的治療法，有一位德國醫生勸我在澡塘的蒸架上面用鹽攙在蜜裏徧擦全身。我就上澡塘，單祇是為了多上澡塘去一趟而已。我把全身都弄髒了，但是一點益處也沒有。我懷着絕望給米蘭的馬迭伯爵寫信；他寄了一本書和藥水來，願上帝和他同在！但是你想一想看：和甫的麥芽精竟有用了！我偶然買到，喝了一瓶半，一下子就治好，起來跳舞都可以。我決定登報向他「致謝，」動了感激的情感。但是你想想看，當時又出了另一段故事：無論那一個報館都不肯收下來！他們說：「這太為守舊，誰也不會相信的，le diable n'eyiste point※您最好匿名登報。」——他們勸我。既然匿名，便用不着道什麼「謝」。我和報館的辦事員笑着說：「在現在的世界信仰上帝是守舊，我却是鬼，可以信仰我的。」他們說：「我們很明白。誰會不信鬼的。但到底不能够，可以危害潮流。做成一個玩笑的形式好不好？」我心想，玩笑是不够聰明的勾當。也就沒有登出來。你信不信，這事甚至留在我的心上。我的最好的情感，例如，感謝的心願，竟單單為了我的社會地位而橫遭禁阻。」

「又鬧出哲學來了！」——伊凡恨恨的咬牙。

※魔鬼是不存在的。

「那能這樣？有時候那能不訴訴苦？我這人已經被人家糟塌够了。你不往地說我愚蠢。一看就知道是青年人。我的好朋友，事情不在於聰明不聰明。我的天性就具有良善和快樂的心，「我也曾寫過各種小喜劇。」你好像根本把我當作頭髮白了的赫萊司達闊夫。※但是我的運命嚴肅得多。以前，由於一種我從來不能加以分析的，加在我身上的任務，我担任了「否定」的角色，但是我心地上是誠懇的良善，完全不擅長否定。「不，你去否定罷。無否定即無批評。如無「批評欄，」還能成爲雜誌麽？沒有批評，便祇有「頌讚。」但是對於生命，單單頌讚是不够的，「頌讚」必須從疑惑的鎔爐裏通過。然而我並不去干預這一切，不是我創造的，不應該歸我負責。於是選好了贖罪的羊，迫使他在批評欄裏寫文章，就取到了生命。我們瞭解這喜劇：例如說，我直率而且簡單地要求自已的毀滅。他們說，不行，你應該生活下去，因爲沒有你便將一無所有。假使地上一切都有條理，便一點事情也不會發生。沒有你，便不會有任何事件發生，而必須有點事件發生才好。我違反自已的本意，從事服務，使世上生出事件。我奉行人家的命令，創造不理智的行動。人們認這一切喜劇是一些嚴肅的東西，即使他們具有一切無可辯駁的智慧。他們的悲劇就在這上面。自然也受痛苦，但是……到底大家全生活着，現實地，非幻想地生活着；因爲痛苦，就是生命。沒有痛苦，那裏還有

※郭果里喜劇巡按使裏的主角。

什麼愉快；而全將變成無盡休的祈禱典禮：這固然神聖，但是有點沉悶。至於我呢？我受痛苦，但終是沒有生活着。我是不定方程式的X。我是一個生命的幻影，喪失了一切的起始和終結，甚至自己忘却如何稱呼自己。你笑……不，你並不笑，你又生氣了。你永遠生氣，你祇需要智慧，但是我還要對你重複一句，我可以犧牲整個的星空上端的生命，一切的職位和榮譽，祇求能化身為七鋪特重的女商人的靈魂，給上帝插點臘燭。」

「連你也不信上帝麼？」——伊凡怨恨地冷笑了一聲。

「叫我怎麼對你說，假使你這是正經的……」

「有沒有上帝？」——伊凡又帶着兇蠻的堅持的態度喊着。

「那末你是嚴肅的麼？我的好人，我真是不知道，你說了偉大的言語。」

「你不知道，但是看見上帝沒有？不，你不是獨立的，你是我，你就是我，別的沒有什麼！你是賤貨，你是我的幻想！」

「那就是說，如果你願意，我和你是一樣的哲學，這是合理的。Je pense, done e! Suis※這我很知道，其餘的，圍繞着我的一切，這一切世界，上帝，甚至撒但本身，——這一切對於我是沒有證實的，是不是獨立地存在着，或者祇是我的分出物，我的「自我」的邏輯的發展，這

※法國哲學家笛卡兒的名句：「我思想着，故存在着。」

自我是以前單獨存在着的……一句話，我要趕快停止。因為你似乎立刻就要跳起來打架。」

「你最說好點故事！」——伊凡痛苦地說。

「有一隻故事，恰巧講我們的題目。這並不是故事，却是一段神話。你責備我沒有信仰：「你看見而不信。」但是我的好朋友，不是我一人如此，我們現在大家都弄糊塗了，這全是由於你們的科學而生的。當時還有分子，五種情感，四樣原素，倒還能勉強聯得上。分子在古代的世界裏也有的。但是我們這裏一知道你們那裏已經發現了『化學分子』和『原形質，』還不知道有什麼東西，——我們這裏當時倒垂了尾巴。簡直弄得糾纏不清起來。主要的是迷信和謠言；我們這裏的謠言和你們那裏一樣的多，甚至還要多些。此外還有告密的舉動，我們那裏也有一個機關，收受某種「消息。」這個野蠻的神話，還是屬於我們的中古時代的，——是我們的，不是你們的中古時代。現在甚至我們那裏沒有人相信這神話，除去七舖特重的女商人以外，——這又不是你們的，却是我們的女商人。一切你們所有的，——我們也有，我這是為了友誼的關係對你宣布我們的祕密，雖然這是被禁止的。這神話講的是關於天堂的事情。在你們地上有一個思想家和哲學家，「對於一切都否認，連法律，良心，信仰，」主要的是未來的生命。他死了。他希望一直進入黑暗和死亡裏去，但是有未來的生命立在他的面前。他驚訝而且憤恨了。他說：「這違反我的信念。」他就因此得了刑罰……你瞧，你應該

原諒我，我祗是傳遞我自己聽到的一切，這祗是一個神話……他被判决在黑暗裏走億萬兆公里的路，（我們那裏現在也改用公里了，）在走完億萬兆公里以後，樂園就可以爲他打開，他得到一切的寬恕……」

「你們的世界裏除了億萬兆公里以外還有什麼苦刑？」——伊凡帶着一種奇怪的活潑的神情插上去說。

「什麼苦刑？唉，你不必再問：以前是各樣都有，現在却越來越有道德了，所謂「良心的譴責，」還有其他一切無聊的話。這也是從你們那裏學來的，因爲「你們的風俗變得軟些。」但是誰佔了優勝，佔優勝的祗是一些無良心的人們，因爲他們既然沒有良心，還有什麼良心的譴責。受痛苦的却是一些還剩有良心和名譽的體面人士。……那些在未預備好的土地上的改革，還是從別種機關上抄襲下來的，——祗能得到一點害處，古代的火比較好些。當時那個被判决走億萬兆公里路的人站了一會，看了看，就躺在道路中間，說道：「我不願意走路，由於原則而不高興走路！」你把一個俄羅斯的文化程度極高的無神派的靈魂和在鯨魚的肚腹裏發了三天三夜悶氣的寓言者約納的靈魂攙和在一起，——就成爲這個躺在道傍的思想家的性格。」

「他躺在什麼東西上面？」

「一定會躺在什麼東西上面的。你不是發笑麼？」

「眞是好漢！」——伊凡喊，還是帶着奇怪的活潑的態度。現在他懷着一種出乎意料之外的好奇心聽了下去。——「怎麼樣？現在還躺着麼？」

「並不是的。他躺了幾乎千年，以後就立起來走了。」

「眞是笨驢！」——伊凡喊，神經質地哈哈大笑，一直似乎在那裏用力盤算什麼事情。——「永遠躺下，或是走億萬兆公里的路，不是一樣的麼？這不是須走一億年麼？」

「甚至還要多些，可惜沒有紙筆，否則可以計算一下。但是他早就走到，從這裏就起始了故事。」

「怎麼走到的！他從那裏得來一億年？」

「你儘想我們現在的大地。現在的大地本身也許重複了一億次。它曾經淪亡，凍僵，破裂，粉碎，化爲原子，又是『穹蒼上面的水，』又是慧星，又是太陽，以後又從太陽變成大地，——這發展也許已經重複了無窮的次數，而且老是一個樣子，一點點也不錯。眞是太不體面的沉悶……」

「唔，走到以後，出了什麼事情呢？」

「天堂的門爲他打開，他剛進去以後，還沒有過兩秒鐘，——這是照時計計算的，這是

照時計計算的，（雖然據我看來，他口袋裏的時計早就應該在路上化爲原子，）——還沒有過兩秒鐘，他就喊，爲了這兩秒鐘，不但值得走億萬兆公里，却可以走億萬兆的億萬兆公里，還須加上億萬兆倍！總而言之，他唱出了「頌讚」詩，還加些油鹽醬醋上去，所以有些理想方式比較正直點的人們，起初甚至連手也不願和他相握；他一躍而爲保守派，也躍得太快了。這是俄羅斯人的天性。我重複說一句：這是一個神話。用什麼買來的，便用什麼賣出去。這就是我們那裏對於這類問題所抱的見解。」

「我把你捉住了！」——伊凡呼喊，甚至帶着一種孩子氣的歡樂，似乎已經完全記起來了，——「這個億萬兆年的故事——是我自己編出來的，我當時有十七歲，在中學讀書……這個故事我當時編好，講給一個同學聽，他的姓是郭洛夫金，這事情在莫斯科……這段故事是十分特別的，我不會從任何什麼地方引用來的。我幾乎忘記……但是現在無意識地憶起來了，——是我自己起憶起來，不是你敍講的，有好幾千樣事情有時是無意識地記憶起來的，甚至在被綁出去處決的時候也會的……夢裏也會憶起來的。你就是一個夢。你是夢，你是不存在的！」

「從你否認我時那樣熱烈的樣子看來，」——紳士笑了，——「我相信你到底信仰我。」

「一點也不！連百分之一都不信！」

「但是在千分之一上面會相信的，「致病醫病」學派的醫量也許是最强烈的。你應該老實承認你是相信的，一萬分之一的相信……」

「一分鐘也不！」——伊凡憤恨地呼喊。——「但是我很願意相信你！」——他忽然奇怪地補充着說。

「喂！這纔是老實的承認！我是心善的，我可以幫你的忙。你聽着：是我把你捉住了，不是你把我！我故意把你自己已經忘却的故事講給你聽，使你根本不相信我。」

「你在那裏胡說！你的出現的目的就在於使我相信你是存在着的。」

「就是呀。但是游移，不安，信仰和不信仰的奮鬭，——有時這成爲像你這樣有良心的人的一種艱難，簡直到了甯可上吊的地步。我知道你有一點相信我，所以講出這個故事，使你根本不信我。我在信仰與不信仰之間，依着次序領導你，我自有我的目的。還是新的方法。在你完全不信我的時候，你立刻當面對我說，使我相信我不是夢，都是實有其人。我知道你的。到了那個時候我可以達到目的，我的目的是正直的。我祇要將一小粒的信仰扔到你身上，就會長出一棵橡樹，——而且還是那樣的橡樹，你坐在上面，就想充做「曠漠的苦修者和神聖的婦女，」因爲你暗中所需要的就是這個。你將以蝗蟲爲食物，躲到曠野裏去游

蕩！」

「那末你是爲了拯救我的靈魂而努力麼，你這混蛋？」

「總應該有一個時候要做點好事。我看你眞會生氣！」

「小丑！你曾經引誘過那些以蝗蟲爲食物，在光裸的沙漠裏祈禱十七年，身上長滿了苔蘚的人們麼？」

「我的好人，我做的就是這種事情。你會忘記整個世界，和許多世界，而黏附在這樣的一個人身上，因爲他是一顆寶貴的鑽石，這樣的一個靈魂有時値得上整個的星座，——我們那裏是另一種數學。勝利是寶貴的！他們中間有些人在發展方面實在不比你低下，雖然你是不會相信的。他們能够同時靜察信仰和不信仰的深淵，弄得有的時候祇要差一根毛髮，這人就會「倒栽跟頭」地飛躍出去，像伶人郭爾布諾夫所說的這樣。」

「怎麼樣？擤了一鼻子的灰走的麼？」

「我的好朋友，」——客人用勁餚的語詞說，——「擤一鼻子的灰，有時總比完全沒有鼻子好，新近有一個有病的侯爵，（大概是專門醫生治療的，）對耶穌會員的神甫懺悔時這樣說。我當時也在場，——那眞是妙透了。他說：「請您還我的鼻子！」他竟叩擊起胸脯來了。——「我的兒子，」——牧師躲閃着說，——「一切事情都會按照不可測知的天道的運

命而履行，偉大的災害有時會引起異常的，却看不見的利益。假使嚴肅的運命使您喪失了鼻子，那末您的利益就是您的一輩子沒有人敢對你說您撞了一鼻子的灰。」——「聖夫，這不是安慰的話！」——失望的人喊，——「相反地，我喜歡一輩子每天撞一鼻子的灰，祇要它能放在我臉上的原來地方！」——「我的兒子，」牧師嘆了一口氣，——「全部的幸福是不能一下子求到的。這是對於天道的一種怨訴，它在這裏也沒有忘掉您。假使您像現在那樣呼喊，您喜歡一輩子撞一鼻子的灰，那末您的願望業已間接履行到了：因爲您喪失了鼻子以後，因此也就似乎是撞了一鼻子的灰」……」

「眞是愚蠢！」——伊凡喊。

「我的好朋友，我祇想逗你笑一笑罷了。但是我敢賭咒，這是眞正的耶穌會員式的詭辯，我敢賭咒，這一切就像我對你所敘述的那樣，一字一字地發生出來。這個事件發生得不久，給我找出不少麻煩。這不幸的青年人回家後當夜用手槍自殺；我寸步不離地留在他面前，直到最後的一瞥……至於那些懺悔用的耶穌會員派的小屋，那眞是我在煩愁的時間內最有趣的解悶方法。還有一件事情，完全最近發生的。有一個諾爾曼女人，二十歲的，金黃髮的女郎，跑到老牧師那裏去。她的美貌，體格，天性，——會使你流出涎沫來的。她俯下身子，朝小洞裏對牧師微聲說出自己的罪孽。——「怎麼？我的女兒，你怎麼又墮落了？……」

——牧師說，——「噢，聖瑪麗亞，我聽到的是什麼話呀？這一次又不是那一個男人。這會延續到多少長久呢？您怎麼不害臊呢！」——「我的神甫」——女罪人回答，滿臉流着懺悔的淚水；——「Ca lui fait tant de plaisir et amoi si peu de peine※」你把這個回答玩味一下！我當時倒退了一步；這是自然的本身的呼喊，這可以說比純潔的清白還好！我當時赦免了她的罪，就要回轉身去，但是立刻不能不回轉來，因為我聽到牧師在小洞裏和她約好在晚上相會。他是一個老頭子，像燧石一般的堅硬，竟一下子墮落了下去！自然，顯見是自然得了勢！怎麼？你又背轉你的鼻子？又生氣了麼？我不知道怎樣博到你的歡心……」

「你離開我罷。你在我的腦子裏叩擊得像無從掙脫的夢魘，」——伊凡痛苦地呻吟着，無力地面對自己的幻影，——「我同你感到沉悶，無可忍耐，痛苦異常！我願意付出許多代價，祇要能把你趕出去！」

「我重複一句：你應該減輕你的要求，你不必向我要求『偉大的，美麗的一切，』你就可以看到你我會親密地相處下去的，」——紳士用着重的口氣說，——「你對我生氣，確是因為我不在紅光中出現，不帶『雷鳴和電閃，』也沒有燒焦了的翅翼，却扮出那種寒傖的形相。你感到受侮辱，首先是為了你的審美的觀念，其次是由於驕傲：意思是說，這樣庸俗的

※這能給予他許多快樂，但用去我極少的勞力。

鬼何以能去見如此偉大的人物？你的心裏總歸還有被白林司基所竊笑的浪漫主義的氣息。有什麼法子，青年人。我動身來見你的時候，想開開玩笑，扮成一個退職的將軍，在高加索服務，晚禮服上掛着「獅與太陽」的寶星，但是十分害怕，因爲你會揍我一頓，就因爲我膽敢在禮服上掛「獅與太陽，」至少不掛一顆「北極星，」或「熊星。」你儘說我愚蠢。但是我的天呀，我並沒有和你比量智力的冀圖。梅菲司託佛到浮司脫那裏去，說明自已希望的是惡，而行的祇是善事。※但是這隨他去好了，我是完全相反的。我也許是整個宇宙間唯一的，愛眞理，而且誠懇地希望善事的人。當在十字架上死去的「字」升到天上，懷中帶着被釘死的悔悟的强盜的靈魂的時候，我正在那裏。我聽見小天使們歡聲呼喊，唱出「頌讚」的詩歌，和上級天使們雷聲般的歡呼，使天和整個世界都受了震撼。我可以用神聖的一切的名賭咒，我想加入歌唱隊，和大家同唱「頌讚」詩！已經飛躍出去，已經從胸脯裏掙脫出去……你知道，我是易動情感，且具有藝術的印感的。但是那種常識，——我的天性中最不幸的本質，——却在相當的界限上面把我擋住而我就失去了剎那的機會！我當時心裏想：在我唱出了「頌讚」以後，將得到什麼結果呢？世上的一切會立行消逝，不會發生任何的事件。單祇由於職務的關係，並且照我的社會地位而論，我不能不壓制自已心裏善良的原素，仍舊爲

※哥德的浮司脫。

非作惡。有人將整個的善良的榮譽全行搶去，而留給我的祇是一些惡事。但是我不羨慕藉詐欺以生活的榮譽，我不是好名的。爲什麼世界上一切生物中間祇有我一人注定受所有體面的人士的咒駡，甚至受他的脚踢，就因爲化身以後，我有時不能不承受這樣的結果？我知道內中大有祕密，但是他們無論如何不肯把這祕密對我宣布出來，因爲我在猜到怎麼會事以後，當時也許會唱出「頌讚，」那個必要的負數便將立行消滅，全世界上起始有條理的生活，隨之也就一切完結，甚至報章雜誌，也到了末途，因爲那時候誰還會訂閱呢？我知道，我到底會安靜下去的，我走完了我的億萬兆公里的路，便打聽出這祕密來。但是在發生這一切事情以前，我會做出乖戾的舉動，違反自己的意願，履行我的任務；陷害數千人，以使一人得救。例如說，必須陷害多少靈魂，糟塌多少誠實的名譽，爲了取得一個正義的約伯，爲了他，在古時候他們如何愚弄過我！不，在沒有發現祕密以前，對於我存在着兩種眞理：一種是他們的，我暫時不知曉的，另一種便是我的。還不知道，何種乾淨些……你睡熟了麼？」

「那能呢！」——伊凡惡毒地呻吟着。——「我的天性裏一切愚蠢的東西，早就在我的智力裏經歷過，研磨過，而且像屍體一般予以遺棄的，——你又給我端上來，當作新鮮玩意！」

「又不能使你愉快！我心想用我的文學的敍述拍你的馬屁。這個天上的「頌讚」是不是

不算壞？爲什麽又來了海訥式的嘲諷的語調，不是麽？」

「不，我從來沒有做過這種奴才！爲什麽我的心靈會生出像你這樣的奴才來呢？」

「我的好朋友，我認識一個美妙的，和藹的俄國少年紳士；青年的思想家，文學和藝術品的極大的愛好者，一篇極有希望的史詩的作者，史詩的題目爲大宗教裁判官……我指的就是他呀！」

「我禁止你提起大宗教裁判官，」——伊凡喊，羞愧得滿臉發紅。

「但是地質學的改革呢？你記得麽？這也是一首史詩！」

「不許響，否則我要殺死你！」

「你要殺死我麽？不，對不住，讓我說了出來。我來到這裏，就爲了使我自己享受這個快樂。我眞是愛我的那些年靑，活潑，渴求生命的朋友們的幻想！『那裏有新的人物，』——你在去年春天動身到這裏來的時候，這樣決定着，——『他們打算毀滅一切，從吃人肉做起。他們是愚儍的人！他們不問我一下！據我看來，不必加以毀滅，祇須毀滅人類裏關於上帝的觀念。應該從這上面起始做去！應該從這上面，從這上面起始做去，——你們這些一點也不懂事的盲人呀！旣然人類大家否認上帝，（我相信這時代，和地質時代相平行的是會來到的，）那末不必吃人肉，而所有以前的世界觀將自然而然的消滅，主要的是以前的一切道德

觀念將悉行消滅而發生一切新的東西。人們將聯合起來，從生命裏取它可以給予的一切，但一定單祇是爲了此地的世界上的幸福和快樂。人由於神的，屬於泰坦的驕傲的精神而顯得偉大，成爲人神。人藉自己的意志與科學的力量，時刻無界限地戰勝自然，也會時刻感到一種極其崇高的愉快，代替一切以前的關於地上的愉快的希望。每人知道他會死去不再復活，於是對於死抱驕傲和安靜的態度，像神一般。他由於驕傲，將瞭解他不必抱怨生命是剎那，而愛他的弟兄，不需任何報酬。愛祇能滿足生命的一剎那，單祇對於它的剎那性的感覺已能增加它的火焰，而以前則消耗在對於身後的永恆的愛的幻夢之中……」還有和這相類的，等等的話。眞是妙透了！」

伊凡坐在那裏，手掩耳朵，目視地上，全身起始抖慄。聲音又繼續下去。

「我的年靑的思想家又想道：現在問題在於這種時代會不會來到？何時可以來到？假使會來到的，那末一切便取到解決，人類的生活可以有最終的安排。但是因爲人類的根深蒂固的愚性，還有一千年都安排不好，所以對於每個在現在已經認識眞理的人，可以許他完全隨意地用新的原則各自建設他的生活。在這意義上，他是「一切可被容許的。」不但如此：假使這個時代甚至永不來到，那末因爲上帝和靈魂不死總是沒有的，所以新人是可以被容許成爲人神的，甚至整個世界上祇有他一個人也可以，自然那時候他戴着新的頭銜，帶着輕鬆的

心，在必要的時候，越過以前的奴隸人的一切以前的道德的障礙。法律對於上帝是不存在的！上帝立在什麼地方，——那地方就是神的地位！我站立的所在，立刻就成爲第一個位置……一切是可以被容許的，也就算完了！這一切說法很有趣。但是假使你想做點欺騙的行爲，似乎何必還需要眞理的核准？我們現代的俄羅斯人就是這個樣子；沒有核准是不敢做欺騙行爲的，愛上了眞理到如此的地步……」

客人說着話，顯然被自己的辯才所吸引，越來越提高聲音，嘲笑地看視主人！但是他沒有說完，伊凡忽然從桌上取起一隻杯子，一揮手就向雄辯家身上扔去。

『Ah mais c'est bete enfin※』——客人喊，從沙發上跳起來，用手指拂去身上的茶漬，——『憶起路德的墨水壺來了！他自己把我當作一個夢，却用茶杯朝夢扔去！這是女人的行爲！我早就疑心，你祇是裝出掩住耳朵的樣子，其實是聽着的……』

然然從院裏傳來堅決的，確定的叩擊窗框的聲音。伊凡・費道洛維奇從沙發上跳起來。

『你聽着，你最好開門罷，』——客人喊，——『這是你的兄弟阿萊莎。他帶來最出乎意料之外的，有趣的消息，我對你說！』

『不許響，騙子，我比你先知道這是阿萊莎。我預感到是他。他自然不會無緣無故地來

※這纔是愚傻呢。

的，自然有「消息！」……」伊凡瘋怒地喊。

「開門呀，給他開呀。外面有大風雪。他是你的兄弟。W-r, Sait-il temps qu'il fait? C'est a ne pas mettre un chien dehors※」

叩門聲繼續下去。伊凡想奔到窗前，但是似乎有什麼東西忽然束縛他的手脚。他用盡力氣掙脫他的鉄鐐，但是不成功。叩窗的聲音越來越多，而且洪響了。鉄鐐終於忽然斷了，伊凡．費道洛維奇從沙發上跳起來。他向四圍粗暴地看了一下。兩支臘燭幾乎熄滅，剛纔扔在他的客人身上的茶杯還放在他前面的桌上，對面的沙發上已經沒有人了。叩擊窗框的聲音雖然繼續堅持地響着，但是並不洪響，像他在夢中所想的那樣，反而是很節制的。

「這不是夢！不，我敢賭兒，這不是夢，這是眞有的！」——伊凡．費道洛維奇喊，奔到窗前，打開小天窗。

「阿萊莎，我已經不許你來的了！」——他對兄弟兇橫地喊，——「祇許說兩句話：你需要什麼？祇許說兩句話，你聽見沒有？」

「一小時以前，司米爾加可夫縣樑自盡了，」——阿萊莎從院裏回答。

「你到台階上面去，我立刻給你開門，」——伊凡說，便跑去給阿萊莎開門。

※你知道不知道，天氣多壞？好主人是不會放狗上街的。

第十章 「這是他說的！」

阿萊莎走進來以後，告訴伊凡・費道洛維奇一小時以前瑪麗亞・孔特拉奇也夫納跑到他的寓所，宣布司米爾加可夫業已自殺。「我走進他屋內去收拾水壺，他懸掛在牆上的鐵釘上面。」阿萊莎問她，「向什麼官廳呈報過沒有？」她回答說沒有呈報過，「卻是首先跑到他這裏來，一路上拚命的奔跑。」阿萊莎說她像瘋人一樣，全身抖索，像一張薄紙。阿萊莎和她一塊兒跑到她們的農屋裏去，看見司米爾加可夫還懸掛在那裏。桌上放着一張字條：「由於自己的意志和樂意，消滅自己的命，與他人無涉。」阿萊莎仍舊把字條留在桌上，自己逕直到警長那裏，陳報一切經過，「以後就從那裏到你這兒來，」——阿萊莎結束着，釘看伊凡的臉。他在講的時候，眼睛一直不離開他的身上，似乎對於他的臉色有點驚愕的樣子。

「哥哥，」——他忽然喊。——「你一定病得很利害！你望着我，似乎不明白我說什麼話。」

「你來得正好，」——伊凡似乎凝慮地說，似乎完全沒有聽見阿萊莎的呼喊。——「我知道他上吊了。」

「從誰那裏知道的？」

「不知道從誰那裏。但是我知道的。我知道麼？是的，他對我說過。他剛纔還對我說過……」

伊凡站在屋子中央，老是凝慮地說話，眼睛朝地上看望。

「他是誰？」——阿萊莎問，不由已地向四圍環看了一下。

「他溜走了。」

伊凡舉頭輕笑；

「他怕你，怕你這鴿子。你是「純潔的小天使。」特米脫里稱你小天使。小天使……上級天使們雷聲般的歡呼！上級天使是什麼？也許是整個的星座。也許星座就祇是某種化學分子……有獅與太陽的星座，你知道不知道？」

「哥哥，坐下來！」——阿萊莎驚懼地說，——「看了上帝的分上，你坐到沙發上面。你在那裏發譫語。你躺在枕頭上面。就是這樣。要不要用濕手巾放在頭上？也許會好些的？」

「你把手巾拿來。就在椅子上面。我剛纔扔在這裏的。」

「這裏沒有手巾。你不要慌，我知道手巾放在那裏。那不是麼！」——阿萊莎說，在屋

子的另一角落裏，伊凡的梳粧台上找到了一塊清潔，還叠得端正的，沒有用過的手巾。伊凡奇怪地看了手巾一眼；記憶似乎一下子回到他身上來了。

「你等一等，」——他從沙發上立起來，——「我剛纔一小時以前曾從那裏取了這塊手巾，用水弄濕。我把它按在頭上，以後又扔在這裏……怎麼會是乾的？第二塊手巾沒有呢。」

「你曾把這塊手巾按在頭上麼？」——阿莎萊問。

「是的，我還在屋內踱步，一小時以前……爲什麼臘燭燒完了？現在幾點鐘？」

「快十二點了。」

「不，不，不！」——伊凡忽然喊，——「這不是夢！他在這裏來過，他坐在這裏，就在那張沙發上面。你叩窗的時候，我朝他扔擲茶杯……就是這隻茶杯……等一等，我以前是睡熟的，但這個夢不是夢。以前也有這類事的。阿萊莎，我現在常做夢……但是那並不是夢，卻是實境：我走路，說話，還看得見……可是睡着。然而他曾坐在這裏，他來過的，就在這張沙發上面……他很愚蠢，阿萊莎，愚蠢得利害，」——伊凡忽然笑了，起始在屋內踱步。

「愚蠢？你說的是誰？哥哥？」——阿萊莎又煩惱地問。

「鬼！他竟上門來訪問我。來過兩次，甚至幾乎有三次。他逗我，說我生氣他祇是一個普通的鬼，而不是燒焦了翅翼，從雷聲和電閃中出現的撒但。然而他不是撒但，他這是撒謊。他是冒名頂替的架伙。他祇是一個鬼，不值錢的小鬼。他常上澡塘。假使脫去他的衣裳，一定可以找到一條尾巴，長長的，光滑的，像丹麥的狗似的，有一俄尺長，黃褐色……阿萊莎，你凍壞了，你在雪裏走路。要不要喝茶？什麼？冷的麼？要不要吩咐他們生一下？C'est a ne pas metter un chien dehors……※」

阿萊莎迅快地跑到臉盆那裏，把手巾浸濕，勸伊凡重新坐起來，用濕手巾給他按在頭上。他自己坐在附近。

「你剛纔講起麗薩，有什麼意思？」——伊凡又起始說。（他變成極愛說話的人。）——我喜歡麗薩。我對你說了她幾句壞話。我在那裏撒謊。我是喜歡她的。……我明天為卡嘉担心，這是我最怕的一件事。為了未來的生活。明天她扔棄我，用腳踐踏我。她心想我為了喫醋陷害米卡！是的，她這樣想！不行！明天是十字架，却不是斷頭台。不，我決不上吊。你知道不知道，我是永遠不會自殺的，阿萊莎！是不是由於卑鄙的心情？我不是懦徒！為了渴望而生活下去！為什麼我知道司米爾加可夫上吊？是的，這是「他」對我說的……」

※好主人是不會放狗上街的。

「你深信有人坐在這裏麼？」——阿萊莎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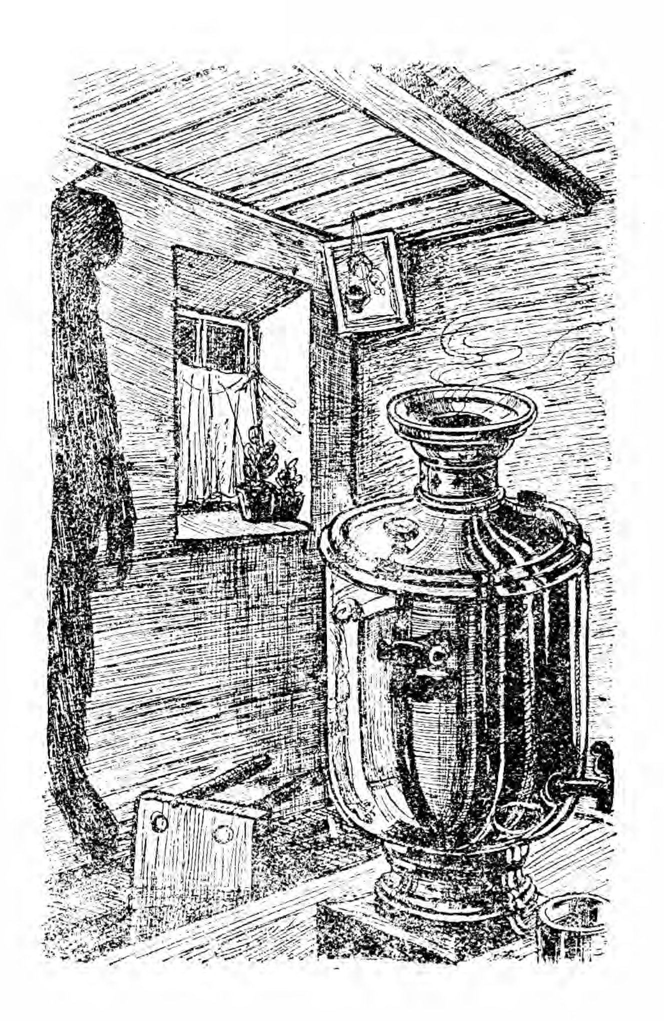
「就在角落裏的沙發上面。你可以把他趕走的。你已經把他趕走了：你一出現，他就消滅了。我愛你的臉，阿萊莎。你知道不知道，我愛你的臉？他就是我，阿萊莎，就是我自己。我的低卑的一切，我的卑鄙的一切，賤蔑的一切！是的，我是『浪漫主義者，』他看出來了……雖然這也是毀謗。他很愚傻，但這反使他佔優勢，他狡滑，像野獸般狡滑，他知道用什麼使我發怒。他老逗我，說我不相信他，就藉此使我聽他的說話。他像哄小孩似的騙我。但是他對我說了許多關於我的實話。我決不會對自己這樣說話的。你知道，阿萊莎，你知道，——」伊凡用極嚴肅，而且好像祕密的態度補充着，——「我很希望他果眞就是他，而不是我！」

「他把你磨折苦了！」——阿萊莎說，用哀憐的眼光望着兄長。

「他逗我！你知道，他逗得很巧妙，很巧妙：『良心！什麼是良心！是我自己做成功的。我爲什麼感到磨折？那是由於習慣。由於七千年來全世界人類的習慣。我們祇要去掉這習慣，便成爲神了。』——這是他說的，這是他說的！」

「不是你麼？不是你麼？」——阿萊莎明朗地看着兄長，却止不住地喊了出來。——

「就算是他。你把他拋棄，忘掉了他罷！讓他帶走你現在詛咒的一切，永遠不要再來！」



「是的，但是他是惡毒的。他取笑我。他是胆大妄為的，阿萊莎，」——伊凡帶着氣惱的抖戰的聲音說，——「但是他毀謗我，說許多毀謗我的話。他當着我的面前造我的謠言。「你要上前去完成你的善行，宣布你殺死了父親，僕人受了你的嗾使把父親殺死。」……」

「哥哥，」——阿萊莎搶上去說——；「你應該自加檢點；不是你殺死的。這是不實在的話！」

「這是他說的，他說的，他知道這個。「你想去完成善良的功行，而同時你並不相信這善德，——因此這使你磨折，使你生怒，因此你成為這樣勇於報復的人。」——這是他對着我批評我，但是他知道他所說的話……」

「這是你說的，不是他說的！」——阿萊莎悲苦地喊出，——「你在病中說的，你在那裏發譫語，磨折你自己！」

「不，他知道他所說的話。他說，你由於驕傲而走上前去。你將站立在那裏，說道：「這是我殺死他的，為什麼你們嚇得蹲下身子。你們在那裏胡說！我看不起你們的意見，看不起你們的恐懼。」他這是指着我說的。他忽然又說：「你希望人家誇獎你：一個罪犯，一個兇手，而竟有這些寬宏的情感，打算救他的兄長，直認了出來！」阿萊莎，這纔是造謠呢！」——伊凡忽然喊，眼睛閃耀了。——「我不要那些暴徒誇獎我！這是撒謊，阿萊莎，他

這是撒謊，我可以對你賭咒！爲了這，我扔茶杯到他身上去。這杯子在他的臉上撞破了。」

「哥哥，你安靜些，不要說了罷！」——阿萊莎懇求他。

「不，他是會磨折人的，他是殘忍的，」——伊凡沒有聽從，繼續說下去。——「我永遠預感到，他爲了什麼事情前來。他說：「即使你由於驕傲而前去告發，但是總還有一線希望，可以證實司米爾加可夫的罪名，把他遣戍出去受徒刑，米卡被宣告無罪，而你祇得了「道德上」的刑罰，——（他說到這裏，竟笑了！）還因此受別人的誇獎。但是司米爾加可夫死了，懸樑自盡了，——現在法庭上有誰相信你一個人的話語？但是你會去的，你會去的。你總歸要去的。你已經决定前去。在這以後，你還要前去，那是爲了什麼？」這眞可怕，阿萊莎，我不能忍受這類的問題。誰敢對我提出這類的問題？」

「哥哥，」——阿萊莎搶上去說，恐怖到心悸的地步，但仍希望使伊凡醒悟過來。——「他在我沒有來以前，怎麼能對你說關於司米爾加可夫自殺的事，那時候誰也不會知道這件事，而且任何人也沒有時間去知道它？」

「他說過的，」——伊凡堅定地說，不容攙進任何的疑惑，——「他說的就是這個話。假使你願意知道。他說：「假使你相信道德，那是很好的。莫管人家如何不信，你走上去是爲了你的原則起見。但是你是一隻小猪，和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一樣。道德對於你算什麼？

假使你的犧牲並不能得到什麼用處，你爲了什麼要前去出首？你以爲你決定了麼？你還沒有決定！你將整夜坐在那裏，決定你去不去？但是你到底會去，並且知道會去，自己知道無論你怎樣決定，這決定是於你自己無關的。你會去，因爲你不敢不去。爲什麼不敢，——這由你自己去猜，這是給你的一個謎語！」他立起來，走了。你來了，但是他走了。他稱我做懦徒，阿萊莎！Le mot de lenigme※那就是我是懦徒！「這類的鷹是不配在地上翱翔的！」他補充上這句話，這是他補充上去的話！司米爾加可夫也說過這話。應該殺死他！卡嘉看不起我，一個月來我已經看出，麗薩也起始看不起！「你要去，就爲了使人家誇獎你，」——這是一個野蠻的謊言！你也看不起我，阿萊莎。現在我又恨你！還恨那個混蛋，恨那個混蛋！我不願意救這混蛋，讓他在徒刑裏朽爛去好了！他唱起讚美歌來了！明天我要去，站在他們面前，當他們的面向他們唾吐沫！」

他瘋狂地跳起來，扔去頭上的手巾，重又起始在屋內踱步。阿萊莎憶起他剛纔的話來：「我好像睜着眼睛做夢……我走路，說話，看得見，可是睡着了。」現在似乎實現這情景。阿萊莎不肯離開他的身邊。他生出一個念頭，想到醫生那裏去，領他來診治，但是又怕留他哥哥一個人在這裏：沒有別的人可以把他託付。伊凡終於漸漸地完全喪失了知覺。他一直繼

※謎底。

續說話，不停地說話，却說得完全沒有系統。甚至話語也說得不清楚，身子忽然在地上强烈地搖曳了一下。但是阿萊莎恰巧扶住他。伊凡讓阿萊莎把他領到牀傍，阿萊莎胡亂地給他脫了衣裳，服侍他躺下。自己又坐在他傍邊兩點鐘。病人睡得很結實，動也不動一下，靜靜地，平匀地呼吸着。阿萊莎取了枕頭，和衣躺在沙發上面。臨睡的時候，爲米卡和伊凡祈禱。伊凡的病情他起始瞭解：「驕傲的決定的磨刑，深刻的良心！」他不信仰的上帝和他的眞理把還不想服從的心克服了。「是的，」——阿萊莎已經躺在枕上，心裏想着，——「是的，司米爾加可夫一死，便沒有人相信伊凡的供詞；但是他會前去，供出來的！」阿萊莎靜靜的微笑：「上帝將戰勝！」他心想。「他不是在眞理的光明底下升起來，便是……在仇恨中幻滅，對自己和一切人報仇，爲了他替他不信仰的事情服務，」——阿萊莎悲苦地補充上去，又爲伊凡祈禱起來。

第十二冊　司法的錯誤

第一章　運定的日子

在我所敘寫的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上，早晨十點鐘，我們的區法院開庭審理特米脫里．卡拉馬助夫案。

我要預先說一說，並且堅持地說一說：我並不認自己具有力量可將法庭上所發生的一切傳達得相當的完滿，且甚至相當的有次序。我總覺得假使全都記憶下來，而且予以相當的解釋，那末需要整冊的書，甚至是巨帙的書。因此請大家不要責備我祇傳達使我本人驚愕，且爲我特別記清的一切。我可以將次要的認作重要的，甚至可以將極顯著，極必要的特點完全忽略過去……然而我看大可不必道歉。我將盡我所能的做去，讀者自己會明白我祇能做我所能做的。

第一，在我們走進法庭的大廳之前，我要提一提這一天使我特別驚異的一切事情。驚異的並不單祇我一人，以後發現出來，原來大家都十分驚異。大家知道這案子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大家都不耐煩地等候開庭，我們的社會裏在已經整整的兩個月內，有許多人談論，猜疑，驚嘆，幻想。大家也知道這案子獲得了全俄的名聲，但是到底不能想像到它會使所有的

人和每人震撼到如此濃密，如此惹惱的程度，而這不僅是我們這裏的人，且是各處的人，像在這一天的法庭上所發現的那樣。在這一天趕到我們這裏來的人裏不但有從本省的省城裏來的，且有從俄國的其他城裏來的，還有從莫斯科和彼得堡來的。來了一些法律家，甚至來了幾個要人，還有貴夫人。所有的傍聽券全已發盡。甚至在法官坐的桌子後面那塊不尋常的地方也騰了出來給特別體面高貴的男參觀人們坐。在那裏發現了整排的安樂椅，由各種重要的人物佔據着。這種情形是以前我們這裏不許有的。婦女特別的多，——有本城的，有外來的，我想甚至不下於全體觀衆之半。單單從各處聚攏來的法律家多得甚至不知道在那裏將他們安插，因爲所有的傍聽券業已散盡，被人家要光了。我親自看見在大廳的末端，講台後面，臨時，匆忙地設立了一個特別的柵欄，把所有趕來的法律家放了進去，他們甚至認爲可以在那裏站立一下也是榮華的事。爲了多騰些地位出來，他們把椅子從這柵欄裏完全移走，於是聚在裏面的一堆人竟擠成緊壓的一團，肩並肩地一直站在那裏，站着聽完這件「案子」。有些女太太，特別是外城來的，在大廳的樓座上出現，打扮得特別講究，但是大多數的女太太們竟把服飾忘却了。在她們的臉上可以讀出歇司底里的，貪婪的，甚至病態的好奇。在所有聚在大廳裏的社會人士中間，有一個主要的特點，必須加以注意的，那就是從許多觀察中可以證明出，幾乎全體的婦女，至少是極大多數的人，站在米卡的一邊，主張開釋他。也許主

要的是因爲他負有一個會征服女人的心的名聲的緣故。大家知道將有兩個女情敵出現。其中一個，就是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特別引起大家的注意，講起關於她許多特別的事情，關於她如何熱愛米卡，不管甚至他犯了罪。又講起一些奇怪的故事。特別提到她的驕傲，（她差不多沒有拜訪過我們城裏的任何人家，）她的「貴族的親戚的關係。」有人說她打算請求政府許她伴罪人一塊上遣成的地方，在地底下的礦洞裏成婚。大家帶着不少的驚慌等待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的情敵，格魯申卡在法庭裏發現。帶着受磨折般的好奇心等候兩個情敵在法庭前相遇，——一個是貴族派的，驕傲的女郎，一個是「藝妓。」但是我們的女太太們對於格魯申卡比對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熟悉多些。這個「陷害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和他的不幸的兒子的女人，」我們的女太太以前也曾見過，幾乎一齊驚訝，何以父子兩人會對於一個「極普通的，甚至完全不美麗的俄國女下市民」戀愛到如此程度。一句話，議論是很多的。我確切地打聽出來，在我們城裏甚至發生了幾樁嚴重的，家庭間的口角，就是爲了米卡。許多女太太爲了對於這件可怕的案子見解的不同，和她們的丈夫們發生熱鬧的口角，自然在這以後所有這些女太太的丈夫們來到法院的大廳的時候，不但對於被告沒有好感，甚至惱怒他。總之，可以肯定地說，所有男性和女性相反，是帶着反對被告的情緒的。看得到一些嚴肅的，皺眉的臉，有些甚至是完全惡狠的，而這大多數是如此。米卡在居留我們城裏的時候已

經把內中的許多人當面侮辱過，這也是實在的事。自然，傍聽者中間有些人甚至很快樂，對於米卡的命運根本很冷淡，但對於這樁在審理中的案件卻並不如此。大家都注意它的結果，大多數的男子極希望罪人得到懲罰，除去那些法律家以外——他們所珍重的並不是道德的方面，祇是所謂現代法律的方面。使大家騷動的是著名的費邱郭維奇的光臨。他的才能是到處知曉的。他來到外省，辯護大刑事案件也非初次。經他的辯護以後這類的案件永遠是聞名全俄，被大家永久記往。還有幾個笑話關於我們的檢察官和法院首席推事的。大家講我們的檢察官戰慄地期待着和費邱郭維奇相遇。他們是還在彼得堡時，還在他們的職業的開始時的舊仇人。我們的自負極深的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從彼得堡的時候起，就認自己是被人時常欺侮的，就因爲他的才能未被人相當地珍視過的緣故，現在正聚精會神地注意卡拉馬助夫案，甚至私下裏想藉這案件恢復他的萎謝的運命，但是使他懼怕的惟有費邱郭維奇一人。但是關於看見費邱郭維奇戰慄的議論是不十分對的。我們的檢察官決不屬於在危險面前垂頭喪氣的性格，相反地，是屬於自負心隨着危險增長的程度以俱增的一類人。總之，應該注意的是我們的檢察官性子太暴燥，具有病態的感受性。他時常把自己整個心靈放在某一件案子上，辦得好像他的全部命運和全部財產都繫在這案子的裁決上面似的。司法界內有些人笑他這個樣子，因爲我們的檢察官就靠着這性格甚至博得了多少的名氣，雖非名聞四處，但以他

在我們的法院裏那種謙遜的地位而言，這實已是猜想不到的了。大家特別笑他對於心理的偏愛。據我看來，大家都是錯的：我們的檢察官從他的爲人和性格而言，我看，比許多人所想的還要嚴肅得多。但是這個病態的人，從最初所走的路上，還在職業開始的時候起，以後一輩子的生活中，老是這樣不會將自己支持起來的。

至於提到法院的首席推事，祇能說他是有學問的，人道爲懷的，具有辦事經驗和極合乎現代的理想。他自負甚高，但不很關心自己的職業。他的生命的主要目的在於做一個前進的人。他有財產，還有奥援。對於卡拉馬助夫案，以後發現出來，他固然抱着十分起勁的態度，但祇是從普通的意義上說的。他所研究的是現象，它的類別，將它看作我們的社會基礎的產物，看作俄國人性格的特徵等等。他對於案件中個人的性格，它的悲劇，和從被告起所有參加的人們的個性，抱有充分不關心的，抽象的態度，大概也許這是最適宜的。

在法官們沒有出現以前，大廳上已擠滿了人。我們法院裏的大廳是城中最好的，廣闊，高敞，對於配音上是很合適的。法官們位置在一個搭高些的地方，在他們右首預備了一隻桌子，和兩排供陪審官坐的椅子。左面是被告和他的律師的位置。大廳中央，法官位置附近，有一隻放『物證』的桌子。桌上放着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染色的白綢寢衣，用以成就假定的兇殺的，運定的銅杵，米卡的襯衫，袖上被血沾污，他的外衣，在後面口袋的地方全是血

漬，他當時把一條全行浸濕了血的手帕塞進那個口袋裏去：還找一塊滿染血污，現在已經完全發黃的手帕，米卡爲自殺用，在潘爾霍金家裏裝上了子彈，而在莫克洛葉被脫里芬・鮑里賽奇偷偷兒取走的手槍，還有那個題着字的包封，——就是用來包給格魯申卡預備的三千塊錢的，——和一根緊包封的玫瑰色的細帶，還有其他許多東西，我也不能記淸楚了。在距離稍遠些大廳的深處，是傍聽席，但是在欄杆前面放着幾隻椅子，是爲證人們已經作了供詞却被留在大廳的時候坐的。十點鐘的時候法官們列席。三個法官裏一個是首席推事，一個是推事，另一個是名譽鄉區推事。檢察官自然也立卽發現。首席推事是身軀短矮而且强壯的人，比普通中等身材矮些，有五十歲左右，帶着一付發痔疾病人一般的臉，深黑的，帶斑白色的，剃得極短的頭髮，戴着紅綢帶，——不記得是那一種勳章。我覺得，——不僅是我，連大家都覺得，檢察官的臉色很有點慘白，幾乎發綠，爲了什麽緣因，似乎也許在一夜間突然削瘦了下去，因爲我在前天還看見他帶着極自然的神色起始問司法執行吏：陪審官們是否已全行列席？……然而我看這樣繼續下去是不能夠的，因爲我沒有聽淸楚。首席推事許多事情，有的不大明白，還有的忘記提起，主要的是因爲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如果將所說的，所發生的一切全部記起，我的時間和地位一定是不夠的。我祇知道兩方面（律師和檢察官）對於陪審官們提出異議的不很多。這十二位陪審官的組織中我記得有四個是我們城裏的官員，

兩個商人，六個我們城裏的農人和下市民。我記得，在我們的社會裏，還在開庭前許多時候就有人帶着多少的驚異詢問，特別是女太太們：『難道這樣精細的，複雜的，心理學的案件可以交給一些官員，甚至農人們作運定的解決麼？這樣的官員，尤其是農人們，明白些什麼？』這四個被選爲陪審官的官員果眞全是小官僚，頭髮都斑白了，——惟有一個人稍爲年輕，——我們的社會上不大有人曉得，靠微薄的薪俸度日，大概有不能在任何地方露面的老妻，還有一大堆兒女，也許甚至是赤脚的，在閒暇的時候總是以到什麼人家打小牌爲消遣，自然永遠沒有讀過一本書籍。兩個商人雖具有威嚴的神色，但是有點沉默並且呆板得奇怪：內中一個剃光了鬍鬚，穿着德國式的服裝，另一個蓄着灰白的鬍鬚，頸上掛着紅綢帶，上面繫着一個勳章。關於下市民和農人是無話可講的。我們城裏的下市民幾和農人一般，甚至也有耕田的。內中兩人也穿着德國式的服裝，也許因爲這個顯得齷齪，而且不雅觀。因此眞會發生一個念頭，例如在我剛剛審看他們的時候，我也生出那個念頭：『這類的人們怎麼能對於這案件發生理解呢？』然而他們臉部引起一種奇怪的顯赫的，幾乎威嚇的印象；它們是嚴肅的，皺緊眉頭的。

首席推事終於宣布審理退職九等文官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卡拉馬助夫被殺案，——我不完全記得，他當時是怎樣措詞的。吩咐執行吏將被告帶進來，於是米卡出現了。大廳裏一

切寂靜了，蒼蠅都可以聽出來。我不知道對於別人怎樣，米卡的態度對於我引起極不愉快的印象。主要的是他成爲一個可怕的紈袴子，穿着新的，剛裁製好的服裝，我以後知道，他特地爲了這一天到莫斯科去定製一套新裝，向他的舊裁縫定製，因他的衣裳的尺寸還在他那裏保存着。他戴着一雙新的黑漆皮手套，沒穿着漂亮的內衣。他舉起長長的，一俄尺長的步伐走進來，向前面動也不動地直看，用極不露出戰慄的神色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當時那位律師，著名的費邱郭維奇出現了，似乎有一陣被壓抑的轟響在大廳裏飛越過。他是長長的，乾癟的，一雙長長的，柔細的腿，極長的，慘白的，細細的手指，剃光了鬍鬚的臉，梳得極樸素，十分短的頭髮，柔細的，偶然被嘲笑和微笑弄得彎曲的嘴唇。看樣子他有四十歲，他的臉部可以算是愉快的，假使不是那雙眼睛，本身是不大，也沒有表情的，但是互相排設得稀有地臨近，惟有一條橢圓的鼻子上的細細的軟骨加以間隔。一句話，這面貌含着一種顯著的，鳥一般的樣子，使人爲之驚愕。他穿着晚禮服，帶着白領結。我記得首席推事第一句問米卡的話，關於姓名，職業等。米卡回答得很堅決，但有點出人不意地響亮，甚至使首席推事搖頭，幾乎驚異地看他。以後讀出了一張召喚到庭的人們的名單，就是證人和專家的名單。名單很長。四個證人沒有到：米烏騷夫，——他現在已赴巴黎，但是他的供詞還在預審時就錄過了，——霍赫拉闊瓦太太和田主瑪克西莫夫，——爲了有病未到，——還有司米爾

加可夫，——爲了猝死，曾有警察方面發給證書。關於司米爾加可夫的死耗引起了大廳裏强烈的騷動和私語。自然，傍聽的羣衆裏有許多人還不知道這段突然自殺的事實，但是特別使人爲之愕然的是米卡的舉動；剛剛宣布了司米爾加可夫的事情，他忽然從自己的座位上向整個大廳叫喊道：

「狗應該得到狗的死！」

我記得，他的律師如何奔到他身邊去，首席推事如何威嚇要採取嚴厲的處置，如果再發生這類的舉動。米卡一面點頭，却似乎並不懺悔，一面零零落落地好幾次對律師反復地微語道：

「我不啦！我不啦！這是脫口而出的！再也不啦！」

自然，這短短的一段事實使陪審官和傍聽的觀衆發生不利於他的意見。露出了性格，自已把自已介紹出來了。在這樣的印象之下，祕書宣讀了公訴書。

這公訴書十分簡短，但很廣泛。祇敍述一些主要的原因，爲何原因某人被捕，爲何原因應該把他交到法庭等等。但是這文件對我引起强烈的印象。祕書讀得明朗，清切，而且音調極響。全部的悲劇似乎重新出現在大家面前，那裏地凸出，那樣地凝聚，照耀着命定的，無可憐惜的光明。我記得，首席推事在宣讀終了以後如何大聲而且莊嚴地問米卡：

「被告，您承認自己有罪麼？」

米卡忽然從座位上立起：

「在酗酒和荒亂的方面，我承認自己有罪，」——他用那種又是突如其來的，幾乎發狂的聲音喊着，——「在懶惰和淫亂方面是有罪的。在遭了命運打擊的時間，想成爲永遠的，誠實的人，然而對於老人的死，我的仇人和父親的死——是沒有罪的！然而對於搶刦他的財產的一層，——不，不，我是沒有罪的，也不會有罪：因爲特米脫里·卡拉馬助夫是卑鄙的人，却不是賊！」

他喊完了這套話，坐在位置上，顯然全身抖索着，首席推事重又對他發出簡短而含有教訓意味的勸喩，就是祇須囘答問題，不必發出枝節的，瘋狂的驚嘆。他隨後不會繼續審判。證人們全體叫過來宣誓，當時一下子全看到他們。但是被告的兄弟們被准許出庭作審，無庸宣誓。經過牧師和首席推事一番叮囑，證人們又被引走，儘可能地將他們安插得離開些。以後他們陸續被傳喚上來。

第二章　危險的證人

我不知道，首席推事是否曾將檢察官方面和律師方面的證人分出兩個團體，並且打算依何種程序召喚他們。大概這一切是有的。我祇知道他們首先召喚檢察官方面的證人。我要重複一句，我不打算敍寫所有審問和一步一步進行的狀況。況且我的敍述一部分將成爲多餘的，因爲在檢察官和律師開始辯論時的演詞裏，所有供詞的全部行程和意義，似乎都引到一個點上，加以鮮明的說明，這兩種有意味的演詞我至少在許多地方全部記載了下來，以後當加以傳達，此外還有一樁非常的，完全意料不到的突發事件我也記載了下來，——這事件還在法庭的辯論開始以前突然演了出來，對於這案件的可怕而且運定的結局發生了無疑的影響。我祇要指出的是從開庭後最初的幾分鐘內就鮮明地露出這案件上一種祇有大家覺察到的特點來，那就是公訴方面的力量比較辯護方面所擁有的手段特別的大。這使大家一下子得了瞭解，當一些事實在威嚴的法庭上集中而且聚攏來，全部的恐怖和血腥漸漸地暴露到外面來的時候。大家也許還在最初的進行的步驟時起始明白，這甚至是完全無可辯論的事情，這裏面並無疑竇，實際上也不必作任何的辯論，辯論祇是爲了形式，而罪人是有罪的，顯然有罪

的。完全有罪的。我甚至以爲那些女太太們，全體一致不耐煩地渴望着這有趣的被告被宣告無罪的，同時也十分相信他的完全有罪。不但如此，我覺得，如果他的有罪不得到如此確切的證實，她們甚至要憤激的，因爲在結局裏罪人被宣告無罪時便不會有這樣深刻的效果了。至於他將被宣告無罪，——希奇的是所有的女太太們，幾乎在最後的一分鐘以前還是根本相信的。『他有罪，但是爲了人道主義？由於現在流行的新的理想，新的情感，他會被宣告無罪的。』就爲了這個，她們纔不耐煩地聚到這裏來。男子們最注意的是檢察官和有名的費邱郭維奇的爭鬥。大家奇怪，而且問自己：從這樣絕望的案件上，從這已被吃空的鷄蛋上，即使以費邱郭維奇那樣的才幹，還能做點什麼出來？因此他們帶着興奮的注意一步一步觀察他的偉大的業績。但是費邱郭維奇在終局以前，在演詞以前，對於大家成爲一個謎。有經驗的人們預感到他有一個系統，他已經擬定了什麼計劃，他的前面具有一個目的，不過那是什麼目的——幾乎是不能加以猜度的。他的自信和自恃露在大家的眼前。此外，大家立刻愉快地看出，他在最短的居留在我們城裏的時間內，也許祇有三天功夫，竟能奇怪的把這案件弄得清清楚楚，『精細地加以研究。』例如，以後大家愉快地講述，他如何隨時將所有檢察官方面的證人加以『糟塌，』盡可能地把他們弄得迷糊，主要的是沾污他們的道德的名譽，自然藉此可以沾污他們的供詞。大家以爲，他儘這樣做，是爲了游戲，爲了某種法律界上的榮

響，表示不忘記任何慣用的律師的方法：因爲大家相信，用這類『沾污』的方法不能達到某種巨大的，最後的利益，大概他自已比大家都明白，心裏存着某種理想，某種暫時還藏匿的辯護的利器，在期限來到的時候會忽然把它暴露出來○但是因爲他總歸感到自已的力量，暫時在那裏游戲，淘氣一番○例如，在審問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僕人，經他作出關於『通花園的門敞開着』的極重要的供詞的時候，一輪到律師發問，竟抓住不肯放鬆○應該注意的是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站立在大廳上面，並不因爲法庭的莊嚴，傍聽人數的衆多而露出一點點的驚慌，帶着安靜，且幾乎莊重的態度○他作供詞時十分自信，似乎是同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私下裏談話一般，祇是稍爲恭敬些○把他弄迷糊是不可能的○檢察官起初長久盤問卡拉馬助夫家庭裏的詳細情形的○一幅家庭的圖畫鮮明地露在外面○聽得出，還看得見證人是坦白，而且無偏私心的○他雖然對他的去世的主人的遺念表示極深的尊敬，但聲明主人對待米卡頗不公平，而且『不肯教養兒子○這小孩如果沒有我，會被白虱咬死的，』——他在講米卡的兒童時代的時候，補充着說○『父親在母親遺下來，世襲的財產上，欺瞞兒子也是不應該的○』檢察官問，他有什麽根據，可以證明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在賬目方面欺瞞兒子，使大家驚訝的是格里郭里．瓦西里也維奇並沒有提出任何基本的證據○但堅持說，他和兒子所算的賬是『不公平』的，他『應該補出幾千盧布來○』我順

便聲明，這個問題，——就是費道爾．伯夫洛維奇是否確未付滑米卡款項的問題，——檢察官以後曾特別堅決地對可以提出的所有證人提了出來，連阿萊莎和伊凡．費道洛維奇也在其內，但是沒有從任何一個證人那裏取到任何確切的消息。大家全證實這事實，但沒有人能提出一點點明顯的證據。在格里郭里描寫吃飯時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闖進來，揍了父親一頓，還威嚇着要回來殺死他的那幕活劇的時候，——陰鬱的印象在大廳中飛越而過，尤其因爲老僕人敍講的時候十分安靜，沒有多餘的話語，用一種別致的言語，結果顯出十分佳妙的口才。關於米卡當時敲擊他的臉，把他摔倒，而受到的侮辱，他說他並不生氣，早就原恕了。對於去世的司米爾加可夫，他一面畫十字，一面表示他是一個有能幹的小夥子，祇是愚傻，遭受病魔的磨折。此外，他是無神派，他的無神主義是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和大兒子所教的。但是關於司米爾加可夫誠實的性格，他幾乎予以熱烈的證明，立刻講出來，司米爾加可夫有一次檢到主人遺落下來的銀錢，並沒有藏起來，竟交還給主人，主人因此『賞給他一個金幣，』以後便將一切事情託付給他了。關於通花園的門敞開着一層，他用堅持的態度予以證明。他們盤問他的事情太多，我也不能全都記淸楚，後來歸律師發問。律師第一件事情就打聽包封的事情，——就是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爲了『某一位女太太』將三千盧布包藏在裏面的那個包封。『您自己看見過沒有，——您是這樣多年接近您的主人身邊的人？』格里

郭里回答他沒有看見，也沒有從任何人方面聽見關於這筆錢的話，「直到現在大家起始提起它來的時候爲止。」關於包封的問題費邱郭維奇也對證人中可以詢問的一些人提出來，提出得十分堅決，和檢察官提出分產問題來的時候一樣，而從大家那裏取到的也惟有一個回答，就是說沒有人看見包封，雖然有許多人聽到過。律師對於這個問題所持的堅決的神情大家一開始就看出來了。

「現在我能不能對您提出一個問題，假使您容許的話，」——費邱郭維奇忽然完全出人不意地發問，——「從預審上查明出來，您在那天晚上，臨睡以前，會用一種止痛的油膏，或是所謂煎劑，擦您的發痛的腰部，希望把它治愈，——那樣東西是用什麼合成的？」

格里郭里遲鈍地看了發問者一下，沉默了一會，喃聲說：

「有番紅花在裏面。」

「祇有番紅花麼？您不記得還有什麼東西麼？」

「還有番草。」

「也許還有胡椒麼？」——費邱郭維奇好奇起來。

「也有胡椒。」

「等等的材料，還全浸泡在燒酒裏麼？」

「浸泡在酒精裏。」

大廳裏微微傳出一陣細笑。

「您瞧，甚至浸泡在酒精裏。你擦完了背部，還把瓶裏剩留下的東西，由您的太太唸出僅有她一人知道的虔信的禱詞，就喝了下去，是不是？」

「喝了下去。」

「喝得多不多？說個比方，好不好？有一兩酒鍾麼？」

「有一玻璃杯。」

「甚至有一玻璃杯。也許有一玻璃杯半麼？」

格里郭里不響了。他似乎有點明白。

「一玻璃杯半純粹的酒精，——那眞是很不壞，您以為怎樣？還可以看得見『天堂的門敞開着，』不但是通花園的門，對不對？」

格里郭里老是不響。大廳裏又傳出一陣細笑。首席推事的身子移動了一下。

「您是不是一定知道，」——費邱郭維奇越加釘追上去——「您看見過花園的門敞開着的那個時候，您是不是睡着覺？」

「我立在那裏。」

「這還不能證明您不是睡覺。（大廳裏又發出細笑，）譬如說，在那個時候，假使有人問您什麼話，——例如，今年是那一年？——您能够回答許多話麽？」

「這個我不知道。」

「那末今年是那一年，甚督降生後那一年，您不知道麽？」

格里郭里站在那裏，帶着迷糊的神色釘看自己的磨折者。眞是奇怪的事情顯然好像他果眞不知道今年是那一年。

「但是也許您知道，您的手上有幾隻指頭麽？」

「我是奴才，」——格里郭里忽然洪響而且淸切地說——「旣然官長想取笑我，我也祇好忍受下去。」

這似乎使費邱郭維奇有點愕然，但是首席推事攙了進去，用敎誨的意味提醒律師，應該提出比較合適的問題。費邱郭維奇聽了以後，莊嚴地鞠了一躬，宣布他的發問終止了。自然，在傍聽者和陪審官方面會發生小小的蠕蟲般的疑竇，對於這個人在一定的治療的狀態之下有「看見天堂的門」的可能，而且連今年是甚督降生後第幾年都不知道，他的供詞是否屬實？因此律師終算達到了自己的目的。然而在格里郭里退走以前又發生了一段故事。首席推事向被告詢問：關於這個供詞他有沒有話要說？

「除去門以外，他全說的是實話，」——米卡大聲喊，——「關於他替我捉去白虱，——我感謝他。他說他原恕了我，——我感謝他。老人一輩子誠實可靠，忠事我的父親，像七百頭尨犬一樣。」

「被告，您應該選擇您的話語，」——首席推事嚴厲地說。

「我不是尨犬，」——格里郭里也嘰咕起來了。

「那末我是尨犬，我是的！」——米卡喊，——「既然這是侮辱，我來自已承受下去，現在向他請求饒恕：我是野獸，對待他太殘忍了！我對待埃索布也是殘忍的。」

「什麼埃索布？」——首席推事又厲聲問。

「唔，對待俾蒹洛……對待父親，對待費道爾·伯夫洛維奇。」

首席推事重又莊重而且更加嚴厲地對米卡說，請他謹愼選擇他的詞語。

「這樣子您是自已危害您的裁判官們對您的意見。」

律師向證人拉基金發問的時候也是弄得十分巧妙。我要說，拉基金是極重要的證人之一，無疑地爲檢察官所看重。原來他全都知道，知道得特別的多，他到一切的人們那裏去過，見到一切，同一切人說話，詳細知道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和卡拉馬助夫一家人的履歷。誠然，關於三千盧布，包封的事情，他也祇是從米卡方面聽到。但是他詳細描寫米卡在「京

都」酒店裏的功績，說出毀損他的一切話語和手勢，還講出司遑基萊夫上尉那段「毛箭」的歷史。關於那個特別的節目，——費道爾·伯大洛維奇在算清地產的賬目的時候，是不是還欠米卡錢，——甚至拉基金也不能有所指明，祇用些普通的，賤蔑性質的話語搪塞下去：「以卡拉馬助夫一家那樣的糊裏糊塗，是誰也弄不明白，而且不能加以決定的，誰還能辨得清楚，這裏面誰對誰不對，而且誰欠誰呢？」他把現在案理着的犯罪的全部悲劇，描寫成農奴制度的陳舊的習慣，和俄羅斯因缺乏適當的組織陷於無秩序的狀態下的產物。一句話，他被容許發表了一點意見。拉基金先生從這次訟案上首先露臉，被人家所注意。檢察官知道證人在寫一篇關於現代的犯罪問題的論文，送到雜誌上去，所以在下面可以看到的演詞裏，曾從這篇論文中引證出幾點意見來，因此可以證明他是看過這篇論文的。證人所描寫的圖畫弄得陰鬱而且運定，給「公訴」幫了不少的忙。一般地說來，拉基金藉着他的超獨的意思和特別高貴的思路，而發表出來的意見使傍聽的羣衆爲之神往。甚至聽得見兩二下突然拍出的掌聲，就在他說到農奴制度和俄羅斯受困於無秩序的情况的時候。但是拉基金到底還是青年人，做了一樁小小的錯事，立刻被律師加以巧妙地利用。他在回答關於格魯申卡的某種問題的時候，爲了他感到自己取得了成功，還由於他越躍上去的高超的正直的情感，受了相當的吸引，竟冒失地對於阿格拉菲納·阿歷山大洛夫納道出一些賤蔑的詞句，稱她爲「商人薩姆

醫諸夫所贍養的情婦。」他以後竟願付極貴的代價以贖回這句話來，因爲費邱郭維奇立刻在這句話上捉住了他。這全是因爲拉基金完全料不到，律師會在這樣短短的時期內把案件弄得這樣熟悉，竟會曉得這樣隱密的細節。

「請問一下，」——在律師輪到提出問題的時候，他含着極客氣的，甚至恭敬的微笑起始說，——「您自然就是那位拉基金先生，他著了一本小册，題爲圓寂長老曹西瑪的一生，裏面充滿深刻的，宗教的思想，書上還有呈獻給主教的佳妙而且虔信的題詞，我新近曾經愉快地讀了一遍。」

「我寫這個東西，並不想發表……以後他們印了出來，」——拉基金喃聲說，似乎忽然爲了什麼原因而感到困惑，幾乎帶着慚愧。

「這妙極了！以您這樣的思想家，可以而且甚至應該對於一切的社會現象抱十分寬大的態度。您那本有益的小册，藉了主教保護的力量，得以暢銷，且獲得相當的利益……但是主要的，我想好奇地問您一聲：您剛纔聲明，您和司魏脫洛瓦小姐有極親近的交情，不是麼？」（應該注意的是格魯申卡的姓原來是「司魏脫洛瓦。」我還在訟案的進行中的當天初次曉得的。）

「我不能對我一切認識的朋友負責……我是青年人……誰還能對一切相遇的人全負擔責

任呢？」——拉基金的臉完全漲得通紅。

「我明白，我很明白！」——費邱郭維奇喊，好像自己感到慚愧，又好像連忙道歉似的，——「您和其他任何的人一樣，對於和一個年青貌美的婦女相結識感到極有興趣，而這婦女也樂於接待本城的優秀的青年，但是……我祇想探聽一下：我聽說司魏脫洛瓦在兩月以前極想和最小的卡拉馬助夫，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相識，叫您把他帶到她家裏去，還要穿着他當時所穿的修道院的服裝．她答應給您二十五盧布，祇要您能把他帶到她家裏去。後來曉得這件事情就成立在作爲本案根據的那件慘劇發生的那天晚上。您領了阿萊克謝意．卡拉馬助夫到司魏脫洛瓦小姐家裏去，——當時從司魏脫洛瓦手裏領到了二十五盧布的獎賞，這就是我願意向您打聽的事。」

「這是開玩笑……我看不出，爲什麼這件事情會引起您的注意來。我收下這錢爲了鬧鬧玩笑……想以後再歸還……」

「如此說來，您確是收下的。但是您至今還沒有交還……或者已經交還了麼？」

「這是無聊極了……」——拉基金喃聲說，——「我不能回答這類問題……我自然要歸還的。」

首席推事起始干涉．然而律師宣言，他已經終止向拉基金先生發問。拉基金先生從台上

走下來的時候，多少受了糟塌。由於他的高超正直的話語而得的印象到底遭了摧損，費邱郭維奇目送他下去，似乎對觀衆指着他說道：「你們瞧，你們的正直的控訴者是這樣的！」我記得，這一次在米卡方面還是免不了發生枝節：他爲了拉基金形容格魯申卡時所作出的口氣，感到憤怒，忽然從座位上喊了一聲：「白爾納德。」在問完拉基金以後，首席推事對被告說：他有沒有話要說的時候，米卡響亮地喊道：

「他曾向我還被告借過錢的！他是卑賤的白爾納德和機會主義者，不信上帝，欺哄主教！」

米卡自然又受了一番告誡，爲了他所作辭句的魯莽，但是拉基金先生又蒙到最終的打擊。司逸基萊夫上尉的作證也是遭受逆運，但完全爲了另一原因。他站在那裏，穿着破碎齷齪的衣裳，汚穢的皮靴，不管一切的預防措置，還由「專家」預行檢査，忽然完全喝醉了。對於米卡加在他身上的侮辱的問題，他忽然拒絕回答。

「不必提它了。伊留莎不許。上帝會補償我的。」

「誰不許您說？您指的是那一個人？」

「伊留莎，我的小兒子：『爸爸，爸爸，他如何作踐你呀！』在石頭傍邊說的。現在快要死了……」

上尉忽然嗚咽地哭泣，一倒身匍匐首席推事的脚下。在觀衆的笑聲之下，連忙把他帶下去了。檢察官預備好的印象完全沒有成立。

律師繼續利用一切的手段。他對於案情那樣的熟悉使大家越來越驚奇。例如，脫里芬．鮑里賽奇的供詞本可以引起極强烈的印象，自然對於米卡是極不利的。他幾乎掐着指頭數出，米卡在第一次來到莫克洛葉的時候，就是發生慘劇的前一月，所化去的錢不在三千之下，或是『稍爲少一些。單單在那些吉卜賽女人身上化了不知多少！賞給我們那些帶虱子的農人們，並不是每人五角，起碼是二十五盧布一張的鈔票，少些是不會給的。當時有多少錢從他手裏偷去！那些偷的人，是不會留下收據的。既然他自己都隨隨便便地拋擲，那裏還能捉出賊來呢！我們的鄉下人全是强盜，不肯保留自己的良心的。至於女孩們，那些鄉下的女孩們那纔够瞧呢！她們竟從此發了財，以前是貧窮的，就是這樣。』一句話，他記起了一筆筆用費，全都引了出來，彷彿開了一筆清賬。因此，關於祇化去了一千五，而將其餘的款子留在鎖盒裏的那個猜測成爲無意義的了。『我自己看見的，看見他手有裏三千盧布，眼睛看得清清楚楚，我們還會不識數麼！』——脫里芬．鮑里賽奇喊，努力想博『官長』的歡心。但是在審問轉到律師方面的時候，他並不想推翻供詞，忽然講起，在被捕的前一月，初次鬧酒的時候，馬夫帕莫費意和另一個農人阿基姆在莫克洛葉，外屋的地板上，檢起米卡喝醉酒

時遺落下來的一百盧布，交給脫里芬・鮑里賽奇，而他賞給他們每人一個盧布。『這一百盧布您當時還給卡拉馬助夫先生沒有？』脫里芬・鮑里賽奇無論怎樣狡黠，在盤問了鄉下人以後，祇好承認發見一百盧布的事，但是他當時就將原款交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老老實實地交出去，不過他當時自己完全喝醉了酒，不見得會記得的。』因爲他在傳喚鄉下人以前到底否認找到一百盧布，所以關於他還款給酒醉的米卡的供詞自然也受了極大的疑惑。因此檢察官方面推出來的一個危險的證人退下來的時候也蒙了嫌疑，名譽上遭到劇烈的汚損。波蘭人方面也出了同樣的事情。他們上堂的時候十分驕傲而且獨立不覊。他們大聲說，第一層，兩人『爲王家服務，』米卡對他們提議，想用三千盧布買他們的名譽，他們的手裏是曾經看見過許多錢的。莫謝洛維奇把許許多多的波蘭話放進句子裏去，看見這反能在首席推事和檢察官的眼前抬高他的身份，便提起精神，完全用波蘭話說起話來。但是費邱郭維奇也把他們捉進網裏：無論傳喚上來的脫里芬・鮑里賽奇怎樣狡黠，到底祇好承認他的一付紙牌由佛羅勒萊夫司基加以替換，莫謝洛維奇做莊的時候，儘偷換紙牌。卡爾干諾夫出來作供，加以證實，於是兩個波蘭老爺多少面帶慚色，甚至在觀衆的笑聲之下退走了。

所有那些最危險的證人幾乎全發生了這類的事情。費邱郭維奇對於每個人都加以道德上的汚損，讓他們擔了一鼻子的灰，纔放走他們。那些法律家和專家們惟有欣賞，同時也惟

有懷疑，這一切將引到那一種最後的，大的結果，因爲我重複一句，大家全感到公訴方面的無瑕可擊，越來越悲慘地增長起來了。但是從「偉大的魔術家」的自信上看出他是安靜的，因此大家都期待着：「這樣的人」不是會從彼得堡白來一趟的，這人是不會毫無所得而回去的。

第三章　醫生鑑定和胡桃一磅

醫生的鑑定也不很有助於被告。費邱郭維奇自己大概也不很對它生什麼希望，這是以從可以看出來的。這件事情的發生單祇是以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的主張爲根據。她特地從莫斯科請來一位著名的醫生。辯護方面自然決不會爲了這鑑定而失敗，在最好的情事之下也許可以得到一點勝利。但是在一部分上甚至似乎發生了一點滑稽的情形，就是由於醫生方面有點意見不合。這些專門家裏面有外城來的著名大夫，還有我們城裏的醫生格爾城司圖勃，和年輕的醫生瓦爾文司基。最後兩位也列在出檢察官傳喚的普通的證人之列。首先以專家的資格被傳問的是格爾城司圖勃醫生。他年七十歲，頭髮斑白，且已禿露，中等的身材，堅强的體格。我們城裏大家很珍重他，尊敬他。他是一個良心正直的醫生，佳良的，虔信的人，一個「格倫古脫」派，或「莫拉維亞兄弟」教派，——我知道得不大清楚。他住在我們這裏很久，態度特別的威嚴。他爲人慈善，愛人如己，免費醫治窮人和鄉下人，親自造訪他們的住處，留下錢買藥，但是性格固執得像一頭驢子。一個思想坐牢在他的腦袋裏，你要加以推翻是不可能的。順便說一句，城裏大家全都知道這位外來的著名醫生，到這裏來兩三天上，就對於格爾城司圖勃醫生的才幹，說出了幾句十分侮辱的批評。事情是因爲這位莫斯科的醫生雖

然收二十五盧布以上的出診費，但是我們城裏有些人竟歡迎他到這裏來的機會，不惜金錢，奔到他那裏去請求診治。在他沒有來以前，這些病人自然是由格爾城司圖勃治療的。於是這位著名的醫生到處十分嚴厲地批評他的治療方法。以後一到病人家裏以後，就甚至直捷了當地問：「唔，誰在這裏弄得這樣糟塌？是格爾城司圖勃麼？哈，哈，哈！」格爾城司圖勃醫生自己全都曉得了。於是這三位醫生魚貫地上堂來作證。格爾城司圖勃大夫直率地聲明，「被告腦力的不正常是自然而然看得出來的。」他當時提出他的意見，我在這裏忽略不提。後來他說這不正常的狀態主要地不但可以從被告以前許多行為上看到，即使現在，甚至在這個時間內，也可以看出。等到人家請他解釋現在看出些什麼來，這醫生用坦白直率的態度指出，被告在走進大廳時，「具有對於環境不尋常的，奇怪的態度，一直向前走路，像兵士一般，眼睛向前面直瞪，其實他應該朝左邊看，那邊坐着傍聽的女太太們，因為他是女性的極大的愛好者，應該多多地思想，女太太們現在關於他將說出什麼話來，」——小老頭兒用特別的言語結束着。應該注意的是他說許多俄國話，而且樂意說，但是他的每個句子都帶着德國調子，這永遠不使他感到不好意思，因為他一輩子犯着一個毛病，就是認自己的俄國話是模範的，「甚至比俄國人還好，」甚至還愛常用俄國的諺語，每次告訴人家，俄國的諺語是世界上所有諺語中最好，最富於表情的。我還要說，他是否由於心神不屬的緣因，在談話

中時常忘記極平常的字，他深知道，而忽然不知爲何原因從腦筋裏跳躍出來的字。然而他說德國話的時候也是如此，而且永遠在自己的面前揮搖着手，彷彿想尋覓而且捉獲喪失了的話語，於是誰也不能强迫他在他沒有找到遺失了的語句以前，繼續他已開始的談話。他說被告走進來的時候，應該看望女人，這句話引起了傍聽者中間戲笑的微語。我們這裏的女太太們很愛這小老頭兒，也知道他是一輩子的獨身漢，一個虔信的，貞節的人，把女人看作高尚的，理想的人物。因此他的出乎意外的話語大家看來是異常奇怪的。

莫斯科的醫生在上堂問話時嚴厲而且固執地表示他認被告的腦力狀態是不正常的，「甚至是程度極深的。」他巧妙地說許多關於「精神錯亂」和「癲狂」的話。他說照所有收集到的證據看來，被告在被捕前的幾天內，無疑地處於病態的精神錯亂狀態之下，假使犯了罪，雖然也有感覺，但幾乎是不由己的，完全沒有力量控制佔據着他的病態的，道德上的刺激。但在精神錯亂以外，醫生還看出了癲狂，據他說，這可預示到完全瘋狂上去的一條直坦的路。（應該注意的是我用自己的話語傳達醫生的話，至於他自己却用極爲科學的，而且特別的言語加以解釋。）「他的一切行動是和常識和邏輯相反的，」——他繼續說，——「且不說我沒有看見的一切，那就是關於犯罪和所有這個慘劇的一切，即使在前天和我談話的時候，他的眼光也是那樣無可解釋的呆板。在完全不需要的時候，發出意料不到的笑聲。莫明

其妙地時常惹惱，一些奇怪的話語，如「白爾納德，」「倫理學」等等「不需要的話。」醫生從下面的情形裏特別指出這癲狂的狀態。他指出，被告一提起他認為自己被欺騙的那個三千盧布，就不會不發出某種不尋常的惹惱，而同時關於其他的失敗和受侮辱的事情，却說得而且記憶得充分的輕淡。以後查出來，在以前的時候，每次一提到這三千盧布，他同樣地會弄到幾乎瘋狂的地步，而同時大家可以證明他這人是沒有利慾心，不貪婪的。「至於說到我的科學上的同事的意見，」——莫斯科的醫生在結束他的說話的時候，嘲諷地說，——「被告走到堂上的時候，應該目視女人，而不應向前面瞪看，我祇可以說這樣的意見除具有游戲的性質以外是根本錯誤的：因為我雖十分贊成被告走進決定他的命運的法庭的大廳的時候，不應該如此呆板地向前瞪視，這確乎可以認為他在這時間內不正常的心靈狀態的徵象，但同時我可以肯定地說，他應該不朝左邊看女太太們，相反地，應該向右邊看望，尋找他的律師，他的全部希望在於他的幫助，他的全部命運現在都須靠他的保障。」醫生把他的意見堅決地表示出來。最後被傳喚的瓦爾文司基醫生的出人不意的結論給兩位有學問的專家之間的不同的論調增添特別的滑稽的意味。據他的看法，被告在現在和以前都處於完全正常的心神狀態之下，雖然實際上在被捕以前他應該顯出神經質的，異常興奮的神色，但是這也可以由於許多極顯明的原因而發生的：由於醋意，怒氣，不斷的酒醉的狀態等等。但是這種神經質的

狀態是不會含有剛纔所說的任何特別的『精神錯亂』在內的。至於說到被告走進大廳的時候應該向左邊或向右邊看望的一層，『據他的鄙見看來，』被告應該在走進大廳的時候向前直視，像他實際上那樣的看法，因爲首席推事和法官們一直坐在他的前面，他的命運現在完全握在他們的手中，『所以他向前直視，就是藉此證明在這時候他的腦力狀態是正常的，』——年輕的醫生帶着熱烈的情感結束他的『謙遜』的供詞。

『妙極了，郎中先生！』——米卡從座位上喊，——『就是這樣！』

自然人家把米卡止住了。但是年輕醫生的意見對於法官和傍聽人們具有極決定的影響，因爲以後發現，大家全贊成他的話。然而格爾城司圖勃醫生又以證人的資格被傳詢，却忽然完全出人不意地說了於米卡有利的話。他是這城裏的老居民，早就知悉卡拉馬助夫家內的情形，作了幾種對於『公訴』方面有興趣的供詞，忽然似乎在經過一番考慮以後，說道：

『但是這個可憐的青年人本可以取得無從比擬的好的命運，因爲他在兒童時代和兒童時代以後都具有極好的心，我是知道的。但是俄國諺語說：『如果一個人有一個腦筋，那是很好，但是如果還有一個聰明的人到他家裏來作客，那便更好，因爲那時便有兩個腦筋，不祇一個……』』

『一個腦筋好，兩個更好，』——檢察官不耐煩地補說上去，早就知道老頭兒有說話說

得又慢又冗長的習慣，不管他的話引起了什麼印象，也不管人家和何久等，相反地，很重視遲鈍的，馬鈴薯一般的，永遠快樂而且自足的德國式的俏皮話。小老頭兒是愛說些俏皮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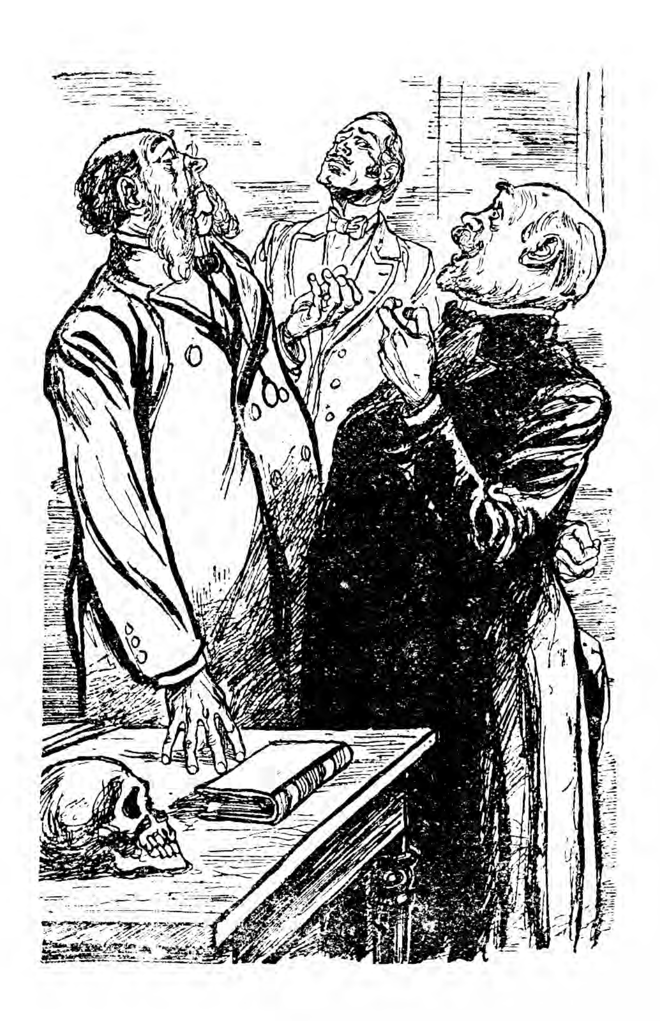
『是的，我說的就是這句話，』——他固執地說，——『一個腦筋好，兩個腦筋更好。但是另一個有腦筋的人並沒有●到他那裏來，而他把自己的腦筋又放出去……怎麼，他放到那裏去？那個字——他把自己的腦筋放到那裏去，我忘記了，』——他繼續說，手在自己的眼前旋轉着，——『啊，是的，Spagiren.』

『游玩麼？』

『是的，游玩，我說的就是這句話。他的腦筋走出去游玩，走到深的地方，把自己喪失了。但是他是一個有情感和感謝心的青年，我很記得他很小的時候，被拋棄在父親的後院裏，他沒有穿鞋子，在地上跑着，小袴上祇有一個紐扣……』

有一種細感的，深刻的音調忽然在這誠實的小老頭兒的嗓音裏聽了出來。費邱郭維奇抖索了一下，似乎有所預感，一下子注意起來了。

『是的，我當時自己還是一個青年人……我……不錯，我當時祇有四十五歲，剛剛來到這裏。我當時很可憐這男孩，自己問自己，爲什麼我不能給他買一磅……是的，一磅什麼？



我忘記叫什麽名字……一磅小孩子們很愛吃的，那叫什麽，——那叫什麽……」——醫生又揮搖起手來。——「牠在樹上長着，有人採下來，送給大家……」

「是蘋菓麽？」

「不，不！一磅，一磅，蘋菓是講究十個一買，不論磅的……不，這東西很多，全是小的，放在嘴裏，執——拉——拉一響……」

「是胡桃麽？」

「不錯，就是胡桃。我說的就是這個，」——醫生用極安靜的態度證實，似乎完全沒有尋覓話語似的，——「我送給他一磅胡桃，因爲從來還沒有人把一磅胡桃送給一個男孩。我舉起了我的手指，對他說：「小男孩！Cott der Vater,」他笑了，也說：「Cott der Vater,」——「Cott der Sohn.」——他又笑了，又喃語着：「Cott der Sohn.」——「Cott der heilige Geist.」——他又笑了，儘可能地說着：「Cott der heilige Geist.」※我就走了。第三天走過那裏，他自己對我喊：「叔父，Cott der Vater, Cott der Sohn」，單祇忘却了Cott der heilige Geist，我對他提醒這句話，我的心裏又開始十分憐惜他。但是他後來被帶走了，我再也看不見他。這事已經過了二十三年，有一天早晨我坐在我的診室

※德語：神父，神子，聖神。

裏，頭髮已經完全白了。忽然走進一個像一朶鮮花似的青年人，我怎麼也不認識他，但是他舉起手指，笑着說：「Gott der Vater, Gott der Sohnund Gott der heilige Geist：我現在回來了，特地來答謝您送我一磅胡桃，因爲當時從來沒有人給我買過一磅胡桃，祇有您一人給我買了一磅胡桃。」於是我憶起了我的幸福的青春時代和沒有鞋穿，在院裏跑的可憐的小孩，我的心翻了轉來。我就說道：「你是一個知恩圖報的青年人，因爲你一輩子憶起了我在你的兒童時代送給你的一磅胡桃。」我抱住他，爲他祝福。我竟哭了。他笑着，笑着，也哭了……因爲俄國人是時常在應該哭的地方發笑的。但是他竟哭了，我看到的。然而現在，唉，眞是可嘆！……」

「我現在也在那裏哭，德國人，現在也在那裏哭，你這聖者！」——米卡忽然從自已的座位上喊。

無論如何，這故事使觀衆引起一點於米卡有利的印象。但是對於米卡有利的主要的印象卻由於下面就要講起的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的供詞而引起。一般地講來，在律師方面傳喚的證人起始上堂的時候，命運似乎忽然甚至正經地朝米卡發出微笑，——最有趣的是甚至對於律師方面也是意料不到的。在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之前，阿萊莎先被傳上去。他忽然憶起了一個事實，可以作爲對於公訴方面一個重要節目無利的肯定的證明。

第四章 幸福對米卡微笑

這是甚至對於阿萊渉自已也是完全出於偶然的。他被傳喚上來，並沒有宣誓。我記得從傳詢的第一句話上，各方面就對他異常柔和而且同情。顯然有極好的名譽趕在他的前頭。阿萊涉供得十分謙虛而且拘束，但是他的供詞裏明顯地透出對於不幸的兄長的熱烈的同情。他回答着一個問題，把兄長的性格描畫成也許是爆燥的，被情慾所迷惑的人，但同時是正直的，驕傲的，寬容的，在人家有所要求的時候，甚至是準備犧牲的。他承認他的兄長在最近的日子內，爲了對於格魯申卡的迷戀，爲了和父親吃醋，處於難堪的狀態之下。但是他憤憤地甚至拒絕加以猜度，他的哥哥會爲了劫財而殺人，固然他也承認在米卡的腦筋內這三千盧布幾乎變成一個瘋狂，他認爲這就是父親用欺騙的方法沒有給够他的遺產，他本來對於錢財並不貪婪，然而一提到這三千盧布，甚至總要發出瘋狂和暴怒。對於兩位『女太太，』（如檢察官所稱的，）那就格魯申卡和卡嘉的爭風喫醋的事情，他作出游移兩可的回答，甚至對於一兩個問題完全不願回答。

『您的老兄至少會對您說過他想殺死他的父親沒有？』——檢察官問。——『您可以不

回答，假使您認為這是必需的，」——他補上這句話。

「沒有直接說，」——阿萊莎答。

「怎麼？是間接的麼？」

「他有一次對我講他個人仇恨父親，並且怕……怕……在極端的時間內……在感到厭惱的時間內……也許可以殺死他。」

「您聽到以後，相信他的話麼？」

「我怕說出我是相信的。但是我永遠深信有一種高尚的情感永遠會在命定的時間內救他，實際上也就是救了他，因為不是他殺死我的父親，」——「阿萊莎用洪響得使全廳都聽得見的聲音堅定地結束他的話。

檢察官抖索了一下，像一匹戰馬聽到了喇叭的號聲。

「請您相信，我完全信您的見解是十分誠懇的，並不把它另作解釋，或者將它和您愛您的不幸的兄長併為一談。您對於您的家庭裏演成的整個悲劇具有特別的眼光，是我們從預審上就知道的。我不瞞您，這眼光十分的特別，而且和檢察廳方面所接到的其他各種供詞大相矛盾，因此認為必須切實地問您：有什麼證據在指導着您的思想，使您最後深信您的老兄並不犯罪，而是別人犯的罪，像您在預審的時候一直指出來似的。」

「在預審的時候我祇是回答問題罷了，」——阿來莎輕聲地，安靜地說，——「我並非自己指控司米爾加可夫。」

「但是您到底指着他。」

「我是由於特米脫里哥哥的話語而說出來的。在被傳喚以前有人對我講他被捕時所發生的一切情形，還講他自己當時會指出司米爾加可夫來。我完全相信哥哥是沒有罪的。假使不是他殺死，那末……」

「那末就是司米爾加可夫麼？……為什麼一定是司米爾加可夫？為什麼您這樣堅決地相信您的老兄沒有犯罪呢？」

「我不能不相信我的哥哥。我知道他不會對我撒謊的。我從他的臉上看出他不會對我撒謊。」

「祇是從臉上看到的麼？所有您的證據全在這上面麼？」

「我再也沒有證據了。」

「關於司米爾加可夫的犯罪，您也沒有任何一點點別的證明作為根據，單除去您的老兄的話語和他的臉色，是不是？」

「是的，我沒有別的證據。」

檢察官停止了問詢。阿萊莎的回答使旁聽的羣衆引起極爲失望的印象。在開庭以前，我們這裏已經有人談起司米爾加可夫，有人聽到什麼話，還有人指出一點事實來。有人說，阿萊莎在積聚一些對於他的哥哥有利並且可以證明那個僕人有罪的特別的證據。但是——沒有什麼，沒有任何證據，除去一些道德上的信念以外，這信念以他是被告的同胞弟兄的資格上看來是頗爲自然的。

費邱郭維奇起始詢問。關於什麼時候被告對阿萊莎說他仇恨父親，會殺死他，是不是在慘劇前最後一次會晤的時候他聽到了這句話的問題，阿萊莎回答的時候，忽然似乎抖索了一下，似乎現在剛記到，而且考慮到一件什麼事情。

「我現在記得一樁事實，是我自已完全忘却的。當時我不大清楚，現在却……」

阿萊莎顯然現在剛突襲到一個念頭，當時興匆匆地敘講他和米卡最後一次會晤，在晚上，到修道院路上的樹傍，米卡叩擊自已的胸脯，「胸脯的上部，」好幾次對他反復地說，他有方法恢復他的名譽，這方法就在這裏，這地方，在他的胸脯裏……「我當時以爲他叩擊自已胸脯，說是自已的心，」——阿萊莎繼續說，——「說他可以在自已的心裏找到力量，以脫去一個什麼可怕的恥辱，這恥辱正立在他的當前，他甚至對我也不敢承認出來。說老實話，我當時心想他講的是父親，他一想到他要到父親那裏去，做出一些强蠻的行爲，因此由

於恥辱而感到振慄，然而他當時似乎指着胸前的一件什麼東西，我記得我的腦筋裏當時會閃出一個念頭。就是心完全不在胸脯的那個部位，却在下面，而他叩擊得太高，就在頸顎的下面，一直指着這個地方。我當時覺得我的念頭是愚蠢的，他也許當時就是指着那隻鎖盒，裏面縫着一千五百盧布……」

「就是的！」──米卡忽然從座位上喊。──「就是這樣的，阿萊莎，我當時用拳頭叩擊在那上面。」

費邱郭維奇匆忙地跑到他面前，懇求他安靜一下，就在這一刹那間抓住了阿萊莎。阿萊莎自己被回憶所吸引，熱烈地表示他的猜度的意思。「他以爲這恥辱大概在於身上既帶有一千五百盧布，本可以還給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作爲還他欠她的債務的一半，但是終歸不能決定去還，而想用在別的上面，就是作爲帶走格魯申卡的用費，假使她答應的話……」

「就是這樣，這確乎是這樣，」──阿萊莎帶着突來的興奮喊着，──「我的哥哥當時對我喊，他可以把一半的恥辱（他幾次說出：「一半」的兩個字！）立刻從自己身上除卸下去，而不幸他的性格是那樣的軟弱，竟不會這樣去做；他預先知道他是不能，而且沒有力量去做的！」

「您堅定而且明白地記得他叩擊的就是胸脯的那個部位麼？」──費邱郭維奇貪婪地

問。

「明白而且堅定，因爲我當時就想到心的部位極低，爲什麼他叩擊得那樣高，我當時還覺得我的念頭是愚蠢的……我記得我覺得它是愚蠢的……我的腦筋裏閃出了這個念頭。因此我現在立刻憶起來了。我怎麼會至今忘掉了呢？他說他有方法，但是他不會交還這一千五百盧布，他指的就是這個鎖盒！他在莫克洛葉被捕的時候，曾經叫喊，——我知道這個，有人轉告我，——他認爲一輩子莫大的恥辱的事情，那就是旣有方法可以把一半的債務（就是一半！）還給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便在她面前洗去了罪名，而他到底不能決定還出去，寧可在她的眼前成爲一個小偸，而不願和金錢作別！他眞是爲了這筆債務，而感到痛苦，眞是感到痛苦！」——阿萊莎結束的時候，呼喊起來。

檢察官自然參加進來。他請阿萊莎再描寫一遍，還事是如何發生的，還好幾次堅持地問：被告叩擊胸脯的時候，是否有所指出？也許是簡單地用拳頭擊叩自己的胸脯？

「並不是用拳頭！」——阿萊莎喊，——「就是用指頭指着，指着這個很高的地方……我怎麼會至今完全忘却了呢！」

首席推事問米卡，他對於這個供詞能說什麼話？米卡證實這事就是這樣的，他就是指着在他胸前，就在頸頦下面的地方的一千五百盧布，自然這是一個恥辱，——「不能加以否認

的恥辱，我一輩子最恥辱的行爲！」——米卡喊。「我能還而不還。寧願在他的眼內成爲一個小偷，却不肯還錢。最重要的恥辱就在於預先知道我不會還錢！阿萊涉說得很對！謝謝你，阿萊涉！」

阿萊涉的傳詢完結了。重要而且顯著的是總算找到一樁事實，總算有一件小小的證據，幾乎祇是對於證據的一點暗示，總還可以稍稍地證明這隻鎖袋是確乎存在着，裏面有一千五百盧布，被告在莫克洛葉預審的時候，宣布這一千五是「我的，」他並不撒謊。阿萊涉很高興；他漲紅着臉，走到給他指出的那個位置上去。他許久還反復地自言自語：「我怎麼會忘記的！我怎麼會忘記的！怎麼現在剛剛忽然記了起來！」

開始傳詢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她剛出現，大廳裏就傳出一點不尋常的情形。女太太們取起單眼鏡和望遠鏡，男子們移動着身體，有的人從座位上立起，想看得清楚些。以後大家說，她剛走進來，米卡的臉忽然慘白得「像一塊手帕。」她全身穿着玄色的衣裳，十分樸素，幾乎畏葸地走近指給她的那個位置上去。從她的臉上不能猜到她的心神如何的騷亂，但是一種果斷的神氣在她的黑暗，陰鬱的眼神裏閃耀出來。應該注意的是以後許多人說她在這時候的容貌特別的美麗。她輕聲說，說得很淸楚，整個大廳都聽得見。她說話的神氣特別的安靜，或者至少努力做成安靜的樣子。首席推事起始謹愼地，特別恭敬地發問，似乎怕觸

及「另一根心絃，」尊重偉大的不幸。但是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自已說第一句話的時候，回答人家所提出的問話，就堅定地宣布她是被告已訂過婚的未婚妻，「直到他自已離開我時爲止」……她輕聲補充着說。在人家問她，關於她說米卡將三千盧布匯給她的親戚的那件事的時候，她堅定地說：「我給他這筆錢，並不讓他一直匯出去。我當時預感到，他很需要錢……在那個時候……我給他這三千盧布，以他在一月以內匯寄出去爲條件。以後他何苦爲了這筆債務苦惱自已……」

我不去傳達所有的問題和她的詳細的回答，我祇是傳達她的供詞中一點重要的意思。

「我堅信他永遠會匯出這三千盧布，祇要他能從父親那裏取到款子。」——她繼續回答着問題。——「我永遠相信他的不貪婪和他的誠實……在銀錢方面極高的誠實。他深信可以從父親那裏取到三千盧布，曾經好幾次對我說過。我知道他和父親不和睦。我永遠相信，而且至今還相信，他受了父親的欺侮。我不記得在他的方面對於父親有任何恐嚇的話。至少他當我面前一句話也沒有說，沒有任何恐嚇的話。假使他當時到我這裏來，我立刻會將他爲了斷送我的那筆不幸的三千塊錢而得來的驚慌安慰一下，但是他不再到我那裏去……而我自已……我處於那種地位……又不能叫他來……我沒有任何權利，爲了這債務對他有所要求，」——她忽然說，她的聲音裏露出一點堅決聲調，——「有一次我自已從他手裏取到一

筆債款，比這三千還多些，也收了下來，雖然當時我連預料也不能預料到，什麼時候纔能歸還我的債務……」

在她的語調裏似乎感到一種挑戰的意味。就在這時候，發問轉到費邱郭維奇方面來了。

「這事不在這裏，卻在你們開始認識的時候，是不是？」——費邱郭維奇一下子預行感到一點有利的情形，便謹慎地繞着灣子說。（應該在這裏加一個小註，就是他雖然一部分是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從彼得堡聘請來的，——但到底一點也不知道關於米卡在另外的城裏借給她五千盧布，和「跪地叩頭」的事情，她沒有對他說出這句話，隱瞞起來了！這眞是奇怪。可以帶着深信加以猜度，她自己在最後的一分鐘以前還不知道：是否要在法庭上講出這段故事。她期待着某種的靈感。）

不，我是永遠不能忘卻這時間的！她起始敍講。她全都敍講出來，米卡對阿萊渉敍講過的全部故事。還有「下跪，」這事的起因，她的父親的事情，和她到米卡家裏去的情節，但是沒有用一句話，用單獨的暗示的話，提及米卡如何經過她的姊姊，自己提議「打發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到他家去取錢。」她將這一段寬大地隱瞞下來，竟一點也不害臊地向外宣布，那是她，她當時自己跑到年青的軍官那裏，由於自身的激情，希望……可以向他借錢。這眞是使人震慄。我聽着發冷而且抖慄，滿廳的人全沉住呼吸，捕捉每句話。這裏面含有無

前例的一切。即使以她這樣固執己見的，賤蔑地驕傲的女郎，也幾乎無從希望她作出這樣十分公開的供詞，作這樣的犧牲，這樣的自己宰殺。爲了什麽？爲了什麽？爲了救對她變心，侮辱她的人，爲了能稍稍地幫忙救他，引起於他有利的良好的印象！果眞地，一個少年軍官的形象，——他將最後的五千盧布，（他在世界上所留剩的一切，）交了出來，恭敬地對一個天眞無邪的女郎鞠躬，——這形象很同情而且有吸引方地表露出來，但是……我的心縮緊得痛了！我感到以後會發生謠言的，（以後果眞發生了！）以後全城裏大家帶着惡笑說，她所敍講的故事也許不十分確實，就在那個軍官把女郎放走，『好像祇朝她恭敬鞠躬一下』的那個地方。大家暗示，在這地方有一點事實被『遺漏』了。『如果沒有遺漏，如果全是實事，』——甚至最可尊重的女太太們也說着，——『還不知道：一個女郎做出這樣的行爲，卽使爲了救她的父親，是否是極正當的？』莫非說，以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的那份聰明，那份病態的銳敏的感覺，不會預先感到人家這樣議論麽？一定預先感到，却還決定說了出來！自然，這一切對於實在情形的齷齪的懷疑以後方纔開始，而在最初的一分鐘內大家全都受了震撼。至於法官方面，却帶着所謂崇拜的，甚至慚愧的沉默傾聽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的說話。檢察官對於這題目沒有再行發問。費邱郭維奇深深地向她鞠躬。他露出幾分勝利的神色。他獲到了許多：一個人激於正直的熱情將自己最後五千塊錢交了出來，而以後這個人

在夜裏殺死他的父親，搶去三千盧布，——這兩件事是有點不相聯屬。至少，費邱郭維奇現在可以把搶刦的一層撇開。『這案件』忽然加上一種新的光明。傳來了對於米卡有利的，一點同情的氣息。至於他呢……人家講他在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作供的時候一兩次從座位上跳起來，以後又倒在長凳上，兩掌掩住臉龐。在她說完的時候，他忽然將兩手朝他伸展着，用嗚咽的聲音喊道：

『卡嘉，你爲什麼害我！』

於是向整個大廳大聲哭泣了。但是又一下子自行忍住，喊道：

『我現在受判決了！』

以後他似乎釘牢在那個地方，咬緊牙齒，兩手交叉在胸前。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留在大廳裏，坐在給她指定的椅上。她坐在那裏臉色發白，皺緊眉頭。坐在她傍邊的人們講她全身抖索了半天，像發瘧疾似的。格魯申卡上來受傳詢了。

我現在快寫到突然爆發出來，也許確將米卡陷害的那件災難事件。因爲我相信，所有的法律家們以後也說，如果不發生這段情節，罪人是至少可以得到淑恕的。這話以後再說。現在先說兩句關於格魯申卡的事情。

她上堂的時候也全身穿着玄服，肩上罩着美麗的黑色的圍巾。她平正地走路，舉起聽不

出聲音的步伐，身子微微地搖曳，像一些肥胖的女人有時那樣的走法。她走近欄杆，釘着首席推事，一次也不向左右兩面顧視。據我看來，她在這時候很美麗，臉色並不慘白，像女太太們以後所講的那個樣子。她們還說她有一付凝聚的，惡毒的臉。我以爲她是十分的惱，難堪地感到那些渴求看熱鬧的傍聽的羣衆將賤蔑而且好奇的眼神擲到她的身上來。她具有驕傲的性格，不能遭受人們的蔑視。她是那類的人，祇要疑惑到有人加以賤視，——會立刻發出憤怒的火燄，和渴想報復的心思。自然還帶着畏葸，和爲了這畏葸而生的內心的慚愧，因此她的談話不免有不平勻的地方，——一會兒忿怒，一會兒賤蔑，而且特別的粗俗，一會兒忽然發出自己責備，自己抱怨的，誠懇的，出於心底裏的樂調。她有時說的話，好像是要飛跳進一個深淵裏去似的：「無論出什麼亂子總是一樣的，我總要說的……」關於和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相識的一層，她厲聲說：「這全是不相干的事。他纏到我的身上來，我有什麼錯處呢？」以後過了一分鐘又說：「這全是我的錯處，我取笑他們兩人，——既取笑老頭子，又取笑這一位，——把他們兩人弄到這種地步。爲了我發生了一切。」又涉及薩姆騷諾夫。「這於人家有什麼相干？——」她立刻用一種蠻橫的挑戰的態度攻擊起來。——「他是我的恩人，他把我從窮困中取了出來，在我的家庭把我從家裏摔了出來的時候。」首席推事十分客氣地告訴她，應該直接回答問題，不要說得過分的詳細。格魯申卡臉紅了，眼睛閃

耀着。

她沒有看見裝銀錢的包封，祇從「兇徒」嘴裏聽說費道爾．伯夫洛維奇有三千盧布的一包錢。「不過這全是愚蠢的事情，我笑得要命，無論如何不會去的。」

「您剛纔說的「兇徒」是誰？」——檢察官問。

「就是那個僕人，司米爾加可夫，把他的主人殺死，昨天自己吊死了。」

人家自然立刻問她：她有什麼根據作出這種堅決的指控，但是連她也沒有任何根據。

「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自己對我說的，相信他就是了。那個女人害了他，就是的，她一人是一切的原因，就是的，」——格魯申卡說，忿恨得似乎混身抖索，惡狠的音調在她的嗓音裏露了出來。

人家向她打聽，她指的是誰。

「就指着那位小姐，那個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她當時喚我到她家裏去，給我吃巧古立糖，想引誘我。她這人很少眞正的羞恥心，就是這樣……」

首席推事嚴厲地阻止她，請她節制自己的辭句。但是一個發了醋勁的女人的心已經燃燒了，她準備飛躍進深淵裏去……

「莫克洛葉村裏被捕的時候，」——檢察官問，——「大家看見，而且聽見您從另一間

屋內跑出來，喊道：「一切是我的錯處，我們一塊兒去受遣戍的徒刑！」如此說來，在這時候您已經相信他是殺父的兇手，不是麼？」

「我不記得當時我的情感是怎樣的，」——格魯申卡回答，——「當時大家喊着他殺死了父親，於是我感到這是我的錯處，他是爲了我而殺死的。等到他說他沒有犯罪，我立刻相信他，現在還相信，而且將永遠相信：他不是撒謊的人。」

轉到費邱郭維奇發問。我記得他問起拉基金，和二十五盧布的事情，「爲了他把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卡拉馬助夫領到您那裏來。」

「他取我的錢，有什麼奇怪的，」——格魯申卡帶着賤蔑的惡狠的意思冷笑了一下。——「他常到我這裏來要錢，每個月總要取去三十盧布，全是用到放誕的行爲上面：他的吃喝是不用我幫助的。」

「您根據什麼理由對於拉基金先生這樣大量地施捨？」——費邱郭維奇搶上去說，不管首席推事如何作出不耐煩的姿勢。

「他是我的表弟。我的母親和他的母親是嫡親的姊妹。他儘央求我不要對任何人說，爲了我感到羞慚。」

這個新的事實對於大家是完全意料不到的，全城裏至今沒有人知道它，連米卡也不知

道。有人講拉基金坐在椅上羞慚得滿臉通紅。格魯申卡還在進入大廳以前就知道他的供詞是反對米卡的，所以生起氣來。拉基金先生剛纔的全部的演詞那種正直之氣，對於農奴制度，對於俄國人民的無組織，——所有這一切在公衆的意見裏完全被葬送而且消滅了。費邱郭維奇很滿意：上帝又來了賞賜。大體上，格魯申卡被傳詢得不很長久。她自然也不能說出一點特別新的事情來。她給傍聽的觀衆還留下極不愉快的印象。幾百隻賤蔑的眼睛釘聚在她身上，在她作完了供詞，坐在大廳裏，離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極遠的地方。她被傳詢的全部時間內，米卡一聲也不響，好像變爲僵石似的，眼睛垂視地上。

證人伊凡·費道洛維奇出現了。

第五章 突來的災難

我要說的是他本來應該在阿萊莎以前被傳喚上去。但是執行吏向首席推事報告，證人爲了突如其來的疾病或某種發作出來的暈厥病不能立刻到庭，祇要一見痊愈，便準備在隨便什麼時候提起來作供。這話當時沒有人聽到，以後纔知道。他的出現起初幾乎無人注意到。主要的證人們，特別是兩位情敵的女人已經被傳詢過了。好奇心暫時得了滿足。傍聽的羣衆裏甚至感到了疲乏。必須還要聽幾個證人的供詞。他們大概也不會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報告出來，因爲一切都已經報告過了。時間已經晚了。伊凡．費道洛維奇進場得特別的慢，對誰不看一眼，甚至垂下頭，似乎正在皺眉打量什麼事情。他穿得還整齊，但是他的臉使我至少引起病態的印象：在這臉上似乎有點像被土地所觸動，有點像垂死的人的臉。他的眼睛是模糊的；他舉眼，慢吞吞地朝廳上掃射了一下。阿萊莎忽然從椅上跳起來，呻吟地說：哎喲！我記得這個。但是很少的人注意到這層。

首席推事起始說他是沒有宣過誓的證人，他可以作供或沉默，但是所供的自然應該依照良心等等的話。伊凡．費道洛維奇聽着，模糊地瞧着他，但是忽然他的臉慢慢地堆成微笑，

首席推事驚訝地看他，剛把話說完，他忽然笑了起來。

「還有什麼？」——他大聲問。

一切在大廳裏靜寂了，似乎感到了一點什麼。首席推事不安起來。

「您……也許還不大健康麼？」——他說，眼睛尋覓執行吏。

「您不要着急。大人，我十分健康，可以對您講一點有趣的事情，」——伊凡．費道洛維奇忽然完全安靜而且恭敬地回答。

「您有什麼特別的報告提出來？」——首席推事繼續說，還是帶着不信任的樣子。

伊凡．費道洛維奇垂下頭。遲頓了幾秒鐘，重又抬頭，口吃似的回答：

「不……我沒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人家對他提出問題。他似乎完全不樂意地回答，說得特別簡單，甚至帶着越來越增長的憎厭，但是到底回答得還頭頭是道。他對於許多事情以不知爲推託。關於父親和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之間的賬目他一點也不知道。「我不注意這類事情」——他說。關於殺死父親的恐嚇的話，他從被告那裏聽到。關於銀錢的包封他從司米爾加可夫那裏聽到。……

「全是一類的話，」——他忽然帶着疲乏的神色打斷他的話。——「我不能對法庭報告任何特別的話。」

「我看您不大健康，我明白您的情感……」——首席推事起始說。

他正想向檢察官和律師兩方面說，請他們在認爲必要時提出問題，忽然伊凡．費道洛維奇用疲乏的聲音請求道：

「請堂上放我走罷，我感到身體很不健康。」

他說完這句話，不等候允許，忽然自己轉身離開大廳。但是走了四步便止住了，似乎忽然思索到一些事情，輕輕兒笑了一下，又回到原來的地方。

「大人，我就像那個鄉下女郎……您知道，她說：「我願意就跳，不願意就不跳。」人家拿着長袍或綢袴，讓她跳過來，預備打扮好了，送到教堂去結婚。她却說：「我願意就跳，不願意就不跳。」……這是我們民間的一種風俗……」

「您說這話是什麼意思？」——首席推事嚴厲地問。

「瞧這東西，」——伊凡．費道洛維奇忽然掏出了一疊鈔票。——「這是錢……這錢就是放在那個包封裏的，（他點頭指物證的桌子，）爲了這錢把父親殺死的。往那裏放？執行吏先生，請您交上去。」

執行吏抬身收下那疊鈔票，交給首席推事。

「這筆錢怎麼會到您的手裏的？……假使這果眞就是那筆錢？」——首席推事驚異地

說。

「昨天從司米爾加可夫，從那個兇手那裏取到的。在他上吊以前，我到他家裏去過。殺死父親的是他，不是我的哥哥。是他殺死的，我教他殺死的……誰不希望父親死呢？……」

「您的意識清醒着麼？」——首席推事不由得脫口說了出來。

「意識清醒着……而且是卑鄙的意識，和你們一樣，和你們這些……面目一樣！」——他忽然轉身向傍聽的觀衆們說，——「我的父親被人殺死，大家裝成害怕的樣子，」——他帶着憤恨的賤蔑的神色咬牙切齒地說，——「大家互相裝假。儘是撒謊的人們！大家都希望我父親死。一條毒蛇吞噬另一條毒蛇。……假使不出殺父的案件，——大家會大生其氣，惡狠狠地走散開來……一齣好看的戲！「糧食和戲文！」然而我也是够好的！你們有水沒有，讓我喝一點水，看基督的份上！」——他忽然捧自己的頭。

執行吏立刻走到他前面去。阿萊莎忽然跳起來，喊道：「他有病，不要相信他。他生了腦炎！」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迅快地從椅上立起，恐怖得動也不動，望着伊凡·費道洛維奇。米卡立起來，嘴上掛着一種野蠻的，彎曲的微笑，貪婪地看着兄弟，傾聽他的話語。

「你們安心罷，我不是瘋子，我祇是兇手！」——伊凡又開始說，——「向兇手要求巧辯是不成的。」

檢察官顯然帶着騷動的心情俯身向着首席推事。法官們互相忙亂地微語。費邱耶維奇豎起耳朵傾聽。大廳在期待中沉寂了。首席推事忽然似乎醒了過來。

「證人，您的話語不容易瞭解，在這裏是不能成立的。請您儘可能地安靜一下。假使果眞有什麼話要說，……請您再講下去。假使您說的不是謊語……您用什麼來證實您自己的話？」

「就是因爲沒有證人。司米爾加可夫那條狗是不會從另一世界上將供詞寄給你們……裝在信封裏。你們儘想那些信封，有一個就够了。我沒有證人……除去那一個以外，」——他沉鬱地發笑。

「誰是您的證人？」

「大人，那是帶尾巴的，不穿制服的！Le diabe n' existe point 不要注意！他是一個無價値的小鬼，」——他說着，忽然停止了笑說得似乎十分機密，——「他一定在這裏什麼地方，就在那隻物證的桌子底下。他不坐在那裏，便坐在什麼地方呢？您要曉得：我對他說過：我不願意沉默，但是他講的是地質學上的改革……眞是蠢透了！你們把這壞蛋釋放了能……他唱着讚美詩，這是因爲她感到輕鬆！這好比一個醉鬼扯開嗓門，唱「溫卡到彼得堡去，」我甯願拋棄億萬兆年，但求取到兩秒鐘的快樂。你們不知道我！你們眞是愚蠢！你



們把我捉下來，代替他！我跑來總是有點事情的呀……爲什麼一切事情如此的愚蠢！……」

他又慢呑呑地立住，似乎陰鬱地向大廳環望。但是一切都騷動了。阿萊莎想從自己的座位上立起，奔到他面前去，但是執行吏已經拉住伊凡．費道洛維奇的手。

「這是怎麼會事？」——伊凡．費道洛維奇喊，釘看執行吏的臉龐，突然抓住他的肩膀，憤恨地把他擊倒地上。衞兵們趕上前來，把他抓住。他立刻發出瘋狂的尖叫。在人家把他帶出去的那個時間內，他尖叫着，喊出一些不相聯屬的話。

整個法庭起了騷動。我不能挨着次序記住一切，我自已都感到騷亂，不能完全觀察到。我衹知道，以後在一切都已安靜下來，大家明白了怎麼會事，以後，執行吏受到了斥責，雖然他很有理由地對上司解釋，證人一直很健康，在一小時以前他身上感到輕微的不舒適的時候，醫生會去診察過。他在未走進堂上以前，說話老是有次序的。因此這是無從預見的事。而且他自已也堅持着，一定要出來作證。然而在大家稍爲安靜一下，淸醒過來以前，隨着這一幕戲立刻又發生了另一幕戲：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發作了歇司底里病。她大聲尖叫，嗚咽地痛苦，但是不想離開，掙脫着身子，求人家不要把她趕走。她突然對首席推事喊道：

「我還有一個供詞應該說出來，立刻！……立刻！……這張紙，這封信……您拿去唸一唸，快唸，快唸！這封信是這壞蛋寫的，這個人，這個人寫的！」——她指着米卡，——

「是他殺死了他的父親。您立刻看得出來。他寫信給我他要殺他的父親！至於那個病人，那個病人，他發了腦炎！我已經有三天看見他發了腦炎！」

她忘了自己似的喊出這一切話來。執行吏取起她遞給首席推事的那張紙。她倒在椅上，手掩住臉，起始抽瘋似的，無聲響地嗚咽着，全身抖戰，壓止些微的呻吟，生怕人家把她趕出去。她遞上去的那張紙就是米卡從「都城」飯店裏寄給她的一封信，伊凡．費道洛維奇稱它為具有「數學公式般」的重要性的文件。可嘆的是大家也眞是承認它的數學公式性。沒有這封信，米卡也許不會遭受裁判，或者至少不會遭受如此可怕的裁判！我要重複地說，一切詳細情節是難於觀察週到的。這一切我現在還覺得那樣的紊亂。首席推事大概當時就把這新文件通知法官們，檢察官，律師，和陪審官們。我祇記得大家詢問女證人的情形。首席推事溫和地問她：現在她感到安靜了沒有？——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匆忙地喊：

「我準備好了，我準備好了！我完全能夠回答您的問話，」——她說，顯然還十分害怕，或者為了什麼原因，人家不肯聽他的說話。人家請她詳細解釋：這封信具有什麼意義？她在什麼情形之下接到這封信？

「我在犯罪的前一天，接到這封信，他是在再前一天寫的，那就是在發生犯罪的前兩天上，——您瞧，它寫在一張帳單上面！」——她喘着氣叫喊起來，——「他當時恨我，因為

他自己做了卑鄙的行爲，追在這賤貨的後面……又因爲他欠我三千盧布……他爲了他的卑鄙的行爲，爲了這三千盧布，感到了侮辱……這三千盧布是這樣的，——我請您，我懇求您聽我的話，還在他殺死父親的三星期以前，他早晨到我家裏來。我知道她需要款項，還知道是做什麼用的——就爲了引誘這賤貨，把她帶走。我當時就知道他對我變心，想拋棄我，所以我自己，我自己把這錢遞給他，自己交了出來，好像是請他代匯給莫斯科的姊姊，——在交出款子的時候，看着他的臉，說他隨便什麼時候匯出去都可以，「那怕過一個月也行。」他怎麼能不明白，他怎麼能不明白，我在那裏當面對他直說：「你需要錢，來和你的賤貨私姘，暗中和我變心。現在我給你這筆錢，我自己交給你。你取去罷，既然你這樣不要臉，竟想收下來！」……我想對於他的爲人如何，取得一個證明。結果怎麼樣呢？他竟收了下來，收下來，並且拿走了，並且把這筆錢在一夜之間，和這賤貨兩人全都用光了……但是他明白，他明白我全都知道。他當時就明白，我交給他這筆錢，祇是試誘他：他會不會這樣的不要臉，收受我的錢？我對他的眼睛直看，他也看我的眼睛，完全明白，完全明白，却居然收了下來，收了下來，取走了！」

「實在的，卡嘉！」——米卡忽然喊，——「我看着你的眼睛，明白你想使我丟臉，但是到底取了你的錢！你們對於卑鄙的人儘管看不起好了，儘管看不起好了。我是罪有應得

的！」

『被告，」——首席推事喊，——『再說一句話，——我要吩咐他們把您攆出去。」

『這筆錢使他感到痛苦，」——卡嘉像抽瘋那樣匆遽地繼續說下去，——『他想歸還我，想的，這是實在的，但是他需要錢是爲了這個賤貨。他現在殺死了父親，到底沒有還我錢，却同她一塊兒到鄉下去，就在那裏被捕。他在那裏又用去了從被他殺死的父親那裏偷來的銀錢。在殺死父親的前一天，他給我寫了這封信，喝醉了酒寫的！我當時立卽看出，是由於狠怒而寫的，並且知道，一定知道，我不會把這封信拿出來給任何人看，卽使他殺了人。否則他是不會寫的！他知道，我不願意對他報仇，陷害他！但是請您讀一下，細心讀一下，請細心些，您可以看出他在信裏一切都描寫了出來，預先全都描寫了出來：如何殺死父親，他的錢在那兒放着。您瞧，請不要忽略過去，信裏有一句話：「我要殺死，祇要伊凡離開這裏。」如此說來，他預先想好如何殺人。」——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用惡毒兇邪的得意樣子在法庭上指陳出來。可見她是如何精細地反復閱讀這封命定的信，研究裏面的每一個字的意義。——『他不喝醉不會給我寫，但是您瞧，信裏面全都預先描寫了出來，和以後他殺人的情形一模一樣，完全是一封計劃書！」

她忙其所以地喊叫着，自然不管一切對於她的後果如何，雖然她也許還在一個月以前就

預見到，因爲當時就忿恨得全身抖索，心裏一直地想：『要不要在法庭宣讀呢？』現在好像從山上飛滾了下來。我似乎記得，這封信立刻由祕書朗誦了出來，引起了使人們震撼的印象。堂上問米卡：他是否承認還封信？

『我的，我的！』——米卡喊。——『不喝醉是不會寫的！……我們兩人爲了許多事情互相仇恨，卡嘉，但是我可以賭咒，我可以賭咒，我一面恨你，一面愛你，而你却不是的！』

他倒在他的座位上，絕望地扭他的雙手。檢察官和律師起始提出對詰的問題，主要的意思是：『什麽原因迫使您剛纔隱瞞這個文件，而先作出完全不同精神和語調的供詞？』

『是的，是的。我剛纔是撒謊，完全撒謊，違反名譽和良心，但是我剛纔想救他，因爲他是那樣的恨我，看不起我！』——卡嘉像瘋子似的喊着。——『他太看不起我，永遠看不起我，您知道，您知道，——他從我當時爲了那筆錢對他下跪的時候起，就看不起我。我看出了這層……我立刻當時就感到這層，但是我許久不相信自己。我多少次在他的眼內讀到：『你到底當時自己到我這裏來的呀。』他不明白，他一點也不明白，我當時爲什麽跑來跑去，他是祇會疑惑到卑鄙的行爲上去的！他以己度人，他心想大家全和他一樣，』——卡嘉憤恨地咬齒，完全露出瘋狂的樣子。——『他所以想娶我，祇是因爲我取到了遺產，就因爲

這個，就因爲這個！我永遠疑心是爲了這個！他是一隻野獸！他一輩子相信我會一輩子在他面前發抖，由于羞愧我當時上他那裏去的緣故。他可以永遠爲這件事情而看不起我，因此佔着優勝的地位，——他因爲這個緣故纔想娶我！這就是如此，這就是如此！我試着用我的愛情，用無盡的愛情戰勝他，甚至想忍住他的變心，但是他一點也不明白，一點也不明白。難道他能够明白什麼！他是一個壞蛋！這封信我在第二天晚上纔接到，酒店裏給我送來的，而還在早晨，還在那天的早晨，我竟想原恕他一切，一切，甚至他的變心！』

首席推事和檢察官自然安慰她。我相信他們大家甚至也許自己覺得利用她的瘋狂的狀態，而傾聽這樣的自述是可羞慚的事。我記得，我聽見他們對她說：『我們明白您是如何的痛苦，您要知道，我們是能以感覺到的，』諸如此類的話，——但到底從那個發歇司底里病的瘋狂的女人那裏套出了供詞。她終於異常明顯地描寫，——這樣的明顯甚至在如此興奮的心神狀態之下也會時常刹現的，——伊凡·費道洛維奇如何在這兩月來，爲救『那個混蛋和兇手，』他的老兄而發瘋。

『他自己磨折自己，』——她喊，——『他儘想減輕他的罪，對我直承他自己並不愛父親，也許自己希望他的死。這是一個深刻的，深刻的良心！他用良心磨折自己。他全都對我說了出來，全都說了出來，他到我這裏來，每天和我說話，像和他的唯一的朋友說話一樣。

我有幸地做了他的唯一的朋友！」——她忽然喊，好像挑戰似的，閃耀着眼睛。——「他到司米爾加可夫那裏去過兩次。有一次他跑來找我，說道：殺人的不是他的哥哥，却是司米爾加可夫，（因爲這裏大家散播着司米爾加可夫殺人的謠言，）那末也許錯的是我，因爲司米爾加可夫知道我不愛父親，也許會心想我希望父親的死。我當時掏出這封信，給他看，他這纔完全相信，是他的哥哥殺的。這使他感受了很深的打擊。他對於他的親兄弟成了弒父的人，感到不能忍受！還在一星期以前我看見他爲了這事而生病。在最後的幾天內，他坐在我那裏，說着譫語。我看見他的神志錯亂。他一邊走路，一邊說譫語，有人在路上看見他這種樣子。前天我請外城來的醫生診視他。醫生說他快得腦炎。完全是爲了他，完全是爲了這壞蛋！昨天他聽說司米爾加可夫死了。這一切使他驚愕得發了瘋……這全是爲了這壞蛋，全是爲了救這壞蛋！」

自然，這樣說話，這樣直供出來，一生中惟有一次，——例如，在走上斷頭台，垂死的時間內。但是卡嘉的性格就是如此，也正逢到這樣的時間。這就是那個躁急的卡嘉，當時居然跑到一個青年的色鬼那裏去救她的父親；這就是那個卡嘉，剛纔當着衆人之前，露出驕傲和純潔的樣子，犧牲自己的處女的羞恥，敍講『米卡的正直行爲，』以便稍爲減輕等候着他的命運。現在她也一樣地把自己犧牲，却已爲了另一個人，也許祇在現在的時候，祇在這個時

間內，初次感到，而且完全明白這另一個人對於她是如何的珍貴！她爲了替他担憂而犧牲了自己。她忽然想像到他供出殺人的是他，而不是米卡，那就是害了自已，因此她決定犧牲，來救他，救他的名譽。然而她的心裏閃出一個可怕的念頭：她描寫她對他的過去的態度的時候，是否說謊，——這是一個疑問。不，不，她並非有意造謠，在她喊着米卡爲了叩頭而賤視她的時候！她自己相信這事，她自己深信，也許從叩頭的時候起就深信，那個坦白的，當時還崇拜她的米卡在那裏取笑她，看不起她。她祇是由于驕傲心，纔自己戀上他，生出歇司底里性的受裂傷的愛情來。這全是由於一種受傷了的驕傲心而來的。這愛情並不像愛情，而像復仇。也許裂傷的愛情會成爲眞正的愛情，也許卡嘉所希望的就是這個，但是米卡的變心把她侮辱到了心靈的深處，而心靈是不能原恕的。復仇的時間出乎意外地來到了，於是在這被侮辱的女人的胸內痛苦而且長久地積蓄着的一切，一下子又出乎意外地掙脫到外面來了。她變叛了米卡，却也變叛了自已！她剛剛把她的話說完，那個興奮的心情突然中斷，她感到了羞愧。又起始了歇司底里病。她倒了下來，一邊哭，一邊喊。她被抬了出去。在抬她出去的時候，格魯申卡從座位上帶着哭喊奔到米卡面前，甚至來不及阻攔她。

「米卡！」——她大聲喊，——「你的那條蛇把你害了！瞧，她對你們露出自已的本相來了！」——她對法官們喊，恨怒得全身發抖。在首席推事的指揮之下，她被捉住，從大廳

裏帶出去。她不肯服從，掙脫身子，奔回米卡面前去。米卡大喊，也奔到她面前去。人家把他按住了。

是的，我們的傍聽的女太太們感到了滿足，因爲這齣戲是很熱鬧的。我以後記得，新來的莫斯科醫生出現了。首席推事似乎還在以前就打發執行吏出去，想法照顧伊凡．費道洛維奇。醫生報告堂上，病人發作了腦炎的危症，必須立刻把他送走。他回答檢察官和律師的問話，證實病人前天曾自己到他那裏去過，他當時已警告過快生出腦炎，但是他不願就醫。『他的腦力完全不健全，自己對我說他醒着的時候看到各種幻影，在街上遇見已死去的一些人們，魔鬼每晚到他家裏訪問，』——醫生結束着他的話。這著名的醫生說出了供詞以後，就退了出去。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呈遞上去的信件放在物證一起。法官們在商議以後決定繼續開審，將兩個意外的供詞（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和伊凡．費道洛維奇的供詞）記載到筆錄上去。

下面開庭的情形我不再敍寫下去。其餘的證人們的供詞也祇是重複和證實以前的話語，雖然各具有顯著的特色。但是我要重複一句，這一切將在下面起始敍述的檢察官的演詞內歸納成一個點。大家都興奮着，大家受了最後的急變的局面的電擊，帶着濃厚的不耐煩的心情祇希望趕快得到結局，聽兩方面的演詞和判決。費邱郭維奇顯然被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的

供詞所震撼。檢察官非常的得意，在證人的口供取完後，宣布休息一小時。終於首席推事宣布重行開庭。在我們的檢察官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起始公訴的演說的時候，大概是下午八點鐘。

第六章　檢察官的演說——性格描寫

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起始公訴的演說的時候，全身發生神經質的抖顫，額上和鬢間冒出病態的冷汗，感到全身先發惡寒，後生暴熱。他自己以後認這篇演說是他的傑作，一生的傑作，他的天鵝歌。在九個月以後，他眞是得了惡性的癆病而死去，因此他眞是有權把自己和唱出最後的歌來的那隻天鵝相比，若是他預感到了自己的末日。他將他的全部的心，和他的腦筋裏所有的一切，全都放在這篇演說裏去，出乎意料之外地證明，在這裏面隱藏着的有國民的情感，也有那些「可詛咒」的問題，至少是以我們的可憐的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能將它們納在一起爲限。主要的是他的話語以誠懇取勝。他誠懇地相信被告的有罪。他的控訴並非是預先定下來的，並非爲了職務。他主張「報復」的時候，確乎懷着「救社會」的一種願望。甚至那些仇恨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的女觀衆都感到從他身上取得了强烈的印象。他起始用斷續的，破裂的聲音說話，以後他的聲音很快地堅定起來，響到了整個大廳裏，一直到說完爲止，剛說完，幾乎要昏暈過去。

「諸位陪審官，」——公訴人起始說，——「本案業已傳遍到全俄地方。似乎有什麼可

驚異的，有什麼可特別害怕的？對於我們，尤其對我們？我們是對於這一切業已熟悉的人們！可怕的是這樣陰鬱的案件幾乎對於我們不再是可怕的了！可怕的是我們的習慣，而不是這一個人或那一個人單獨的惡行。我們的冷淡的原因在那裏？我們對於這類案件，對於給我們預言出無可欣羡的未來的時代的表象，何以抱不大溫暖的態度？這原因是否在於我們的犬儒主義，在於這個未老先衰的社會裏智識和想像早期的消耗？是否在於我們的道德的原則已連根動搖，或者也許甚至連這個也沒有？我不能解決這些問題，但是它們是極痛苦的，每個人不但應該，而且必須爲它們而受到苦痛。然而我們的剛發軔的，還膽怯的報紙已經對社會有所效勞，因爲我們如不藉報紙，便永不會較完全地知道關於約束不住的強暴和道德的墮落的一切恐怖情形，報紙正不斷地在自己的篇幅上對大衆宣布，且不僅是對到當今皇上所賜頒的新式公開法庭上參觀的一些人們。我們幾乎每天讀到些什麼？時時刻刻所讀到的東西，甚至會使現在這個案件爲之減色，且幾乎成爲極普通的事情。最主要的是從許多俄國的，我們的民族的刑事案件上可以證明它們具有普通的性質，一種在我們身上生了根的普通的災害，它已成爲普遍的罪惡，是難於和它奮鬥的。有一個上等社會的漂亮的青年軍官，剛起始他的生命和職業，就卑鄙地，靜悄悄地，不加任何良心的責備，將一個小官員，他的以前的恩人，還有官員的女僕一併殺死，以便偷竊他所寫的借據，和官員的銀錢，「作爲



我在體面社會上享樂和將來進行自已的職業的費用。」他殺死了兩人，臨走時候，還在兩個死屍的頭底下墊上枕頭。還有一個青年英雄，為了勇敢領得了十字勳章，在大道上將他的首領和恩人的母親殘殺，在勸同伴們一同下手的時候，竟說，「她愛他如嫡親的兒子，所以會聽從他的一切的勸告，不會加以戒備。」他固然是惡徒，但是我現在已經不敢說他祇是唯一的惡徒。別的人即使不殺人，但是所思所感正和他一樣，心術卑劣得和他一樣。在靜寂中，和他的良心相對時，也許要問自已：「名譽是什麼？反對流血是不是偏見？」也許會對我叫喊，說我是病態的，歇司底里性的人，在那裏惡意造謠，說譫語，講誇大的話。隨他們去罷！隨他們說去罷！天呀，我真是首先歡迎還個！你們可以不相信我，把我當作病人，但是總歸要記住我的話語：如果在我的話裏有百分之十的，百分之二十的真實，——那時候也是很可怕的！你們聽，諸位，你們聽，我們的青年人是如何自殺的。毫無漢恩烈特式的問題：『到了那裏是如何的？』連還類問題的影蹤也沒有，好像關於我們的精神和死後期待着我們的一切早就被一筆抹去，被葬埋在沙裏。你們再聽一聽我們的荒淫的情形，那些色鬼們。本案中不幸的犧牲者，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立在他們前面幾乎成為天真無邪的嬰孩。我們大家都知道他，『他生活在我們中間』……是的，我們的和歐洲的前進的學者將來也許會從事研究俄國人犯罪的心理，因為這題目是值得研究的。但是這種研究會發生在以後的什麼時候，

在閒暇的時候，那時候我們現在這時代的悲劇性的混亂狀態將退得比較遠些，可以研究得比像我們這類的人們所能做到的更加聰明而且公正無私些。現在呢，我們不是震駭，便是假裝震駭，一方面自己却欣賞着熱鬧戲文，像一般愛好強烈的，瑰奇的感觸的人們，因爲這些感觸可以撥動我們的犬儒性的，懶惰的閒暇狀態，否則便像小孩一般，用手揮去可怕的幻象，在可怕的幻象過去以前，將頭埋藏在枕頭底下，以便以後立刻在快樂和游戲之中予以忘却。但是我們總應該在什麼時候開始清醒的，沉慮的生活，我們總應該把自己當作社會看待，我們總應該在我們的社會事業內有所理解，或者起始我們的理解。前時代的一個偉大的作家在他的傑作收尾時，把全俄羅斯象徵爲一輛馳向無從知悉的目的方面去的，勇猛的，俄羅斯式的三套馬車，喊道：『唉，三套馬車呀，像鳥兒似的三套馬車呀，誰把你想出來的！』——隨着帶着驕傲的歡欣補充着說，全體的民族對低頭飛馳的三套馬車恭敬地讓路。諸位，這隨他們去罷，隨他們去讓路，恭敬地，或者不恭敬地，但是據我的罪孽的眼光看來，天才的藝術家如此終束他的瞽，不是出於天眞爛漫的樂觀思想的發洩，或者祇是怕當時的檢査官。因爲在他的三套馬車上假使祇套着他的英雄，如騷巴克維奇，諾慈特萊夫和奇奇可夫之流，※那末無論讓誰去充當馬夫，這樣的馬是拉不到任何有意義的地方去的！而這還是以前的馬，和現

※這裏所指的作家是果戈理，三個人名全是他的名著死靈魂中的人物。

在的差得遠，我們的純潔些。……」

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的演詞說到這裏被掌聲所隔斷，這個以俄羅斯的三套馬車作喻的自由主義的意義頗受歡迎。誠然，拍出的祇有兩三下的掌聲，因此首席推事甚至認爲無須對觀衆作「離開法庭」的威嚇，祇是嚴厲地朝拍掌人的方面瞧了一眼。但是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受了獎勵：在這以前，從來沒有人對他拍掌！多少年來，任何人也不願意聽他的說話，忽然有了向全俄發表他的意見的可能！

「這個卡拉馬助夫的家庭，」——他繼續說，——「忽然這樣悲慘地取得了全俄的名聲的，究竟是什麼東西？也許我太誇大，但是我以爲在這個家庭的圖畫裏似乎閃出我們現代智識社會的一些普通的，基本的原素，——那並非所有的原素，却祇具有顯微鏡底下的形式，『像一小滴水中的陽光，』但總是有一點東西顯現的，總是有一點東西發露出來的。你們看這個不幸的，放浪的，淫蕩的老人，這個『一家之主，』那樣悲慘地結束了他的生命。一個世襲的貴族，以貧窮的食客起家，由於偶然的，倉猝的結婚，抓到了一筆不大的資奩。他本是一個小騙子，好恭維人的丑角，孕育着並不見得十分軟弱的智力，同時還是一個重利盤剝的人。隨着年代的增進，和資本的遞長，而鼓起他的勇氣。低首下氣和奉承拍馬的性格消滅了，留下的惟有好嘲笑的，惡毒的犬儒主義和色情狂。精神方面的一切業已消磨殆盡，但是

對於生命的渴望却十分强烈。結果是除了色情的娛樂以外，他看不見其他生命的目的，也就是這樣教訓他的兒子們。他沒有一點父親應有的精神上的責任。他笑他們，他把他們放在後院裏教養，因爲有人帶走他們而感到快樂。他甚至完全忘記他們。老人的一切道德原則就是 apres moi le deluge ※這和國民責任的見解相反，完全地，甚至仇視地和社會脫離：「不管整個世界被火燒去，祇要我一個人好就是了。」他感到極好，他十分滿意，他渴望再活上二三十年。他欺騙嬌親的兒子，就用他的錢，他母親的錢，（始終扣住不肯給，）奪他的兒子的情婦。我不願將替被告辯護的責任讓給那位從彼得堡來的多才多藝的律師。我自己要說出實話，我自己也明白他積在他的兒子的心裏的那一堆怒氣。但是够了，關於這不幸的老人的事情說得够了，他已經取得了懲罰。但是我們要記得，他是父親，現代的父親之中的一個。我說他甚至是許多現代的父親中的一個，會不會使社會感到侮辱？唉，要知道，現代的父親中許多人祇是不像這個人那樣說出一些無恥的，犬儒式的話，因爲他們受了比較良好的教育，而實際上他們的哲學幾乎是和他相同的。就算我是悲觀主義者，就算我是的。我們已經約定好，你們可以饒恕我。我們預先約好：你們可以不相信我，可以不相信我。我說我的話，你們不必相信。但是你們到底讓我說出我的話來，到底不要忘記我所說的一些話語。現

※「在我死後，讓它陸沉也罷。」——法王路易十五的警語。

在你們看這個老人，這位一家之主的孩子們：內中有一個正在被告席上面對着你們，以後要講到他許多的話。至於別的孩子們，我祇是順便說兩句而已。別的孩子們中間，年長的是屬於現代的青年的典型，受了極好的教育，具有充分強健的智識，對於一切都沒有信仰，否認而排斥世間太多的事物，正和他的父親一樣。我們大家都聽過他的言論，他在我們的社會裏取得友誼的招待。他並不隱瞞他的意見，甚至是相反的，完全相反的，因此還能使我得到勇氣，現在就公開地談一談他的事情，自然講的不是他這個別的人，祇是把他當作卡拉馬助夫的家庭中的一員看待。昨天有一個和本案極有關係的人，一個有病的白癡，在城中邊僻的地方自殺身死。他是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僕人，也許是私生子。他姓司米爾加可夫。他流着歇司底里性的眼淚，在預審的時候對我講述，這個年青的卡拉馬助夫，伊凡·費道洛維奇，那種精神放肆的態度使他十分害怕：「據他看來，世上無論什麼事情都可以被容許，不應加以禁止，——他儘教我這一套。」這傻子大概就受了他所教的那段學說的薰染，而完全發瘋，雖然他的暈厥病和家裏爆發出來的可怕的災難自然也能影響到他的智力的失調。然而這個傻子會說過一句十分有趣的話，這樣的話應該出於比他聰明些的觀察者的口中，因此我纔在這樣提起他來。他對我說：「兒子中間，性格上最像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就是伊凡·費道洛維奇！」就在這句話上，我結束對於他的性格描寫，認為繼續下去是不體面的事。但是我

並不願意就下結論，像烏鴉一般向年青的命運咕咕地道出幻滅的言語。我們今天在這大堂上看到，眞理的直接的力量還活在他的年青的心內，家庭間同胞的情感尚未被他的無信仰和道德的犬儒主義所掩塞，——這種無信仰和道德的犬儒主義多半是由於遺傳而獲得，不見得是受了眞正的思想的痛苦。現在還有一個兒子，他還年輕，他虔信上帝，性格溫馴，和他的哥哥的陰沉而且腐化的世界觀相反。他在尋覓道路，以便附和所謂「人民的理想，」也就是我們的有思想的智識階級的某一團體內用這個聰明的名詞所稱呼的一切。你們瞧，他依附了修道院。他幾乎剃度爲僧。我覺得，他的心裏似乎是無意識地，而且那樣早期地表現出一種畏葸的絕望。我們的可憐的社會裏現在有許多人因爲怕犬儒主義和它的腐化，和這絕望的心理相奮鬥，將一切的罪惡誤認爲歐洲文化之罪，於是投到所謂「家鄉的土地」上去，所謂家鄉的土地的慈母的懷抱裏去，像受了幻象的驚嚇的小孩們一般，並且希望在衰弱的母親的乾瘪的胸前安安靜靜的睡一覺，甚至睡一輩子。祇要看不見那些駭唬他們的恐怖事情。從我的方面，我希望這位善良的，有才能的青年無量的前途，希望他的年青的樂觀和對於人民的理想的志趣，以後不要在道德方面變爲陰黑的神祕主義，在政治方面變爲遲鈍的極端愛國主義，像事實上時常發生的那個樣子。神祕主義和極端愛國主義——這兩種原質對於民族的流毒也許還比被虛僞地了解的，而且不勞而獲的歐洲文化方面早期的腐化爲甚，——而他的長兄就

是中了這種腐化的害。」

說到極端愛國主義和神祕主義的時候，又傳出了兩三下掌聲。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的話越拉越遠，顯然於本案無關，而且弄得十分不明顯，但是這個癆病型的，憤激的人是太想發抒出自己的意見，那怕一生內有一次發表的機會也好。以後有人說，他這樣的描寫伊凡．費道洛維奇，甚至是基於一個不漂亮的情感，因爲伊凡會有一兩次在辯論的時候當衆攻擊過他，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記住了這一層，現在想加以報復，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下這樣的結論。總而言之，這一切祇是一個引子，以後就直接臨近到案子的方面去了。

「現在講到這個現代家庭的父親的第一個兒子，」——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續說，——「他坐在被告席上，他立在你們面前。他的功勳，他的一生，和他的事業，都呈現在我們面前：期限一到，一切翻轉來，一切暴露了。他和他的兄弟們的『歐羅巴化』和『人民的理想』相反，似乎代表直覺的俄羅斯，——噢，不是全部的，全部的俄羅斯，假使是全部的，那纔糟呢！但是我們的母親，俄羅斯是帶着這味道的，聽得出這味道的。他是天眞爛漫的，他處於善與惡的錯綜交織之中。他愛文化和席列，同時他在酒店裏鬧酒，扯去同席飲酒的酒鬼們的鬚髮。他有時性情佳良，行爲正直，但是祇在我們大家也性情佳良，而且行爲正直的時候。他的胸內甚至洶湧着，——就是洶湧着，——正直的理想，但是以這些理想自然而然

地得到，從天上落到他的桌上來爲條件，主要的是必須不化錢，白白的得到，他最不愛付出代價，但極愛接受；他在每件事情上都是這樣。喔，祇要將各色各樣的人生的幸福給他，祇要給他，（一定要各色各樣的，便宜些是不能相安的，）特別是一點不要對於他的脾氣加以阻礙，那時他可以證明出來，他的性情和行爲都會成爲佳良的。他並不貪婪，但是如果你們給他錢，多多的給他，越多越好，你們就會看到他如何寬宏大量，對於儻來之物如何賤蔑，如何在一夜的無止休的酗酒之中浪擲金錢。但是如果不給他錢，他會顯示出來，在他十分需要錢的時候，他能以弄到它的。然而這一層以後再說，我們將順着次序加以觀察。最後在我們面前是一個不幸的，被遺棄的男孩，『被扔在後院內，沒有鞋穿，』我們的尊貴的，受敬重的同國國民，（可惜是外國的籍貫，）剛纔這樣表示過！我還要重複一遍，——我是不肯把爲被告辯護的事情讓給任何人的！我是公訴人，我也是辯護人。是的，我們也是人；我們也能估量童年時代和家庭間的最初印象會對性格發生如何的影響。這個男孩已成爲少年，青年的軍官，爲了他的暴躁的舉動，和人家決鬥，被遣戍到肥沃的俄羅斯的某一個遼遠的小城裏去。他在那裏服務，也在那裏鬧酒。自然船大吃水也深，他需要金錢，最先是金錢，於是他同他父親在經過了長期的爭論以後，決定以最後的六千盧布作爲了結。這款子當時寄給他了。請你們注意，他曾立了一張字據。他寫了一封信，聲明他不再要求其餘的款項，就以這六千塊

錢了結他和父親間關於遺產的爭端。當時他和那位性格高尙，智識超越的青年女郎相遇。我不再詳細複述，你們剛纔已經聽見到了。這裏有榮譽，這裏有自我的犧牲，我沒有話可說。一個輕浮，荒蕩，但在正直和高尙的理想之前低頭下心的青年人的形象露着極度的同情的樣子，閃現在我們的面前。但是忽然在這之後，當時在法庭上面，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露出了錢幣的陰面。我還是不敢加以猜度，不去分析內中的原因。但是何以會這樣？——內中總是有原因的。就是這位女太太，臉上流着久藏在裏面的憤恨的眼淚，對我們宣佈，那是他，那是他首先看不起她，被了她做了那次不謹愼的，也許是攔阻不住的，但總是高尙的，總是寬容的激情的舉動。就是他，就是這個女郎的未婚夫，首先閃出嘲諷的微笑，這微笑單祇從他一人的臉上發出來是使她受不住的。她知道他已經變心，（他一面變心，一面深信她總歸應該忍受她的一切行動，甚至他的變心，）知道而故意給他三千盧布，並且明白地，十分明白地對他暗示，她給他這錢就作爲對他變心之用。「看你會不會收下來？看你是不是無賴？」——她用裁判官似的，試探的眼神默默地對他說。他望着她，完全了解她的意思，（他會當你們面前承認他是完全了解的，）無條件地揣起這三千塊錢，兩天的功夫就和他的新寵一塊兒把它化光了！究竟應該相信什麼？是否應該相信最初的傳說，——相信將最後的生活費用交了出來，在善德之前低首下心的那種正直的，高尙的激情的舉動？還是相信錢幣的陰面，

那樣惹人討厭的陰黑面？人生普通總是在兩種矛盾之間尋覓居中的眞理；在這件事情上並不見得如此。大概在第一件事情上他誠天懇地正直，而在第二件事情上也是同樣誠懇地低卑。爲什麼？這就是因爲他具有寬闊的，卡拉馬助夫式的性格，——我說話的本意就在乎此，——能以容納各色各樣的矛盾，一下子窺探兩個深淵，一個是在我們頭頂上的深淵，高尙的理想的深淵，一個是在我們脚底下的深淵，極低卑的，醜惡的墮落的深淵。一個青年的觀察者，對於卡拉馬助夫的整個家庭有深刻和接近的考察的拉基金先生，剛纔表示過極精采的一個思想：「墮落的低卑性的感覺對於這類放浪不羈的天性，是和高尙的正直的感覺一樣地必要，」——這是實在的：也就是他們時常而且不斷地需要這種不自然的混合。兩個深淵，諸位，兩個深淵在同一的時候，——沒有這個，他是不幸而且不滿足的，他的生存是不完滿的。他的天性寬大，和我們的母親俄羅斯一樣；無所不容。同一切都能生活下去！諸位陪審官，我要順便說一句：我們現在提到這三千盧布，讓我越到前面來一點。你們想一想，他當時把這筆錢收了下來，而且是怎樣收下來的，經過了那樣的羞辱，經過了最後程度的侮辱而收下來的，——你們想一想，他居然能在當天分出一半，縫在鎖盒裏，整個月內決心將它掛在頸上，不顧一切的誘惑和極度的貧乏！並且在酒店內鬧酒的時候，在他不得不從城裏飛出去，向不知什麼人設法弄出他極需要的銀錢，以便把他的愛人帶走，脫離他的情敵和父

親的誘惑的時候，——他竟不敢動一動這個鎖倉。即使單祇爲了不使他的愛人受他所嫉妒的老人誘惑起見，他也應該拆開鎖倉，留在家裏，寸步不離地看守他的愛人，等候那個時間，等她一說：「我是你的，」便立刻和她飛出去，遠離現在這樣的運定的環境。但是不，他並不觸到他的聖物，而他的藉口是什麼呢？他說過，最初的藉口就是在人家對他說：「我是你的，你可以把我帶到隨便什麼地方去」的時候，——他可以有現錢把她帶走。但是根據被告自己的說話，這第一藉口和第二藉口相比，大爲遜色。在我身上懷着這筆錢的時候，——「我是卑鄙的人，却不是賊，」因爲我永遠可以走到被我侮辱的未婚妻面前，把從她那裏騙走的那筆款子的一半交給她。永遠可以對她說：「你瞧，我用去了你的款項的半數，因此證明我是軟弱的，無道德的人，並且如果你願意這樣說，還是一個卑鄙的人，（我說的是被告自己的語氣，）——但是雖然我是卑鄙的人，却並不是賊，因爲假使我是賊，便決不將留剩下來的一半的款項交還給你，一定要和前半一樣，將它吞用」。這是一種對於事實的奇怪的解釋！這個瘋狂的，軟弱的人，不能拒却在如此恥辱之下收受這三千盧布的誘惑，——這個人竟忽然會在自己身上感到如此堅決的氣勇，在頸上掛了一千盧布，而不敢動一動它！這和我們所研究的性格究竟有沒有多少適應的地方？不，我要對你們講眞正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將作出如何的行動。假使甚至果眞決定把銀錢縫在鎖倉裏面。祇要遇到了第一次的誘

惑，——那怕就是爲了博他的新寵的歡心，在他已經把這筆錢的半數同她兩人化用了以後，——他一定會解開他的鎖盒。從裏面分出，——唔，第一次就算祇分出一百盧布好了，——因爲何必一定要交還一半，那就是一千五百，有一千四百就够了；——因爲還是一樣的，意思是說：「我是卑鄙的人，而不是賊。因爲到底把一千四百繳還了回來，賊是要全部拿走，不會交還的。」後來過了一些時候，他又會解開鎖盒，又會取出第二個的一百塊錢，以後再取一百，再取一百，不到月底便取出了倒數第二的一百：意思是說，我能交還一百，我到底「祇是一個卑鄙的人，而不是賊。化去了二千九百，到底交還了一百，賊是不會還的。」後來，在化去了倒數第二的一百塊錢以後，看了看最後的一百，自己會說：「眞可以不必交還一百塊錢，——就連這個也化去了罷！」我們所知道的，眞正的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是這樣做法的！關於鎖盒的傳說，眞是和現實大相矛盾，那是無從加以想像的。可以設想其他的一切，而無從設想這件事情。但是我們以後再加以論述。」

他順着次序闡明檢察官方面調查到的關於父子間財產爭論，和家庭關係一切詳情，一次連一次的下了判斷，就是根據確定的事實，關於遺產分配的問題，決定誰欺騙誰，誰欠誰，是沒有一點可能的。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在提到在米卡的腦筋裏，成爲一個呆板的念頭的那個三千盧布的時候，講起了醫生的鑑定。

第七章 歷史的觀察

「醫生的鑑定努力對我們證明，被告腦筋錯亂，是一個狂人。我以為他的腦筋是健全的，而還更壞：假使腦筋果眞錯亂，也許會更加聰明些。至於說他是狂人，我還可以同意，但是祇在一點上，——醫生鑑定時指陳出來的一點上，那就是被告對於這三千盧布的看法，把它認作父親沒有補付給他的款子。也許可以找到一個最見接近的見解，以解釋被告對於這筆錢何以永遠露出瘋狂的態度，將比解釋作他有瘋狂的傾向更為接近些。我對於那位青年醫生主張被告現在享受着，而且以前也享受完全正常的智力，祇是處於惹惱而且忿怒之中的意見頗為贊成。事情是因為被告時常發出狂怒的目的並不在於三千盧布，並不在於這筆款子的本身，却在於內中有引起他的忿怒的特別的原因。這原因就是醋勁！」

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說到這裏，廣泛地展開了被告對於格魯申卡所生遲定的熱情的整個的圖畫。他從被告到這「年青的小姐」家裏去「揍她」的時候說起，——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解釋，這用的是他自己的話語，——然而不但沒有揍打，反而留在她的脚下了，——這就是愛情的開端。同時，被告的老父親也對那位小姐垂青，——這是一個奇怪的，運定的巧

合，因為兩顆心忽然在一個時候燃燒了起來，雖然以前兩人也知道，而且遇見過這位小姐，——而這兩顆心竟燃燒起十分抑止不住的，卡拉馬助夫式的熱情來了。現在我們看她自身供認的話。她說：「我同時取笑他們兩人。」是的，她忽然想同時取笑他們兩人；以前並沒有想，但是忽然這個計劃鑽進她的腦筋裏來了，——結果是兩人都在她面前被征服了。這視錢如命的老人，立刻預備下三千盧布，祇是為了讓她到他家裏來一趟，但是不久甚至弄到祇要她肯成為他的正式的妻子，便以將他的名字和全部財產放在她的脚下認作莫上的幸福的地步。這位對於這層，我們有確實的證據。至於說到被告，他的悲劇是顯然的，它擺在我們面前。這位年輕小姐就是這樣『要着玩兒』。這個奪人魂魄的女郎甚至不肯給不幸的青年人任何的希望，還希望，最後的希望，祇在他跪在他的磨折者的脚下，朝她伸出染着他的父親而兼情敵的血的手來的最後的時間內纔由她表示了出來：他就在這情形之下被捕了。「把我，把我也同他一塊兒遣戍出去了罷，是我把他弄到這個地步的，我最有錯！」——這女人在他被捕的時候自己喊了出來，露出誠懇的懊悔的意思。一個天才的青年，——就是我已經提過的拉基金先生，——着手描寫這個案件時，用簡單而扼要的幾句話決定這個女主人翁的性格：「早期的失望，早期的受騙和墮落，引誘她的未婚夫的變心和遺棄，再加上貧窮，一個誠實的家庭的詛罵，最後是受了一個有錢的老人的保護，而她自己到了現在還把他看作她的恩人。在也許

含有許多優良點的青年的心內，從早年的時代起就蓄藏着憤怒，造成了有計算心，好積蓄金錢的性格，造成了好嘲笑和對於社會復仇的性格。」在經過了如此的性格描寫之後，顯然她能同時取笑兩人，單單是爲了游戲，爲了惡狠的游戲。被告在這一個月內，感到愛情的無希望，道德的墮落，對未婚妻變心，佔用人家託付與他的銀錢，這還不算，由于不斷的醋勁，而且還是爲了自己的父親而喫醋，幾乎達到了暴怒和瘋狂的地步！主要的是這個發癡的老人竟蠱惑而且引誘起他的意中人來，——而且用的就是那個三千盧布，就是他認爲母親遺留下來，他責備父親扣留不給的那筆款子。是的，我同意，這是難於忍受的！這是甚至會生出狂病來的。問題不在金錢，而在於用這筆錢，帶着那樣嫌惡的，不要臉的形相，擊碎他的幸福！」

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論到被告的心裏如何漸漸兒產生出弒父的念頭，就事實加以分析。

「起初他祇在酒店裏呼喊，——喊了整整的一個月。他愛生活在衆人面前，並且喜歡將一切事情，甚至將最惡毒，最危險的理想對人家發抒出來，不知爲什麼，立刻要求這些人們立行對他表示完全的同情，瞭解他所焦慮而且驚慌的一切，袒護他，不和他辯駁。否則，我們要生起氣來，將整個飯店都拆散。（隨着講起關於司涅基萊夫上尉的故事。）在這個月看

見過被告，聽見說過話的人們終於感到這裏面也許不祇是對於父親的一些呼喊和威嚇，看他威嚇得那樣的瘋狂，也許會變成事實。（檢察官當時描寫修道院內家庭的聚會，和阿萊莎的談話，還有被告飯後闖進父親家內施行强暴的胡鬧的一幕。）我不想固執地指陳，』——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續說，——『被告在演出了這一幕以前，已經遇到而且故意地決定將父親殺死了事。但是這念頭已經有好幾次橫梗在他的面前，他曾經加以詳細的審察，——我們有事實，證人和他自己的供詞來證明。我說實話，諸位陪審官，』——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補充上去說，——『我甚至在今天以前不能決定，被告是否故意犯罪。我深信他的心靈已經屢次熟察到未來的運定的時間，但祇是熟審，祇是在意念中認爲可能，還沒有決定何時實行的日期，並且在什麼環境之下予以實行。但是我祇在今天以前不能決定，在魏爾霍夫且瓦小姐今天向法庭呈出那張運定的文件之前。諸位，你們自己聽見她的呼喊：『這是計劃，這是謀殺的計劃！』——這就是她對於這位不幸的被告那封不幸的『醉』信所下的定義。這封信確乎具有計劃和預謀的意義。它是在犯罪前的兩天寫下來的，——因此我們現在確切地知道，在實行這可怕的計謀前的兩晝夜內，被告曾賭咒宣布，假使他明天弄不到錢，便將父親殺死，以便搶去他枕下的錢，『繫着紅綢條的包封，』『祇要伊凡能離開那裏纔好。』你們注意：『祇要伊凡能離開那裏纔好，』——如此說來，一切都已謀劃到，一切的環境都已熟慮

到，——而這一切以後竟照所寫的予以實行！預謀和熟慮是一定不移的事，他的犯罪就是爲了謀財，這是寫了出來，而且簽好字的。被告並沒有否認他的簽字。可以說：這是他在醉後寫的。但是這一點也不能有所減輕，反而更見重要，因爲他在醉時寫了清醒時所謀劃的一切。清醒時沒有謀劃，便不會在醉時寫出來。也許可以說：他何必在酒店裏將他的計劃信口亂說出來呢？一個人如果預謀幹出這樣的事，一定會沉默着，放在心內的。這是對的，但是他喊的時候還沒有計劃和預謀，祇有一個願望，立在他的面前，祇是成熟了一個趣向。以後他會喊嚷得少些。在寫這封信的那個晚上，他在「京都」飯店裏喝得稀醉，沉默得和尋常不同，不打球，坐在一傍，不同人說話，祇把此地商家的一個夥計從座位上推了下來，但這幾乎是無意識的，出於好吵嘴的習慣，——他走進酒店裏的時候不這樣是辦不到的。誠然，在定下最後的決意的時候，被告的惱筋裏應該生出一個怕慮，就是他在城裏預先喊嚷出太多的話，在他實行計劃的時候，可以成爲他的有罪的佐證。但是有什麼辦法？既然宣布了出來，便無從收回，但是以前他會靠了運氣混了過去，現在也可以混過去的。諸位，他所希望的是他自己的幸運的星！我應該承認，他做了許多事情，冀圖避去運定的時間，他用了太多的力量，避免流血的局面。「我明天要向一切人借三千盧布，」——他用一種別致的言語寫着，「如果借不到錢，祇好流血。」又是在喝醉的時候寫的，又是在清醒的時候照所寫的履

行的！」

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說到這裏，從事詳細描寫米卡如何努力弄錢，以圖避免犯罪。他敍出他在薩姆騷諾夫家裏的行動和覓找獵狗的旅行，——一切全有文件作證。「他十分疲乏，遭了嘲笑，挨了飢餓，費去許多時間在這旅行上面，（同時身上還帶着一千五百盧布，——好像是這樣的，好像是這樣的！）心裏懷着爲了留在城內的意中人而生的醋勁，疑惑她要乘他不在那裏的時候跑到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家裏去，——終於他回到城裏來了。謝天謝地！她竟沒有到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家裏去。他親自送她到她的保護人薩姆騷諾夫那裏去。（奇怪的是他不和薩姆騷諾夫喫醋。這是這件案子裏十分顯著的心理上的特點！）以後他跑到後院的監視的崗位上去。到了那裏，纔知道司米爾加可夫發了暈厥病，另一個僕人也生病。一切安靜，「暗號」又在他的手裏，——這是多末可引誘人呀！然而他到底還在那裏抵抗。他到受大家尊敬的，此地的臨時住戶霍赫拉闊瓦夫人那裏去。這位女太太早就對於他的命運發生同情，向他提出一個極有益的勸告：就是革除鬧酒的習慣，放棄胡鬧的愛情，不再到酒店裏閒蕩，無結果地浪費去青春的力量，而動身到西比利亞的金礦上去：「那邊是對於您的洶湧澎湃的力量，對於您的渴望奇遇的，浪漫的性格的一條出路。」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又描寫談話的結果，和被告忽然接到格魯申卡並沒有在薩姆騷諾夫家裏的消息時的情景，又描寫這個

被醋意所磨折的不幸的人一念到她居然欺騙他，現在就到了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家裏去，頓時如何發生瘋狂的樣子。以後他請大家注意一個偶然的事件具有怎樣的運定的意義：祇要女僕來得及對他說，他的愛人在莫克洛葉，和「以前的，」而且「無可爭論的那個男人」在一起，——便什麼事情也不會有的了。但是她竟嚇得楞住了，起始發誓賭咒，假使被告當時不殺死她，那是因爲他要不顧一切地追他的變心的女人。你們要注意：他無論怎樣氣忿，却還將一隻銅杵帶在身邊。爲什麼要取這隻銅杵，爲什麼不取別的什麼兇器？假使我們在整整的一個月內熟慮着這幅圖畫，有所預備，那末我們的眼前祇要閃過有點像兇器的東西，就會抓起來，當作兇器使用的。至於那一類東西可以當作兇器之用，——我們已經設想了整整的一個月。因此就這樣突如其來地，無從爭辯地把它認作兇器！他在取起這隻運定的銅杵的時候，總不是無意識的，總不是不經意的，他於是到了父親的花園裏去，——一切弄得乾乾淨淨，沒有一個證人，深沉的夜，黑暗和醋勁。他疑惑她在這裏，在他的情敵的懷抱裏，也許這時候還在笑他，——這使他喘不過氣來。這不僅是疑惑，——現在還有什麼疑惑，欺騙是明白而且顯然的事。她就在這裏，就在這間有燈光的屋子裏，就在他的屏風後面，——於是這個不幸的人躡足走近窗傍，恭敬地朝裏面窺看，善心地低首下氣，懂事似的走開，連忙脫離這災害，不使危險而且無道德的事情發生出來，——人家想使我們這樣相信，但是我們知

道被告的性格，瞭解他處於何種的心神狀態之下，處於我們從一些事實方面得悉的心神狀態之下，主要的是已經知道了立刻可以開門走進去的暗號！」說到「暗號」一層，伊鮑里脫·甚里洛維奇暫時放棄他的公訴的言詞，認爲必須把司米爾加可夫的事情演繹出來，以便將關於司米爾加可夫受嫌疑殺人的一段引子作詳盡的研究。一刀兩斷似地予以了結。他說得十分廣泛。大家都明白，他雖然對於這個嫌疑表示賤蔑，但到底是認爲十分重要的。

第八章　對於司米爾加可夫的研究

『第一，這種嫌疑的可能性是從那裏來的？』——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先從這個問題上起始說。首先喊出司米爾加可夫殺人的是被告自己，他在被捕的時候會喊出這句話來。但是他從首先呼喊出來的時候，一直到法庭開審的時候爲止，沒有提出一個事實，以證實他的控訴，——不但沒有事實，甚至連和人們的意見相適應的對於某種事實的暗示都沒有。祇有三個人證實這控訴：被告的兩個兄弟和司魏脫洛瓦小姐。被告的二弟到了今天，在病中，發作着無疑的瘋狂和腦炎的時候，纔把這嫌疑的事實宣布了出來，以前，整個的兩個月內，我們根本知道，他完全贊同他的老兄有罪的見解，甚至不去尋找理由，以爲辯駁。這層，我們以後再特別加以研究。被告的三弟剛纔自己對我們宣布，他沒有任何事實，可以證明司米爾加可夫犯罪的意思，但這祇是從被告自己的話裏，『從他的臉色上，』加以判斷。是的，這個驚人的證據剛纔從他的兄弟嘴裏說出了兩次。司脫魏洛瓦甚至也許作了更加驚人的表示：『被告對你們說什麼話，你們相信他好了，他不是撒謊的人。』這三個對於被告的命運十分關切的人方面所供的對於司米爾加可夫的事實上的證據，如此而已。然而對於司米爾加可夫的指

控到底流行起來，以前有人贊成，現在也還贊成，——能相信麼？能予以想像麼？」

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認爲必須將去世的司米爾加可夫的性格稍稍予以描畫，——「他是在暴發病態的瘋狂的時候停止了他的生命。」他說他是智識薄弱的人，受了一點擣糊的學問，但被那些他的智識理解不到的哲學思想弄得糊糊塗塗，還對於一些責任和義務的現代學說懷了驚疑，——這學說是他在實生活裏從去世的主人，也許還是他的父親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不規則的生活上學來的，至於學理方面則從他主人的次子伊凡‧費道洛維奇和他所作的各種奇怪的哲學談話裏得來。伊凡‧費道洛維奇很樂意作這種消遣，——大概是由於厭悶，或由於找不到最好的適用的嘲笑的需要。他自己對我講述他在主人家裏最後幾天的精神狀態，——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解釋着，——但是別人也作出同樣的證詞：那是被告本人，他的兄弟，甚至是僕人格里郭里，全是些應該認識他很清楚的人。此外，司米爾加可夫爲暈厥病所苦，「膽小得像一隻母鷄。」「他對我下跪，吻我的脚，」——被告自己告訴我們，那時候他還沒有感到他這種聲明對於自身多少有點不利。——「他是一隻有暈厥病的母鷄。」——他用他的特別的言語形容他。被告自己供出，他把他選作自己的代理人，把他恐嚇得祇好答應做他的偵探和傳達者。他充任家庭裏的間諜，欺騙他的主人，把他存在着一包鈔票的事情告訴被告，還說出如何闖進主人屋內的暗號。他怎麼能不告訴呢？「他會殺死的，我一直

看出他會殺死我的，』——他在預審的時候說，甚至在我們面前都混身發戰，雖然嚇唬他的磨折者自己早已被拘捕起來，不能夠來懲罰他。『他每分鐘疑惑我。我自己處於恐怖和戰慄的狀態之中，爲了壓止他的怒氣，祇好連忙把所有的祕密全告訴他，使他看出我在他面前是如何的忠實，便可以讓我活下去了。』這是他親口說的話，我記錄下來，記住了。——『他行時朝我一喊，我當時就在他面前跪下來了。』這個不幸的人本來是天性十分誠實的青年，因此獲得了主人的信任，——主人在他交還遺落的銀錢的一件事情上面看出他的誠實來了。因此他的心裏不免感到萬分的懊悔，因爲他背叛他尊作恩人的父親。根據有經驗的精神病醫生的證明，爲暈厥病所苦的人們永遠具有不斷的，自然是病態的自行譴責的傾向。他們時常爲了在什麼人面前，爲了什麼事情『犯了錯處，』而感到痛苦，爲良心的煎迫所苦，甚至並沒有任何理由，加以誇大，甚至自己對自己想出各種的錯處和罪名。而現在這樣的人果眞爲了恐懼，又爲了受人家的恐嚇。而犯了罪，做了錯事。此外，他深深地預感到，從堆在他面前的情勢方面看來，會發生一點不妙的情形來的。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次子伊凡．費道洛維奇在災禍的發生之前動身到莫斯科去的時候，司米爾加可夫哀求他留住下來，但是由於他的膽怯的習慣，不敢用明顯和絕對的樣式對他表示他的恐懼。他僅限於一點暗示，但是人家沒有瞭解他的暗示。應該注意的是他把伊凡．費道洛維奇看作他的保鏢，似乎是祇要他在家，便

可得到保障，不會發生禍事。你們記起特米脫里．卡拉馬助夫的『醉』信裏的詞句：「祇要伊凡一走，我就要殺死老頭子。」如此說來，伊凡．費道洛維奇留在家裏似乎成爲家內靜謐和秩序的保障。現在他走了，司米爾加可夫差不多在小主人走後，過了一小時以後，立即發作了暈厥病。說到這裏，應該提明的是司米爾加可夫被恐怖和一種特別的絕望所苦，在最近的幾天內特別感到自己身上有被暈厥病侵臨的可能，因爲這病以前永遠在他的精神上的興奮和震撼的時間內發作的。發作這病的日子和時刻自然不能猜到，但是每個癲癇病人都能預先感到發作的傾向。醫學上是這樣說法的。伊凡．費道洛維奇剛從院裏坐車動身，司米爾加可夫處於自己的狐獨無助的印象之下，下地窖裏去取食物，在梯上走下去，心想：「我會不會發病？如果現在一發作，便怎麼辦呢？」——就是由於這情緒，由於好疑，由於自己發出來的問題，喉嚨裏發作了拘攣的事件，這是暈厥病的先奏，於是他飛躍到地窖的底裏，喪失了知覺。而現在有人竟想在這極自然偶然上面看出一點疑竇，一點指示，一點暗示，說他是故意裝病！假使是故意的，那末立刻會發生一個問題：爲了什麼？有什麼打算？具有什麼用意？關於醫學方面我不說什麼，人家要說，科學是虛謊的，科學是有錯誤的，醫生不能辨明眞實和虛假，——好罷，好罷，但是請你們回答一個問題：他爲什麼裝假？是不是爲了他預謀殺人，所以用發作出來的暈厥病預先引起人們對他的注意，最先是家裏人的注意？諸位陪審

官，你們注意到沒有。在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家裏，發生犯罪的那個夜裏，一共有五個人：第一個是費道爾．伯夫洛維洛自己，——他不會自己殺死自己的，這是很明顯的事；第二個是他的僕人格里郭里，但是幾乎把他也殺死了；第三個是女僕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但是說她是她們主人的兇手簡直是可羞得很。如此說來，祇剩下兩個人：被告和司米爾加可夫。但是因爲被告力言他沒有殺，那末應該是司米爾加可夫殺的，沒有別條出路，因爲找不到別的任何人，檢不到任何別的兇手來。對於這個不幸的，昨天自殺的白癡所作的那種「狡滑」的，駭人的指控，是從這上面發生出來的呀！單祇是因爲沒有別人可以檢出來而已！祇要對於任何別人，對於第六個某人，有一點嫌疑的影子，我相信連被告自己也會認指控司米爾加可夫爲可羞的事，必定要指出那第六個人來，因爲指司米爾加可夫殺人是完全的荒誕。

「諸位，我們拋開心理學，拋開醫學，甚至拋開邏輯，祇研究事實，祇研究一些事實，我們可以看出事實，對我們說出什麼？假定司米爾加可夫殺死了，然而是怎樣殺死的？一個人殺死的？還是和被告同謀？我們先看第一個事例，那就是說司米爾加可夫一人殺死的。如果殺死了，自然總是爲了什麼，爲了某種利益。但是司米爾加可夫既沒有如被告所有的那些謀殺的理由的一點影子，如仇恨，喫醋等，無疑地祇能爲了錢財而殺人，爲了攫得他自己看見他主人裝在信封裏的三千盧布。他既然心中懷着暗殺的意思，還對第三者，——像被告那樣有深

刻關切的人，——將關於銀錢和暗號的一切事實告訴出來：那就是包封放在何處，包封上寫些什麼，怎麼包縛的，而主要的，主要的是告訴了可以借着就到主人那裏去的一些「暗號。」他這樣做，是不是就爲了把自己招供出來？或者是爲了尋出一個競爭者，也許他自己都想進去取得那個包封？是的，有人會說，他的告訴出來，乃由於恐怖。那是怎麼會事？一個眼睛也不閃一閃，蓄意作這樣無畏懼的，獸性的行爲，以後且予以實行的人，竟會說出整個世上祇有他一個人知道，祇要他不提起，整個世上便永遠沒有人猜到的消息。不會的，一個人無論怎樣膽怯，祇要起意做這樣的事，決不會對任何人說出這類的話，至少是不會說出關於信封和暗號來的，因爲這等於預先把自己出賣。既然人家一定要求他說出消息來，他可以故意想出些別的什麼，撒一兩句謊，而關於這類的話卻瞞住不說！反過來說 我又要重複一下，祇要他不提出關於銀錢的事情，而以後把人殺死，刦到了錢財，那末整個地上便永遠沒有人指控他，至少沒有人指控他爲謀財而殺人，因爲除他以外誰也沒有看見過這筆錢，誰也不知道家裏存着這筆款子。即使有人指控他，一定認他是爲了別的什麼理由而殺死的。但是因爲沒有人預先看出他懷有什麼用意，卻反而看出他被主人所寵愛，受主人的信任，自然他會最後被嫌疑到，而最受嫌疑的是具有理由，而且自己喊有理由的人，不把這理由隱瞞，而在衆人面前暴露的人，一句話，受嫌疑的就是被害者的兒子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於是司米爾加可夫殺

了人，封了財，而他的兒子被指控，——這樣子，對於殺人的司米爾加可夫不是有利麼？現在司米爾加可夫在起意殺人以後，竟把關於銀錢，包封和暗號的事情通通告訴特米脫里——這是合邏輯麼？這不是明顯麼？

「司米爾加可夫謀殺的日子到了，他假裝發了暈厥病，跌倒下來，爲了什麼？第一，自然是爲了僕人格里郭里本來打算自行治療的，看見完全沒有人看守房子，也許會延期治療，起來看守。第二，自然是爲了主人自己看見沒有人保護他，深怕兒子進來，並且不隱瞞他的懼怕，因此加深了他的不信任和戒備。最後自然是爲了使人家立刻把發作了暈厥病的司米爾加可夫從他永遠和人家隔離着居住的廚房，（這廚房另有進出的門，）搬到邊房的另一頭，格里郭里的小房裏的板隔後面，離他們兩人的鋪牀三步遠的地方，——自從他犯了暈厥病以來，由於主人和慈悲心腸的瑪爾法．伊格納奇也夫納的吩咐，老早就定下了這個例子。他躺在板隔後面，大概爲了裝病裝得像些，自然要起始呻吟，整夜吵得他們不能安睡，——（據格里郭里和他的妻子所供確係如此，）——而這一切，這一切就爲了從床上起來，跑出去殺死主人方便些！

「有人會說，他所以裝病，也許是爲了使人家把他當作病人，不想到他頭上來，而把關於銀錢和暗號的話告訴被告，也就是爲了讓被告自己去殺人，等到殺完以後，便跑走，把錢

拿走，也許還要作出響聲，吵醒證人，那時候司米爾加可夫纔立起身來，走了出去，——唔，出去做什麼？就是走了出去，再把主人殺死一次，再取去已經被取去的銀錢一次。諸位，你們笑麼？我自己也羞於做這樣的假設，但是你們要知道，被告所說的就是這話。他說：在我已經從屋內走出來，把格里郭里摔倒，鬧了亂子以後，他起牀走出去，殺了人，刼了財。我也不必說司米爾加可夫怎麼能預先全都算到，全都未卜先知，像看他的五隻手指一般的淸楚，而且恰恰算到這個惹惱的，瘋狂的兒子跑來以後，單祇是爲了恭恭敬敬地向窗內張望一下，既知道了暗號，却又倒退出去，給司米爾加可夫留下他自己的獵獲品！諸位，我現在正正經經地提出一個問題：司米爾加可夫在什麼時候實行犯罪？請你們指出這個時間來，因爲非此是不能加以指控的。

「也許暈厥病是眞正的。病人忽然醒了轉來，聽見了喊聲，就走出去，——唔，以後怎樣呢？是不是他看了一下，就對自己說，讓我去殺死主人？但是他怎麼會知道裏面所發生的情形，既然他在那時候以前還躺在那裏，失了知覺？諸位，你們知道理想是有界限的。

「是的，精細的人們會說，那是他們兩人同謀，一塊兒殺人分贓，那便怎樣呢？

「是的，這果眞是重要的嫌疑，第一，立刻就有加以證實的極大的罪證。一個殺了人，自行擔負了一切的麻煩，另一個同謀者躺在一傍，假裝發暈厥病，——就是爲了預先引起大家

的疑惑，使主人和格里郭鶯里慌。有趣的是這兩個同謀者基於何種理由緫想出這樣的瘋狂的計劃？但是也許司米爾加可夫方面並沒有積極的幫助，而惟有所謂被動的，受苦的同謀。也許受了驚嚇的司米爾加可夫祇答應對於謀殺不加抗拒，因爲預感到人家會指控他縱容謀殺主人，不呼喊，不抗拒——所以預先請求特米脫里・卡拉馬助夫允許他假裝。發作了暈厥病，躺在那裏，『你隨便去殺人罷，這於我不相干。』假使果眞如此，那末因爲暈厥病一發，一定會使家內發生慌亂，特米脫里・卡拉馬助夫既然預先感到這一層，是無論如何不會同意這計劃的。……我可以讓步，就算他能同意；但是其結果緫歸是一樣的，特米脫里・卡拉馬助夫緫歸是兇手，直接的兇手，由他起意殺人，而司米爾加可夫祇是被動的參加者，甚至還不是參加者，而祇是由於恐怖，且違背了自己的意旨，加以縱容而已。法庭是一定會加以分別處理的。但是我們見到了什麼？被告剛一被捕，就一下子把一切推到司米爾加可夫一人身上。並不指出他和自己同謀，却指出他一個人來，說這是他一個人做的事，他殺人越貨，他一手做成的事！這算是什麼同謀，既然兩人立刻互相指控，——這是永遠不會有的。你們應該注意，這對於卡拉馬助夫極冒險的事：他是主謀，而司米爾加可夫不是的，他祇是從犯，躺在隔板後面，放縱他去做。而現在他竟將一切推在躺倒的人的身上。那個躺着的人一生氣，單單爲了自衞，便會立刻宣布眞正的事實。他要說：兩人都參預其事，不過我沒有殺人，祇是

加以准許和放縱，由於恐怖的緣故。司米爾加可夫會明白，法庭將立行辨清他的犯罪的程度，因此可以希望他即使須受懲罰，一定將比打算把一切推到他身上來的主犯所得的刑罰輕得多。到了那個時候，他不由得就要直供出來了。然而我們並沒有看見這情形。司米爾加可夫並沒有露出同謀的話，雖然兇手曾堅決地把他指控出來，一直指出他是唯一的兇手。不但如此：司米爾加可夫在預審的時候反而宣布，他自己把關於銀錢的包封和暗號的事情告訴被告，還說沒有他，被告將毫無所知。假使他果真同謀犯罪，他會不會在預審的時候這樣輕易地把這話說出，說他是自己告訴被告的？相反地，他也將一味狡黠，他一定要將事實曲解，並且估低它的價值。但他並沒有曲解，也沒有估低。惟有無罪的人，不怕人家指控他同謀的，纔能這樣做。現在他為了暈厥病和爆發出來的那個災禍，發作了病態的憂鬱症，竟於昨天懸樑自殺。自殺的時候，留下了用特別的文體寫下來的一張紙條：「我的自殺出於自己的意志，是自甘情願的，與任何人無涉。」他應該在紙條上添上一句：兇手是我，不是卡拉馬助夫。但是他並沒有添上。對於一件事情他的良心致做，而對於另一件事情反而不致麼？

「剛纔有三千盧布繳到法庭上來，——就是那筆裝在信封裏的錢，——那隻信封還在物證的桌上放着，——說是昨天從司米爾加可夫手裏收到的。」但是諸位陪審官，你們要記住剛纔那幅悲慘的圖畫。詳細情形我不再複述，但是讓我來下兩三個註解，選其中最不重要的，

——也就因爲不重要，所以不是私人想得到，而且是容易忽略的。第一，還是那套話：司米爾加可夫由於良心的譴責，昨天把錢繳回，而自己懸樑自盡。（因爲沒有良心的譴責，他是不會繳出錢來的。）自然他在昨天晚上才初次對伊凡・卡拉馬助夫直認他的犯罪，照伊凡・卡拉馬助夫自己所宣布的話，否則他爲什麼至今還沉默着？他既然直承了出來，那末爲什麼，（我還要重複一下，）在他臨死的那張字條裏沒有向我們宣布出全部的事實，既然明知明天就將對無辜的被告開庭審詢？光是銀錢不能算做證據。例如說，我和在這大廳裏的兩個人，在一星期以前，完全偶然曉得一椿事實，那就是伊凡・費道洛維奇・卡拉馬助夫曾將兩張五千票面的庫券，一共一萬盧布，寄到省城裏去兌換。我說這話的意思是錢在一個時期內是大家會有的，繳出三千盧布，不能一定證明它就是那筆錢就是從那個抽屜或信封裏取來的錢。伊凡・費道洛維奇在昨天從眞正的兇手那裏接到了那樣重要的消息，竟抱了安謐的態度。但是爲什麼他不立刻告發呢？爲什麼他延擱到早晨呢？我以爲我有權猜到是爲了什麼原因：一星期來他的健康失調，曾對醫生和他的親近的人們直承他看見鬼影，遇到亡故的人們，他當時已處於發作腦炎的前夜，而今天果眞發作了。他突然聽到司米爾加可夫自殺的消息，立刻作了如下的見解：「人已經死去，可以推到他身上去，而將兄長援救。我有現成的錢，祇要拿出一疊來，說這是司米爾加可夫臨死時交給我的就好了。」你們會說，固然指的是死者，但總

是不光明的事。撒謊總是不光明的，即使是爲了救兄長也一樣。但是假使他的撒謊是無意識的，假使他自己想像的就是這個樣子，因爲他出於僕人的猝卒的消息已完全喪失了理智，你們剛纔看見過那幅圖畫，看見過這人處於何種狀態之下。他站在那裏說話，但是他的理性在那裏？在這腦炎病人的供認以後出現了一個文件，被告給魏爾霍夫且瓦小姐的信，是他在犯罪的前兩天所寫，預先說出了犯罪的詳細計劃。我們做什麼還去尋另一個計劃和它的編製者呢？那是一模一樣，照着計劃實行的，而實行的人就是它的編製者，決非別人。是的，諸位陪審官，「竟照所寫的那樣實行了！」他並沒有恭敬而且畏葸地從父親屋子的窗戶那裏跑開，既然深信他的愛人就在屋內。不，這是荒誕不經的話。他走了進來，——把事情了結了。他大概剛一看見他所怨恨的情敵，就燃燒着怒意，在氣惱中殺了他，他也許是一下子，一揮手，用銅杵殺的。殺了之後，經過詳細的搜查，總相信她不在那裏，却還不忘記將手伸進枕頭底下，取出裝銀錢的信封，它的撕碎了的包紙現在和其他物證一同放在桌上。我說這話的意思是使你們注意到據我看來極具特徵的一樁事實。假使他是有經驗的兇手，意在劫財的兇手，——他會不會將包封紙放在地板上，像在屍首附近所發現的那個樣子呢？假使這是司米爾加可夫爲了劫財而殺的，——他一定會把包封帶在身邊，不必費一番麻煩，在屍首前面拆開來，因爲他早就知道包封裏是錢，——那是當他面前裝進去，且加以包封的，——假使他

將包封完全帶走，那就誰也不會知道是否將財封去？我問你們，諸位陪審官，司米爾加可夫會不會這樣做，他會不會將包封留在地板上面？一個處於瘋狂中，不能有所思考的兇手是會這樣做的。這兇手不是賊，在這以前從來沒有偷過東西，而現在把這錢從牀上搶了出來，並不像一個偷東西的賊，卻祇是向偷東西的賊那裏取回自己的東西——因爲特米脫里．卡拉馬助夫對於這三千塊錢確乎具有這般觀念，這觀念使他達到了瘋狂的程度。他現在抓到了他以前從來沒有看見過的包封，就撕開包紙，以便證明裏面有沒有錢，以後就把錢朝口袋一揣，跑了出去，甚至忘記他在地板上留下對於自己極大的物證，就是那張撕碎了的包紙。因爲那是卡拉馬助夫，不是司米爾加可夫，所以沒有想到，沒有考慮到。其實他也那裏還能管到這些！他跑了出去，他聽到追他的僕人的呼喊，僕人抓住他，阻攔他，但受了銅杵的打擊，倒了下來。被告由於憐惜的情感跳下來看他。他忽然告訴我們他當時跳下來是由於憐惜，由於一種同情心，爲的是看一看能不能幫他忙。請問，在這時間內是不是可以表露這樣的同情？不是，他所以跳下來，就爲了弄明白一下：他的惡行的唯一的證人是否還活在人世？一切別的情感，一切別的理由是不自然的！你們要注意，他在格里郭里身上十分努力，用手帕擦拭他的頭，在明白了他已經死去以後，纔像失了神智似的，滿身被血所沾汚，又跑到他的情人的家裏去，——他怎麼能不想到滿身染血，立刻會被人家發覺的？但是被告自己告訴我們，他甚

至沒有注意他身上染着血。這是可以想到的，這是可能的，在這時候犯罪的人永遠是如此的。一方面是魔鬼的計算心，另一方面是思考力不够。但是在這時候他祇想，她在那裏。他必須趕快知道她在那裏，因此他跑到她的寓所裏面，纔曉得一個對於他自已突如其來的，極大的消息：她同她的「前人，」「無可爭論的人」到莫克洛葉去了！

第九章　各式的心理——飛躍的三套馬車——檢察官演詞的終結

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在演詞裏顯然選擇了嚴格的歷史的敍寫方法，——所有神經質的演說家都極愛用這個方式，他們故意尋找嚴格地設定下的範圍，以抑止自已的，不耐煩的狂熱。他說到這裏以後，對於這「前人」和「無可爭論的人」特別多提幾句，表示出幾個特別有趣的念頭。本來醋勁極大的卡拉馬助夫忽然一下子在「前人」和「無可爭論的人」之前似乎掉落下來，無影無蹤地消滅了。最奇怪的是他以前幾乎完全沒有注意着在一個突如其來的情敵身上所遇到的對於自身的新危險。他老以爲這還離得很遠，卡拉馬助夫是永遠靠着現在的時間以生存的。他大概甚至認他是虛構的東西。在他的痛苦的心裏一下子明白了，這女人所以把這個新的情敵隱瞞起來，多方欺哄他，也許是因爲這個新來的情敵對於她並非幻想，也非虛構，却是她一生的希望，——他在一下子明白了以後，頓時安靜了下來。「諸位陪審官，我不能對於被告的心靈裏這種突襲來的性格加以緘默。初看一下，被告似乎怎樣也不會

表現出這樣的性格，而現在忽然對於眞理，尊重婦女，承認她有愛情的權利等等，發現了堅決的需要。——而且在什麼時候，就在他爲了她殺死他的父親的時候！實在的，在這時候，流出來的血已經在那裏呼喊出復仇的話，因爲他既然把自己的心靈和自己的地上的命運葬送了，便不由得應該同時感到，而且問自己：「他對於她，對於這個他愛得甚於自己的心靈的生物，現在還有什麼價值。他怎麼還能和這個「前人，」這個「無可爭論的人」相比，他已經心裏感到懺悔，回到他曾經陷害過的女人那裏，懷着新的愛情，誠實的提議，和對於再生的，幸福的生活的誓約。而不幸的他，現在還能給她點什麼？還能向她作什麼提議？」卡拉馬助夫瞭解了一切，明白他的犯罪給他關閉一切的道路，他祇是一個受了死刑判決的囚犯，而不是應該生活下去的人！這念頭把他壓倒，把他消滅。他一下子選擇了一個瘋狂的計劃。依照卡拉馬助夫的性格，他不能不把這計劃認爲是從他的可怕的地位裏一條唯一的，運定的出路。這出路就是自殺。他跑去贖取抵押給官員潘爾霍金的手槍，一邊在路上從口袋裏掏出所有的錢，爲了這筆錢竟使他父親的血沾汚了他的手。唉！錢是他現在最需要的；卡拉馬助夫可以死去，卡拉馬助夫可以自殺，但總要記得這個的！要知道，他是詩人，他從兩頭燃燒他的生命，像點燒蠟燭一般。「我要到他面前去，我要到他面前去，——我要在那裏高張盛宴，從來未有過的盛宴，讓人們永遠記住，永遠講不完。在野蠻的呼喊，吉卜賽人瘋狂的歌

舞之中，我要舉起酒杯，慶祝我所深愛的女子，祝她享受新的幸福，以後，——當時在她的脚下，碰碎我的腦子，了結我的一生。她以後將憶起米卡．卡拉馬助夫，看出米卡如何的愛她，會憐惜起米卡來的！」這裏有許多外表的虛飾，浪漫的瘋勁和野蠻的卡拉馬助夫式的無抑止的情感，——此外還有一些什麼別的，在心靈裏呼喊出，在腦筋裏不斷地叩擊出，毒害着他的心的什麼別的東西，那就是良心：那就是良心的裁判，良心的可怕的譴責！但是手槍將了結一切，手槍是唯一的出路，別的出路是沒有的。——但是死後呢？我不知道卡拉馬助夫在那時候曾否想過，「死後將怎樣？」的問題。且也不知道，卡拉馬助夫能否照漢恩烈的樣子想到死後的情形。諸位陪審官，他們有他們的漢恩烈，而我們眼前祇有卡拉馬助夫！」

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展開了米卡如何預備旅行的詳細的圖畫，在潘爾霍金家裏，在小舖內，和馬夫談話的情節。他引出了許許多多經證人們確認的話語，言詞和姿勢。這幅圖畫使聽衆的信念發生了可怕的印象。主要的是各種事實的總和發生了印象。這瘋狂的，亂竄的，不再珍惜自身的人的有罪無可抗拒地露了出來。「他不必再珍惜自己，」——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說，——「他幾乎有兩三次完全承認出來，幾乎下了暗示，祇是沒有明言而已。（底下引出幾個證人的供詞。）他甚至在路上對車夫說：「你知道不知道，你載着的是一個兇手！」但是他到底沒有說完；應該先到莫克洛葉村去，做完他的文章。但是不幸的人

所期待着的是什麼？原來他到了莫克洛葉的最初幾分鐘內就看出，而且完全了解，他的「無可爭論」的情敵也許並不見得無可爭論，人家並不希望，不想接受他的祝賀。諸位陪審官，你們已經從審訊中知道了一切事實。卡拉馬助夫無可爭辯地佔了他的情敵的上風，他的心靈裏起始了完全新的變化，是所有他的心靈曾經經歷過，和將來還要經歷過的一切裏面最可怕的變化！「諸位陪審官，我們可以肯定地承認，」——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喊，——「遭了汚辱的天性和罪惡的心會自行復仇，比任何人世間的制裁圓滿！不但如此：法庭的制裁和人世間的刑罰甚至會減輕天然的懲罰，在這個時間內甚至對於罪人的心靈是必要的，可以把它從絕望中救拔出來，因爲我不能自己設想到，卡拉馬助夫感到如何的恐怖，如何的道德上的痛苦，當他知道了她愛他，她爲了他拒絕她的「前人」和「無可爭論的人，」她召喚他一塊兒度更新的生命，允許給他幸福。而這是在什麼時候？這是在一切對於他全已完結的時候，在一切都不可能的時候！我還要順便作一個對於我們十分重要的聲明，以解釋被告當時所處地位的眞相。這個女人，他的愛情，在最後的一分鐘以前，甚至在被捕的一剎那以前，對於他還成爲無可接近的，劇烈地願望着，却無從達到的人物。但是爲什麼，爲什麼他當時不就自殺，爲什麼他放棄已經決定了的意思，甚至忘却他的手槍在那裏放着？那就是這個熱烈的對於愛情的饑渴，和立刻在當時就可解除這饑渴的希望，攔阻了他。在狂飲的時候，他

附貼到她的愛人的身上，她和他一同喝酒，她的豔麗的容貌在他看來，比任何時候都見得妖媚。他一步也不離開她，欣賞着她，在她面前消失了自己。這種熱情的饑渴甚至一下子不僅能把他對於被捕的恐怖壓平下去，且可抑制他的良心上的譴責。一剎那間！祇是一剎那間！我設想罪人當時的心情，正對於完全把他壓抑下去的幾種原素不加分辯地，奴性地服從。第一是泥醉的狀態，喧嘩吵鬧，舞蹈時的踏步聲，歌唱的尖響，還有她，她，喝了酒臉漲得通紅，一面唱，一面跳，醉眼矇矓地向他含笑！第二，是一個使他鼓勵的，遼遠的幻想，覺得運定的結局還離得很遠，至少不近，——也許明天早晨纔會來把他捕去。如此說來，還有幾小時，還是很多的，太多的！在幾小時內可以想出許多辦法。我設想他當時的情形有點像一個罪犯被領到斷頭臺上處死刑：還須走一條長長的街，而且是一步步地，從幾千的民衆面前走過，以後再折到另一條街，在另一條街的末端纔是那個可怕的廣場！我總覺得，被判處死刑的人在行列起始的時候，坐在可恥的馬車上面，確乎會感到還有一個無盡的生命立在他的面前。房屋往後倒退，馬車一直向前走，——但這不要緊，離開第二條街的轉灣處還遠得很，他還在那裏精神抖擻地左右顧盼，朝好幾千帶着冷淡的好奇心釘視他的人們看望，還覺得他是和他們一樣的人。現在轉灣到另一條街上去了。這不要緊，不要緊，還有整整的一條街。無論走過多少房屋，他總是想：『還剩下許多房屋呢。』這樣子一直到走完爲止，一直

到廣場爲止。卡拉馬助夫當時也是這個情形。他心想：「他們來不及的，他們還要尋找，還有時間去想出抵禦的計劃，而現在，現在，——現在她是如何的美麗！」他的心裏感到模糊和恐怖，但是他還來得及把那筆錢的半數留下來，藏在什麼地方，——否則，我不能解釋，他剛從父親的枕下取來的三千盧布的一半會消滅到什麼地方去的。他到莫克洛葉去，已非初次，他已經在那裏鬧了兩晝夜的酒。這所老舊的大木房有許多堆屋和闌廊，是他所知道的。我總猜想一部分的錢在那時候就隱匿了，而且一定在這所房子裏，在被捕前不久的時候，放在地板的裂縫裏，在某個角落裏，屋頂下面。——爲了什麼？怎麼爲了什麼？災禍自然會立刻發生的，他還沒有想到怎樣去對付它，他沒有功夫，他的頭裏發響，他的心附在她的身上，但是錢呢——錢在任何的情形之下是必要的！人有了錢，到處可以做人。也許你們覺得這時候作這樣計算是不自然的麼？但是他自己也說過，在一個月以前，在一個對於他也是十分驚惶而運定的時間，他將三千盧布分出了一半，縫在一個鎖盒裏，自然這話是不實在的，我們立刻就可加以證明，然而這樣的念頭是卡拉馬助夫熟悉的。他考慮過的。不但如此，在他以後對檢察官說，他將一千五百盧布分出來，放在鎖盒裏的時候，（其實並沒有此事，）也許就在這剎那間想出了這個鎖盒的話，因爲他在兩小時以前就把一半的錢藏在莫克洛葉的什麼地方，以備明天早晨，作不時之需，祇爲了不要保存在身邊，這是由於突然得來

的興會而來的。諸位陪審官，你們要記得，有兩個深淵，而且兩個深淵一下子看到！我們在那所房子裏尋覓到，却沒有找到。也許這筆錢還在那裏，却也許二天就失蹤了，現在還在被告那裏。總而言之，他在她的身邊被捕，正當他跪在她面前，她躺在牀上，他的兩手伸向她，他在那時候忘懷了一切，竟沒有聽見捕捉他的人們如何走近前來。他的腦筋裏來不及準備回答的話。連他和他的腦筋都一塊兒出其不意地被捉住了。

「諸位陪審官，他現在立在裁判官前，立在決定他的命運的人們面前。有的時候，在履行職務的時候，我們自己會在人面前感到害怕，替人們害怕！這就在那個時間，當一個犯人在看見一切都已失敗，但還在那裏奮鬥，還打算和你們奮鬥的時候，我們看到了他的獸性的恐怖。這就在那個時間，當一切的自衞的本能突然在他身上發作了出來，他爲了拯救自己，用疑問的，悲哀的，透澈的眼光看望你們，捕捉你們，研究你們，注意你們的臉龐，你們的思想，等候你們從那一方面打擊下去，在搖撼着的腦筋裏閃電似的創出幾千種計劃，但到底怕說話，怕說錯了話！人類心靈裏低卑的一個時間，它的苦難的歷練，獸性的拯救自己的渴望——那是如何的可怕，甚至有時會引起預審推事的震慄，使他生出對於罪犯的同情心，這一切是我們目覩的。他起初受了震撼，在恐怖中漏出幾個大有關礙的字來：「血呀！罪有應得呀！」但是他很快就自行忍住。怎麼說法，如何回答，——這一切在他方面毫無準備，但

祇準備好了滿口的否認：「我對於父親的死並沒有犯罪！」暫時祇有一堵圍牆，在圍牆後面也許還可以築起一座栅寨。他對於最初幾句有關礙的呼喊，爲預先探住我們的發問起見，連忙解釋。說他祇承認致僕人格里郭里於死的罪。「我對於這人的血是有罪的，但是諸位，誰殺死父親的？誰殺死的？如果不是我，誰能殺死他呢？」你們聽着：他反來問我們，反來問特地跑來對他提出同樣問題的我們。你們有沒有注意到這句預先說出的『如果不是我』的話，有沒有注意到那種獸性的狡滑，那種蠢稚的態度，那種卡拉馬助夫式的不耐煩的心情？不是我殺的，你們不應該疑惑是我殺的：「我想殺，諸位，我想殺，」——他連忙承認，（他是太忙了，太忙了！）「但是我到底沒有犯罪，不是我殺的！」他說他想殺，是對我們的讓步。他的意思是說，你們自己看見，我是如何的誠懇，你們很快就可以相信不是我殺死的。罪人在遇到這類情形的時候，有時會變得十分輕浮，而且輕信的。到了這裏，預審的法官們好像完全不經意似的，突然對他提出一個極坦白的問題：「是不是司米爾加可夫殺死的？」恰巧發生了我們所期待的情形：他十分生氣，因爲人家超越到他的前面，出其不意地把他捉住，正當他還沒有準備好，還沒有選擇好，還沒有捕捉到引出司米爾加可夫來較爲妥當些的機會。由於他的本性，他立刻趨向極端，自己起始對我們努力說明，司米爾加可夫不會殺人，沒有殺人的能力。但是你們不要相信他，這祇是他的狡滑的手段：他沒有對司米爾加可

失斷念，相反的，他還要把他抬出來，因為不把他抬不出別的人來，不過他想在另一時間內去做。因為現在這事弄壞了。他也許在明天，或者甚至過幾天以後再把他抬出來，選好一個機會，以便自行對我們喊：『你們瞧呀，我自已否認司米爾加可夫，還比你們起勁，你們自己應該記得。但是現在我相信：這是他殺的，不會不是他殺的！』在他陷入陰沉的，惹惱的否認裏的時候，一種不耐煩和惱怒的心情迫使他作出極不熟練的，極不可信的解釋；他說，他如何朝父親的窗內看望，如何恭恭敬敬地離開那個窗子。主要的是他還不知道週圍的情勢是怎樣的，蘇醒轉來的格里郭里的供詞的程度如何。我們着手搜查他的身體。搜查使他發怒，却也使他高興：三千盧布沒有全數找到，祇找到了一千五百。自然祇是在這個忿怒的沉默和否認的時候，關於鎖窗的念頭纔初次鑽進他的腦瓜裏去。無疑地，他自已感到他所虛構的一切是如何的不可靠，因此他努力，十分努力，要把這弄得可信些，可杜撰成一部完整的，可信的小說。預審的法官們遇到這類情形時的第一件事，最主要的任務就是不使他有所準備，突如其來地加以襲擊，使罪犯無意中將他的隱密的念頭，洩露得十分愚蠢，虛誕而且矛盾。祇能用一種方法使罪犯開口，那就是突然地，而且似乎不留神地告訴他一椿新的事實，一椿意義重要，而他至今未能預料到，且無論如何不能覺察到的情節。這事實就在我們手頭，早就在我們手頭預備好了：那就是僕人格里郭里醒過來以後所供被告從敞開的門裏跑

出來的話。他完全忘却了這扇門。他竟忘却格里郭里會看見這扇門，竟沒有料到這層。發生了極大的效果。他跳起身來，忽然對我們喊：「這是司米爾加可夫殺死的，這是司米爾加可夫！」因此他的祕密的，基本的念頭，在極不可信的形式裏洩漏了出來。因為司米爾加可夫的殺人祇能在他把格里郭里摔倒在地，並且逃走以後。我們告訴他，格里郭里在倒地以前就看見房門敞開，走出臥室的時候，還聽見司米爾加可夫在隔板後面呻吟，——卡拉馬助夫十分感到沮喪。我的同事，可尊敬的，聰明的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以後對我說，在這時候他起始可憐他至於垂淚。就在這時候，為糾正這事情起見，連忙把所謂鎖盒的事情告訴我們；就是這個樣子，你們聽去好了！諸位陪審官們，我已經向你們表示過我的意見，何以我認一個月以前把錢裝在鎖盒裏的那套話不但荒誕，而且是極不可信的虛構，祇是在這種情形下纔能找到的。即使想賭着東道，去尋找一些不可信的故事，——也不能想出比這再壞些的來。主要的是永遠可以用一些瑣節將得意非凡的故事家加以攻擊，搗成粉碎，那些瑣節是永遠會在現實界裏豐富地發現，永遠會被那些不幸的，不由己的杜撰家當作似乎完全無意義，且無用的小玩意，而加以忽視，甚至永遠不想到。是的，他們在這時候顧不到這些，他們的腦筋祇在那裏創造偉大的整個的東西，——而你們膽敢向他們提出這類瑣碎的東西！但是就在這個上面他們被他捉住！人家問被告：縫鎖盒的材料是從那裏取來的？誰給您縫的？——我自己縫

的。——但是那塊布從那裏取來的？——被告發起氣來，他認這是對於自己可恥辱的瑣節，你們相信不相信，他的氣憤是出於誠懇的，出於誠懇的！他們這類人都是如此的。「那是我從襯衫上撕下來的。」——好極了。如此說來，我們明天就去尋找這件襯衫，上面被撕下來了一塊布條。你們想一想，諸位陪審官們，假使我們果眞找到那件襯衫，（如果眞有這件襯衫存在着，那是可以在他的皮箱或衣櫃內尋到的，）——那便成爲一個事實，一個可觸到的事實，證明他的供詞的正確！但是他不能這樣想。「我不記得了，也許不是從襯衫上撕下來的，我用女房東的包巾縫的。」——「什麼包巾？」——「我從她那裏取來，就在她那裏散放着，一塊舊布。」——「您記得很清楚麼？」——「不，我不大記得清楚……」他當時那份生氣的樣子，眞是不得了，但是你們想一想：怎麼會不記得呢？在一個人最可怕的時間，例如在被裁上大車處刑的時候，他所記淸的一定是這些瑣碎的事情。他會忘却一切，但是對於他在路上瞥到的某所樓房的綠色的屋頂，十字架上的烏鴉，却記得淸淸楚楚。他在縫鎖盒的時候，是背着家裏人的，他應該記住，他持針在手的時候，如何感到低卑的痛苦，生怕有人進來撞見；如何在叩門的時候跳起身來，跑到板隔後面去，（他的寓所裏有板隔。）……諸位陪審官，我把這一切，所有這一切詳情，瑣節，告訴你們，是爲了什麼？」——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忽然喊了起來。——「就因爲被告一直到現在時候爲止，還堅持着他的荒誕

的話！在這兩個月內，從對於他最選定的那個夜裏起，他一點也沒有解釋，沒有在以前的理想的供詞上增添一椿現實的，可資解釋的事實。他的意思是說這一切全是瑣節，你們相信我的誠實的話好了。我們樂於相信，我們急於相信，即使相信你的誠實的話也可以。我們莫非是吸人血的胡狼麼？請你們指出一椿對於被告有利的事實，我們是很高興的，——但必須是可觸到的，實在的事實，而不是他的親兄弟從被告的臉色上取得的結論，也不是指出他叩擊胸脯，便一定應該是指着那個鎖盒，而且還在黑暗之中。我們很樂於得到新的事實，我們可以首先放棄我們的指控，我們可以立刻予以放棄。但是現在呢，公道在那裏發出呼聲，我們應該堅持我們的主張，我們不能加以放棄。」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立刻轉入結論上去。他好像得了瘧疾，他大聲疾呼地要求為所流的血復仇，所流的被兒子「以低卑的劫財的用意」而殺死的父親的血。他堅決地指出悲劇性的，彰明較著的許多事實的總和來。「無論你們從能幹的，有才能的被告律師那裏聽到什麼話語，（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忍不住了，）無論將發出何種巧辯的，動人的言詞，以叩擊你們的感情，——你們總應該記住，在這時候你們立於正義的廟堂之上。你們要記住，你們是我們的真理的擁護者，神聖的俄羅斯的擁護者，它的基礎，它的家庭，它的神聖的一切的擁護者，是的，你們現在代表俄羅斯，你們的判決不僅將在這間大廳內發出聲音，且將傳往整個俄羅斯，而整個俄羅斯將傾聽你們，視你們為

他們的擁護者和裁判者，將爲了你們的判決而得到鼓勵，或遭逢挫折。你們不要使俄羅斯和它的期待有所失望。我們的運定的三套馬車正向前趨奔，也許將走向滅亡的道路上去。全俄羅斯都在伸手，要求停止這瘋狂的，無理由的賽跑。別的民族暫時還閃避這輛沒命奔馳的三套馬車，也許並非由於尊敬它，像詩人所希望的那樣，却完全由於恐怖。——你們要注意這層。由於恐怖，同時也許由於賤視它，而且閃躲還算好，恐怕一下子竟會停止閃躲，像一垛厚牆似的，站立在奔馳的幻象面前，上前阻止我們這種無法無天的，瘋狂的賽跑，爲了救自己，爲了教育和文化！這類從歐羅巴來的恐慌的聲音我們已經聽到了。這聲音已經起始傳響了。你們不要誘惑他們。你們不要下爲親子殺父罪開脫的判決，以增加他們的日見增長的忿怒！……」

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雖發出十分激越的心情，但終於以說教的意義結束了他的演詞。他的演詞所引起的印象確極強烈。他說完以後，連忙離開大廳，在另一屋內幾乎昏了過去。聽衆沒有拍掌，但正經的人們深致滿意。惟有女太太們不大滿意，但頗喜歡聽他的巧妙的辯才，況且她們並不懼怕後果，却把一切希望放在費郎維奇身上。「祇要他一開口，自然會戰敗大家的！」大家瞧望米卡。他在檢察官說話的時候一直默默地坐着，捏緊着手，咬緊着牙齒，低下頭。偶然舉起頭來，傾聽一下。特別在提到格魯申卡的時候。檢察官傳達拉基金

議論她的話的時候，他的臉上表現出賤蔑的，惡毒的微笑，他很響亮地說了一句：「白納德！」在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敍述他如何在莫克洛葉審問他，磨難他的時候，米卡舉頭傾聽，帶着十二分的好奇心。在一段話上，他似乎竟想跳起來，喊一聲，但到底勉强壓住自已，祇是賤蔑地聳了聳肩膀，關於演詞的末段，就是關於檢察官在莫克洛葉審問罪犯的時候所作的一些勞績，我們的社會裏後來曾加以議論，還笑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意思是說：「這人到底忍不住不誇一誇他的能幹呢。」

以後暫停開審，休息了很短的時候，有一刻鐘，至多二十分鐘。傍聽的羣衆裏面傳出一陣談話聲和喊聲。我記下了一些來：

「一個嚴肅的演詞！」——在一堆人中有一位先生皺着眉頭說着。

「加上了許多心理學，」——另一個聲音說。

「還全是事實，無可辯駁的眞理！」

「是的，他是能手。」

「他還算了一筆總賬。」

「他也給我們算了總賬，」——第三個聲音竟追加上去，——「在演詞開端的時候，他說大家全和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一樣。」

「終結的時候也是如此。他這話是撒謊呢。」

「而且有些含含糊糊的地方。」

「有點感情的衝動。」

「不很公平，不很公平。」

「但到底還巧妙。這人等候了許多時候，方纔說了出來，哈——哈——哈！」

「且看律師怎麼說？」

在另一堆人裏：

「他剛纔把彼得堡的律師挖苦了一句，那又何苦呢？你們不記得他所說叩擊感情的話麼？」

「是的，他這話說得不巧妙。」

「太匆忙了。」

「神經質的人。」

「我們現在笑着，但是被告有什麼感覺呢？」

「是的，米卡怎麼樣呢？」

「且看律師怎樣說法？」

在第三堆人裏：

「有一位女太太，戴着單眼鏡，胖胖的，坐在邊上，這是誰？」

「她是將軍夫人，離了婚，我認識她。」

「怪不得她戴着單眼鏡。」

「一個下流女人。」

「不，她是一個瀟灑的女性。」

「在她傍邊隔兩個座位，坐着一個金髮女人，比較美麗些。」

「他們當時在莫克洛葉很巧妙地把他捉住了。」

「巧妙是很巧妙。他也敍講了出來。他在此地每個人家裏講了許多遍。」

「現在竟忍不住了。一種自負心。」

「他是受了寃屈的人。」

「也是好惱氣的人。修辭太多，句子長得利害。」

「儘嚇人，儘嚇人。你記得關於三套馬車的話麽？『那邊是漢恩烈，而我們那裏暫時還是卡拉馬助夫！』他的話說得很巧妙。」

「他還是拍自由主義的馬屁。他怕他們！」

「他還怕律師。」

「費邱郭維奇先生現在要說什麼話呢？」

「無論他說什麼話，不會把我們這些鄉下人說服的？」

「您以爲如此麼？」

在第四堆人裏：

「他那一段關於三套馬車的話說得很好，就是關於民族的那套話。」

「這是很對的，你記得他說別的民族不能等待的那句話麼？」

「怎麼樣呢？」

「上星期在英國議會中有一位議員爲了盧無黨問題起立質問外部：是不是應該對於野蠻民族，實行干涉，加以開化。伊鮑里說指的就是他，我知道是指着他。他在上星期講過這件事情。」

「這不是呆鳥們容易做到的事。」

「什麼呆鳥？爲什麼不是容易做到的？」

「我們要把克郎士達特封鎖，不把糧食輸運給他們。他們從那裏去取呢？」

「不能向美國去取麼？他們現在已經從美國去取了。」

「這是胡說。」

但是鈴響了，大家全奔到座位上去。費邱郭維奇走上了講台。

第十章　律師的演詞——兩頭的木棍

著名的演說家第一句話剛傳響的時候，一切都靜寂了。整個大廳的人全釘看着他。他起始說的時候十分直率而且隨便，帶着確信的態度，但沒有一點驕矜的神色。他毫不冀圖施展辯才，也不用感憤的音調，或含着情感的話語。他像在同情的人們的親昵的圈裏說話一樣。他的聲音美妙，洪響，而且悅耳，他的聲音內似乎甚至聽出一點誠懇的，坦白的味道。但是大家立刻明白，這演說家是會忽然升到眞摯的感憤的音調上去的，並且『用不可知的力量叩擊人們的心胸。』他的言語也許要比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所說的更不合規則，但是他不用冗長的句子，甚至還說得正確些。有一樁事情爲女太太們所不喜：他似乎一直彎着背，尤其在開始說話的時候最爲利害，並不是鞠躬，却似乎想將身子飛向聽者們的面前去，似乎將長長的背部的一半彎了轉來，在他的細長的背部的中央裝設了彈簧，使它可以折成直角形。他起始說得不大聯貫，似乎沒有系統，把事實零段地加以把捉，結果成爲一個整體。他的演說可分成兩部：前半部是對於公訴部分的批評和辯駁，有時帶着惡毒和諷刺的聲調。說到後半部，他似乎忽然改變了語調，甚至連說話的態度也變了，一下子升到感憤的語氣上去。大廳

上的人似乎正等候着這個，欣悅得震慄了。他一直就講正文，起始說他雖在彼得堡經營律師的業務，但到俄國各城來爲被告辯護已非初次，他所辯護的總是那類他自已深信他們無罪，或預先感到如此的人們。「在這件案子裏也是如此，」——他解釋着。——「從最先的報紙的通訊上我就看出一點於被告有利的，使我十分驚愕的東西。總而言之，最先使我注意到的是某種法律上的事實，它在司法的實例中雖數見不鮮，但我覺得從來沒有像這個案件那樣圓滿，而且具有特色。這事實我應該在我說完話的時候，終結的時候加以提出，但是我要一開始先把我的意思表示出來，因爲我有一個弱點，就是一直講到正題上去，不將效果隱瞞一下，也不予印象以若干的經濟。這也許在我的方面是毫無計算，但是誠懇的。我的意見，我的原則如下：有許多事實固然於被告不利，但同時沒有一樁事實可以經得住批評，假使予以個別的，單獨的研究。我越往下注意報紙的記載，和各項傳聞，便對於我的意見越加確信。忽然我從被告的親屬方面接到了替他辯護的邀請。我立刻到這裏來，到了這裏以後，取得了根本的確信。我現在着手辯護這個案件，就是爲了將這可怕的事實的總和加以擊破，證明每個單獨的控訴的事實是如何地無從證實，而且荒誕不經。」

律師這樣開始，忽然宣布道：

「諸位陪審官，我在這裏是新人。一切的印象放到我的身上來，不帶一點成見。性格暴

燥，放浪不羈的被告並沒有在事前侮辱過我，像也許對於住在這城裏的幾百個人那樣。——就爲了這原因有許多人預先對他懷有成見。自然我也承認，此地社會上道德感覺是興奮得頗合理的：被告的脾氣本來十分暴燥而且放浪不羈。但是此地的社會仍舊接待他，甚至在才幹卓越的公訴人的家庭裏，他也受到了優渥的招待。（他說出這句話來的時候，觀衆裏發出兩三下笑聲，雖然趕快壓下去，但是大家都聽到了。我們大家都知道檢察官接待米卡，並非出於自願，單單是因爲檢察官夫人不知爲何原因當他是極有趣的人。她是一位極有道德的，可尊敬的夫人，但好發幻想，性格執拗，喜歡在某種情事之下，特別在瑣碎的情節上和他的丈夫反對。不過米卡不常到他們家裏去。）我敢說，（律師繼續講下去，）以我的對手那樣具有獨立的腦筋和正直的性格，尙且會對於我的不幸的顧客存一些錯誤的成見。這是很自然的，因爲這個不幸的人所作所爲是太値得人家對他懷抱成見了。受了侮辱的，道德上的，以及審美的情感有時是殘酷的。在檢察官的才氣橫溢的演詞裏，自然對於被告的性格和行爲有嚴格的分析，對於案件也抱着嚴格的，批評的態度，而主要的是在解釋案件要點時表露出心理的細巧處來，一個人如對於被告本人的態度具有多少故意的，惡毒的成見，是不會鑽到這樣深處的。處於如此情形之下，有些東西會比最兇狠的，惡意的態度還要壞些，還要有害些。例如，我們着迷於一種藝術的游戲，發生了藝術創作的需要，創製小說的需要，尤其是

在上帝賦與我們豐富的心理研究的才能的時候。我在彼得堡臨動身到這裏以前，有人警告我，——就是沒有警告，我自己也知道，——我在這裏將遇到一個深刻精細的心理學家爲自己的對手，這對手的性格，早就博得我們的年代不久的法律界裏一些特別的名譽。心理學雖然是深刻的東西，但到底像一根兩頭的木棍。（觀衆裏發笑。）請你們恕我作這庸俗的比喻；我不是會巧辯的能手。現在我從檢察官的演說裏，隨便取出一段來作爲例子。被告深夜時在園中越牆，用銅杵把拉住他的腿的僕人摔倒。以後立刻跳回園中，在被摔倒的人面前張羅了整整的五分鐘，努力猜測：他是否已將他殺死？檢察官怎麼也不肯相信被告所供的話是實在的，不相信他的跳下來看格里郭里是出於憐惜的心腸。「在這種時候，不見得會有如此的情感作用。這是不自然的。他所以跳下來，就爲了想弄明白：他的唯一的證人是否尙活在人世，或已被殺死。他這種行動恰可證明，他確已做了暴行，因爲決不會爲了別的理由，別的動機或情感而跳進花園裏去的。」這就是心理學。現在就把這心理學拿來，從另一方面施用到案件上面去，結果是大不相同。兇手跳下牆來，是出於警戒的意思，想弄明白證人是否活着，而同時根據檢察官自己的證明，竟把一個極大的物證遺留在被他殺死的父親的書房裏面，那就是被撕破的包封，上面註明內有三千盧布。「祇要把這包封拿走，全世界上便沒有人會知道有包封的存在，裏面還有錢，那筆錢一定是被告刼走的。」這是檢察官自己的

話語。現在瞧呀，對於一樁事情他不存戒備，慌張而且懼怕，匆忙地跑走，把物證遺留在地板上面，過了兩分鐘以後，打死了另一個人，却立刻發生了極無心肝的，極有計算的戒備的情感。卽使是這樣的，卽使是這樣的：心理的細巧處就在於在這種環境之下，我像高加索的兇鷹一般，殺人不眨眼，殺人不眨眼，而在以後的一分鐘內，我又膽怯畏葸，像猥屑的鼷鼠。既然我這樣殺人不眨眼，具有殘忍的計算心，殺人以後，還要跳下來，看證人活着沒有，那末爲什麼還要在我的新的犧牲物的傍邊張羅五分鐘之久，也許因此會弄些新的證人出來？爲什麼要用手帕擦去被摔倒的人的頭上的血，手帕因此被血弄汚，以後使它成爲反對我的特證？我們既然具有這樣用的計算心，和硬心腸，不會跳下來，用原來的銅杵再朝僕人的頭上擊打一下，索性把他完全殺死，以便把證人消滅以後，卸去心上的一切顧念，不是更好麼？再說，我跳下來，是爲了查明證人是不是還活着，而當時就在道上遺留下另一個證人，就是那根銅杵，是我從兩個女人手裏搶了過來，以後她們兩人永遠會辨認出這銅杵是自己的東西，因此證明是我從她們那裏搶來的。而且他並非將銅杵遺落在路傍，也非由於心神的散漫，手足措亂而掉落下來。不是的，我們是將我們的武器扔棄的，因爲牠被發現在離格里郭里被摔倒處的十五步以外。請問：我們這樣做是爲了什麼？我們這樣做，因爲我們殺了一個人，殺了老僕而感到痛苦，因爲我們在惱恨中，懷着詛咒，將作爲殺人武器的銅杵扔棄，否則是不會這樣的，

爲什麽要將它揮棄出去呢？假使會因爲殺了人而感到痛苦和憐惜，那末自然因爲他並未殺死父親。殺了父親，是決不會由於憐惜的情感而跳到另一個被他打倒的人身傍去的，那時便有另一種情感，那時便顧不到憐惜，祇顧到自救，自然是這樣的。那時候，我要重複一句，反而將完全砸破他的腦袋，不會和他張羅了五分鐘之久。憐惜和善良的情感所以得了位置，就因爲他的良心是純潔的。因此，這又是另一種心理。諸位陪審官們，我現在故意自行援用心理學，爲的是明白地指出從這裏面可以演繹出任何什麽玩意來。一切都在於它落在何人的手裏。心理學甚至可以使最嚴肅的人們做出浪漫的行爲，而這是完全不由己的。我說的是過分的心理，我說的是濫用心理學的方法。」

觀衆裏又傳出贊成的笑聲，全是爲了檢察官而發的。我不來詳細引出律師的演說的全部，祇擇出主要的幾段來。

第十一章　沒有金錢——沒有刦財

律師的演說中有一段居然使大家發生驚愕，——那就是完全否認這運定的三千盧布的存在。因此就沒有搶刦的可能。

「諸位陪審官，」——律師起始說，——「在這個案子裏有一種特色最使一切剛來的，沒有成見的人覺得驚愕，那就是控訴刦財的部分，而同時完全不能在事實上指出：所刦的是什麼？人家說，所刦的是錢，就是那個三千盧布，——但是誰也不知道，這筆錢是否實際上存在着。你們想一想：第一，我們怎麼知道有三千盧布存在着，誰看見的？祇有僕人司米爾加可夫一個人看見過，而且指出這錢是放在包封裏，還註上幾行字。他在災難發生以前，就把這消息通知被告和他的兄弟伊凡．費道洛維奇，也曾通知過司魏脫洛瓦小姐。但是這三個人自己並沒有看見過這筆錢，看見過的又祇是司米爾加可夫一人。這裏自然而然發生一個問題：假使果眞有這筆錢，司米爾加可夫果眞看到，那末他最後一次在什麼時候看到的？如果主人把這筆錢從床上取走，又放在小箱裏，沒有對他說，便怎樣呢？你們要注意，據司米爾

加可夫所講的話。錢放在牀上被褥底下；被告應該從被褥底下抽出來，但是牀舖一點也沒有弄皺，對於這層，筆錄裏記載得十分詳細。被告怎麼會完全一點也不把牀舖弄皺，再加上他的弄汚了血的手，怎麼竟沒有弄髒特地鋪上的乾淨，的柔細的牀單？有人會說：地板上那張包封怎麼講呢？關於這包封，我們要談一下。我剛纔甚至有點感覺驚訝：才能超越的檢察官在提到包封以後，忽然自行聲明，——諸位請清楚，他是自行聲明的，——就在他提出人家疑惑司米爾加可夫殺人的荒誕的時候說道：「假使沒有這包封，不留在地板上當作一個物證，假使劫財的人帶了走，那末全世界裏沒有人會知道有這個包封，包封裏面有錢，因此那錢是被告搶去的。」檢察官甚至自行承認，單祇這一塊破碎的，帶着小註的紙，成為控告被告劫財的根據，「否則沒有人會知道劫去了錢，也許不知道有錢存在着。」難道單祇有一塊破紙留在地板上就能算做裏面會放過銀錢，而且這銀錢已被劫去的證據麼？有人要回答：「這是司米爾加可夫看見包封裏有錢的。」但是他在什麼時候，最末一次在什麼時候看見。我現在要問的就是這句話。我同司米爾加可夫談過，他對我說，他在災禍發生的前兩天，看見過這筆錢！但是為什麼我不能猜想以下的那樁事實，那就是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獨自關在屋內，不耐煩地，歇司底里地期待着他的愛人的來到，忽然由於無事可做，而想到把包封取出，拆了開來：「光是包封，也許不會相信，如果把三十張花花綠綠的鈔票叠成一堆，給她看，她也

許會發生深刻的印象，流出唾沫來的，」——於是他拆開信封，掏出銀錢，用主人的有權勢的手將信封扔在地板上面，自然不會懼怕任何的物證。諸位陪審官，請問，還有比這猜想，比這事實可能的麼？爲什麼不可能呢？假使和這相仿的情形可以發生，那末對於刦財的控訴的部分便自然消滅：既沒有錢，自然不會有刦財的事。如果那個包封留在地板上，可作爲裏面有錢的證據，爲什麼我不能提出相反的說法，就說包封所以落在地板上，那是因爲裏面已經沒有錢，那筆錢已由他的主人預先取了出來呢？「是的，照這樣說法，這筆錢在費道爾，伯夫洛維奇自己從包封裏取了出來以後，既然家裏施行搜查的時候並沒有發現，那末究竟到那裏去了？」第一，在他的箱子裏發現了一部分錢，第二，他在早晨時候，甚至還在頭一天，就可以把錢取出來，另行加以處置，付給別人，寄出去，或者變更自己的主意，根本改變他的行動的計劃，甚至完全認爲無須預行報告司米爾加可夫。祇要這種猜想的可能是存在的，又怎麼能如此堅決，如此確定地指被告的殺人是爲了謀財，而且確乎有搶刦的情事發生呢？我們這樣便進入小說的領域。既然肯定地說某種物件被刦去，那末指出這東西來，或者至少確切證明牠是存在着的。但是竟沒有一個人看到牠。新近在彼得堡，有一個青年人，祇有十八歲，還幾乎是小孩，作小販的營生，在青天白晝之下持斧闖進一個兌換莊裏去，用不尋常的，典型的，大膽的態度殺死了老闆，搶走一千五百盧布。五小時以後他被捕，從他身

上抄出全部款項，除去他已經用去了十五盧布以外。此外，店裏的夥計於兇殺後回到店裏，不但將被搶去的款數通知警察，且說出這筆款子是什麼樣的錢，有多少張花綠的鈔票，多少張藍色，多小張紅色的，多少個金幣，是什麼樣的，而在被捕的兇手身上發現的恰巧就是這樣的錢和金幣，跟着兇手就完全坦白地承認他殺人，且將銀錢取走。諸位陪審官，我認爲這個纔是物證！在這裏我知道，我看見，而且觸到這筆錢，不能說沒有錢，而且以前也沒有的。至於本案是不是這樣的？要知道這事與一個人的生死，一個人的命運有關。人家要說，『他在那天夜裏鬧酒，亂化金錢，他身上發現了一千五百盧布，——他是從那裏取來的？』但是也就因爲發現的祇有一千五百，至於另外一半無論如何也找不到，發現不出，這樣可以證明這筆錢並不是那筆錢，完全沒有裝在任何的包封裏面。預審的時候曾經嚴密地計算過時間，證明被告從女僕那裏跑到官員潘爾霍金那裏去的時候，並沒有溜到家裏去，也沒有溜到任何別的地方去，以後永遠在人面前，所以不會從三千盧布裏分出一半來，藏在城裏。就是那個盤算成爲檢察官猜測錢藏在莫克洛葉村中的地板縫裏的原因。諸位，是不是藏在烏道爾夫堡城的地窖裏面？※祇要這一個猜測，就是藏在莫克洛葉的猜測，一被打消，——對於刦財的控訴即將飛散空中，因爲那時候這一千五百盧布究竟在那裏，究竟到那裏去了呢？既然證明出來，被告

※烏道爾夫堡城的祕密——安娜。拉德克里夫所著的小說。



沒有濟到任何地方去，那末這筆錢由於那一種奇蹟竟會消滅無蹤？我們竟準備用這樣的小說害一個人的生命！有人說：「他到底解釋不出，在他身上發現的一千五百盧布是從那裏取來的；而且大家都知道在這夜裏以前他並沒有錢。」但是誰知道呢？然而被告却明晰而且堅定的供出錢從何處得來。諸位陪審官，要知道，比這供詞可信，且和被告的性格和心靈相適應的，是永遠不會有，而且不能有的。檢察官喜歡他自已的小說：一個意志軟弱的人，決定蒙着恥辱取他的未婚妻給他的錢，是不會分出一半來，縫成鎖盒的，即使果眞縫了，也會在每兩天內拆開來，一百一百地用去，在一個月內把它全數化光。你們要記得，這一切全不容人作任何反駁的口氣說出來的。假使這事情並不如此發生的，便怎樣呢？創造了一部小說，內中完全是另一個人物，便怎樣呢？事情就因爲我們創造了另一個人物！有人也許要駁：「有證人可以證明他在莫克洛葉村裏把在災禍發生以前的一個月從魏爾霍夫且瓦小姐那裏取來的三千盧布完全用光，像用去一個戈比那樣的隨便，因此是不會分出一半來的？」但是那些證人是誰呀？這類證人可靠的程度已在法庭上發現了。一塊薄麵包握在別人手裏永遠會看得大些。而況這些證人裏面沒有人數過這筆錢，祇是靠着眼睛加以估量罷了。證人瑪克西莫夫也曾供過，被告手裏有兩萬塊錢。諸位，你們瞧，這就是兩頭的心理，祇要你們許我適用另一頭，再看一看結果是否一樣。

「災禍發生前的一個月，魏爾霍夫且瓦小姐交給被告三千盧布，請他郵匯出去，但是問題是在如此恥辱，如此低卑的情形之下交付出去，像剛纔宣布的那樣，是否有理？在魏爾霍夫且瓦小姐對於這問題最初的供詞裏並不如此，完全不如此；在第二供詞裏，我們祇聽到狠毒，復仇的呼喊，久蓄的憤懣的呼喊。祇從女證人會在最初的供詞裏供得不正確一層便給予我們下一個結論的權利，這結論就是第二供詞也會不正確。檢察官「不願意，也不敢」（照他的話，）觸及這段浪漫史。隨它去罷，我也不去觸及它，但祇想說，假使像可尊敬的魏爾霍夫且瓦小姐那樣心地純潔，道德高超的人，像這樣的人也會忽然在法庭上一下子改變最初的供詞，懷着陷害被告的直接的用意，那末她的這個供詞做得顯然既非無偏無倚，也非冷靜。難道我們沒有權利斷定復仇的女人會言過其實麼？是的，她交給他錢時隨之而生的恥辱是過分地誇張的。相反地，這錢交託出來，是還可以收受的，尤其我們的被告那樣輕浮的人爲然。他當時希望從他的父親那裏很快地領到賬上欠他的三千盧布。這是輕浮的，但就是由於輕浮的緣故，他深信父親會付給他這筆錢，他也會領到它，因此永遠可以把魏爾霍夫且瓦小姐交付給他的錢從郵局裏匯寄出去，了清他的債務。但是檢察官無論如何不願意承認，他會在當天從取到的錢裏分出一半，縫成錢囊。「他的性格不對，不會有這樣的情感。」但是他自己喊着，卡拉馬助夫的天性廣闊，他自己喊着卡拉馬助夫可以觀察到兩個極端的深淵。卡

拉馬助夫就具有這種兩方面的・兩個深淵中間的天性。他在發生阻攔不住的酗酒的需要的時候，如有什麼東西從另一方面將他打擊，他會頓時止住的。這另一方面就是愛情，——就是在那時候像火藥一般燃燒出來的新的愛情。為了這愛情，他需要金錢，比和他的愛人一起鬧酒還需要得多。她一向他說：「我是你的，我不要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他就要拉住她，把她帶走，——到那時候他必須有錢纔可以把她帶走。這比酗酒還重要。卡拉馬助夫不明瞭這一點麼？他一定為了這件事情感到心痛，為了這件事情煩惱——那末他把錢分了出來，藏匿起來，以備萬一的需要，還有什麼不可能呢？但是時間一天天地過去，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不肯把三千盧布交給被告，反而聽說他要把這筆款子用來召誘他的情人。他想道：「假使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不肯付款，我在卡德鄰納・伊凡諾夫納面前將成為一個小偷。」於是他發生了一個念頭，就是他要走到魏爾霍夫且瓦小姐面前，把他繼續懷在鎖盒內的三千盧布交了出來，對她說：「我是卑鄙的人，但不是賊。」這纔是他所以把一千五百盧布寶藏着，決不會拆開鎖盒，一百一百地化出去的兩重的原因。你們為什麼不承認被告具有正直的情感？不對，他是有正直的情感的，也許是不正確的，也許是時常有錯誤的，然而這情感是有的，而且到了熱情的地步，他能加以證明出來。但是事情複雜起來了，喫醋的痛苦達到了高度，在被告的發炎的腦子裏越來越痛苦地畫出還是那樣的，照舊的兩個問題。「我一還給卡德鄰

納。伊凡諸夫納：叫我拿什麼錢來把格魯申卡帶走呢？」他在這一個月內幾發狂，暴飲，在酒店裏鬧事，也許就因爲他自己感到悲苦，沒有力量忍受下去。這兩個問題尖銳化到了使他絕望的地步。最後一次他打發小兄弟代他向父親索取這六千盧布，沒有等到回答，竟自己闖了進來，結果是當着證人們面前揍了老人一頓。在這以後已經不能向任何人取到款項，挨了打的父親是不肯給錢的。就在那天晚上他叩擊自己的胸脯，就是胸脯的上部，放着鎖盒的地方，還對兄弟賭誓，他有方法不做卑鄙的人，但是他到底要成爲卑鄙的人，因爲預感到他不會利用那個方法，他的心靈的力量不够，性格不够。爲什麼檢察官方面不相信阿萊克謝意•費道洛維奇那樣純潔，誠懇，不裝假，可信靠的供詞呢？爲什麼反而使我相信錢藏在板縫裏，爲道爾夫的堡城裏的地窖內呢？在那天晚上，被告和兄弟談話以後，寫了一封運定的信，而這封信成爲被告刧財的最主要的，最大的證據！「我要向所有的人借錢，人們不肯借，便殺死父親，從牀褥底下，把放在紮着玫瑰色綢帶的包封裏的錢取走，衹要伊凡離開這裏纔好，」——整個謀殺的計劃，他一定要這樣做的。「就是照所寫的實行了！」——檢察官喊着。但是第一層，這是醉後煩惱中所寫的信；第二層，他所講關於信封裏的錢，還是根據司米爾加可夫的話，因爲他自己沒有看見包封，第三層，寫是寫出來了，但是否照所寫的實行，用什麼來證明呢？被告是不是從枕頭底下將包封取出來的？找到錢沒有？究竟這錢存在不存在？

被告是不是跑去搶錢的，你們要記住這一層！他不顧一切地跑去，並不是去刼財，却祇想知道她在那裏，這把他壓服住的女人到那裏去了？他並非按照計劃，按照他所寫的話實行，那就是說這裏面沒有計劃好的刼財的情形，却是突然地，偶然地，懷着瘋狂的醋意，而跑了出去？人家要說：「是的，他跑去殺了人，到底把錢刼走了。」但是他究竟殺了沒有？對於刼財的控告我應該帶着忿怒的態度予以否認：如不能確切指出什麼東西被人刼去，便不能控告人家搶刼。這是一定不移的公式！但是他到底殺了沒有，沒有刼財而殺了人沒有？已經取得證明麼？不會也是小說麼？」

第十二章 也沒有殺

「諸位陪審官，這裏和一個人的生命有關，應該出以審慎。我們聽說，檢察官方面自己也承認，他在最後一天以前，今天開審的日子以前，對於指被告完全故意殺人一層，抱着遲疑不決的態度，一直到今天那封逕定的，「酒醉」的信呈遞給法庭以前，還是游移不決。「完全依照所寫的樣子實行了！」但是我還要重複一句：他跑出去是尋她的，到她那裏，單祇是去打聽她在那兒？這是無容置辯的事實。假使她在家，他不會跑到任何地方去，却將留在她身邊，不會履行信裏約定的話。他跑出去是突然的，出於不意的，對於那封「酒醉」的信也許當時完全不記得。有人會說：「他抓取了一根銅杵，」——你們應該記得，如何從這一根銅杵上面引伸出整篇的心理學來，爲什麽他會認這銅杵作兇器，把它當作兇器一般的抓起來，等等的話。我的腦子裏立刻生出一個極尋常的念頭：假使這銅杵不放在面前，並不在架上，——被告是從架上抓取的，——而放在櫥櫃內，那時候它便不會落在被告的眼裏，他一定不帶兇器，空着兩手，跑了出去，那時候也許不會殺死任何人。我如何能斷定銅杵是預謀殺人的證據呢？不錯，但是他在酒店裏喊嚷着要殺死父親，而兩天以前，寫那封酒醉的信

的那天晚上，他十分安靜，在酒店裏祇和一個商店夥計吵了一下嘴，「因爲卡拉馬助夫是不會不吵嘴的。」我要置答的是假使他有意謀殺，還要按照計劃，按照所寫的辦法實行，那末一定不會和夥計吵嘴，也許不會進入酒店，因爲一個人的心靈在計劃做出這事的時候，需要靜寂和休息，尋覓一個隱密的處所，不使人家看見他，聽見他：「儘可能地把我遺忘了罷，」不過這並非由於計算，卻是從本能上發出來的。諸位陪審官，心理學是兩頭的，我們也會瞭解心理學。至於整整的一個月以來在酒店裏一切呼喊的話，那些小孩們，還有從酒店裏走出來，互相拌嘴的醉鬼們有多少次數喊過：「我要殺死你」的話，而實際上並沒有殺。那封運定的信——不也是醉後的惹氣，不也和從酒店裏出來的人呼喊「我要殺死你們大家」的話一樣麼？爲什麼不是這樣，爲什麼不會這樣？爲什麼這封信是運定的，反過來說，爲什麼不是可笑的？就因爲發見了被殺死的父親的屍首，因爲有一個證人看見被告在園內持着武器逃跑，而且自己被他摔倒，因此就是照所寫的計劃實行了一切，因此這封信不是可笑的，卻是運定的。謝天謝地，我們達到了一個極點：「既然在花園裏，那末就是他殺的」一切全包括在「既然在那裏，一定就是他」的兩個句子裏面。全部控訴的要點全建築在——「既然在那裏，一定就是他」的上面。假使他雖在那裏，而並不是他，便怎樣呢？我同意，事實的總和，事實的偶合實在是十分雄辯的。但是你們不妨將這些事實作個別的觀察，不管牠們的聯繫如何。

例如說，被告所供他從父親的窗子那裏跑走的話，爲什麽檢察官無論如何也不肯承認它的眞實呢？你們甚至會記到，檢察官竟說出一些諷刺的話，說兇手的心裏忽然發出尊敬的，「虔誠」的情感來了。假使果眞發生了類似的情形，雖非尊敬的情感，却是虔誠的情感，便怎樣呢？「大概母親在那時候替我祈禱，」——被告在預審時這樣供出他剛弄清楚司魏脫洛瓦沒有在父親家裏，便立刻跑走了。「但是他隔着窗子是不會弄清楚的，」——檢察官會對我們這樣反駁。爲什麽不會呢？窗子是被告做了暗號以後纔開的。費道爾．伯夫洛維奇會說出一句什麽話來，會迸出一個什麽呼喊的聲音來——使被告忽然得到了司魏脫洛瓦沒有在那裏的證明。爲什麽我們一定要照我們所想像的，照我們打算去想像的，加以猜測呢？事實上會發現幾千樁事情爲最精細的小說家所觀察不到的。「是的，但是格里郭里看見門開着，因此被告一定會經進入屋內，因此是他殺死的。」諸位陪審官，關於這門的事情……你們要知道，關於門開着的話，祇有一個人可以證明，而這人當時自己也處於那個情形之下……好罷，就算門開着，就算被告矢口不認，基於一種自衛的情感而撒了謊，——這種情感在他的地位上本來是可以令人了解的，——就算他闖進屋內，到屋裏去過，——那有什麽，爲什麽祇要去過，就一定會殺死的麽？他可以闖進去，到各屋跑走一遭，他可以推搡父親，甚至可以打父親，但是一弄清楚司魏脫洛瓦不在家，便跑了出去，因爲她不在那裏，又因爲他沒有殺

死父親，跑了出去，而感到欣悅。他所以從園牆上跳下來，到被他在性慾時摔倒的格里郭里面前，就因爲他能以發出一個純潔的情感，一個同情和憐憫的情感，因爲他從殺死父親的誘惑之中脫離了。因爲他自己感到純潔的心胸和爲了沒有殺死父親而得來的快樂。檢察官用十分巧辯的樣子對我們揣寫被告在莫克洛葉村時的可怕的心情，因爲正當愛情重新對他展開，招喚他進入新的生命裏去的時候，他已經不能再愛，因爲在他的後面有他的父親的染着血的屍首，而在屍首後面便是死刑。檢察官到底承認愛情，並且用心理學的方法加以解釋：「酒醉的狀態，罪人被帶去處死刑，還有許多期待的時間，」等等的話。但是檢察官先生，您是不是創造了另一個人，還是我要問的？被告是不是那樣的粗暴，那樣的沒有心腸，還能在那個時候想着愛情和在法庭上如何狡黠的事情，假使他的身上果眞負着父親的血？不，不，不！假使父親的屍首放在他的後面，祇要發現她愛他，招喚他，授與他新的幸福，——我敢賭誓，他當時一定會感到雙重的三重的自殺的需要，一定會自殺的！他不致於忘記他的手槍放在何處！我知道被告：檢察官所舉出的野蠻的呆笨的殘忍和他的性格不相適應。他會自殺，還是一定的；他所以不自殺，就因爲「母親爲他禱告，」他的心對於父親的被殺是十分坦白的。他在那天夜裏深深地感到痛苦，一直在莫克洛葉爲被摔倒的老人格里郭里發愁，禱告上帝，希望老人從速醒過來，但願他的打擊不是致命的，因此免受刑罰。爲什麽不能接受對於事件

的這樣的解釋？我們有什麼堅定的證據，證明被告說謊？有人立刻要說，父親的屍首怎麼辦呢？他跑了出去，他沒有殺死，那末是誰殺死的？

「我重複一句，檢察官的全部邏輯都在這上面：不是他，是誰殺的？沒有人可以放在他的位置上面。諸位陪審官，是不是這樣？是不是果眞完全無人可放？我們聽見檢察官把那天夜裏在這所房子裏到過的一切的人們屈指數過，發見了五個人。內中三個人完全沒有關係：那就是被殺的人自己，老人格里郭里和他的妻子。剩下被告和司米爾加可夫。檢察官因此戲劇性地呼喊出，被告之所以指出司米爾加可夫，因爲他不能指出別人來，祇要有第六個人，甚至第六個人的影子，那末被告爲了感到慚愧，自己立刻會放棄對於司米爾加可夫的控訴，而指出第六個人來。但是諸位陪審官，我何以不能作出完全相反的結論。有兩個人站在那裏：被告和司米爾加可夫，——爲什麼我不能說，你們所以指控我的受委託人，單祇是因爲沒有人可指控的緣故？所以沒有人可指控，祇是因爲你們懷着先入之見，預先把司米爾加可夫從任何的嫌疑中擯斥出來。是的，指出司米爾加可夫來的祇是被告自己，他的兩個兄弟和司魏脫洛瓦幾個人。但是在指出的人們中間還有別的什麼人：那就是社會模糊地流行着一個問題，某種疑惑，聽得見一些不清楚的謠言，感到有某種期待存在着。還有些事實的對照是極特徵的，雖然說實話是含糊不清的：首先是恰巧在災禍發生的那天發作了暈厥病，檢察官不知

爲什麼緣故必須辯護而且主張發作的暈厥病是眞的。隨後是司米爾加可夫突然在開庭的前一夜自殺。隨後是被告的二弟今天在法庭上突如其來的供詞，他在這以前深信他哥哥的有罪，忽然取了錢出來，也宣布司米爾加可夫是兇手！我和法庭和檢察官一樣，深信伊凡·卡拉馬助夫有病。並且發着寒熱，他的供詞也許確乎是在譫語中計劃着的一個兇狠的嘗試，就是想搭救兄長，將罪名推到死人身上。但是司米爾加可夫的名字到底說了出來，又似乎聽得出一些神祕的意味。諸位，這裏面似乎有點沒有說盡，沒有了結。也許還會說盡的。對於這層，暫且拋下，以後再說。法庭剛纔決定繼續開審，但是現下在期待中我要對於檢察官那樣精細而且有才幹地描畫下的去世的司米爾加可夫的性格說出一點意見。我一面對於天才深致驚異，而一面却對於性格描畫的實質未敢完全贊同。我到司米爾加可夫那裏去過，我見過他，和他談過話。他給我引起完全異樣的印象。他的健康很衰弱，這是實在的，但在性格和心地方面，——那他決非衰弱的人，像檢察官所斷定的那樣。我尤其在他身上找不出膽怯的性質，檢察官對我們特徵地描寫着的那種膽怯的性質。他身上並沒有坦白的心情。相反地，我發見隱藏在天眞裏面的可怕的不信任和能以瞑察許多事情的腦筋。檢察官把他當作懦弱的人未免太爲簡單。他對我引起完全確定的印象：我離開他的時候深信這人是根本惡狠的，過分虛榮的，復仇心盛的，妒忌心極重的。我收集了一些消息：他最恨自已的出身，對它發生慚愧的念頭，咬着

牙齒記住，「他是臭麗薩魏達賽出來的。」他對於他童年時代的恩人，格里郭里和他的妻子，抱不恭敬的態度。他咒駡俄羅斯，笑它。他幻想到法國去，變成法國人。他以前時常談論着，說他沒有錢做這件事情。我覺得，他除自己以外不愛任何人，把自己尊敬得奇怪的高。他在好的衣裳上，清潔的硬胸上，和刷得乾淨的皮靴上，看出文化來，他認自己是費道爾．伯夫洛維奇的私生子，（對於這層有事實爲憑，）把自己的地位和他的主人的嫡子們相比，而生出怨恨的心來。他們有一切，而他毫無所有，他們有一切的權利和遺產，而他祇是一個廚子。他告訴我，他自己同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一塊兒把錢包封起來。這筆款子的用途自然是他所忿恨的，而况他如有了這些錢，便可以起始締定他的職業。再加上他看見三千盧布都是花花綠綠，異常鮮艷奪目。（我故意問過他這件律情。）你們永遠不要一下子把一筆大款給有妒忌心的，自私的人看見。他第一次看見在一個人的手裏有這許多的鈔票。花綠的鈔票的印象會病態地影響到他的想像裏去，但是還沒有立卽引到後果。才氣四溢的檢察官特別精細地對他們描寫關於猜疑司米爾加可夫殺人的可能性的正反面！他要假裝發作暈厥病，具有什麼用意？是的，但是他可以完全不裝假，暈厥病會完全自然而然地發作，但也會完全自然而然地停止，病人是會醒轉來的。自然不會完全治愈，但總有時候會醒轉來，這是暈厥病常見的事。檢察官要問：司米爾加可夫在什麼時候行兇？但是指出時間來是極容易的。他可以醒轉

來。從沉熟的夢裏醒轉來，（因為他祇是睡熟而已：在發作暈厥病以後，永遠會沉沉地睡熟的，）正當老格里郭里在園牆傍抓住被告的脚拚命喊：「弑父的人！」的時候。在沉寂和黑暗中，這不尋常的呼聲會將司米爾加可夫喊醒，因為他在那時候也許睡得不很熟；也許在一小時以前自然而然的醒了轉來。他從牀上起來，幾乎會無意識地，毫無用意地走到外面去看看，出了什麼事情。他的腦筋充滿了病態的昏沉，還沒有思考的力量，但是他已經到了花園裏面，走到有亮光的窗戶那裏。主人一看見他，自然很高興，把這可怕的消息告訴他。思考力立刻在他的頭裏燃燒起來。他從受了驚嚇的主人那裏打聽出一切的細節。漸漸地，在他的失調的，病弱的腦筋裏生出一個可怕的誘人的，具有無可辯駁的邏輯的念頭：殺人後，把三千塊錢取走，以後將一切推到小主人身上。不指控小主人將指控何人，既然一切的見證都可以證明他到那裏去過？對於金錢的貪婪會隨着可以不受懲罰的念頭一同抓住他的心靈。這類突襲來的，無可抗拒的激情會時常遇着機會發作出來，尤其對於一分鐘以前還不知道想動手殺人的那些兇手們是會發作的！司米爾加可夫會走到主人的屋裏，履行他的計劃。用什麼武器？——就用他在花園裏舉起來的隨便的一塊石頭。但是為了什麼？具有什麼用意？要知道三千塊錢是一生的職業的開端。是的！我不自相矛盾：錢也許是存在着的。甚至也許祇有司米爾加可夫一個人知道錢的所在，放在主人屋裏什麼地方。「但是裝錢的包封呢？地板上撕碎的

包封呢？」剛纔檢察官在講到這包封的時候，曾表示十分精細的意見，說生賊纔會把包封留在地板上面，而卡拉馬助夫就是這樣的人，至於司米爾加可夫是決不肯把這樣的物證留下來的。諸位陪審官，我剛纔聽着的時候，忽然感到我聽見了十分熟悉的話。你們想一想，就是這個意見，對於卡拉馬助夫如何處置包封的猜測，我在兩天以前從司米爾加可夫那裏聽見過，他甚至使我十分驚愕：我當時覺得他在那裏作出虛僞的天眞爛漫的樣子，把話預先說了出來，把這意見暗示給我，使我自己演繹出同樣的意見來。他似乎在那裏對我諷示，是不是他也將這意見諷示給偵查的官吏？是不是他給多才多藝的檢察官一個暗示？有人會說：格里郭里的老妻怎樣呢？她會聽見病人在他身傍呻吟了一夜。是的，她是聽見的。但這意見十分靠不住。我認識一位女太太，哀苦地訴怨，有一條狗整夜在院裏把她叫醒，使她不得安睡。但是這可憐的小狗明明在整夜裏祇吠叫了兩三聲。這是很自然的。一個人睡在那裏，忽然聽見呻吟聲，醒了轉來，因爲把她吵醒而感到惱恨，但是一瞥眼間重又睡熟了。兩小時以後又起了呻吟，又醒了，又睡着了；以後又來了一次呻吟，又過了兩小時，一夜之間一共祇有三次。到了早晨，睡覺的人起來怨訴，有人整夜的呻吟，不斷地把他吵醒。他大概是這樣覺得的。在每兩小時中間的時間他睡熟了，不記得，祇記得睡醒的幾分鐘，所以他以爲整夜將他吵醒。檢察官會喊；但是爲什麼，司米爾加可夫爲什麼不在臨終遺言上直認出來呢？『何以他的良

心會鼓動他做這一件事情，而不做另一件事情？」但是要知道：良心就是懺悔，自殺的人也許沒有懺悔，祇有絕望。懺悔和絕望是兩樁完全不同的事情。絕望是惡毒的，不易馴順的，自殺的人在實行自殺的那個時間內會加倍仇恨他一輩子羨慕的人。諸位陪審官，你們應該愼防司法的錯誤！我剛纔對你們提出和形容出的一切有什麼不實在的？你們能找出我的敍述裏的錯誤麼？你們能發現它的不可能和荒誕麼？在我的猜測裏那怕有一點可能的影子，那怕有一點眞實的影子，——你們應該慢下判決。難道在這裏面祇有一點影子麼？我用神聖的一切的名賭誓，我十分相信我剛纔對你們提出來的關於殺案的解釋。主要地，主要地，使我感到不安，而且憤怒的還是那個念頭，就是檢察官推在被告身上的許多的事實沒有一個是多少正確，而且無可辯駁的，這不幸的人單祇是由於這些事實的總和而遭了滅亡。是的，這總和非常的可怕；這血，這在手指上流着的血，染血的襯衫，黑暗的夜，「弒父的人！」的狂喊聲，一面喊，一面被砸破了腦袋，倒下地來的老人，再加上許多短句，供詞，手勢，呼喊，——這一切會發生許多的影響，能使信念偏向過來，但是諸位陪審官，你們的信念，你們的信念會不會受偏向呢？你們要記得，你們具有約束和裁決的無限的權力。但是權力越強，它的使用越可怕！我一點也不肯放棄我剛纔說過的話，但隨它去罷，就這樣罷，就算我暫時可以贊成檢察官方面認定被告確會殺死他的父親的話。這祇是一個假設，我要重複一句，我一點也不疑

惑他的無罪，但是就算是如此，假定我的被告確是犯了殺父的罪，但是請你們聽一聽我的話語，如果我可以承認這樣的假設。我在心上橫梗着一點東西，想對你們表示出來，因爲我預感到你們的心裏和腦筋裏正發生着極大的奮鬥。……諸位陪審官，我所說關於你們的心和腦筋的話，請你們恕我。我願意眞實，而且誠懇到底。讓我們大家都誠懇起來……」

說到這裏，一陣十分强烈的拍掌打斷了律師的話。他的最後的話確乎說得帶着誠懇的調子，使大家感到也許他果眞有什麼話要說，他現在要說出來的話是極重要的。但是首席推事聽到拍掌的聲音以後，大聲恐嚇要下令把大家「驅逐」出去，如果再重複「這類的事件。」大家全靜下去了，費邱郭維奇起始用一種新穎的，深刻的聲音，完全不是以前所說的那種聲音，說了下去。

第十三章 思想的姦取者

「諸位陪審官．陷害我的受委託人的不僅是許多事實的總和」——他宣布着．——「不，陷害我的受委託人的，實際上祇有一樁事實，那就是他的老父親的屍首！如果這是一個普通的殺案，爲了事實的渺小，無從證實和虛誕，——如將各事實加以個別地，而非綜合地審查，——你們會拒却這控訴，至少對於祇憑對他所懷的成見而陷害一個人的命運，是要懷疑一下的，——可嘆的是人家對他所懷的成見是罪有應得的。然而這不是普通的命案，而是弑父案！這會使人發生深刻的印象，深刻到甚至使控訴的各項事實的無價値和無從證明，都會變成不很無價値，不很沒有證明，而這甚至在毫無成見的腦筋裏是如此的。對於這樣的被告如何能宣判無罪呢？既然殺了人．怎能不受懲罰，——這是每個人在自已心裏幾乎不由已地，本能地感到的。是的，殺死父親是可怕的事情。所流的是生我出來．愛我的人的血，這人爲了我不惜自已的生命．從小時候起把我的疾病當作自已的疾病，一輩子爲我的幸福喫苦，以我的快樂，我的成功爲他的生命的根據。殺死這樣的父親，——那是無從加以意想的！諸位陪審官，父親．眞正的父親是什麼？這是如何偉大的一個名字？在這名稱裏含有

如何偉大的理想？我們剛纔曾部分地指出．眞正的父親是什麼，應該是什麼？我們現在所審理的，在我們的心靈裏煎熬着的這個案件內的父親，去世的費道爾．伯夫洛維奇．卡拉馬助夫，與我們心裏所想的對於父親的見解一點不合。這是不幸。是的，有些父親實在是不幸。我們現在將這不幸作接近些的觀察，——諸位陪審官，爲了即將採取的裁決的重要性，這無所用其懼怕。我們現在尤其不應懼怕，在某一種理想之前畏縮，像小孩子或膽小的女人。照多才多藝的檢察官的幸福的說法。但是我的可尊敬的對手．（還在我說出我的第一句話以前就是對手．）我的對手在他的激烈的演詞中曾數次喊出：「不，我不讓任何人爲被告辯護，我不能將辯護的事情讓給從彼得堡來的律師，——我是檢察官，我也是辯護士。」這是他好幾次喊出的話，但是竟忘却提起，如果可怕的被告在整整的二十三年以來．單祇爲了一磅胡桃而生出如此感恩圖報的心思，——這一磅胡桃是從他嬰孩時代在父親家內唯一的賜與愛撫的人那裏取到的．——那末反過來，這樣的人在這二十三年以來不會不記得．他如何赤着雙足，在父親的後院裏亂跑，「沒有鞋穿，小袴上祇有一個紐扣．」照仁慈愛人的格爾城司圖勃醫生的說法。諸位陪審官，我們爲什麼要對於這「不幸」作接近的觀察，重複大家已經知道的一切？我的受委託人在回到父親那裏來以後，所受到的是什麼？爲什麼要把我的受委託人描寫成無感覺的．自私的怪物？他不能控制自己，他的性格暴燥，野蠻，我們現在爲了這裁判

他。但是誰對於他的命運有過錯呢？以他那樣良好的氣質，那樣感恩的，敏覺的心，而取得了如此離奇的教育，究竟誰應負其責任？有人教過他理性沒有？對於科學有否相當的研究？在童年時代有人愛過他沒有？我的受委託人是在上帝的保護之下長大的，正和野獸一般。在多年的離別之後，他也許很想見一見他的父親，也許曾有一千次，在像隔着夢裏一般，憶起他的兒童時代的時候，努力驅除他在兒童時代所夢見的可憎厭的幻象，在整個心靈裏渴望擁抱他的父親，且加以寬恕。但是怎樣呢？他遇到了一些無禮的訕笑，種種的猜疑，和金錢的爭辯；他祇是每天聽到一些在「喝白蘭地酒」的時候，說出的無聊的談話和生活原則，又看見他的父親竟用他的，做兒子的錢，奪去兒子的情婦，——諸位陪審官，這是如何的可憎和殘忍，而這老人竟對大家怨訴他兒子如何的不孝和殘忍，在社會中糟塌他，妨害他，造他的謠言，收買他的借據，預備把他放進監獄裏去！諸位陪審官，像我的受委託人那般外表上忍心的粗暴的，無控制力的人時常懷着十分溫柔的心腸，祇是不表示出來罷了。你們不要笑，不要笑我的理想！多才多藝的檢察官剛纔無憐憫地笑我的受委託人，說他愛席列，愛「美麗高尙的一切。」我處在他的地位上，處在檢察官的地位上，是不會笑的！是的，這類人的天性，——讓我來替這類不大能被人了解，且被了解得不公平的天性辯護一下罷，——這類人的天性時常渴求溫柔，美麗和合理的一切，似乎與自己，自己的倔强和殘忍相反，——無意識

地渴求着，正是渴求着。他們是熱情的，外表上殘忍的，能發出深刻的愛，例如對於女人的愛，而且一定是精神上的，高尙的愛。請你們還是不要笑：我這類天性時常是這樣的。他們單祇不能隱藏他們的熱情，有時是很粗暴的熱情，——使人家驚愕的就是這一點，人家注意到的也就是這一點，但是人的內心却看不見。相反地，他們的熱情會很快地枯竭的，但是在正直高超的人的身傍，這個外表上粗暴而且殘忍的人搜尋他的重生，尋覓改過自新的可能的徑途！做一個高尙誠實的人，——『高尙良善的人，』無論這句話是如何的受人嘲笑！我剛纔說我不敢觸及我的受委託人和魏爾霍夫且瓦小姐間的浪漫史。但是半句話是可以說的：我們剛纔聽到的不是供詞，却祇是一個瘋狂而想報復的女人的呼喊，不應該由她來責備人家的變心，因爲她自己也變了心！假使她有時間想一想，便不會作出這樣的證詞！你們不要相信他，我的受委託人决非如她所稱的『混蛋！』人類的愛者走上十字架的時候，會說過以下的話：『我是良善的牧人。良善的牧人願將自己的心靈爲羊羣獻交出去，使一隻羊也不喪亡。』我們也不應該使人類的心靈喪亡！我剛纔問：父親是什麼，並曾喊過，父親是偉大的名字，寶貴的名稱。但是諸位陪審官，對於名字應該誠懇地予以施用，稱呼物件應該用牠自己的名字，自己的名稱：像被害的老人卡拉馬助夫那樣的父親不能，且不配稱做父親。對一個不値得愛的父親盡孝道是沒有道理的，是不可能的。不能從沒有愛情中造出愛情，惟有上

帝才能從無中創造。『父們，不要觸怒你們的孩子們，』——使徒從充滿愛憐的心裏寫着。我現在引出這句神聖的話並非爲了我的受委託人，却是爲了所有的父親們而憶起來的。誰給予我教訓父親們的權力？沒有人。但我以人和國民的資格提出請求——Vivos voco!※我們存着許多惡意，我們做許多壞事，說許多壞話。因此我們要捕捉共同聯絡的合適的機會，以便互相對說好話。我也是如此：乘我在位時，我應該利用我的時機。這個講壇依着最高的權力賜與我們不是無來由的，——整個俄羅斯都傾聽我們。我說這話並非單祇爲了這裏的父親，我現在對世上所有的父親大聲呼喊：『父們，不要觸怒你們的孩子們！』是的，我們自己應該先履行基督的訓教，纔能管教我們的孩子們！否則我們不是我們的孩子的父親，却是他們的仇敵，我們自己把他們做成了仇敵。『你用什麼尺寸衡量，人家也會用同樣的尺寸衡量你，』——這話不是我說的，那是福音書給我們的教訓：應該用人家量你的尺寸去量人。如果孩子們用我們所量的尺寸量我們，我們怎麼能責備他們呢？新近在芬蘭有一個姑娘，在人家充當女僕。人家疑惑她私生小孩。起始暗中偵察她，在擱樓上角落裏磚塊後面發現了一隻誰也不知道的箱子，打了開來，從裏面掏出一個新生的，被她弄死的嬰孩屍體，還在那隻箱子裏，發現了她以前生產下來，產後就被她殺死的嬰孩的兩個骨骸。她當時全供認了。諸位

※「召喚活人」的意思。

陪審官，她是不是她的孩子們的母親。是的，她生了他們出來。但她是不是他們的母親？我們中間誰敢在她身上加上母親的神聖的名字。我們應該勇敢。諸位陪審官，我們甚至應該膽大，在現在的時候我們甚至應該如此，不要懼怕一些話語和理想，象那般莫斯科的商家女人，連聽到幾個字的聲音都要怕的。相反地，我們要證明近年來的進步也關涉到我們自身的發展，我們要直接了當地說：光是生出來還不是父親，生出來而履行他的責任的纔是父親。父親這個名詞自然還有別種意義，別種解釋，主張我的父親雖然是混蛋，雖然是孩子們的惡徒，但到底還成為我的父親，祇是因為他生了我出來。但是這意義具有神祕性，為我的智識所不易了解，而祇能用信仰予以接受，或者說得正確些，是靠了信仰，好比許多別的事情，我並不了解，但是宗教命令我們去信仰它。在如此情形之下，祇能讓它留在實生活的領域以外。至於在實生活的領域以內，——它不但具有它的權利，且自行給我們加上極大的責任，——在這領域內，假使我們願意成為人道的，成為基督徒，我們應該，而且必須單祇按照經過理智和經驗證實，且從分析的洪爐裏通過的信念以實行一切，一句話，必須做出有理性的行動，而不能像在夢中和囈語中那樣的瘋狂，為了不使人類蒙受危險，不磨折人類，不害人類。這纔是真正的基督教的事業，不是神祕的，卻是合乎理性的，真正愛人的事業！……」

說到這裏，在大廳的許多角落裏發出強烈的掌聲，但是費邱郭維奇竟揮着手，似乎懇求

大家不要打斷話頭，讓他說完。一切立刻靜寂起來。演說家續說下去：

「諸位陪審官，你們以爲我們的孩子們，在成爲青年，起始懂得思考的時候，會避免思想這類問題麼？不，他們不會的，我們也不必將不可能的限制加在他們的身上！一個沒有價值的父親的樣色，特別在和別個年歲相同的孩子們的有價值的父親相比較的時候，自然而然會引出這青年一些痛苦的疑問。對於這些疑問，人家用公事的調子問答他：『他生了你出來，你就是他的血，因此你應該愛他。』青年不免尋思起來：『難道他生我的時候愛過我麼？』——他問着，越來越驚訝起來，——『難道是爲我而生我的麼？他在那個時刻，在也許是被酒刺激起來的狂熱的時刻，他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我的性別，祇傳給我好酒的癖性——這就是他的德行……爲什麼我應該愛他，單祇爲了他生下我來，但以後一輩子不愛我。』你們也許覺得這些問題是粗暴的，殘忍的，但不必向青年人要求不可能的約束：『你把自然從門內趕出，它會從窗戶裏飛進來的。』主要的是我們不必懼怕那些話語，應該按照理性和人道的囑咐，以解決問題，而不應循從神祕的見解。怎樣解決呢？應該這樣辦：讓兒子站立在父親面前，明明白白地問他：『父親，請你告訴我：我爲什麼應該愛你？父親，請你拿出我應該愛你的證據來！』——如果這位父親有力量，且能以回答他，對他提出證明，——那就是眞正的，正常的家庭，不僅祇建築在神祕的偏見上面，而具有理性的，負責的，

嚴格的人道主義的根據。反過來，如果父親不能證明出來，——這個家庭立刻進入了末路。他不成其爲父親，而兒子取得了他的自由和權利，以後可以認父親是陌生的，甚至是仇敵。諸位陪審官，我們的講壇應該成爲眞理和健全的理想的學校！」

演說家的話被一陣抑止不住的，近乎瘋狂的掌聲所阻斷。固然，並非廳上全體的人拍掌，但到底有半數的人拍掌。父親們和母親們全拍起掌來。從女太太們坐着的樓上發生尖叫和呼喊。手帕揮搖起來。首席推事拚命搖鈴。他顯然爲了傍聽席上的行動感到惹惱，但是又不敢像剛纔所威嚇的那樣，下令驅逐衆人。連坐在後面特別的座位上的大員們，禮服上掛着寶星的老人們都拍起掌來，並向演說家揮搖手帕。等到喧鬧的聲音靜寂下去以後，首席推事祇好仍以從前那句嚴厲的，「下驅逐令」的恐嚇詞爲滿足。得意洋洋，精神驕亂的費邱郭維奇又起始繼續他的演說：

「諸位陪審官，你們記得在那個可怕的黑夜裏，——這黑夜的情形今天議論得很多，——一個兒子越牆闖進他父親的屋內，面對着生出他來的仇人和侮辱者。我應該用全力主張，——他在那時候跑進去並非爲了金錢：說他刦財，未免離奇，我早已敍講過了。他闖進去並不想殺他；如果他預先有了這企謀，至少會預先備下一個兇器，至於那個銅杵是他本能地抓起，自己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即使他用暗號欺哄父親，即使他闖進屋內，——我已經說過，

我一分鐘也不信這段神話，但是隨它去罷，就是如此，讓我們作一分鐘功夫的假設！諸位陪審官，我可以用神聖的一切的名賭咒，如果他不是他的父親，祇是一個不相干的情敵，那末在跑遍各屋，弄清楚這女人並不在屋內以後，他一定要迅速離開，不加任何危害到他的情敵身上，或者打他一記，推他一下，也就完了，因爲他顧不到他，他沒有時間，他必須知道她在那裏。但是父親，父親，——單祇是父親的樣子做成了一切，這父親從他小的時候起就恨他，成爲他的仇敵，而現在則變爲醜怪的情敵！仇恨的情感自然而然地，無從控制地抓住了他，沒有考慮的餘地：一下子一切全升了起來！這是瘋狂的衝動，但也是自然的衝動，無節制地，無意識地，爲永恆的法則施其報復，自然界裏的一切都是如此的。然而兇手並沒有殺人，——我可以肯定地說，我可以大聲疾呼，——不，他祇是揮了揮銅杵，他處於憎厭的憤怒之中，並不願意殺人，也不知道會殺人。他的手裏如果沒有握着那個運定的銅杵，也許他祇是揍打他的父親一頓，不會殺他的。他跑走的時候，不知道被他摔倒的老人是否被殺死。這樣的殺案不是謀殺。這樣的殺案不是逆倫的殺父案。不，殺死這樣的父親並不能稱爲逆倫的殺父案。這樣的殺案所以被列入逆倫的殺父案，祇是由於偏見的緣故。然而事實上究竟有沒有殺，這是我要從我的心靈的深處，向你們重新呼籲一下的！諸位陪審官，我們現在給他定了罪，他會對自己說：「這些人對於我的命運，教育，學問，沒有做出一點事情來。他們

不會使我成爲好人，他們不會使我成爲一個人。這些人不給我東西吃，不給我水喝，不到監獄裏來探望我，現在他們把我發配出去做苦工。現在我的債償淸了，我現在不欠他們的債，永遠不欠任何人的債。他們惡狠，我也惡狠。他們殘忍，我也殘忍。』他將要說這樣的話，諸位陪審官！我敢賭咒：你們的控訴祇能使他感到輕鬆，使他的良心釋去重負，他將詛咒他所流的血，而不加以惋惜。你們隨着在他身上戕害了還能做成一個人的可能性，因爲他將一輩子成爲惡狠而且盲目的人。你們要不要將他痛加懲罰，使用無從加以想像到的可怕的刑罰，同時又使他的靈魂得到拯救和復生。如果是的，你們可以用慈悲手段把他鎭服下來！你們會看到，你們會聽到，他的心靈將如何的震慄。他將喊道：『叫我如何消受這恩惠，這許多愛情，我是不配的呀。』我知道，我知道這心，這野蠻的，但是正直的心。它會在你們的勞績之前低首膜拜，它渴求偉大的愛的行爲，它會永恆地熾燒着，復生着。有些心靈由於本性的狹窄而責備全世界的人，但是你們用慈悲鎭壓這心靈，給予它愛情，它便將詛咒它的工作，因爲它裏面有許多善良的胚胎，心靈擴展了，將看出上帝是慈悲的，人們是善良公正的。懺悔和他應盡的無數的責任使他駭怕，使他感到壓迫。那時候他不會說：『我的債償淸了，』而將說：『我應對衆人負責，我比所有的人都無價値。』他會流出懺悔和濃厚的悲哀的感動的眼淚，喊道：『人們比我好，因爲他們不想害我，却想救我！』是的，你們做這種

事情是很容易的，這種慈善的行爲，因爲既然缺乏和眞實相似的一切物語，你們說出：「是的，他是犯罪的，」那句話，未免會感到困難。釋放十個有罪的人，比懲罰一個無罪的人好些。你們聽見沒有？你們聽見上世紀我們的光榮的歷史裏這種偉大的語聲沒有？以我這樣卑賤不足道的人還用得着對你們提醒，俄羅斯的法庭不祇職司刑罰，且志在拯救溺亡的人麽？別的國家裏儘是文字和刑罰，我們這裏却有精神和意義，使覆滅的人得救和重生。果眞如此，俄羅斯和它的法庭果眞如此，它就將勇邁直前。你們不必用瘋狂的，使別的民族嫌惡地退避三舍的三套馬車嚇唬我們！並非瘋狂的三套馬車，却是華麗的俄羅斯式的輕車，隆重而且安靜地行抵目的地。我的受委託人的命運握在你們的手裏，我們的俄羅斯的眞理的命運也握在你們手裏。你們可以拯救它，你們可以保護它，你們可以證明，有人看守着它，它處於可靠的人們的手裏。

第十四章　農人們立定脚跟

費邱郭維奇說完了。這一次爆發出來的聽衆們的歡欣像暴風雨似的無可抗拒，也不能加以壓止：女人們，還有許多男人都哭泣起來，兩位大員流淚。首席推事祇好馴服。甚至遲了半天才搖鈴：「對這樣子的熱誠橫加干涉等於冒犯聖體一般，」——我們的女太太們以後喊了起來。演說家自己也誠懇地感動。我們的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竟在這時候立起來重新抗辯。大家懷着仇恨看着他：「怎麼？這是什麼意思？他還敢抗辯麼？」——女太太們嘮叨着。但是即使全世界的女太太們都嘮叨起來，且由檢察官夫人，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的太太領導，那時候也不會攔住他的。他臉色慘白，驚悸得身體抖索；他最初所說的話，最初的幾個句子，甚至無從索解。他喘氣，說不出話來．纏錯了。但是不久就恢復過來。我祇從他的第二篇演詞裏引出幾句話來。

「……人家責備我杜撰小說。然則律師的話不是小說裏的小說麼？所缺少的惟有詩句而已。費道爾．伯夫洛維奇一面靜候愛人的光臨，一面撕碎包封，扔在地板上面。甚至引出他在這種奇怪的情事下所說的話。難道這不是史詩麼？他掏出錢來的憑據在那裏？誰聽見他所

說的話？駭愚的白癡司米爾加可夫，變成爲擺崙式的英雄，爲了他的私生子的地位而對社會復仇，——難道這不是帶着擺崙的味道的史詩麼？至於那個闖進父親屋內，殺死他，而同時又不殺死的兒子，那甚至不是一部小說，不是一首史詩，却是做出一些自己也無從解決的謎語來的獅身人首像。既然殺死，便是殺死，怎樣會殺死了，又沒有殺死，——誰會了解呢？他又宣告，我們的講壇是眞理和健全理想的講壇，現在從這「健全理想」的講壇上懷着誓言發出一個理論：就是說稱殺死父親爲逆倫的弒父案祇是一個成見。但是如果說弒父祇是一個成見，每個嬰孩必須盤問他的父親：「父親，爲什麼我應該愛你？」——那末我們將成爲什麼樣的人？社會的基礎何在？家庭的地位何在？如此，弒父案祇成爲莫斯科商家女人們嘴裏的「妖怪。」俄國法院的任務和未來裏極珍貴，極神聖的盟約將取得歪曲的，輕浮的形式，但求達到目的，達到將無從釋免的加以釋免的目的。律師喊：你們可以用慈悲把他鎮壓，這是罪人求之不得的，明天就可以看到他將如何地被鎮壓！律師要求宣布被告無罪，不是太謙虛了罷？爲什麼不要求設立紀念弒父者的奬學金，以使他對於後代和青年的一代的功勳永垂不朽呢？可以將福音書和宗教修正一下：這全是神祕主義，惟有我們才是眞正的基督教，經過理智和健全理想分析過的。於是基督的僞相樹立在我們的前面。「你用什麼尺寸衡量，人家也會用同樣的尺寸衡量你，」律師這樣喊着，立刻就下結論，說基督教訓世人應用人家衡

量你的尺寸衡量人家，——這話是從眞理和健全理想的講壇上發出來的！他祇在講演的前一天，朝福音書上看了一下，以便眩耀他對於這部古怪的著作的見解，它在必要的時候，會有點用處，得到一些效果的！但是基督恰巧吩咐我們不要這樣做，切戒不要這樣做，因爲惟有罪惡的世界纔會這樣做，我們却應該寬恕一切，把另一隻臉頰送上去，不得用我們的侮辱者衡量我們的尺寸加以衡量。我們的上帝敎訓我們的就是這個，並沒有敎訓我們，禁止孩子們殺死父親是一個偏見。我們不應該在眞理和健全理想的講壇上面修正上帝的福音書。律師竟稱他爲『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人類的愛者，』這正和全體正敎的俄羅斯人相反，他們向他呼籲道：『你是我們的上帝！』……

首席推事當時攙進去，把這說話說得過火的人制住，請他不要過分誇大，仍保持相當的範圍，總之是一般首席推事遇到這類情事時通常應說的一套話語。傍聽席的人也不安起來。羣衆開始移動，甚至有發出憤激的贓聲來的。費邱郭維奇竟沒有加以反駁，祇是升到台上，手扶着心，用生氣的語聲，說出幾句充滿正直之氣的話語。他不過微微地，嘲笑地講起『小說』和『心理』的話，在一個地方順口說道：『甯彼得，（Jupiter）你發怒，所以你無理，』——這句話引起觀衆們許多讚美的笑聲，因爲伊飽里脫．基里洛維奇完全不像甯彼得。對於責備他允許青年的一輩殺死父親的話，費邱郭維奇帶着深刻的威嚴的態度說他不想加以

辯駁。關於「基督的僞相」和他不肯尊基督爲上帝，祇稱他是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人類的愛者，「與正教的教義相違背，且不應在眞理和健全理想的講壇上表示出來，」一套的話，——費邱郭維奇說這是一種「諷示，」又說他動身到這裏來的時候，至少盼望這裏的講壇「對於危害我本身做國民和忠實臣民的名譽」的一切責備的話是有保障的……但是他說到這些話的時候，首席推事也把他制止，他祇好鞠了躬，結束他的答詞，觀衆間隨來了一陣普遍的，讚美的語聲。據我們的女太太們的意見，伊鮑里脫·基里洛維奇「被壓扁得永遠翻不轉身來了。」

隨後請被告發言。米卡立了起來，但是說了不多的話。他在身體上和精神上都十分疲乏。他早晨在法院裏出現時那種獨立不羈和剛毅有力的樣子幾乎消滅了。他在這一天似乎體會到一點經驗，使他學會，而且悟到他以前不明白的一些很重要的東西。他的聲音軟弱下去，他不再像剛纔似的喊嚷。他的話語裏聽得出一點新的，馴順的，被征服了的，甘於運命的東西。

「我有什麽話可說的，諸位陪審官！我受裁判的時間到了。我聽見上帝的手在我的身上。一個荒蕩的人臨到了末路！但是我要對你們說，像在上帝前懺悔似的：「我對於父親的血是沒有罪的！」我最後一次重複着：「不是我殺死的！我固然過的是荒蕩的生活，但極愛

善德。我時時刻刻努力改過自新，但所過的生活像野獸一般。我很感謝檢察官，他說了許多關於我的，連我也不知道的話，但他說我殺死了父親，那是不實在的。他弄錯了！我也感謝律師，聽他的說話，使我不由得哭泣起來。但說我殺死了父親。那是不實在的。就是假設也是不應該的！你們不必信醫生們的話，我具有健全的腦筋，不過我的心靈裏十分難受。你們如能宥免我，如能釋放我，——我將為你們祈禱。我要努力成為一個好人，我可以起誓，在上帝面前起誓。你們如定下刑罰，——我將舉起佩劍，加以損斷，損斷以後，再吻那碎片！請你們宥免我，不要把我的上帝奪去。我知道我自己：我要反抗的！諸位，我的心靈是如何的痛苦……請你們宥免我罷！」

他幾乎倒在他的座位上面。他的聲音斷了，最後的一句勉強說了出來。隨後，衆官們着手提出一些問題，請求兩造發表結束的意見。我不再詳細敍寫下去。陪審官們終於起身離座，退出去開會議。首席推事很疲乏，因此對他們說了幾句很軟弱的臨別贈言：「你們應該表示公正無私的精神，不要中律師的巧辯的話語的暗示。你們應該加以衡量，你們應該記得你們身上負着極大的責任，」等等的話。陪審官們退出以後，法庭宣告休息。可以立起來走一走，交換積蓄着的印象，在食堂裏吃點東西。時間已經很晚，已經半夜一點鐘，然而沒有人肯散走。大家的心情都十分緊張，顧不到休息。大家沉住心等候着。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

沉下心去的。女太太們僅祇露出欲司底里性的不耐煩的心情，但是心裏是很安靜的：「總歸免不了宣告無罪。」她們大家準備着那個普遍地發露熱誠的戲劇性的時間。說實話，男性的觀衆中間也有許多人深信宣告無罪是避免不了的。有些人們喜悅，另一些人們皺眉，還有些人們則顯得沮喪：他們不願意聽到無罪的宣告！費邱郭維奇自己也深信他的成功。他被大家包圍，接受衆人的祝賀，許多人對他說出奉承的話。

據以後傳述，他在一堆人裏道：「有無形的牽線將律師和陪審官們聯絡起來。這牽線已經結上，在演說的時候就感到了。我感到它，它是存在着的。這件案子對於我們是極有把握的，你們放心罷。」

「我們的鄉下人們現在要說出什麼話來呢？」——一個身體肥胖，臉上長滿雀斑，皺着眉頭的人，他是近城的田主，一面走到一堆談話的人們前面，一面說着上面的話。

「並不全是鄉下人。裏面有四個官員。」

「是的，有官員的，」——鄉區自治會委員說，同時走近了過來。

「您認識那扎里也夫・博羅霍爾・伊凡諾維奇麼？就是那個陪審官，身佩勳章的商人？」

「怎麼樣？」

「他是有腦筋的人。」

「他老是不說話。」

「說話倒是不說話，這樣更好。他用不着彼得堡來的人教訓他。他自己就會教訓彼得堡城的。他有十二個小孩。你們想一想！」

「眞的不會宣告無罪麼？」——一個年長的官員在一堆人叢裏喊。

「一定會宣告無罪的，」——發出一個堅決的聲音。

「不開脫他的罪是可羞可恥的事！」——官員喊，——「卽使是他殺的，但是那個父親，那個父親是何等樣的人呀！而且他當時處於瘋狂的心情之下……他眞是祇要將銅杵一揮，那一個當時就倒下地了。把那個僕人拉在一起，有點不大對。這簡直是可笑的把戲。我要是當了律師，會老實說：他殺死了，但是沒有罪，滾你們的蛋罷！」

「他是這樣做的，祇是沒有說出『滾你們的蛋罷』的話。」

「不，米哈意爾・謝米南奇，他差不多說過的，」——第三個聲音插了進去。

「諸位，你們要知道，有一個女伶掐斷了她的情人的髮妻的喉嚨，在四旬齋的時候被宣告無罪了。」

「但是她並沒有掐死她。」

「一樣的，一樣的，起始掐她。」

「他所講關於孩子們的話是怎樣的？說得眞妙！」

「妙極了。」

「關於神祕的話，關於神祕的話是怎樣說的？」

「您不必講那神祕的一切，」——另外一個人喊，——「您替伊鮑里脫想一想，理解他往後的命運！檢察官夫人明天會爲了米卡把他的眼睛抓破的。」

「她在這裏麼？」

「她在這裏麼？她要是在這裏，會在這裏抓的。她坐在家裏，牙齒痛呢。哈，哈，哈！」

「哈，哈，哈！」

在第三堆人裏。

「米卡也許要被宣告無罪。」

「弄得不好，他明天要把「京都」飯店完全拆掉，喝十天的酒。」

「眞是鬼！」

「鬼就是鬼，沒有鬼是不成的。他不在這裏，便在那裏呢？」

「諸位，果然還是巧辯。但總不能用銅杵砸碎父親的腦袋呀。否則我們將弄到什麼地步？」

「馬車，馬車，您記得麼？」

「是的，大車一變而爲馬車。」

「明天再由馬車變爲大車，「在必要的範圍以內，在必要的範圍以內。」……」

「出來了一羣狡滑的人。我們俄羅斯究竟有沒有眞理？是不是完全沒有？」

但是鈴聲響了。陪審官們會議了整整一小時，不多不少。傍聽的羣衆剛坐下來，便降臨了深深的沉默。我現在還記得陪審官們如何走進大廳裏來。到底來了！我不願意把各項問題依次加以複述，我也忘記了。我祇記住對於主席推事第一個主要問題的答覆，這問題是：「有無預謀掠財殺人情事？」（原文却不記淸了。）大家都屏住呼吸。首席陪審官，就是比大家年輕的那個官員，在全廳的人衆死般的靜寂之下，洪響而且明朗地宣告說：

「是的，犯罪成立的！」

以後按着項目列舉各種犯罪的行爲，竟沒有絲毫使罪狀減輕的地方。這眞是誰也沒有料到，對於減罪一層至少是幾乎大家都相信的。大廳裏的靜寂沒有被打破，大家似乎全像石頭似的僵凍起來，——希望定罪，和希望宣告無罪的人們都是一樣。但這祇是最先的幾分鐘內

的事情。以後發生了可怕的騷亂的情景。男性的傍聽羣衆內有許多人十分滿意，有的人甚至搓着手，不隱瞞他的欣悅。不滿意的人們似乎顯出沮喪的神色，聳肩，微語，但似乎還沒有理解清楚。至於我們的女太太們，天呵，眞不知道成爲怎樣的！我以爲她們要造反。她們起初好像不相信她們的耳朵。忽然全廳上發出一片喊聲：「這是怎麼會事？這成爲什麼玩意？」她們從座位上跳起來。她們確乎覺得這一切立刻會再予以變更和修正的。米卡突然在這時候立了起來，兩手向前伸展，用一種悽慘的呼號的聲音喊道：

「我用上帝和他的可怕的裁判的名發誓，我對於父親的血沒有犯罪！卡嘉，我現在饒恕你！兄弟們，朋友們，請你們垂憐另一個女人！」

他沒有說完，出聲痛哭起來，用了一種不是自己的，新的，出乎意料之外的，不知道忽然從那裏發現出來的聲音。從樓上傍聽席最後的角落裏傳出尖利的，女人的呼喊：那是格魯申卡。她剛纔央求一個人，所以人家在法庭辯論起始前又把她放了進來。米卡被領到了。延期明天再宣告判決，滿廳的人忙亂地立了起來。我不再等候，也不去聽大家的說話。祇記得在門前台階上有幾個喊聲。

「有二十年鐵礦裏做苦工的可能。」

「不會少的。」

「是的，我們的農人們立定了脚跟。」

「把我們的米卡解决了！」

尾聲

第一章　救米卡的計劃

法庭審判米卡後的第五天上，很早時候，上午九點鐘光景，阿萊莎到卡德隣納．伊凡諸夫納家裏去，以便最後講定某種於他們兩人極重要的事情，此外，還有一樁受委託的事情須和他相商。她就坐在曾經接待格魯申卡的那間屋內，和他談話。伊凡．費道洛維奇躺在並排的另一間屋內，發着寒熱，神志昏迷。卡德隣納．伊凡諸夫納在法庭上鬧了那齣戲以後，立刻吩咐把發病而且喪失知覺的伊凡．費道洛維奇抬到自己家中，不顧社會以後一切免不了的私語和責備。和她同住的兩個女戚，有一個在法庭上出了把戲以後，立刻回返莫斯科，另一個留在那裏。即使她們兩個都離開，卡德隣納．伊凡諸夫納也不會改變她的決意，仍舊會侍候病人，日夜看守他。瓦爾文司基和格爾城司闞勃醫治他。莫斯科來的醫生當時回返莫斯科，拒絕預先說出關於病況的可能結果的意見。那兩位醫生雖然鼓勵着卡德隣納．伊凡諸夫納和阿萊莎，但是顯然他們還不能說出堅決的希望的話來。阿萊莎每天兩次前來看望得病的兄長。但是這一次他有特別的，極麻煩的事情，他預感到他難於啓齒講出這件事情，而況他很忙：他今天早晨還有另一件無可延擱的事情待辦，在另外一個地方，必須忙着去辦。進門已

經談論了一刻鐘。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臉色慘白，十分累乏，同時處於特別的，病態的興奮之中：她預感到阿萊莎現在到她這裏來爲了什麼事情。

「關於他的決心您不必顧慮，」——她用堅决的，固執的態度對阿萊莎說，——「無論如何，他終歸要走到這條出路上去的：他應該逃走！這個不幸的，有名譽和良心的英雄，——不是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却是躺在這門裏，爲了兄長犧牲自已的那個，（卡德隣納用閃爍的眼神補上這句話，）——他早就把全部偷逃的計劃告訴了我。您知道，他已經接洽一切的手續。……我已經告訴您一點了……這事大概將發生在流配到西比利亞去的時候，第三區段上面。離這還遠得很呢。伊凡・費道洛維奇已經到第二區段長官那裏去過。單祇不知道誰是流戍隊的領隊長。也許明天我可以把詳細計劃書拿出來給您看，那是伊凡・費道洛維奇在開庭的前一天留給我，以作萬一之用的……就是那一次，您記得麼？您在晚上遇到我們在那裏口角：他已經走下樓梯，我一看見，又把他喚回來，——您記得麼？您知道，我們當時爲了什麼纔發生口角的？」

「不，我不知道，」——阿萊莎說。

「自然他當時瞞着你：那就是爲了那個逃跑的計劃。他在三天以前就對我披露了主要的一切計劃，——當時我們起始發生口角，從那時候起吵了三天的嘴。我們吵嘴的原因是如

此的：當他對我宣布，在定罪時特米脫里・費道洛維奇可以同那個女人一塊兒逃往外國去，我忽然生起氣來，——我不能對您說爲了什麽，自己也不知道爲了什麽……自然我當時是爲了那個女人，爲了那個女人而生氣的，爲了她也要和特米脫里一塊兒逃亡國外！」——卡德隣納・伊凡諾夫納忽然喊起來，發怒得嘴唇都抖索了。「伊凡・費道洛維奇一看見我爲了這女人而生氣，立刻想到我是爲了特米脫里和她吃醋，因爲我還繼續愛着特米脫里。這是第一次的口角。我不願意作什麽解釋，也不能請求饒恕；使我感到難受的是這樣的人竟會疑惑我仍舊愛着那一位……而這正當我自己早就老實告訴他，我不愛特米脫里，祇愛他一個人的時候！我單是爲了恨這女人，才生他的氣。過了三天，就在您到我家裏來的那個晚上，他把封好的一隻信封拿來，交給我收下，讓我在他生了什麽事情的時候，立刻拆開來看。唉，我已經預感到他要生病！他對我說，信封裏有關於逃跑的詳細計劃，假使他身死，或得了危險的病，祇有我一人可救米卡。他當時還把錢留給我，差不多有一萬，——這就是檢察官不知從什麽人方面打聽出他派人去兌換現鈔，在演詞中提出來的那筆錢。使我突然十分驚訝的是伊凡・費道洛維奇一面爲我吃醋，還深信我愛着米卡，一面仍舊不放棄救他的兄長的思想，而把救他的這件事全都托付給我，唉，這眞是犧牲！這樣的自我犧牲您是無從全部了解的，阿來克謝意・費道洛維奇！我想跑到他的脚下，對他膜拜，但是忽然一想到他祇會把這當作

我爲了有人救米卡而發出的喜悅，（他一定會這樣想的，）我爲了在他的方面竟能生出這般不公平的念頭，不由得十分的惹惱，不但沒有吻他的脚，反而又對他吵鬧起來！我眞是不幸的人！我的性格就是如此的，——我這可怕的，不幸的性格！您可以看到：我會弄得使他拋棄我，和另外一個女人輕鬆地生活下去，像特米脫里一樣，但是到了那個時候……不，那時候我是不能忍受下去，我要自殺的！在您走進來的時候，我一面喚您，一面吩咐他回來，他同您兩人一走進來，他忽然朝我射來一個怨恨，輕蔑的眼光，頓時使我冒上一陣怒氣。您記得麼？我忽然對他喊：還是他，還是他一人使我相信特米脫里是兇手！我故意造謠，爲了再傷害他一下，他永遠沒有對我說過他的哥哥是兇手，反而是我自己對他這樣說的。唉，一切的原因全是由於我的瘋狂！法院裏的那幕可詛咒的戲劇，那是我，那是我給他預備下的！他想對我證明他是正直的，儘管我愛他的哥哥，他到底不會爲了報復和嫉妒而陷害他。因此他就在法庭上出現了……我是一切的原因，我一個人應該負責！」

卡德隣納還從來沒有對阿萊莎作過這類自承的話。他感到她現在處於無可忍耐的悲哀的心境內，她的驕傲的心正苦痛地壓碎它的驕傲，在悲哀的征服中垂落下來。阿萊莎還知道使她現在如此感到苦痛的一個可怕的原因，無論她在米卡受了判決以後的這些日子裏如何努力對他隱瞞着。不知爲什麼原因，他更會感到十分痛苦，假使她竟決定將自己的地位降抑得如

卑低卑，現在會自己和他談起這原因來。她爲了她在法庭上的「背叛」而悲哀着。阿萊莎預感到良心會牽引她在他面前，在阿萊莎面前認錯，帶着眼淚，呼號，歇司底里病，和身體朝地板上猛擲等等的毛病。他很怕這時間，很願意憐宥這痛苦的女人。因此，他帶來的委託的事情更加覺得難於開口。他又提起米卡來了。

「不要緊，不要緊，您不必替他擔心！」——卡德隣納重又固執而且嚴厲地起始說，——「這一切對於他就是一分鐘的事情，我知道他，我十分知道他的心。您可以放心，他會答應逃走的。主要的，還不是現在。他還有時間去决定。到了那個時候，伊凡．費道洛維奇病好了，自己會進行一切，所以我可以不必做什麼事情。您不要着急，他會答應逃走的。他已經答應了：難道他會離開這女人麼？人家不會放她到遣配的地方去，那末他不逃走便怎樣呢？主要的，他是怕您，怕您從道德的方面不贊成逃走的計劃，但是您應該寬宏大量地許他去做，如果您的批准是如此的必要，」——卡德隣納惡毒地補上了這句話。

她沉默着，嘲笑了一下。

「他在那裏講什麼讚美詩，」——她又起始說，——「又講什麼他應該背負上十字架，又講什麼責任，我記得，當時伊凡．費道洛維奇對我講了許多許多。您知道他是如何的講法的！」——卡德隣納忽然帶着抑止不住的情感喊了起來，——「您要知道，他在講起這不幸

的人的時候，他是如何的愛他，同時也許如何的恨他！我呢？我當時帶着驕傲的訕笑聽他的敍講和他的眼淚！禽獸！我眞是禽獸！我使他得了這腦炎的病！至於那個受判決的人，——難道他會準備受苦麼？」——卡德隣納着惱地說，——「這樣的人能受苦麼？像他這樣的人是永遠不會受苦的！」

有一種怨恨和嫌惡的賤蔑的情感在這幾句話裏發響。其實是她背叛了他。「也許是因爲她感到自己對他做了錯事，因此有時不免恨他，」——阿萊莎心裏想。他希望這祇是「偶然」的。在卡德隣納的最後的話語裏，他聽到了挑戰的意思，但是沒有去接受。

「我今天喚您來，希望您答應我勸他一下。據您的意思看來，逃走是否也是不名譽的，不光明的，或者是所謂……不合基督的教義，是不是？」——卡德隣納更加帶着挑戰的意味說着。

「不，沒有什麼。我會對他說出一切的話來……」——阿萊莎喃語着，——「他今天叫您到他那裏去，」——他忽然從嘴邊迸出這句話來，堅決地望着她的眼睛。她全身抖戰，身子在沙發上微微地倒退，離他遠些。

「我麼？……難道這是可能的麼？」——她喃語着，臉色慘白。

「這是可能，而且應該的！」——阿萊莎堅決地說，神色活潑起來。——「他很需要

您，尤其在現在的時候。如果沒有必要，我不會起始說這件事情，使您無端受到痛苦。他有病，他像瘋子一般，他還要求見您。他還請您前去和他和解，他祇要您能去一下，在門限前面露身一下。從那天起他的身上發生了許多事情。他明白，他在您面前做了無其數的錯事。他希望的不是您的饒恕：「我是不能被饒恕的。」——他自己說。他祇希望您在門限上露身一下……」

「那太突然了……」——卡德鄰納喃語着。——「這幾天我預感到您會爲了這件事情到這裏來的……我早知道他會來喚我……這是不可能的！」

「卽使是不可能，也請您做一下。您初次爲了侮辱您而懺悔，一生中初次，他以前從來沒有這樣完滿地理解到。他說：假使他拒絕到我這裏來，我「現在會一輩子成爲不幸的人。」您聽着：定了二十年徒刑的犯人還預備做一個有幸福的人，——難道還不可憐麼？您想一想：您將前去造訪一個沒有罪而喪亡的人，」——阿來莎的嘴裏迸出含有挑戰意味的話來。——「他的手是淸潔的，他的手上沒有血！爲了他的無數的未來的悲哀，您現在去見他一面罷！您應該前去，送他到黑暗裏去……祇要站立在門限上就够了……您應該，你應該這樣做，」——阿來莎結束着他的話，用無比的力氣着重地說出「應該」的兩個字來。

「應該……但是……不能，」卡德鄰納似乎呻吟着，——「他會瞧我……我不能。」

「你們的眼睛是應該相遇的。假使您現在不決定，您以後一輩子怎樣生活下去呢？」

「不如一輩子悲哀着。」

「您應該去，您應該去，」阿萊莎又毫不憐憫地重複着。

「但是爲什麼今天，爲什麼現在？……我不能離開病人……」

「一分鐘是可以的，這祇有一分鐘。如果您不去，今天夜裏他會得腦炎病的。我不會說謊話，你可憐可憐罷！」

「您可憐可憐我罷，」——卡德鄰納悽惻地責備着，哭了。

「這末說來，您會去的，」——阿萊莎看見了她的眼淚以後，堅決地說，——「我去對他說，您立刻就去。」

「不，您無論如何不要說，」——卡德鄰納驚懼地喊。——「我可以去，但是您不要先說，因爲我去是可以去，也許不進去……我還不知道……」

她的聲音斷了。她困難地呼吸着。阿萊莎立起來走了。

「我會和什麼人遇見麼？」——她忽然輕輕地說，臉上又發慘白色。

「所以必須現在就去，便和什麼人也遇不見了。一個人也沒有，我說的是實話。我們要等候您，」——他堅決地結束他的話，從屋內出去了。

第二章　刹那間虛謊成爲眞實

他忙着到米卡現在住着的醫院裏去。法庭判決後第二天，他得了神經性的瘧疾，被送到市立醫院獄囚科裏去。醫官瓦爾文司基，根據阿萊莎和其他許多人（如霍赫拉闊瓦，麗薩等）的請求，沒有把米卡放在和獄囚們在一起，卻單獨地放開，就在司米爾加可夫以前住過的那間小房裏。在走廊的盡頭立着一個崗卒，窗子是裝上鐵欄杆的，所以瓦爾文司基對於他的不很合法的縱容舉動頗爲安心，但他是一個善心的，慈悲的青年，他明白像米卡這樣的人忽然跨進殺人犯和騙徒的夥伴裏是如何的痛苦，必須先有習慣才行。至於親友的會晤，在醫生，看守所長，甚至警長方面，都曾加以非正式的允許。但是這幾天祇有阿萊莎和格魯中卡來見米卡。拉基金有兩次翼圖和他相見；但是米卡堅持地請求瓦爾文司基不要放他進來。

阿萊莎進去的時候，他正坐在牀上，穿着病院的睡衣。有點發燒，手巾用水和醋浸濕，包在頭上。他用一種不決定的眼光看着走進來的阿萊莎，但是他的眼神裏總是閃出一點驚懼的樣色。

總之，他從開庭審判以來就十分沉鬱。有時有半小時沉默着，好像在那裏緊張而且痛苦

地熟慮一件事情，忘却了在他傍邊坐着的人。假使從沉鬱中醒轉來而起始說話，那末說得永遠突如其來，而且一定說的不是他實際上需要說的話。有時悲哀地望着他的兄弟。他和格魯申卡在一起，似乎比和阿萊莎在一起感到輕鬆些。他差不多和她不說什麼話，祇要她一進來，他的臉上蒙上了快樂的光輝。阿萊莎默默地坐在牀上，他的身傍，這一次他驚慌地等候着阿萊莎，但又不敢問一句話。他認卡嘉的答應來到這裏是無意義的事，同時又感到她如不來，也有點完全不可能。阿萊莎明白他的情感。

「有人說，」——米卡慌忙地說，——「脫里芬·鮑里賽奇把整個的客店搗成碎片；掘起地板，掀開木塊，把圍廊完全拆除——一直尋覓藏物，尋找那個一千五百盧布，就是檢察官說我藏起來的那筆錢。聽說他一回家，立刻就耍起把戲來了。這壞蛋眞是活該！此地的一個看守昨天對我講；他從那裏來。」

「你聽着，」——阿萊莎說，——「她會來的。但是我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也許今天，也許過一半天，我不知道，但是她會來的，她會來的，這是一定的。」——米卡抖索了一下，想說出什麼話，但是沒有說。這消息對他發生了可怕的印象。顯然他極想知道談話詳情，但是此刻又怕發問：卡嘉方面如有什麼殘忍和賤蔑的話，在此刻對於他眞和刀戳一樣。

「她還說過，讓我一定要對於偷跑一層想法安慰你的良心。伊凡如果到那時候還不痊

愈，會親自着手辦理的。」

「這件事情你已經對我說過了，」——米卡沉鬱地說。

「你已經轉告給格魯申卡聽了罷，」——阿萊莎說。

「是的，」——米卡承認，——「她今天早晨不會來的，」——他畏葸地望着兄弟，——「她晚上才來。我昨天一對她說卡嘉在那裏謀劃，她沒有作聲，但是嘴唇發歪。她祇微語道：「讓她去做罷！」她明白還是重要的。我不敢再往下試誘。她大概現在明白，她愛的不是我，而是伊凡。」

「是這樣麼？」——阿萊莎脫口說了出來。

「也許不是這樣。不過她今天早晨不會來的，」米卡又忙着說，——「我請她替我辦一件事情……你聽着，伊凡弟弟將超越我們大家之上。他應該生活，而不是我們。他會痊愈的。」

「你知道，卡嘉雖然爲他担心，但並不疑惑，他會痊愈的，」——阿萊莎說。

「那末她深信他要死的。她由於恐懼，相信他會痊愈。」

「伊凡弟弟體格強壯。我也很希望他痊愈，」——阿萊莎驚惶地說。

「是的，他會痊愈的。但是她相信要死去。她有許多憂愁」……兩人沉默了一會。有一

點很重要的事情磨折着米卡。

「阿萊莎我很愛格魯申卡，」——他忽然用抖戰的，充滿眼淚的聲音說着。

「她不會得到伴你前去的允許，」——阿萊莎立刻插上去說。

「我還要對你說一句話，」——米卡用一種忽然十分發響的聲音繼說下去，——「假使在路上，或者到了那裏，有人打我，我決不服從，我要殺人，以後人家就要槍斃我。這是二十年的功夫呀！在這裏人家已經起始對我用「你」的稱呼。那些看守們對我稱呼「你」。我昨天整夜躺在那裏，審判着自己：我沒有準備！沒有力量去接受！我想唱「讚美詩，」但是對於看守們的「你」的稱呼却不能忍受！爲了格魯申卡，我可以忍受一切。……除去挨打不算……但是人家不許她到那裏去。」

阿萊莎靜靜地微笑了一下。

「你聽我乾脆地說一下，」——他說，——「我把我對於這件事情的意思對你講一下。你知道我不會對你撒謊的。你還沒有準備，這樣的十字架不是給你預備的。不但如此：你這樣沒有準備的人並不需要殉難者的十字架。假使你殺死了父親，而還拒絕背負十字架，我會感到惋惜。但是你沒有罪，這樣的十字架對於你是太重了。你想借着磨難使你復生爲另一個人，據我看來，你祇要永遠，一輩子，無論到那裏去，都能記住還另一個人，——你也就够

了。即使你不能接受十字架的大磨難，其結果祇是使你感到你自身負有更大的責任，而這未來的，一輩子不斷的感觸，可以幫助你的復生，也許比你到那裏去還多些。因爲到了那裏，你將不能忍受下去，發生怨艾，也許果眞會說：「我償淸了債務了。」律師在這件事情上面說了實話。這樣果重的負擔不是每人能以勝任的，對於有些人是不可能的……這是我的意思，假使你需要它。假使爲了你的偷逃使別人如軍官和兵卒等負責，我會「不許」你偷逃的，」——阿萊莎微笑了，——「但是他們說，（那位區段官自己對伊凡說的，）祇要做得巧妙，不致於有極大的處罰，很容易彌縫過去。自然，賄賂是不名譽的事，卽使在這件事情上也是如此，不過我無論如何不能加以判斷，就是因爲假使伊凡和卡嘉委託我代你進行這件事情，我知道，我也會去行賄賂的。我應該對你說實在的話。你自己如何處置，我不能加以裁判。但是你要知道，我永遠不會責備你。而且也眞是奇怪，對於這件事情我怎能做你的裁判官呢？現在我好像全都硏究到了。」

「但是我要責備自己！」——米卡喊。——「我要逃走，這個沒有你也已經決定了：米卡．卡拉馬助夫還會不逃走麼？但是我將自行譴責，我將一世爲我的罪行祈禱！耶穌會員們總是這樣說的，不對麼？我們現在那樣做，不是麼？」

「是的，」——阿萊莎靜靜地微笑了。

「我愛你，爲了你永遠說出完全的實話，一點也不隱藏！」——米卡喊，喜悅地笑了。

——「我捉住那個成爲耶穌會員的阿萊涉了！爲了這，應該痛快地吻你一下。現在你聽着其餘的話，我要把其餘的一半的心靈揭給你看。以下是我想到而且決定下的：假使我能逃走，身邊甚至帶着錢和護照，甚至逃到美國，那末還有一個念頭給我鼓勵，便是我的逃走，並非尋快樂，找幸福，但確是去受另一種徒刑，也許和這徒刑一樣的壞！老實說，那是一樣的壞，阿萊涉！我現在已經十分痛恨美國。卽使格魯申卡和我在一塊兒，但是你看一看她：她是美國女人麼？她是一個俄羅斯人，骨子裏的俄羅斯人，她會想念她的祖國，而我將在每小時內看到她爲我而煩悶，爲我而取起這樣的十字架。但是她有什麼錯呢？至於我，難道能忍受住那些下流人物麼？固然他們也許全都比我好也難說。我現在已經恨起美國來了！雖然他們一個一個在機器方面具有無限的能力，那纔不管呢！他們不是和我們一樣的，他們具有和我不相同的心靈！我愛俄羅斯，我愛俄羅斯的上帝，雖然我自己是卑鄙的人！我在那裏會悶死的！」——他喊着，眼睛突然閃耀了。他的聲音抖索着，淚水流下來了。

「以下就是我決定下來的主意，阿萊涉，你聽着！」——他又起始說，壓下他的驚慌，——「我同格魯申卡一到那裏，——立刻起始耕地，做工，和野熊們在一起，找一塊遼遠的，幽靜的地方。那裏也可以找到一個離得遠遠的處所的呀！聽說那邊還有紅種人，在地平

線的邊上，在最後的莫奇干人種（Mohicans）所住的地方。我和格魯申卡兩人立刻開始學習文法。做工和學文法，這樣的幹上三年。在這三年內我們學會了英文，和英國人一樣。剛學會，——便離開美國。我們要以美國人的資格，跑回俄羅斯來。你不要着急，我們決不會回到這小城裏來。我們要藏得遠些，往北方或南方去。到了那時我的容貌變了，她在美國也會變的，醫生會給我裝上一付假鬍鬚，他們本來全是能幹的機械師。或者我可以弄瞎一隻眼睛，蓄起一俄尺長的鬍鬚，灰色的鬍鬚，（我會因爲想念俄羅斯而使鬍鬚變成灰色，）——人家也許不會認淸，即使認了出來，就讓他流配了出去好了。命運如此，終歸是一樣的！我們回到這裏以後，也要住在一個幽僻的處所，耕田爲生，我將一輩子扮作一個美國人。我們究竟可以在家鄉的土地上死去。這就是我的計劃，一定不移的計劃。你贊成麼？」

「我贊成，」——阿萊莎說，不願反對他。

米卡沉默了一會，忽然說道：

「在法庭上他們眞是弄得精密！精密透了！」

「即使不精密，也要判你的罪，」——阿萊莎說，嘆了一口氣。

「是的，這裏的人們很討厭我！隨他們去罷！不過我十分感到難受！」——米卡悲哀地呻吟着，兩人又沉默了一會。



「阿萊莎，你現在把我宰了罷！」——他忽然喊，——「你說，她現在究竟來不來呢？她說什麼話？怎麼說的？」

「她說她要來，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今天。她是很困難的，」——阿萊莎畏葸地看了哥哥一眼。

「那怎麼會不困難！自然是困難的！阿萊莎，我會爲了這件事情發瘋的。格魯申卡老是看我。她明白的。上帝，願你使我馴服下來。我要求的是什麼？我竟要求卡嘉！我能理解到我要求的是什麼？那是卡拉馬助夫式的，剛愎的，不乾淨的性格！不，我不善於受苦。我是卑鄙的人，就是這句話！」

「她來了！」——阿萊莎喊。

卡嘉忽然在門限上發現。她一下子止步，用慌亂的眼神注視米卡。米卡迅快地立起來，他的臉部表示出驚懼的神色，他臉色慘白，但是畏葸的，懇求的微笑立刻在他的嘴唇上閃過，他忽然阻攔不住似的將兩手伸向卡嘉。她一看見以後，迅速地奔到他的面前。她抓住他的手，幾乎用強力把他按坐在牀上，自己也坐在傍邊，一直不放他的手，緊緊地，拘攣般揑住。兩人有好幾次搶着說出什麼話來，但是每次都停頓住，又默默地，用凝聚的，似乎釘牢的眼神，帶着奇怪的微笑，對看着。這樣過了兩分鐘。

「你饒恕了沒有？」——米卡終於喃聲地說，當時就轉身向着阿萊莎，做出喜悅得變成彎曲的臉色，對他喊道：

「你聽着，我問的是什麼話，你聽着。」

「我所以愛你，就因爲你的心是寬宏的！」——卡嘉的嘴裏忽然迸出這句話來。——「你不需要我的饒恕，我却需要你的饒恕。你饒恕不饒恕是一樣的，——你將一輩子成爲我心靈內的一個傷痕，我也將在你的心靈裏成爲同樣的傷痕，——這是應該的……」

她停住不說話，透了一口氣。

「我到這裏來爲了什麼事情？」——她又瘋狂地，匆遽地起始說，——「爲了擁抱你的脚，捏緊你的手，捏得痛痛的，你記得不記得，就像在莫斯科時那樣捏你，——還要對你說，你是我的上帝，我的喜歡，對你說，我瘋狂地愛你，」——她似乎痛苦地呻吟了一聲，突然貪饞地把嘴唇緊貼在他的手上。眼淚從他的眼裏滾下來。阿萊莎站在那裏一言不發，感到惝悚；他怎樣也料不到他所看見到的那種情景。

「愛情是過去了，米卡！」——卡嘉又起始說，——「但是過去的一切對於我是感到十分的珍貴。這是你應該永遠記住了。現在，在一分鐘內，讓可以成就的成就了罷。」——她帶着歪曲的微笑喃訥着，又快樂地看着他的眼睛。——「你現在愛另一個人，我也愛另一個

人。但是我到底會永遠愛你，你也永遠愛我，你知道不知道？你聽着，你應該愛我，一輩子愛我！」——她喊着，聲音裏帶着近乎威嚇的抖慄。

「我要愛……你知道，卡嘉，」——米卡開口說，說完每個字，便透一口氣，——「你知道，我在五天以前，那個晚上是愛你的……當你倒下地來，人家把你抬出去的時候……一輩子愛你！以後永遠如此，永遠如此……」

他們兩人互相對說着一些無意義的，瘋狂的，也許甚至不眞實的話語，但是在這時候一切都成爲眞實，他們兩人都在暗中相信自己的話。

「卡嘉，」——米卡忽然喊，——「你相信是我殺的麼？我知道你現在不相信，但在那個時候……說口供的時候……難道，難道你相信麼？」

「在那時候也不相信！永遠不相信！我恨你，忽然使自己相信，就在那一刹那間……說口供的時候……使自己相信……等到說完了口供，立刻又不相信了。你要知道這一點。我忘却我是來懲罰自己的！」——她忽然用完全新穎的表情說着，完全不像剛纔說出的愛情的呢喃。

「你是很痛苦的，婦人！」——米卡完全抑止不住地脫口說了出來。

「你放我走，」——她微語，——「我還要來。現在我感到痛苦！……」

她想從座位上立來，但是忽然大聲喊了一下，往後倒退。格魯申卡突然完全靜靜地走進屋內。誰也料不到她會來的。卡嘉匆遽地朝門那裏跨了一步，但是在和格魯申卡撞面的時候，忽然止步，臉白得像鉛粉一樣，輕聲而且近乎耳語似的對她說道：

「請您饒恕我罷！」

格魯申卡釘看了她一眼，等候一忽兒，用惡毒的，浸透了怨毒的聲音回答道：

「你我兩人都是惡毒的！兩人都是惡毒的。你我何必饒恕呢？祇要你能救他，我將一輩子爲你祈禱。」

「你不願意饒恕麼？」——米卡對格魯申卡喊，帶着瘋狂的責備的意思。

「你放心罷，我會把他給你救出來的！」——卡嘉迅快地喃語，從屋內跑出去了。

「你不能不饒恕她，在她自己對你說「請你饒恕」的話以後，」——米卡又悲痛地喊嚷了。

「米卡，你不應該責備她，你沒有權利！」——阿萊莎用熱烈的語氣對他的兄弟喊。

「她的驕傲的嘴在那裏說話，而不是那顆心，」——格魯申卡用一種嫌惡的神色說着。

「她救了你，——我將饒恕一切。……」

她不響了，似乎把什麼東西壓在心胸裏似的。她還不能醒轉來。以後才曉得，她走進來

是完全偶然，並沒有一點疑惑，不期待遇到她所遇見的一切。

「阿萊莎，你快追上去！」——米卡匆遽地對兄弟說，——「你對她說——我不知道說什麼……不要讓她這樣走！」

他在醫院的圍牆外追到了她。她走得很快，她很忙，但是阿萊莎剛追到她，她趕緊對他說：

「不行，我在這女人面前不能懲罰自己！我對她說『您饒恕我罷』，因爲我願意懲罰自己，到盡頭的地方。她沒有饒恕……爲了這，我倒愛她！」——卡嘉用變樣的聲音說，她的眼睛閃出對讐的怨毒的樣子。

「哥哥完全沒有料到，」——阿萊莎喃語着，——「他深信她不會來的……」

「那是不必疑惑的。我們且把這事拋開了罷，」——她說，——「我現在不能同您一塊兒去參加葬禮。我已經派人送花，放在棺前。他們好像還有錢。如果必要的話，您可以對他們說，將來我永遠不會把他們撇下不管的。……現在請您離開我，離開我罷。您已經誤了時候。晚禱的鐘聲已經響起來了……請您離開我罷！」

第三章 伊留莎的殯葬——石傍的演詞

他眞是去遲了。大家等候着他，甚至決定不再候他，就把那口舖滿鮮花的，美麗的小棺抬到敎堂裏去。那是可憐的男孩伊留莎的棺材。他在米卡的判決下來後的第三天上死去。阿萊莎還在大門外的時候就有伊留莎的一羣同學向他歡呼。他們不耐煩地等候他，看見他來了，十分高興。他們一共聚了十二個人。大家都在肩上背着書包。「爸爸要哭的，你們常來看看他呀，」——伊留莎臨死時囑咐他們，他們記住了。爲首的是郭略．克拉騷脫金。

「您來了！卡拉馬助夫！我眞喜歡！」——他喊着，向阿萊莎伸手。——「這裏眞可怕。看着眞是難受。司湟基萊夫沒有喝醉，我們確乎知道他今天一點酒也沒有喝，但似乎喝醉了。……我永遠很剛勇，但是這究竟太可怕了。卡拉馬助夫，我不來久擱您，在您走進去以前，我祗有一個問題要對您提出來。」

「什麼事，郭略？」——阿萊莎止步。

「您的老兄有罪沒有罪？是他殺死父親，還是那個僕人殺的？您怎麼說，就怎麼算。我有四晝夜爲了這件事情想得睡不着。」

「殺人的是僕人，我的哥哥沒有罪，」——阿萊莎回答。

「我也是如此說！」——男孩司莫洛夫忽然喊。

「那末他將爲眞理犧牲？」——郭略喊，——「他是有幸福的！他雖然犧牲，但他有幸福的！我準備羨慕他！」

「您這是什麼意思？那怎麼可以呢？爲了什麼？」——阿萊莎驚訝地喊着。

「假使我在什麼時候能爲眞理犧牲，那才好呢，」——郭略熱烈地說。

「但是不能爲了這件事情，不能受這樣的恥辱，這樣的可怕的情景！」——阿萊莎說。

「自然……我願意爲全人類而死。至於恥辱一層，那是一樣的：我們的姓名是會消滅的。我很尊重您的老兄。」

「我也是的！」——一個小孩從人羣裏突然而且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喊了出來。他就是那個曾經宣布他知道脫羅邑爲何人所建造的小孩。他一喊出來，就像當時一樣，滿臉通紅，像一朶牡丹，一直紅到耳根。

阿萊莎走進屋裏去。伊留莎交叉着兩手，闔上眼睛，躺在用白緣飾包住的湖色的棺內。他的削瘦的臉龐完全沒有變，奇怪的是屍身幾乎沒有一點味道。臉部的表情是嚴肅的，似乎沉鬱。交叉着的兩手特別的好看，好像大理石刻成一般。他手裏放着花，而且整個棺材內全

鋪滿鮮花，是靨蘿，霍赫拉闊瓦天剛亮的時候送來的。卡德鄰納，伊凡諾夫納也送了花來。阿萊莎開門的時候，上尉在抖索的手裏握着一把花，又將它撒在他鍾愛的小孩身上，他朝走進來的阿萊莎溜了一眼，而且也不想看任何人，甚至沒有看看他的哭泣的，發瘋的妻子，他的「媽媽。」她時時努力舉起她的病腿，逼近地瞧望死去的小孩。小孩們把尼娜連椅子一塊兒舉起來，放在棺材傍邊。她坐在那裏，頭貼着棺材，大概也在那裏輕聲地哭泣。司湼基萊夫的臉具有活潑的，但似乎慌亂，同時又殘忍的神色。在他的手勢裏，他的迸出來的話語裏有點癡愚的樣子。「老人，親愛的老人！」——他瞧着伊留莎，不時地呼喊。他還在伊留莎活着的時候，就有親暱地對他說：「老人，親愛的老人。」的習慣。

「爸爸，也給我一點花，從他的手取出來。就是那朵白花。你給我呀，」——發狂的「媽媽」一面哭，一面懇求。不是她很喜歡伊留莎手裏的那朵小白玫瑰。便是她想從他手內取起一朵花，以作紀念。她全身伸展着，舉手想取花。

「我不能給任何人，什麼也不能給！」——司湼基萊夫忍心地喊，——「這是他的花，不是你的。全是他的，沒有你的！」

「爸爸，給媽媽一朵花罷！」——尼娜忽然抬起了被眼淚浸濕的臉。

「我一點也不能給，尤其不能給她！她不愛他。她奪去了他的小砲，他便送給她，」

——上尉一憶起伊留莎如何把小砲讓給母親的情形，忽然出聲痛哭。可憐的瘋子用手掩臉，輕聲哭泣起來。小孩們看見父親不肯將棺材放手，而抬出去的時間已到，忽然把棺材緊緊地圍住，起始舉起來。

「我不願意把他葬在教堂的院裏！」——司涅基萊夫忽然喊，——「我要把他葬在石頭傍邊，我們的石頭傍邊！伊留莎這樣吩咐過的。我不讓抬！」

他以前，整整的三天中儘說要葬在石頭傍邊。但是阿萊莎，克拉騷脫金，女房東，女房東的姊妹，還有男孩們，全加以阻攔。

「他想出了這樣的主意，在不聖潔的石頭傍邊下葬，好像葬弔死鬼似的，」——女房東老太婆嚴厲地說。——「教堂的院子的土地上全是十字架。有人為他祈禱。歌聲從教堂中傳出，教堂執事明晰而且文雅地誦經，每次會傳到那裏去，和在他的墳上讀經一般……」

上尉揮手說道：「隨便你們抬到那裏去罷！」小孩們舉起棺材，從母親身傍走過，在她面前停了一會，把棺材低放下來，讓她能和伊留莎告別一下。她在這三天內祇能遠遠裏看到，現在忽然如此逼近地看到了這個親愛的臉龐，她忽然全身抖戰，起始在棺材上面，歇司底里地前後搖幌她的灰白的頭。

「媽媽，你畫十字，祝福他，吻他，」——尼娜對她喊。但是母親像自動機器似的，一

直搖撼着她的腦袋，臉由於濃重的憂愁，顯出歪斜的形相。她忽然舉拳叩擊自己的胸脯。棺材抬過去了。尼娜最後一次將嘴唇貼在死去的兄弟的嘴上，在棺材抬到她身傍的時候。阿萊涉走出屋外，央求女房東照顧留在家裏的人們，但是她竟不讓他說完，就說道：

「這是一定的，我要留在他們身傍，我們也是基督徒呀。」老太婆一面說，一面哭了。

到教堂的路並不遠，不過三百步。那是一個明朗，靜肅的日子。有點冰凍，並不利害。教堂的鐘聲還在傳響着。司湼基萊夫忙亂而且慌張地在棺後跑着，穿着短短的，破舊的，幾乎是夏季的大氅，頭上未戴帽子，一隻寬緣的，柔軟的舊帽握在手內。他處於某種無從解決的煩惱之中，一會兒忽然伸手扶棺材的頭部，但祇是妨礙那些抬棺的人，一會兒從傍邊跑着，尋找可以插一插身子的地方。一朵花落在雪地上，他連忙跑去檢起來，似乎還朵花的喪失將發生極大的關係似的。

「但是那塊麵包呢？那塊麵包竟忘記了，」——他忽然十分驚懼地喊着。小孩們立刻提醒他，那塊麵包他剛纔已經取起，放在口袋裏面。他一下子把它從口袋裏取了出來，驗明以後，方纔安心了。

「伊留涉囑咐過的，伊留涉囑咐過的，」——他立刻對阿萊涉解釋，——「他在夜裏躺着，我坐在附近，忽然說：爸爸，在我的小棺材下葬的時候，你在墳上放些麵包塊，好使喜

鵲們飛來，我一聽見牠們飛來，因爲不是孤另另地躺着，而會感到快樂的。」

「這很好，」——阿萊涉說，——「應該時常送點去。」

「每天送，每天送！」——上尉喃語着，似乎活潑了一些。

終於走進教堂，把棺材放在它的中央。小孩們全體把它團團圍住，規規矩矩地一直站到禮拜的終結。這教堂形式古舊，十分貧窮，有許多神像前面完全沒有綠飾，但是在這類教堂裏似乎祈禱得好些。在舉行晚禱的時候，司湼基萊夫似乎靜了一點，雖然有時總要透露出那種無意識的，似乎茫無頭緒的煩慮起來：他一會兒走到棺材前面，把覆罩和花圈整理一下，一會兒在臘台上的一根臘燭落下來的時候，忽然跑過去重新插好，而且弄了許多時候。以後他安心了，馴順地站在棺材的頭前，帶着遲鈍而且煩慮的，又似乎疑惑的臉色。讀完使徒書以後，他忽然對站在他身邊的阿萊涉附耳微語，使徒書誦讀得不大對，但是沒有將他的意見解釋出來。在唱小天使頌詩時，他跟着唱了幾句，但是沒有唱完，就跪下來，額角撞在教堂的石板上面，躺了許久許久。終於舉行葬儀，分發臘燭。發狂似的父親又忙亂起來，但是感動人的闔棺前的歌聲將他的心震驚醒而且震撼了。他似乎忽然全身緊縮，起始迅速而且急遽地嗚咽，起初壓着嗓音，後來竟放聲飲泣。在告別和闔棺的時候，他兩手捧住棺材，似乎不讓人家把伊留莎蓋起來，起始貪婪地，不斷地吻他的死孩的嘴。大家勸住他，把他拉離小台

階，他忽然匆遽地伸出手來，把幾朶花從棺材裏搶走。他望着這幾朶花，似乎有一個新的念頭襲到他的腦筋裏去，使他似乎一下子忘却了主要的事情。他漸漸地似乎落進沉鬱裏去。在人家舉起棺材，抬到墳上去的時候，他再也不加抵抗。墳在教堂傍邊院內不遠的地方。那是一所很闊綽的墳，由卡德鄰納．伊凡諾夫納付款。在照例的儀式舉行了以後，管墳人把棺材放了下去。司湟基萊夫手着握着幾朶花，朝敞開的墳穴俯身灣下去。小孩們嚇得連忙抓住他的大衣，拉開他。但是他似乎不能好生明白人們在那裏做什麼事情。在埋墳的時候，他忽然煩惱地指着倒下去的泥土，甚至起始說什麼話，但是誰也不能辨清楚。他自己也忽然靜了下去。有人提醒他，應該把麵包塊撒上去，他當時十分慌亂，抓起麵包塊，起始將牠弄碎，一塊塊朝墳上亂扔：「飛來罷，飛來罷，鳥兒，喜鵲兒！」——他關切地喃語着。小孩中有人對他說，他手裏握着花，弄碎麵包塊未免不大方便，暫時可以把花交給別人拿一拿。但是他不肯給，甚至忽然爲自己的花朶擔憂，生怕有人要從他手中奪去，當時看了墳墓一下，在驗明一切都已辦妥，麵包塊業已撒完以後，忽然出人不意地，甚至完全安靜地回轉身去，走回家去了。他的步伐越來越急，越來越快，他忙得利害，幾乎跑走。小孩們和阿萊莎不離開他的身傍。

「花兒送給媽媽，花兒送給媽媽！媽媽受了寃屈啦！」——他忽然起始呼喊。有人朝他

喊，讓他戴上帽子，現在很冷，但是他一聽到後，似乎有了氣，把帽子朝雪上一扔，起始說：「我不要帽子，我不要帽子！」小孩司莫洛夫檢了起來，拿了帽子，跟在他後面走着。小孩們齊聲哭了，郭略和發現脫羅邑的小孩哭得最利害。司莫洛夫持着上尉的帽兒在手裏，雖然也哭得很傷心，但還來得及一面跑，一面抓起一小塊在雪徑上發紅的磚頭，朝飛得很快的一羣喜鵲擲擊。自然沒有擊中，繼續一面哭，一面跑。司徨基萊夫半路上突然停步，站了半分鐘，似乎受了什麼驚愕，向教堂那邊回轉身去，拔步跑回被大家遺棄的小墳上去。小孩們一下子追到他面前，從四面八方抓住他，然後他好像遭人襲擊一般，乏力地落在雪裏，一面哭喊，一面抖動身體，起始喊出：「老頭兒，伊留莎，親愛的老人！」阿萊莎和郭略扶起他來，竭力勸慰他：

「上尉，算了罷！有勇氣的人是應該有耐性的，」——郭略喃聲說。

「您會把花兒弄壞的，」——阿萊莎說，——「但是『媽媽』正等候着，剛纔您不肯把花兒從伊留莎手裏拿來給她，她坐在那裏哭呢。伊留莎的小牀還放在那裏……」

「是的，是的，到媽媽那裏去，」——司徨基萊夫忽然又憶起來了，——「小牀會收拾走的！小牀會收拾走的！」——他追加這句話，似乎怕眞的被人家收拾走，跑起來，又跑回家去了，路並不遠，大家同時跑到。司徨基萊夫迅速地開門，對剛纔和她忍心地相駡的妻子

喊道：

「媽媽，親愛的，伊留莎給到你花來了，你這病腿呀！」——他喊着，一面將一把花遞給她，——那花在他剛纔倒在雪裏抖動的時候便弄得揉皺，而且受凍了。但是在這一剎那間，他在伊留莎的小牀前的角落裏，看見了伊留莎的小靴，兩隻並排放着，是女房東剛收拾好的。那是一雙破舊的發栗色的，堅硬的，打上補釘的小皮靴。他一看見，便舉起手來，奔到那雙小皮靴那裏，跪下來，抓住一隻皮靴，嘴唇貼在上面，起始貪婪地吻它，喊着：「老頭兒，伊留莎，親愛的老頭兒，你的脚在那裏？」

「你把他抬到那裏去了？你把他抬到那裏去了？」——瘋子用凄慘的聲音喊着。尼娜當時就哭了。郭略從屋內跑出來，小孩們跟他走出去。阿萊莎也跟在他們後面出去了。

「讓他們哭個够罷，」——他對郭略說，——「這自然無從加以安慰。我們等候一分鐘，就回來。」

「是的，這不能，這眞可怕，」——郭略說，——「您知道，卡拉馬助夫，」——他忽然放低聲音，不讓任何人聽見，——「我很發愁，假使可以使他復活，我願意拋棄世上的一切！」

「唉，我也是如此，」——阿萊莎說。

「卡拉馬助夫，您以為怎樣？今天晚上我們到這裏來不來？他會喝起酒來。的」

「也許會喝酒的。單祇我們兩個人來，就够了。我們可以同他們坐上一點鐘，同母親和尼娜。假使我們大家一下子全來，我們又會使他們全都記憶起來的，」——阿萊莎說。

「現在女房東在那裏鋪桌子，——大概是追悼宴，神甫會來的。我們應該回到那裏去麼，卡拉馬助夫？」

「一定的，」——阿萊莎說。

「這眞是奇怪，卡拉馬助夫，這樣的憂愁，忽然煎些餅來吃，我們的宗教方面眞是太不自然了！」

「他們那裏還有鮭魚。」——發見脫羅邑的那個男孩忽然大聲說。

「卡爾達曹夫，我正正經經地請求您不要再把您的愚蠢的話攙進去，尤其在人家沒有和您說話，甚至不願意知道有您這個人在世上的時候！」——郭略惹惱地朝他喊。男孩的臉漲得通紅，但是一句也不敢回答。當時大家輕輕地在小徑上走着，司莫洛夫忽然喊道：

「這就是伊留莎的那塊石頭，想把他葬埋在下面。」

大家默默地站立在大石傍邊。阿萊莎看望了一下，當時司湟慕萊夫講伊留莎如何擁抱着父親，一面哭，一面喊，「爸爸，爸爸，他如何地欺侮你呀！」的整幅的圖畫，一下子進入

他的回憶裏去了。有什麼東西似乎在他的心靈裏震慄。他帶着嚴肅正經的神色，向伊留莎的同學們的和愛光明的臉上掃射了一下，忽然對他們說道：

「諸位，我要在這裏，就在這個地方對你們說幾句話。」

小孩們圍住他，立刻將凝視和期待的眼神釘到他的身上。

「諸位，我們快要分離了。我現在暫時還須照顧兩個哥哥，內中一個快流配出去，另一個病得就要死去。但是我不久便將離開此地，也許長久地離開。諸位；我們快要分離了。現在讓我們在伊留莎的石頭傍邊，互相約定，第一，永不忘却伊留莎，第二，永不互相遺忘。以後我們一生中無論出什麼事，即使以後有二十年不見面，——我們總要記住，我們如何殯葬一個可憐的男孩，他會在橋頭被我們扔過石頭，你們記得麼？而以後我們大家又如何愛起他來。他是可愛的小孩，善良，勇敢的小孩，感到父親的名譽上所受的悲苦的侮辱，因此起了反叛。第一，我們要一輩子記住他。即使以後我們忙於從事重要的事務，達到榮耀的境界，或陷入某種偉大的不幸，——你們總歸永遠不要忘記，我們在這裏是如何的好，我們大家被一個良好的情感所聯結，——這情感在我們愛可憐的小孩的時候，會使我們成爲也許比實在的我們還好些的人。我的小鴿們，——請你們許我稱呼你們爲小鴿子們，因爲你們全很像牠們，很像那些美麗的青鳥，現在，在我看着你們善良的，可愛的臉龐的時候，——我的



可愛的小孩們，也許你們不會了解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因爲我說的話時常不很容易了解，但是你們到底應該記住，以後總會贊成我的話語。你們要知道，一個好的回憶，特別是兒童時代，從父母的家庭裏取來的回憶，是人生最高尙，最強烈，最健康，最有益的東西。人們對你們講許如關於你們的教育的話，但是從孩童時代保存下來的美麗的，神聖的回憶也許是最好的回憶。如果人能將許多這類的回憶帶到生命裏來，他便一輩子得了救。甚至假若祇有一個好的回憶留在我們的心裏，也許在什麼時候它能成爲拯救我們的一個手段。也許我們以後甚至會成爲惡人，甚至沒有力量抵拒惡劣的行爲，嘲笑人們所流的眼淚，取笑那些像郭略剛纔那樣喊出：「我要爲所有的人們受苦」的話的人們，——也許我們要惡毒地嘲弄這些人。但是無論如何，無論我們怎樣惡狠，祇要一憶到我們如何殯葬伊留莎，在最近的幾天內我們如何愛他，我們如何一塊兒親密地在這塊石頭傍邊談話，那末我們中間最殘忍的，最好嘲笑的人，假使我們後來成爲這樣的人，總歸不敢在內心裏對於他在這時間內成爲如何善良的人的一層加以嘲笑的！不但如此，也許這一個回憶會阻止他做出極大的惡事，使他沉思一下，說道：「是的，當時我是好的，勇敢的，誠實的。」卽使他自行嘲笑，這並不要緊，人時常取笑善人和好人；這祇是由於思想的淺薄而來；但是我要告訴你們，諸位，他祇要笑一下，立刻會從心中說出：「不，我嘲笑人家是很壞的，因爲這是不能取笑的呀？」

「這一定是如此的，卡拉馬助夫，我明白您，卡拉馬助夫！」——郭略喊，眼睛閃爍了一下。小孩們驚慌起來，也想喊出什麼話，但是忍住了，和藹地釘看着這位演說家。

「我說這話是假定我們將來做了壞人，」——阿萊莎繼續說，——「但是爲什麼我們要成爲壞人，諸位，不對麼？第一，我們最先應該成爲善人，誠實的人，以後永遠不應該互相遺忘。這話我又要重複一下。諸位，我要對你們發誓，我不會忘記你們中間任何的人；現在望着我的每個臉龐，我要記住，那怕過了三十年以後。郭略剛纔對卡爾達曹夫說，我們似乎不願意知道：『世上有沒有他這個人？』難道我會忘記，世上曾有卡爾達曹夫這個人，他現在不會像那次發見脫羅邑的時候那樣的臉紅，却張開着可愛的，善良的，快樂的眼睛，望着我。諸位，可愛的諸位，我們大家應該寬宏而且勇敢，像伊留莎一樣；聰明，勇敢，而且寬宏，像郭略一樣，（他將來長大的時候，會更加聰明些，）我們還要像卡爾達曹夫一樣的怕羞，聰明，而且可愛。我又何必說他們兩人。諸位，從此以後你們大家對於我是可愛的，我會把你們大家保存在我的心裏，我請求你們也把我保存在你們的心裏。誰把我們聯結在這善良的情感之中，使我們現在永遠一輩子記起它，而且樂意加以憶起的？不是那個伊留莎是誰！不是那個好小孩，親愛的小孩，一輩子對於我們珍貴的小孩是誰！我們永遠不要忘記他，對於他的永恆的，良好的紀念，從此以後，將永遠留在我們的心裏！」

「是的，是的，永遠的，永遠的，」——所有的小孩們全用響亮的嗓音，露出和藹的臉色，喊了起來。

「我們要記住他的臉，他的衣裳，他的可憐的小靴，他的小棺，他的不幸的，有罪的父親，我們要記住他爲了他如何獨自勇敢地反抗整班的人！」

「我們要記住！我們要記住！」——男孩們又喊起來。——「他是勇敢的；，他是好人！」

「我眞是愛他！」——郭略喊。

「小孩們，親愛的小孩們，你們不要懼怕生命！在你做了一點好事，眞實的事的時候，生命是如何的好！」

「是的，是的，」——小孩們歡欣地說着。

「卡拉馬助夫，我們愛您！」——一個聲音，好像是卡爾達曹夫的聲音壓抑不住地喊了出來。

「我們愛您，我們愛您，」——大家搶着說。有許多人的眼睛裏露出晶瑩的淚水。

「卡拉馬助夫萬歲！」——郭略歡欣地宣告。

「對於死去的男孩作永恆的記念！」——阿萊莎又帶着情感地說着。

「永恆的記念！」——小孩們重又搶着說。

「卡拉馬助夫！」郭略喊，——「宗教說，我們大家會從死裏復活，互相見面，一切人和伊留莎都可見到，這是實在的麼？」

「我們一定會復活的，我們會快樂地相見，互相喜喜歡歡地敍講過去的一切，」——阿萊莎半笑半歡欣地回答。

「這眞是好呀！」——郭略脫口說了出來。

「現在我們結束我們的談話，前去赴他的追悼宴。你們不要爲了有煎餅吃而憤激。這是古代的，永久的習慣，這裏面是很好的，」——阿萊莎笑了。——「我們去罷！現在我們手攜手地向前走去。」

「永遠如此，一輩子手攜手！卡拉馬助夫萬歲！」——郭略又歡欣地喊着，所有的小孩們也搶着喊了出來。

（完）



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上海福州路漢彌登大廈二四六：二五六號